

## 弁言

竊維虞初爲小說之濫觴。劉向有說苑之編纂。小說家自昔儕於九流之列。良以其能闡揚學術。輔益政治。傳播文化。描寫社會。端正人心。啓迪民智。在在皆關係甚大。伊古以來。小說在藝林上佔重要之位置。蓋有由也。我國自新聞事業興起。以還。營報業者。於編撰之外。復以其墨瀋筆餘。肆其力於小說雜著。於是各報附章。皆另闢一欄。斷錦零縑。莊諧互見。以供讀報者酒後茶餘之醒腦。久已成爲風氣矣。本報發行以來。固不能外是。出世數載。積各作家之名著。充棟汗牛。迺年來承各界諸君惠顧。銷紙既逾十萬。遐邇咸結文字因緣。海內文

友。不吝珠璣。惠賜佳作。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歷年以來。胥擇尤於星期特刊中。陸續發表。社會人士。對於敝報既如此其雅愛殷拳。桃李之投。愧乏瓊瑤之報。竊恐報章散佚。只供覆瓿。閱者雲烟過眼。淡然卽忘。未免埋沒長吉嘔心之作。用是集而彙刊。付之剞劂。冀廣流傳。畧酬盛意。至若傳與不傳。則其人其文。皆有運存焉。是可以姑勿具論矣。此外敝報專聘各作家所撰之長篇小說。則各著者自有版權。或不願以文章名世。是以概未列入。茲編所輯。大都已散見於歷年星期特刊諸附章。古人云。舊書不厭百回讀。閱者展卷溫故。咀嚼之餘。或有感於諫果回甘。醴醴有味乎。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中山陳柱亭叙

# 目次

抗日兩英雄	馮山二郎	歌郎張亞五傳	黃寄生
烈姬奪屍	春草	長洲人瑞	春草
名場奇遇錄	春草	洪憲秘聞	鏡園
貴縣令逃亡記	匡廬	陳維夏	濂宇
泰山石敢當	春草	糊塗院長	退伍軍人
紀怪道人	綬生	狗虱多	南歌舊侶
富貴逼人來	魯直	海外萍因	樵西一老
還珠淚	傅達初	異族奇緣	玲瓏玉
冤魂隔省復仇記	延陵季子	鎮靜誅姦	娜茜
姦殺疑案	黃錫祥	殺翁冤案	戴公
義友誅姦	青城子	善果	夢蕉
蟬曳殘聲	退伍軍人	霍慧霞傳	蟹塵
巧合奇逢	朝陽	親夫兇手	竹嘯
以貌取人	亞亮	情與敵	少微
逃禪耐知己	馮山二郎	自由異歸	超舉
懺悔記	周遠公	女鬼報冤誌異	贊那
鬼之奇	秋聲	攝青鬼	老鼎
痴情老婦	熈熈	溺子冒官	蟹塵
斬蟒少年	二郎	草澤英雄	泛泛

小說彙刊 目錄

- |       |      |
|-------|------|
| 武士道   | 陳麗堂  |
| 陳義    | 吳博軒  |
| 兒女英雄  | 談諧   |
| 美女釣金龜 | 素影   |
| 仙人跳   | 魯公   |
| 行險僥倖  | 卓躬   |
| 神童異史  | 野紅   |
| 球迷趣史  | 藏弓   |
| 老衲存孤  | 璧東   |
| 鄉曲名醫  | 葛溪漁者 |
| 國重家輕  | 李少微  |
| 朱老七   | 羚江布衣 |
| 髮花倖史  | 紹彭   |
| 意誠和尚  | 月舟   |
| 淫僧窟   | 冷殘   |
| 借妻記   | 慶南   |
| 恨海鴛鴦  | 展雄   |
| 離散之前  | 靖波   |
| 循環果報  | 鶴隱   |
| 色累    | 次牙尊者 |
| 陳短辮子  | 尙志   |
| 俠丐    | 神龍   |
| 譚達經小史 | 李紹彭  |
| 黑迷黨   | 泛泛   |
| 賊運亨通  | 亮    |
| 稟官服買  | 滄桑   |
| 蜈蚣毒二則 | 戴公   |
| 亡國之民  | 孟材   |
| 烟槍術   | 蘊絮   |
| 漁隱記   | 盧髯   |
| 舊恨新愁  | 屠狗客  |
| 映片奇冤  | 李紹彭  |
| 全家詩禮  | 惠普   |
| 通事王   | 禹山   |
| 淫醫孽報  | 第七才子 |
| 梨花壓海棠 | 緘漢   |
| 客中鬼影  | 譚建侯  |
| 奮鬥    | 單蹄馬  |
| 佛堂懺悔  | 譚古愚  |



清代  
軼聞  
抗日兩英雄

(禺山)  
(二郎)

諸儒紀劉永福事甚詳。推崇備至。多不及駝背俠一語。惟有言劉部下楊羅松者。其卽駝背俠耶。余今著爲是篇。非敢褒揚駝背俠。聊寫此殺敵致果之英雄。爲吾人一吐其氣矣。

台灣南扼南海。北濱東海。東瀕太平洋。洋海之要衝也。乙未以前。本我版圖一片地。當時閩粵居民之來墾土者。如歸市。視作海外桃源。甲午一役。始不復爲我有。時華人之居台者。計五六萬人。竟受治於日人矣。然非我五六萬華人之所甘忍也。誰無血氣。誰無愛國心。我華人之起而抗之。蓋出於義不容讓之熱忱。初。全台華人。公推巡撫唐景崧出任大事。羅志傑謀自立。唐儒而胆怯。非任大事材。劉永福從福建來助之。及曾瀚生彭玉麟諸人出。劉率其部下。屯雲南與越南交界之諸山洞中。其部甚強悍。有駝背俠者。陶姓名樂生。當洪軍蔓海內。陶守湖南邊境之大橋鎮。遇劉不敵。顧劉極奇其勇。致於部下。而殊禮之。駝背俠卽大橋鎮中人。少年體偉。學外家術。能敵數十壯夫。嘗有巨盜來窺鎮。駝背俠隻身與鬥。賊衆具械斧圍。駝無如何。突圍出。騎屋危上。將以高臨下。忽足軟而墜。幸賊不窮索。然駝經此一挫。背遂隆然作駝子矣。爰扶杖僂偻去。顧雖一市井無賴。待人接物甚和藹。而又以武術護鎮得人歡。其去頗繁之懷念。閱四年。駝歸鎮。鎮人爭問訊。駝答出醫背疾。凡百數

十診皆不治。其舊日談笑酒色友。至是戲敲其背。謂此隆隆者。乃天之所以顛汝而露頭角者也。手甫下覺其堅如鑽石。不覺連呼怪事。駝笑謂之曰。此後勿輕擊。蓋駝之去也。舍外功而習內功。精敬緊徑勤切五字訣。運氣於背能担千鈞石。其後人知之。以其背隆隆。遂以亞駝之號加諸其身矣。既隨劉來滇邊。與野番伍。野番爲苗族。其種有獺。苗蠻。白人。沙人。獺人。怒人。苗人之夥。怒人性最强悍。居怒江之西。間亦有渡江來蒙自一帶地者。遇人則攔路要索。貌極怖人。駝俠時遇之。怒人輒悞爲禽獸類。躍而跨之。駝每負至山崖處。捨深淵中。存亡都不可卜。或於怒人躍上時。則運氣傾於尋丈外。怒人乃抱首顛奔去。駝俠嘗顧劉曰。此等土苗。育而化之。乃我輩責。劉亦謂然。苗中以駝人性最柔懦。率皆太古原民。惟語言風俗。族各有異。劉於此與駝頗費躊躇。卒乃導之人類以進化。久久不見効。會越南王阮福映構怨於法。法兵入境深攻。清政府於洪楊之亂。無力南顧。越既降法。又以其曾受封册未之認。於是中法遂構兵。清兵屢北。十僅一二捷。嗣將軍馮子才來。軍容始振。時劉與駝俠嘗率部下執黑旗爲清軍助。法軍驚飛將軍從天而下。大敗退數十里外。劉與馮談甚洽。遂共策兵。法軍自是遂不振。駝俠每臨戰陣。敵兵多以爲奇。其身極輕捷。以駝故能於亂軍中縱橫奔馳。殺敵人如刈草。顧其背屢灑於彈雨硝烟之險。馮嘗撫膺嘆爲奇士。其獲功多在諸戰將上。妬者密相告。謂劉不甘居汝下。將有所不利於汝。駝信以爲實。乃自嘆曰

。我非有志加名于時者也。不過外人凌我甚。安得袖手旁觀。而不關痛癢。今如是。是間不可以久留矣。遂遁去。劉初不知。跡之不得。疑死陣中。奠之益甚。米幾。和議成。劉憤不可遏。欲抗清廷命。顧力弱。左右復相勸曰。岳少甫不飲黃龍酒而班師。後世稱其忠。君今乃欲冒違命嫌耶。劉因少少平其怒。僅以把總武職。守福建之長春府。殊鬱鬱不得志。古來英雄末路。往往寄情於山水間。劉斯時亦同此轍。備小奚奴。荷玉壺隨小駟後。劉雖不甚諳文翰。亦常狂歌以舒寫其胸中抑塞不平之氣。又常鼓一葉舟。走驚濤駭浪中。登小島以遊覽。島民多業漁。網打落花。夕陽掛蓬背上。得魚幾多尾。隨賣隨換酒。乃人生最適意處。劉見而心羨。試垂綸與漁人伍。且笑顧奚奴曰。有得有不得。無與我志。聊以自娛而已。奚奴曰。釣之道逐隊而往。得魚而歸。鸞錢沽酒。以博一醉。此恒人之釣志在得者也。奴嘗業此。畧語個中奧妙。劉聞而微笑。聞漁船娘媿媿談海濱漁鹽及航家氣候諸故事。益饒興趣。一日。有海艦從黑霧迷漫中來。泊島岸。艦中人皆上。言語喃喃不可辨。以資迫諸漁戶出所獲魚。諸漁戶見不敷價。初置不理。繼與理論。艦上人皆不應。且從腰際拔出短槍作勢。劉適雜漁戶中。見艦上旗畫一小圓形。識爲日人。不禁大異。出而怒曰。賣不賣由我輩矣。汝安得相強。日人格於言語。以爲其言辱己。羣來毆辱。諸漁人譁然。突有一駝背者。精小短悍。出禦日人。日人羣逃返艦。劉前諦視。乃駝背俠陶樂生也。劉疑在夢中。問胡來此。駝

據實告。轉詢戰事近如何。劉曰成議矣。可惜喪失越南萬里地。駝俠聞而微喟。劉指日表當日無姑意。意駝出也。駝終不肯出。越數年。中日以韓國事又起戰爭。日既得勝。清政府遣李鴻章議和於日之馬關。卽台灣與我國版圖脫離之時也。劉居家聞之。較中法和議成時尤越憤。來島上語駝俠。駝投竿於海曰。可以出矣。台灣華人走粵閩間求助。劉乃令駝飛渡往同與唐景崧接洽。既有端倪。劉在中法戰爭頗顯名。華民推副唐景崧。劉不受職。但言頭盡。胞誼。遂走上海運動獨立事宜。歐洲列強。秦半承認。法人相援尤力。惜艦三艘。廢淵容萬人以上。海戰之利器也。台人聞言。欣喜欲狂。唐忽懼權戰爭禍。迎日人登岸。駝得耗。亟率劉之部下扼守獅球嶺。日軍不得下。劉從上海來。雖失望。顧不墜恢復心。時彰化人仇日最烈。起兵與之戰。與劉軍互相呼應。日軍益不可支。每敗必亡其半。其主將能久親王殊焦怒。乃舉大兵下彰化。華人盡奔疎日島。劉竟致之。以羣勢力。日軍藐之。其第五師團號稱銳。嘗盡舉來攻。初。劉等雖勇。然以不習水戰。不敢遠進。時日軍既登岸從南來。劉決與死戰。遂準備。語駝曰。彼衆我寡。勢必不敵。然以逸待勞。亦兵家之常術。今夕誓當痛擊之。俾胆寒不敢跳梁。駝抽矢射野外樹。貫柯及半。顧劉曰。君有言某敢不從。此矢所以誓志也。遂領三千人伏嶺之僻處。劉披鐵甲。坐黑質白章之斑馬上。按劍肅立。矚部下箕踞坐。架槍安息。一見吾劍起。卽蜂擁前。不許計前途之有無障礙。衆哄靡。聲震草木。聞數里外。

。日軍之來也。各穿草履。馳無聲。天且墨。缺月時或從雲隙中露微光。劉在嶺腰。人影雜樹木。憧憧不易辨。日軍以爲劉無備也。相顧大喜。劉早窺見。亟囑部下慎勿聲。但凝神看劍影。日軍漸逼近。將呼嘯登嶺。劉劍一起。踞者盡起。殺聲動天地。日軍胆落猶上前奮鬥。劉從亂軍中連刃十餘人。大呼小寇還識我華人劉永福否。部下羣和之。日軍氣沮。乃大潰。駝復從間道出。截日軍後。殲之幾無遺類。惟第五師團之後至者。皆得無恙。是役也。關係極大。日軍以後幾畏劉如虎。劉得與相持近半載。雖孤嶺斗大。內無海陵江粟之儲。外乏蚩蚩蟻子之援。人奮鬥日盡。固可數日而知死處。然守一嶺。捍全島。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基隆。阻遏其勢。灣島之不劇亡。其誰之功耶。惟時劉既老。駝俠亦就衰。末後之一戰。卒至失利。其主因則在駝背俠之遭不幸。蓋阿駝存一日。則劉得助可以守一日。駝俠既失。不啻劉之兩臂折矣。初。劉見勢日衰弱。知不可爲。常語駝俠曰。國家之患。不在強鄰之逼處。而在內政之不修。蓋敵國窺我有可壓制。可侵犯之機。而後敢于一試也。我國今日之政治。可謂不修矣。始敗于英。繼敗于法。今且敗於日矣。夫以吾國之大。人民之衆。不克稍自振拔。而受制於區區三島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今者吾輩受同胞托付。是出于義不容辭。雖事敗不可墮初心也。駝乃起曰。吾誓與島俱殉矣。劉笑曰。君言亦殊過。但得有爲。何必拚一命。駝曰。吾殉吾親愛之五六萬同胞。較諸死一姓爲忠者。此中固

有大別。自是駝常輕身出。謂必刺一敵軍主將。時日軍知劉勢弱易致。遂日夕攻。駝與劉謀。言徒株守此。終負同胞望。劉曰。吾固嘗丐他人之助矣。其如無效何。駝曰。既不得他人助。當出奇以制之。乃盡伏部下。縱日軍登嶺。駝驟出。却遇能久親王。刺之墮馬。將逃。伏者不及應。竟中數槍。劉收拾殘軍。覓駝俠于一深壑中。駝歎言刺能久親王狀。若忘其創痛之劇。劉與部下掖之登嶺。不治而卒。埋嶺腰。作標誌之。蓋意猶有所圖也。無如力終不足。苦持數日。登一葉小漁舟。去不知所適。想雋山秀水間。可以隱君子。而不可以隱英雄也。劉乃英雄。何竟從茲不見。徒令後之談古事者。想像其颯颯英姿而已。

## 俗歌 歌郎張亞五傳

(黃寄  
生投)

歌者張亞五。家貧。父早亡。相依爲命者祇一六十餘歲之替母。張五雖操業賤。事母甚孝。賣歌之資。常不自侵。時沽酒市脯以供替母。其母嘗謂人曰。有子如是。老身縱貧且替。亦復何憾。彼朱門貴婦。飫珍饈而厭文繡。處境富裕。顧或無繞膝人。縱有亦不若我亞五者。以彼喻此。老身常樂也。亞五雖短褐不完。狀貌甚醜。而其天賦歌喉實甚優美。人不樂見其貌。未有不樂聞其音者也。每至日落時。輒呼亞五坐室隅。一奏其技。亞五自知面目可憎。故歌時面恆向壁。引吭之際。媚媚可聽。室外人聽之。疑爲妙齡之女郎。故亞五之歌益售。而其

囊中常疊疊也。

一日。亞五過某茶肆。彷彿聞人言曰。榆關失陷矣。熱省淪亡矣。亞五稔其人。則隔隣亞三也。亞三者。報販也。一紙喚賣。奔走殊勞瘁。暇則坐小茶肆中。娓娓談時局。座客俱勞働家。時信或不信。亞三則縱談如故。是日亞三正談日人攻打熱河。國家之危急存亡。見亞五進曰。三哥中日之戰如何矣。盍有以語我乎。

亞三卽起立。讓坐分茗。卽將本日報載日人之威脅國聯。陷熱河攻喜峯口。屠殺華人。一一道之。亞五聞未及半。撫膺大慟。時座客之視線咸集於亞五。有議其爲狂者。亞五不顧。哭未已。卽謂亞三曰。三哥。吾知罪矣。吾恃吾技。日以靡曼之音。博衣食。青年士女。一聆吾歌。則情哥情妹之小影。躍躍然進現於腦際。士懷其女。女懷其士。極其弊之所至。勢必犧牲一切。自溺於沉沉之苦海。吾聞東巷某少年一女郎。至盡棄其田產，爲愛情之代價。西里某少婦。擁資甚厚。對於救國基金不肯拔一毛。比者囊括所有。借所歎運。鴻飛冥冥。作第二之文君。約畧聞人語。淫靡之俗。強半小說家陶鑄而成。然推波助瀾者吾輩歌郎也。嗟乎。三哥。吾技不足以救國。實足以亡國。青年純結之腦膜。吾以蝶鑿之詞滓污之。吾罪大矣。今而後吾甯輾轉死溝壑。誓不復以鳩毒之詞餉國民。言次。舉胡琴欲碎之。亞三止之曰。汝欲救國。不必輕棄故事。而報紙中有救國歌。及救國十二月花名歌。汝第和以絃索亦可。

蠅蠅移人。不強於沿門唱私情歌也。言次。檢出報紙授之。亞五大喜。拜謝。卽回家讀之。累加變換。頗能應絃合拍。由是亞五之私情歌一變而爲救國歌矣。顧以聞其歌。不若向者之眉飛色舞。所與錢亦不厚。且曰。汝能唱舊歌當倍給汝值。亞五矍然曰。舊歌適於耳。足以戕性。新歌苦於口。乃能療疾。以彼易此。吾不爲也。

復一日。替母摸索亞五囊中錢。意有所耗。亞五識其意。因曰。母得毋謂阿堵物漸不如前耶。母曰然。亞五慨然曰。兒賣歌度日。向者得值多。兒滋負疚。今者得值少。兒乃坦然。所耿耿者。羞澀之囊。無以供阿母甘旨耳。替母益不解。詢其原委。亞五卽將亞三言。并己改業之故告母。且曰。兒不成一業。爲一街頭乞子之歌郎。擇術以至可鄙。所歌者又作男女相悅之辭。語多嫖褻。每歌時輒內作。額汗如瀉。顧既倚此爲生涯。亦祇可強顏爲之。以博一飽耳。替母曰。汝所歌之舊調。老身厭聞之。今者且聆汝新曲。雖不得肉聊且快意也。亞五於是移破椅坐母傍。曳胡琴唱救國歌。一歌畢復易一歌。替母整節曰。老身一盲婦人。聞汝歌覺心胸爲開。彼炯炯於目者。奚獨不汝喜。咄咄此大怪。頃之復曰。吾兒汝有救國志當永矢勿忘。縱疊金錢厚尺許。餽汝唱舊歌。汝宜力拒。縱莫名一錢。老身餓且死。當不汝憾。吾兒汝逕行毋回顧。亞五泣對曰。如阿母命。

又一日。亞五挾胡琴。左手持肉脯。右手提酒盈盈然。回家若有所喜者。替母聞酒香香陣陣



。嗜曰。汝沽酒耶。亞五唯唯。因出殘燭燃之。燭光熒熒。見阿母顏色大變。驚曰。阿母何如者。替母勃然曰。吾向者詔汝。始終唱救國歌。至死弗懈。汝口諾而心違。又以靡靡之意蕩人心志。得此遺孽錢。供老身下酒物。老身縱誕垂尺許。甯獨按食耶。亞五笑曰。母誤矣。兒曷敢變易初志。兒所歌者猶是救國歌也。人心不死。鬼之歌乃遊人賞。噫。阿母。兒今日所遇至奇。特母且飲。兒當爲母言之。亞五語時。滿斟杯酒奉母。贖以肉脯。替母曰。汝言苟愜吾意。當爲汝引滿。亞五乃言曰。兒挾胡琴出門。一日中遇三大快事。某巷內有女郎三五。聞兒歌淚簌簌落胸次。各出奩中錢。充救國儲金。立遣人賚往中國銀行去。兒目擊之。不料聲音感人之速。一至於此。此一快事也。替母引杯曰。誠快誠快。一飲而盡。亞五又斟酒奉母。續言曰。兒踐躩家門外。有人呼兒歌。兒應聲入。歌未半。主人出詢。謂誰令汝改絃易轍。不作兒女語。而作壯士聲耶。兒指心以對曰。某欲作兒女聲。此區區方寸地竟不我許。兒女語者戕國民之利器也。國勢阽危如此。脫復戀戀於兒女之情。誰能捨身救國者。主人聞言有慚色。翻然入室。俄而蚩蚩之聲達於戶外。兒殊驚愕。旣而廉得其實。主人爲一文學家。頃正伏案著一艷情小說。描寫閨闈秘事。纖悉無遺。聞兒語。天良迸發。遽出其稿本數萬言。片片撕之。誓不復以綺語誤人。母乎。里巷歌謠。竟足以轉文人學士之心理。兒誠百思所不到者。此二快事也。替母復盡一器曰。快哉快哉。亞五又斟酒奉母曰。兒曳胡

琴作嗚嗚之聲。又過一家門外。有老叟聞聲出視。且呼曰。汝非唱救國歌之張亞五乎。兒曰。然。叟嘖嘖嘆美。曰。汝一窶人子而熱心社會教育。是大可敬。是大可敬。即出小銀幣二枚授兒曰。老夫敬汝志。且悉汝有老母。其以市酒脯歸。汝毋却。又伸其二指曰。汝苟不變宗旨者。每晚過余門。老夫必贈汝以此數。兒感極。幾欲涕零。叩叟姓氏。知爲胡大善士。兒窮途中乃以此區區愛國之忱。邀善士憐。銀幣不足貴。知己彌足感。此三快事也。替母聽至此。滿浮一大白。且飲且笑。笑與飲相衝突。乃大咳。而斷斷續續之語。雜於聲中曰。吾兒。善士憐兒。畀汝金。後此汝弗復市酒脯。汝其。語至此。咳大作。不獲竟其辭。亞五迎機問曰。其以此充救國儲金耶。替母抵掌曰。可兒可兒。實獲我心矣。

## 鴉片戰史 烈 姬 奪 屍

(春草投)

朱明時重洋既通。意大利人紛來傳教。葡萄牙諸國人。咸爭先來中國互市。嘉靖三十年。世宗徇兩廣總督林富之請。許以蠔境(即澳門)賃葡人居住。西方人士。已有寄碇之所。物各以其類至。自英國東印度公司。經濟侵畧。吞滅天竺。勢力展及南洋。康熙十九年。(西曆一六八〇年)至道光二十年之間。(西曆一八四〇年)。英人對華貿易。泰半由東印度公司經營。廣州以及江浙沿海之上海甯波。皆英人足跡所常至。挾印度特產鴉片東來。流毒吾華。削人肌

骨。食人膏血。地方大吏之具遠識者。深慮丁壯陷溺。不可救藥。既不能禁其勿來。惟有先禁吸食。因此兩廣總督林則徐。乃有殺無赦之禁烟令。英人猶美其名曰洋藥。謂能療百病。竟不之恤。明目張胆輸入如故。洋商畏威懷刑。頗不敢犯禁轉販。洋藥之寄屯倉者。乃如山積。亦不肯運回。如是經年莫能決。則徐知英人有與戎意。密摺入奏。有旨命爲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防事務。則徐奉命後。修築威遠上下橫檔沙角諸炮臺。於虎門設水閘。橫鐵練。英人亦以粵中有備。交涉不得要領。含恨而去。越明年。爲道光二十年。英廷命海艦來攻虎門。維時艦皆明輪。噸數不滿二千。利器最鉅者不過十二生實彈砲。以是環攻天險。且有備在前。安能得逞。則徐復命水師隨潮滿放禾草。排山倒海而來。艦輪動乃能前駛。禾草迎潮交困其輪。艦不能走。爲砲臺擊毀者四。餘艦皆遁。則向東海去。突攻浙江定海之舟山。陷之。復侵甯波。亦陷。清廷畏事。遣琦善與英議和。則徐謫戍伊犁。琦善繼兩廣總督任。以爲英人已交還定海。無復惡意。竟受給。盡撤虎門水閘鐵練。不復設備。二十一年。藉口則徐燒其鴉片六百箱。要索賠償。方交涉間。海艦大小四十八艘蜂擁至。沙角砲臺不能禦。記名提督陳連陞死焉。廣東提督關天培。（其時未有水師提督。亦未稱陸路提督。以廣東提督統轄水陸各鎮協標營）亦戰歿於太平鎮。英軍既陷廣州。更分艦隊一部。疾駛浙江。重陷定海。二十二年。又陷乍浦吳淞。直逼金陵。（乍浦卽浙江平湖縣地。有滿洲副都統及滿兵駐

防。爲海口重地。）清廷上下習於息樂。誠不敢戰。與議和於南京。條約成。是爲南京條約。割香港。賠戰費庫平銀六百萬兩。此乃有清一代與外國交戰失敗之始。亦爲不平等條約之造端。夫割地賠款以求成。外人焉得不知吾外強中乾乎。有智勇之林則徐。而不能用。失邊鄙一二要鎮。便卽自危。以此種百年間之外患。至今不可收拾。道光朝。其真空無一人矣。鴉片之役。自道光二十年庚子。至二十二年壬寅。凡三年。辛丑沙角礮臺陷。關天培陳連陞戰死。上文已述之矣。其年定海再陷。總兵官葛雲飛死焉。顧雲飛有烈姬奪屍事。頗足紀。今先述葛將軍行畧。以彰死節。將軍浙之山陰人。通書翰。恂恂儒雅。然困於帖括。顧狀貌奇偉。軀體魁梧。乃兼習武藝。能舉重五百斤。嘉慶末。中武進士。授花翎侍衛。居燕京兩年。請假南歸。將軍固富家子。有媵妾十餘人。皆命拳師教之。自譜嬖以下。至於厨養傭婢。咸通技擊。道光中。歷官至定海鎮總兵官。因丁母憂去任。庚子英舟師攻定海之舟山。守將幫弱失機。舟山遂陷。明年清廷起用將軍。復任總兵官。其年五月廣州已陷。將軍意定海爲浙省重鎮。知英艦必再來攻。力主備戰。商於撫提兩臺。但唯唯諾諾。不僅無崇論宏議。且秘其事。不聞於朝。八月。英艦突來環攻。何所恃而能守。英軍既登陸。將軍力戰者凡三日夜。援師無一卒至。竟戰死於定海之東嶽宮。清時輕視漢人。尤輕視武弁。提鎮本爲開府之官。秩一二品。往往不敢與督撫爭議是非。胸中雖有數萬甲兵。遇事制肘。誠道府之不若。其

忠勇者。臨難惟一死報國。如此而已。將軍於事前。鵲燭橫先。條陳戰畧。內容雖不可得詳。讀將軍致其妹婿朱世祿書。則知將軍固非碌碌者。書云。某某一案。未發之前。文武大吏。漠不關心。失事之後。倉皇無措。（按即指英軍第一次陷定海）遷延日久。羣議騰起。或矜意氣。或圖便私。既無切中竅要之論。亦無公忠體國之心。時事至此。尤堪長歎。余受事後。屢言犬羊之性。非大加懲創。無以善後。並將剔辦機宜。分督條陳。而常事諸公。咸以爲難。自後局勢屢變。忽劇忽撫。（按即指琦善議和事。清人口氣自大故曰撫耳）總無定見。現雖收復（按英軍交還定海而言）而善後事宜。更無把握。余一武人。仰荷聖明起用。惟不避艱危。務盡我心而已。可見清時以督撫文臣節制提鎮。其貽誤戎機。忌功畏事。原有一片私心。不能公忠體國。此書所云。蓋切中時病也。將軍有妾。亦山陰人。姓氏早佚。驍勇如秦良玉。壯烈似沈雲英。聞將軍死。怒髮上指。哭既罷。收淚言於諸姬曰。今日乃妾等報將軍之日。舉哀常事。屍體未獲。我輩何以生爲。諸姬皆曰。願聽命。妾立集散卒得百餘人。合諸姬婢女傭保之屬。遂復遇散卒咸收容之。集數百人。星夜往襲英軍營。一身當先。不顧生死。至東嶽宮。雜嶺且戰且退。妾竟奪將軍屍以還。然後舉喪。殮之日。突起持劍自刎。欲以身殉。羣相奪劍搶救。頸血濺躍。幸氣喉未斷。得以復活。諸姬亦百般勸解。死念始消。年六十餘乃卒。生時有見其俯首如僂僂。蹠蹠以行。謂醫理頸上傷痕時。以繩引石懸

於項。常令俯首。使其瘡合。及瘡愈。卽不復能仰視。故若駝背然。山陰汪美生璵。爲道光間名士。與將軍及其妾同邑。有歌行一首詠此事。中有句云。『一從巾幗戰場行。雌霓翻成實日明。不負將軍能報國。居然女子也知兵。』信非虛譽也。將軍有妾如此。死不朽矣。著者曰。鴉片之役。死於之兩提督。一總兵。未聞有降將軍。當定海之再陷也。葛雲飛以援絕戰殉。事後浙江提督余步雲。且因失機論議伏法。清廷馭下。賞卹尙明。故人樂効死。自吳大澂以書生典兵。事敗未加嚴譴。海軍新立。不懷往轍。竟用丁汝昌督諸艦。全軍覆沒。不能卽死謝國。隨身至東瀛。始以一死自明。以視鄂世昌之牀。已相去霄壤。今東北淪陷於崇朝。張景惠戚式毅輩。俯首降敵。承德未戰。湯玉麟已宵遁。陷前敵將士於絕地。藥方而重鎮如敵履。雖食肉寢皮。安足蔽厥辜乎。由此觀之。一蟹不如一蟹。忠義遺風。至此掃地盡矣。

清代軼事  
長洲人瑞

(春草投)

世俗每以富貴壽考兼而有之謂之好命。惟洪範五福乃不富貴。而取康寧及攸好德。世人更言所謂五代同堂。親見七代等名目。此爲稀有之事。實古今來所未見。文路公四朝宰輔。

九十七。已爲熙朝人瑞。千百年不能一見。故後世不問其勳業如何。稱之不絕口。蓋難能而復可貴也。有清一代富貴壽考者不夥。吾獨心儀沈確士德潛。緣其事蹟奇。功業雖非爛然。要亦足以稱述。讀者畢覽斯篇。有不表同情者。吾未之信也。確士諱德潛。晚號歸愚。江蘇長洲人。六十五歲以前。爲一老秀才。然於書無所不窺。尤工韻語。平居設帳數十年。其未第時。弟子掇巍科成顯宦者已極衆。清高宗卽位之三年。見南邦黎獻集。刻有確士詩。許爲老名士。以踏大學士張廷玉。得其在。詔命廣和消夏十詠及落葉諸詩。江蘇主考。揣摩帝旨。亟命應秋闈。其年遂舉於鄉。年六十六。乾隆四年己未成進士。七年壬戌。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年七十矣。十二年丁卯累遷禮部侍郎。年七十五。十四己巳。請告乞歸。年七十七。二十二年丁丑二月。高宗南巡（俗稱遊江南此爲第一次）確士年八十五。在南京郊迎。賞加禮部尚書銜。賜杖入朝。命與九老會之選。凡二十七人。在籍九人。在位九人。武臣九人。各爲一會。二十七年壬午。高宗二次南巡。迎於常州。三十年乙酉。三迎高宗於武進。年已九十三歲矣。詔加太子太傅。賜食正一品俸。三十四年庚寅九月卒。年九十七。自少至老。鄉試十七次不第。以詩受知時君。暮年乃達。一奇。壽命幾及百齡。二奇。鄉試主考會試總裁。於例取中舉人進士則爲門生。獨對確士不敢以師位自居。三奇。七十七歲告歸。齒非不暮。猶能優游鄉國二十年。四奇。自古詩人刻集。無有及身能邀帝王作序者。確士得之。五奇。相

傳高宗首次南巡。至金山寺。(燕山)方丈跪求題額。文思不屬。久之未能得。確士知帝腹餒。執筆潛書。「海天四望」四字於左手拇指。僞爲奏事跪地。豎指作口講指畫狀。高宗頓見指中字。乃命筆伸紙照題。凡南巡盛紀所載御製詩及題額。多出其手。蓋代筆也。故能受殊眷。待遇隆。賞賜厚。確士存稿在家。不肯割愛。其後稍洩於外。讒漸毀至。其所選清詩別裁。進呈御覽。並乞作序。初置錢牧齋詩於卷首。緣確士平生最服膺王漁洋詩。推爲神韻。漁洋少時又爲牧齋賞識。贈詩曰「騏驎奮蹴踏。萬馬暗不驕。以此獨角麟。媿彼萬牛毛。」故論詩以漁洋接牧齋。復以推重漁洋而及於牧齋。乃錄其詩爲別裁歷卷。並選錄錢名世諸作。副徑書慎郡王名字。(高宗叔父)置王詩於牧齋後。高宗覽畢爲序。大責確士失當。刪去錢名世詩。謂爲逆臣。又謂牧齋貳臣。擯棄不錄。爲慎郡王諱名字。置其詩第一。以壓漢族諸詩人。何其隘也。確士欲爲慎郡王傳名。乃偏諱之。使後世無聞。尊之適以降之。抑又愚已。高宗於確士既有積忿。乾隆四十二年。遂追奪其官職宮銜。撤去賢良祠之祀。及易名之典。(卒時原諡文懿)先是。江蘇東台縣孝廉徐述夔。著有一柱樓集。詞句觸犯清室。忌諱則爲詠紫牡丹五言詩「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一聯也。至是爲漢奸告訐。檢查集內。附有確士所作徐述夔傳一篇。藉詞以削奪其生前階銜。不知確士身後之名。益爲世重。其實奪朱異種十字。固未必有心隱含讒意。正如據公孫詠詩類耳。即使故意毀謗。亦不過述夔得罪斯可矣。爲之作



博耳。雖死猶獲咎。謂非積忿於確士。又誰能信。相傳確士多智。當其入值南書房時。上下之迹盡混。無話不談。高宗年少。亦頗勤勞萬幾。大小奏章必躬自閱覽。遇會試禮部所進新貢士卷。及朝考覆試卷。咸不欲假手詞臣。厭倦時。頗以爲苦。一日詢於確士。將以何法能簡便。而又令京朝內外臣工。皆知宮中政務執掌。不敢自怠。以勵臣屬。確士曰有法。既取定之試卷。不必看其文理如何。但審文內有無訛字。有之。雖一點一畫之差。必於字旁加一企畫。謂之打槓。犯此則落選。三鼎甲（狀元探花榜眼）及庶吉士。取其字之爲方光者乃與焉。烏者。墨色濃勻也。方者。試策中之字橫直行平方有氣不亂。光者隻字不訛。卷無副補。自然紙身無缺痕而光滑也。三事皆不犯。可與館選。高宗然其說。終乾隆之世。取士授翰苑職皆知此。其後累世踵行之。已爲成例矣。

實事 短篇 名場奇遇錄

（存草投）

在昔專制政體之下。帝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喜有賞。怒有刑。臣妾億萬。以事一人。其黠者。遂不惜揣摩迎合。以求人主之歡。心爲保持祿位。盤踞要津秘訣。君人者。日理萬幾。苟無聰明睿智之資。不知親賢遠佞。則奸鄙之夫得以倖進。薰蕕同器。朋黨以興。國事寢以日壞。故英斷之主。察言觀色。貌別奸賢。事事出於獨裁。言不受欺。政由是舉。有極專制極

勤政之君。而國反治。因之大小臣工。憂讒畏譏。戰慄恐懼。其所行事。不能出於正。按步就班。進身之階。有一定之程序。如考試也。京察也。大考也。紀錄也。無不調理井然。百官陞遷之速遲。與補缺之優苦。皆出自硃諭。其來也如春雷驟至。一鳴驚人。固不可預測何時何地。亦不能關說鑽營。一以委心任運。付諸定數而已。有清一代。康熙乾隆二帝。號爲明主。海內昇平。家給人足。二帝亦能關心民瘼。考察吏治。顧乾隆帝猶好市恩。名場奇遇。往往而有。擇其尤奇者。爲述名場奇遇錄。

乾隆時有顧安邦者。字子康。江蘇如皋人。以讀書種子。舉孝廉。計偕入都逾十次。不得第一。會大挑。銓知縣。清科舉定例。各省舉人中式滿十二年。卽得報名赴吏部候選。一以知縣用。二等以儒學訓導用。選時由吏部堂官。帶領引見。皇帝則御勤政殿。距各省舉人分班跪謁之處。逾百丈外。分遣內監逐人呼名至階下。由太監品評其面貌身材。面圓眼目好。體格肥胖者。挑爲知縣。面削短視。軀段矮瘦者。挑爲訓導。安邦貌不甚揚。復短視。不得與於知縣之選。選爲訓導。會有戚屬某。在實錄館爲纂修。安邦得其說項。改補館磨錄。積三年。逢保舉。出爲廣東候補知縣。以無與援。差事甚清苦。僅足溫飽而已。如是十年。資格已深。有例。候補官。年分遠。紀錄多。花樣足（如不論雙單月遇缺卽補之類）照例輪到。不用關說。此惟承平時有之。恰湖陽縣缺出。安邦輪次獲補。三年任滿。官囊頗裕。納粟加捐知府。赴

京引見。時當秋令。戴涼帽。清制涼帽形式畧如竹冊帽。安邦固短視。手指禿然無甲。引見之日。例應跪地免冠。俯伏地上。不敢仰視。禮畢然後執冠復戴。向後跪退而出。當安邦引見畢。內監傳旨命退。因短視之故。伸手本欲執冠。以手無指甲。誤將涼帽推前。戰慄發汗。心甚焦急。再伸手執冠。又緣例禁不能執持帽頂。否則視為褻玩不敬。即受處分。以此之故。不覺將涼帽愈推愈遠。其意蓋欲伸指於帽緣而執之。既無指甲。手又顫動。汗出如漿。其時隨班引見者。皆已退盡。獨安邦在。乾隆帝見其鈍而又憐其愚。心目中已暗賞其人。視為忠厚一流人物。乃命內監執冠給之。並命仰首諦視其貌。問曰。爾是誰。官何省。答曰。臣顧安邦。待罪廣東候補知府。旋即退出。乾隆帝腦海。由是深印顧安邦姓名。事後幾越一年。兩廣總督尹繼善入覲。繼善滿洲人。乾隆帝寵臣也。陛見既畢。召入南書房賜坐。溫語有加。閒談中。帝問顧安邦在廣東候補。現作何官。繼善倉卒不備所問。漫對曰。現署潮州知府。其實安邦尚未署缺。而帝亦無他語。繼善出宮。急以手札命三百里急程京差。馳驛抵粵。命藩司即委安邦署理潮州府正堂。倒填日期。急足入奏。蓋繼善揣摩乾隆帝心意。以為安邦者。必帝所寵眷。故發為是問。苟令閒散。必失帝心。乃先砌詞以答其問。使不生疑。隨而設法彌縫。即不致獲咎。並不知安邦引見時有此一段笑柄。粵藩司既接總制急命。即日懸牌。羣僚驚駭。以為安邦定邀哀眷。不然。雖有奧援。當不若是急急。疑團滿腹。莫知所

以。咸來道賀。探詢其知遇之由。安邦亦啞然無以對。惟數數稱奇。苦思不得其解而已。從來候補官暑缺。事屬尋常。然以三百里急程京差。由總制入覲時。手札藩司委署。倒填日期。趕緊奏聞。其間必有重大原因。無怪百僚之驚異也。事後。繼善回粵。向安邦道此事。隱然謝過。安邦已感恩不遑。且又自知得邀帝寵。或因引見執冠時。偶記姓名聞及。此種恩遇。不啻從天外飛來。尙安敢故作驕態。惟有愈加謹厚。後官至廣東布政司。升湖南巡撫。安邦既貴盛後。稍稍將此事洩露。因此仕途中之患短視者。皆養長指甲。以備引見時執帽不致失儀。恐難再如安邦之遇乾隆帝。反以失儀獲福也。

## 現代史料 洪憲秘聞

(鏡園投)

某公廣西名下士。當選第一屆國會議員。述及袁世凱叛民國改帝制稱洪憲時。諸達人之趣聞佚事。爲世人所未經道及。吾人所未之前聞者甚多。雖屬明日黃花。然頗覺有味。錄之以助讀報諸君酒後茶餘之興。其言如下。(下皆某公語)

蔡松坡之機警。真可謂出人頭地。方帝制倡議時。袁召蔡聘劉師培孫毓筠等徵其意。松坡不假思索。慨然提筆。在贊成簿上自簽姓名。曰。吾是第一個贊成人。請諸君大家來。劉師培本倡議之一人。當然得意洋洋。繼續簽名。孫少侯素具革命性。當時迫於境地。實在已窮得

無可如何。已受了袁世凱八百元一月之干薪。惟本心尙未消滅耳。當場既不敢反對。今見松坡如此高興。自然也在贊成下簽了孫毓筠三字。迨後聞松坡已於隔日託名與武林歌妓金小鳳仙乘汽車出游。潛往天津。買掉南下。占雲南獨立。樹討袁旗幟。少侯大呼上當不止。自知已成再醮寡婦不能復言守節。每於無聊之際。召山西老和尚。借張勳所建之江西會館。夜夜講佛經。凡大官僚家。皆送優待券。以是江西會館前。每到燈火齊明時。車水馬龍。頗極一時之盛。

梁任公本是好名之人。一自民國肇建。彼類以不得居首功爲憾。帝制議生。任公適寓京中。然未敢有建議。及松坡抵滇樹義旗（松坡曾拜任公門下）電邀老師同往參贊。任公以往滇仍是寄人籬下。仍無首功希望。乃急赴天津。在益世報發表一篇「異哉今之所謂國體問題」之洋洋大文。內容大致謂吾非反對帝制。是反對變更。以前是好好帝國。何以要改民國。現在好好民國。何以又要改爲帝國。識者譏任公爲無主義派。洵是確論。當時益世報館。酬伊八千元。作爲南遊川資。不料一夜雀戰。輸去大半。任公遂買掉南下。擬到廣西說陸榮廷起事。以爲陸雖擁戴岑春萱。但因我而成。本人即可立首功地位。途中猝遇乃弟。急報老父去世。促兄奔喪。任公恐妨其首功機會。囑弟秘不洩漏。待我到廣西後再作計較。弟會意。領命自返。梁既與陸榮廷相晤。勸以時不可失。陸允之。與岑春萱共定大計。陸雖信梁之言。而不免輕

視書生之態。謂梁曰。公乃天下之才。屈爲吾輩記室。頗覺對不起。梁恐武人世界。仍不能掌握政權。乃巧訂官制。設都民政長一席以自居。此則儼然與都元帥並肩而立矣。居未幾。愛門生湯覺頓至。當時陸榮廷恐文人多詭譎。武人易受蒙蔽。乃定凡有客至。均須在廣座相見之制。梁爲避嫌計。命覺頓先見陸。湯不知葫蘆中另有妙藥。當衆向乃師恭維曰『先生殉國而忘家。非人所及』。陸卽插問梁先生家有何事。湯又代答太老師見背。先生仍在此革命。豈非殉國而忘家乎。梁故作驚訝而泫然流涕曰。吾父死乎。然吾竟不知。吾誠不孝之尤者也。湯起立謝失言罪。陸則凝視梁面良久不已。任公斯時進退兩難。祇得固請回家盡孝。陸笑謂曰。先生吾輩之柱石。豈可走。先生必欲去。只有不幹。再三商議。決定由湯携萬元代梁返新會原籍治療。不意湯抵海珠。爲龍濟光所害。當時各報。都不知湯之來踪去跡。並在其身邊搜去鈔票萬元。亦不明其何自而來。實則湯不過爲梁走家報耳。指爲革命密使。置於死地。任公於九泉之下。不知以何面晤湯也。

張溥仁。真可謂袁之大忠臣。張由清孝廉檢選知縣。聽鼓魯垣時。適袁撫魯。器張才。擢爲文案。信任無比。由是張感恩知己。甘爲袁效馳驅。袁爲總統。張遂爲樞要局長。此張最得意時也。及帝制事。媚袁者皆甘言勸進。希爲開國元勳。而張獨堅持異議。以爲不可。且效荀攸勸曹操勿爲魏王事。諄諄諫阻。至再至三。袁左右以危詞恫之。張不爲動。袁乃特任張

爲教育總長。陽晉其爵而陰實疏之。張旣膺新命。門下某君。踵門謁賀。欣然曰。吾師升正堂。門外卽有衛兵保護。張愕然久之曰。果若是乎。是非保護也。監視耳。今而後爾等不必常常來。免被人多一番注目。要知自此以後。余自由失矣。

## 警世 貴縣令逃亡記

(匡廬投)

世有酷吏。自古已然。以張湯之賢明。得漢武之拔擢。執法如山。守正不屈。奸詭斂迹。苞苴宵靖。倚用三木。嚴刑佈威。政治上軌。朝野肅然。固未嘗不可收功於一時。然而以法繩人。其弊往往流於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故四者一興。則下有怨心。此不惟君人者爲然。卽手操生殺權之秋官與乎郡縣守令。鮮不叢怨在身。遺患無極。縱蚩蚩者氓。無如我何。殺一不辜。如手刃微物。草菅人命。視爲快舉。第積之也深。則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爲之上誦者。必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者矣。請公入甕。宜可爲鑒。彼郅都之倫。惟知峻法嚴刑。不顧果報。其終也亦陷刑戮。不亦悲哉。吾粵有一人焉。宿爲貴縣令。以濫殺著聞。今姑諱其名。閱者當自會意。茲篇所述貴縣令事。蓋皆紀實。下文惟以一令字稱之。所以存忠厚也。令。粵人。少聰穎。年十六補縣學生員。十九舉孝廉。與陳中丞同爲廣雅書院住院生。文名藉甚。彼此交至厚。情逾昆弟。有無通共。中丞旣成進士。授編

修。改官廣西。署梧州知府。令數赴春闈不第。納粟爲縣令。亦指省廣西。無何。中丞得保舉。免補道員。以三司錄用。蓋廣西屬於邊疆省分。舉辦邊防。例有一重保案。中法諒山之役。和議成後。邊防重要。雖省分苦瘠。不足養廉。惟熟中者。輒利其有保舉。易升遷。故樂於遊宦。簡始尋擢署按察使。爲令關說。藩司乃扎委試署貴縣。令未膺民社時。頗以整飾治道自矢。廣西撫大兩河流域。向多盜匪。白晝殺人。橫行鄉曲。行旅裹足。懦弱縣令。每不能制。以命盜案壞官者。往往而是。令到官之日。縣中監獄押囚四百餘人。有巨盜。有小竊。有錢債細故。有騙子。有拐匪。有姦案。種種色色。不一而足。其中尤多嫌疑未成信讞者。有清一代。殺人必在冬季。除謀反大逆。得格殺勿論或就地正法外。雖命盜姦拐四大案。仍須由縣詳臬。轉詳巡撫。咨行刑部得復文後。始正典刑。平時頗慎重人命。不得妄殺。令因治下匪風盛。欲施下馬威。甫履新。卽提獄中四百餘囚。不問應殺不應殺。均處以斬首之刑。喋血通衢。途人側目。邑紳避地。令固以殺人爲快。然亦頗懼清議。必須自完其說。乃捏報獄囚反監。詳之省臬。臬詳之巡撫。巡撫某愛其才。不之覺。會兩廣總督某氏。原籍廣西人。性亦暴戾喜殺。且少年氣盛。剛愎自用。好以威凌下。有貴縣紳以令濫殺無辜。臚列事實。投奔羊城來。密稟告發。總督覽悉其情。大加震怒。一面令機要人員。草擬密摺入奏。參劾令嗜殺不法狀。請得論罪處斬。一面密派委員。會同容縣令帶同綠營。將令拿省問罪。



。委員與容縣令約。僞作公差赴桂林（其時爲廣西省會）路過容縣。派兵保護。繞道來貴拜會狀。委員與容縣令借至貴縣署。投刺請見。令不虞有他。延入廳事。相見之下。委員出札示令。挾以俱出。委員固武弁。雙臂多力。令被執不得不行。至儀門外。綠營已齊出。脅之登板輿。令抵任未久。縱有親信相隨。不敢刦取。相將回抵容縣官衙。容縣令另以一客室處之。擬逗遛三數天。卽交委解省。故事。親官例得優待。况罪名未成。將來或可洗脫。故令之在客室中。猶得自由。不過不得出署之外門耳。令本聰慧之士。自念當今總督某氏。性之好殺與我同。且得太后恩眷。勢傾中外。殺一縣令。如宰一雞。萬一遽解晉省。生命必將不保。計惟設法潛逃。或可得全首領。遠之海外。謀生之路甚多。何愁無噉飯處。計既定。決於宵分遁走。令本有戚屬在容縣營商。乃賄通親兵。作走卒裝束。夜中魚更三躍。與親兵潛抵戚屬商店。跪地叩頭如倒蒜。其戚屬哀而憐之。立與披星戴月。從仄徑繞行。令則已易商人服矣。令潛逃之夕。室門仍閉。祇從窻外出。室中椅榻如常。所衣衣物則置床前馬板上。並預解辦排。（前清士人多用以夾入髮中編長辮子）編作辮子。垂於牀緣慢帳外。容縣令晨興往瞻之。見室門尚閉。辮子睡床帳外。以爲令猶熟睡。且見床下有履。不虞其他。日午進食。購夫不得其門而入。則又置之。咸意令必因憂慮致疾。日午不起。本亦常事。都不之理。及日晡。始生疑惑。又親兵某不在署。更足見疑。乃飭人從窻中入室。一檢榻上。則襖被內空然

無人。辯子固僞裝。始知逃亡。當時暗探踴緝之術不精。雖偵騎四出。杳不可得。令逃至梧州。趁輪赴港。至歌賦街章某家。旋即放洋抵星洲。操新聞事業。改革論興。令亦參與。故頗有功於時。清社既倒。遣國任要職。鼠竊狗偷之徒。畏之如虎。其審訊人犯。怒目相視。大聲謾罵。則有生還之望。神色和煦。微笑作聲。則生命休矣。嗜殺尚如在貴縣時也。後爲毒龍所陷。竟遭毒手。死非其罪。人亦惜之。

軼事  
短編  
陳維夏

(蘇字投)

悲乎。我國邊帥。以昏迷聲色。沉溺歌舞。惟權利是視。意見是爭。勇於內訌。怯乎外禦。一旦寇至。不戰而退。喪三省於崇朝。蹙萬里於俄頃。此烈腸志士。熱血男兒。無不痛心疾首。悲憤填胸。恨不得碎彼首。裂其尸。以償彼喪師失地之咎。嗟乎。前車已覆。來軫堪虞。當此國勢飄搖。邦基離析之候。桓桓之士。苟猶佻佻倪倪。內訌紛爭。不知捐棄宿嫌。同起禦侮。則吾國不難繼印度朝鮮之後也。當此國勢岌危之候。余輒緬懷昔之烈士。觀其殺敵之偉績。殉國之雄風。輒令人擊節三歎。奮然興起。然握虎符。擁雄兵者。奏捷虜之功。建鞭胡之績者。史冊多矣。求以平民之身。奮然興起。組義師。抗強鄰。費巨款。死無悔者。微諸近代。得一人焉。卽茲篇所述之主人翁也。

陳維夏。南海之九江人。父營屠業。設豬肉店於種城。携夏居焉。夏父爲人。豪爽任直。愛習武事。出入其門。所與交遊者。多爲飲酒食肉之豪客。夏幼少受家庭環境影響。潛移默化。小小腦海。充滿豪俠思想。年僅垂髫。便朗朗然以武士自命。父嘉其志。多聘名技擊師。授以技。久之。夏之武技。已有深造。夏年弱冠。父爲二豎所侵。病入膏肓。藥石無靈。嗚呼逝世。夏以嚴椿遽萎。痛澈五中。乃盡哀成禮。夏自父歿。性益豪縱。日除料理店務外。則與椎牛之士。屠狗之輩。飲食徵逐。夏富愛國思想。時海禁漸開。互市風起。夏洞悉紅鬚碧眼兒之非懷好意。嘗曰碧眼東來。不避關山之阻。浪濤之險。意不祇在求互市之惠。當有大欲存焉。吾國苟不嚴防。彼必狡然思逞矣。時英之從印度以大量鴉片運進我國。我國是時上自官吏。下至走販。多嗜之成癖。鴉片源源進口。我國惟金匱外溢。抑且病民弱種。有識之士。感然憂之。咸奏請清廷嚴禁。就中以林則徐奏摺。言之最爲剴切。清廷隨命則徐赴粵禁烟。則徐至廣東。嚴迫英商繳出鴉片。聚虎門而焚之。聞者稱快。則徐更勒令各番船具結。不得復輸進鴉片。違者。人正法。船充公。英人憤。唆英廷動兵解決。則徐悉其謀。知難免一戰。整軍備。修戰壘。英艦已南來。大戰有一觸即發之機。維夏觀英人之橫蠻。戰禍即發。奮然興起。立集同志語之曰。吾儕平昔以義俠自許。今英人不顧正義。橫加壓迫我國。此正吾儕死難之日也。諸君欲維持正義。犧牲采薪國家者。請從我來。語畢左袒而從者數十人。

乃同投則徐。則徐嘉其誠。編入前線。獨樹一幟。號曰義軍。以維夏統率之。戰端既啓。英艦磨進虎門。維夏駕扒艦。傾乘乘潮進擊英艦。陸上諸炮壘猛烈發炮助擊。維夏奮呼猛進。銳不可當。英艦不支。倉忙遁去。是役維夏實建巨績。英艦轉寇江浙。迭陷定海寧波各重要鎮。清廷大恐。擬則徐職。遠戍伊犁。琦善來。惴惴然以和爲安。英人悉其懦。要其撤防。琦善受給。盡撤諸隘之防。維夏義軍亦遭遣散。維夏戚然曰。英人狡猾。未可盡信。和議未成。而先撤防。奚啻開門迎盜。乃約各人勿散。候有警耗。同出殺敵。果也和議中裂。英艦突攻沿海諸炮台。陷之。進圍廣州。維夏聞訊。重集義軍。夜襲英營。摩營肉搏。維夏手持大刀。奮呼當前。時兩軍已迫近。火器失其效用。英人死傷殊衆。然義軍卒以衆寡相懸。全軍得生還者。僅得數人。維夏亦與於難。事後聞其事者。無不惋惜焉。

掌故  
短篇  
秦山石敢當

(春草投)

覽勝之術。自東漢張道陵。以符水禁咒愚民。西蜀之民。從之者衆。每出米五斗而求學焉。此謂之五斗米道。其標榜於人。則僞託黃老。自謂得諸真傳。故自號曰天師。人稱之曰真人。明清兩代。封爲真人。賜四品服。世食四品俸。待遇雖不如孔氏之衍聖公。然准其世居龍虎山(在江西廣信)代披四品服。同儼然世胄也。清光緒初元時。道陵三十七代孫曰貴煜者。

已襲天師位。會來廣州觀山水形勢。文瀾書院團練局諸紳。譙之於院。貴煜日必赴會。醜態不輟。出則於輿前令皂隸手持免參牌先行。人問其故。曰。余所過衢巷。諸神例來朝參。魑魅魍魎。見必走避。諸神既知免參。可以不來。免得狂瀛驟至。飛沙走石。驚動途人也。其誇大類如此。往昔神道未衰。世俗多迷信。推敬神之心以敬天師。故天師得爲世所尊崇。士大夫且不免焉。入民國後。天師爵祿既廢。其道亦衰。今已淪爲平民矣。吾既述天師往蹟。願廣州將軍署內。舊有鬻勝之泰山石敢當巨石。爲陀城人士所知。而未得其詳。茲爲紀出。卽亦掌故中趣聞也。

廣州將軍署。卽今教育廳廳前直達惠愛路賢廳後淨慧公園地址。清初時靖南王耿仲明來粵（其子繼茂孫精忠襲爵。移鎮福建）築王邸於此。後廢。改爲將軍署。精忠以叛誅死。歷任將軍亦多不祿。形家皆謂署址西枕六榕寺浮屠。於居者不利。康熙之十七年。滿人拜晉達禮年。奉命鎮粵。早聞是說。深滋疑懼。思有以鬻勝之。赴任南來。繞道江西廣信。登龍虎山。投刺謁訪張天師。具道來意。語甫畢。驀見廊外赭衣人作道裝。跌坐不語。天師語拜晉達禮年曰。浮屠妖物不難制。亟求此人可矣。拜晉達禮年趨而跪求焉。赭衣者。卽索紙筆。大書泰山石敢當五大字。字大逾尺五以外。雖端莊嚴謹。鋒稜不露。惟書法穉嫩。字體過扁耳。下題署曰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純陽子書。將軍驚喜道謝忱。瞬失所在。天師曰。此呂祖師也。今日剛

值殿。子與有夙緣。故獲見之。今可持至粵中。刻石西向立。自此闔署平安矣。將軍如其言。抵粵尙未接任。卽先命工泐石。正對六榕浮屠豎之。然後履新。其迷信如此。嗣是以後。署中人安之若素。不復驚懼。此殆心理作用。猶催眠術之能愈病。同此一例。其實純陽子之尙在人間與否。抑居於五城十二樓。是皆在不可知之數。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至今民間效尤泰山石敢當五字。立石鬻勝。蓋卽本此。今此石尙存教育廳內辦公廳後軒之上。高約七八尺。廣約三尺。石黑色。字則塗硃。固端州產。非真泰山石也。

紀實  
短篇  
糊塗院長

(退伍軍人)

有胡伯庭者。鵝城之賽人子也。幼失母。天資穎敏。夙具慧根。年甫成童。已得遊泮水。旋得族人資助。使赴省習法律之科。胡旦夕孜孜。深宵攻苦。頗有囊螢映雪之勞。是時清政不修。民間騰怨。有志之士。乘時遽起。革命怒濤澎湃國中。胡以感受新潮乃暗中加入。日與黨人往還。紛謀所以傾覆清室。未幾時乃有辛亥之壯舉。清社遂屋。鼎革後胡亦浮沉宦海中。民初之間。被膺院長。攝甜橙縣之司法事宜。斯時胡才二十許耳。胡以寒窻十載。一旦身榮。自顯今已貴顯。非復吳下阿蒙。退食之餘。乃稍稍縱情聲色。私衷頗慰。某日。忽有母子爭產涉訟投轅請決者。事緣邑有朱某。商於南洋。遺妻及一子於家。子年廿餘。爲前妻所出。朱歲終

則一度返家而已。當返時則以店務托其夥何某主理。習以爲常。歐戰之年獲利不菲。詎何某賦性陰險。外貌慈祥。見朱誠實以爲可欺。以所業大利當前。因覬覦非份。且喜思維。意雖萌而苦計無從出。何有妾顏慧美。因就商之。妻乃授以方。教其如此如此則可萬全矣。何領之。一日何乃借故而邀朱蒞於其家。以鉅觥而爲朱壽。出其妻妾。朱不覺醜然。衆立昇朱於妾房中。囑妾閉門守候。夜過半。朱醒而呼口渴。陡聞有人呼賊聲。繼而警笛聲。朱驚惶莫知所措。既而警差奔集。妻乃指朱潛入圖姦。衆見其竟登子反之床。且又當宵深人靜。遂不由分說。執之官署。何則一面賄當道硬誣以強姦。果也財可通神。朱遂蒙冤下獄。何更賂獄吏。陰欲死之。幸吏知其冤。亦伴諾之。受賂而不報命。何復馳書其家。謂朱因殺人論抵。並將一部財物滙返。謂生意已告結束。以釋其疑。已則簾捲其餘作飛鴻而逝。當時朱之親友有知其事者。方欲營救。然已莫及矣。迨其子得聆噩耗。不覺大駭。以遠隔重洋。欲明真相亦不可得。祇付諸一嘆而已。不謂其妻以朱已死。陰萌求去之心。又欲爭回一部財權。以爲異日生活之費。顧朱子不肯。祇愿養之終身。以是乃糾纏至於法庭。各陳其是。伯庭廉得其情。竟意存袒妻。將所有財產由母子均分。妻陰德之。繼見胡少年英俊。丰度翩翩。且探知使君無婦。心竊慕之。乃藉饋敬之名。致景仰之忱。胡本有寡人癖。當庭訊時睹個妮子之妙曼丰姿。早已心焉嚮往。第長招物議。且欺曲難通。故枉自相思耳。今嬌娥下顧。正中其懷。胡乃

釋胡塗。秘密挾之來省。居然正位東宮。妻義郎情。說不盡百般恩愛。自謂天假之緣矣。時朱子早知其庶母之心。遂亦置之。歲月不居。流光易逝。一日忽有一蓬首垢面之老者直造其廬。繙視之審爲老父。不覺大驚。意其爲鬼。然亦不懼。乃跪而詢之。其父老淚縱橫。歷述所遭。父子抱頭而哭。嘆財去而人空。旋探知其妻與胡伯庭之事。恨其挾去多金。乃赴城踪跡之。既而得其在。遂具狀控於大憲。訟伯庭霸產佔妻。誘姦有夫之婦。執法敗法之罪。大憲立撤胡質訊。証物具在。莫由狡卸。以身爲執法。竟敢若此。乃判處徒刑十年。胡乃驟作階下囚矣。鐵窗有暇。撰文懺悔。初以爲苦。久亦安之。其妻以禍由己作。亦不忍捨之而去。每值探期輒依依不捨。如是數年。終不言去。後值政變。胡乃託某有力者斡旋。乃得釋出。妻亦隨之終老焉。

述異  
短篇  
紀  
怪  
道  
人

(綬生投)

鄉暑侵人。欲眠不得。卽披衣過書室。視大父就寢與否。見大父在室中。與幼弟講故事。醜醜有味。正觸余好。聞其講怪道人一事。彌覺奇異。今表之本欄。以爲茶餘酒後之談助。川中陳氏子。少聰穎。年十六父爲之訂婚何氏。親迎之夕。忽失新郎所在。兩家怪訝之甚。初爲以案友匿之欲索食物。惟各案友不承。大索不得。相與驚歎不止。遂亦置之。閱數年此事幾



已忘却。而何氏亦別嫁。陳翁固游幕起家。有三子。亡者其最幼者也。翁嘗佐陝西軍幕。將軍以賊事敗。翁退居家中者數年。既亡少子。鬱鬱無聊。乃復出山。納資爲道員。分發山西。時和坤當道。翁因緣攀附。大張威勢。自兩司以下。莫不屈意承迎。雲代大飢。徵翁往賑。翁尅扣剝削。得數十萬金。居民不能贖子女。多鬻於市。翁購之轉售於他方者數千人。又得十餘萬金。上峰雖詢知。不敢詰也。已而和坤敗。於是京內外督撫按院。交章劾。之向來罪狀。至是悉爲揭露。遂褫職下獄。藉沒家產。尋與二子充發烏里雅蘇台。踉蹌就道。翁歷官幕久。聲氣至廣。至是乃無一人通音問。沿途復爲役夫凌藉。父子相抱而哭。幾有求死不得之苦矣。行出張家口。值大風雪。衣無重裘。寒甚。坐車中震顛不已。忽有少年捧酒一壺。殺一器。遞進車中。請餐之以禦寒。隸役方欲詰問。亦有酒肉壽隸役。役乃不復言。時天雪積塞道途。馬無革不能進。去驛尙數十里也。少年前曰。天寒日暮。前途尙遙。山中草廬。相去不遠。且住一宿。以待來朝可乎。隸役皆喜。遽從以往。里許入深山中。不雪不止。而山路則關治如衢。雪皆堆積兩旁。茅屋數椽。皆整潔雅靜。室中氣和如春。隸役欣然就坐。少年更請翁入內款洽。則雕樑畫棟。與前更異。地下鋪紅氈氍。少年偕一麗人雙雙下拜。翁驚欲起。則有兩婢夾持之。拜已。更向翁二子並揖。時燭光照耀。直映人面。視麗人則雲鬢霧鬢。吹氣如蘭。翁忽有悟。微顧二子。二子亦頓首。於是兄弟一家。相聚甚樂。陳子遂將經過。

。向父兄陳述。翁乃知麗人爲文氏女。與陳氏子雅相愛悅。而家人不知也。陳子成婚之夕。走白文氏。二人爲情所縛。決計殉於情。雙雙縊於林內。適有一道人過。見而拯之。嘆曰。可憐虫何出此下策耶。乃幻山石爲一廬。幻草木爲衣飾。以安二人。居年餘。道人告二人曰。吾行矣。汝輩在此。毋妄行。毋妄想。自有好結果也。鍵其戶而去。兩人居室中。井灶薪米。皆可支數年。如道人教。不敢妄動。然房宇形勢。每日必覺少變。屋在山中。終日不聞人聲者也。一年之後。門前忽聞人語。久之。竟如墟市喧雜矣。二人不能耐。啓關以出。則依然成都市上也。大驚。回視所居室。則連雲甲第。豪奴俊僕。奔走往來。類顯者家。問居人則居此已數年矣。二人無家可歸。傍徨於市中者數日。前之道人忽來曰。吾戒汝勿他出。今乃違吾教耶。舉袖一拂。仍山中也。居復數日。道人忽曰。明日汝父得罪。當過此山。困風雪中。可急迎之。吾不欲接外人。姑避一二月。遂去。如言下山。果遇乃父。亦不知此爲邊外也。父子歎息久之。夜分乃臥。明且兄弟醒。則不見乃翁。惟身與役人俱臥車中。彼此款異。疑醉疑夢。顧兄弟二人本衣羊裘。則今蒙茸者已加於身上。不復覺寒。抵戍所數年。官爲追緝翁。終不可得。二子遇赦歸。入故鄉。忽見舊居新建。乃弟與弟婦方高坐指揮婢僕。其容貌與前見者無異。見兩兄入。相抱大哭。徐及近事。弟自言逃出後之事。與向所聞無異。惟不言遇道士事。所遇者爲一貴官。與語悉其才。留爲課子。後因登第。此時已至某部主

事。方乞假歸也。詢途間之遇與道人。皆力言無之。二兄不信。乃歷舉顯者之官階及遇合年月。皆可覆按。兩兄惘然。惟檢篋中兩襲狐裘。亦依然存在。而翁則杳矣。聞道人挾之雲游海外。道人其異人乎。

短篇小說  
狗虱多

(南歌舊侶投)

利多。本市數十年前東南方之小康家也。多出身寒微。十餘歲卽作儉家財。成年後在油業鋪僱工。其人最工心計。吝嗇非常。故能成其家業。且爲人頗爲跳脫。而當時俗諺。有嘲新開學之學生云。人之初。狗虱多。味咬我。咬先生兩公婆云。利多人最漂亮。故羣呼之爲狗虱多焉。多人既勤慎。計算復工。而業務亦極發達。多遂由僱工而股東。更由股東而大股東。而總司理矣。

是時粵省有暴發之財翁姓周。此非潘盧伍葉周之周英官。而十載繁華夢之周某也。周某以關吏起家。實爲其母舅所拔擢。乃周某對於母舅。不惟過橋抽板。且賴其債數萬。社會以是少之。周某富名既著。銀業界爭趨附之。周某工於應付。以乙補甲。以丙補乙。由是而丁戊己庚辛。皆以此法彌縫。故其財產祇得百餘萬。而從表面觀之。則不管數千萬焉。周某遂目空一世。以爲上天下地。惟我獨尊矣。時有黎某者。亦富戶之一。在寶華坊營一巨廈。亦已有年。

周某一日與之相晤。卒然問曰。公寶華坊之屋。肯出售乎。黎某素滑稽。見其如是冒昧。乃笑應之曰。售。兄能出價十六萬。此屋即屬兄矣。周某喜。乃以十六萬成價。詎吉交易而退。事後人有問黎某曰。公經營此屋有年。奈何竟售之耶。黎曰。此公倉猝如是。余故以重價答之。初不料其照價允買也。余此屋成本祇八萬元。今得十六萬。是獲利八萬。售之何害云。聞者皆爲一粲。該屋卽日後之某某總公司。亦卽今之某某戲院也。周某既富。但以己爲布衣。雖有捐班某某頭銜。亦祇衣頂榮身。富而不貴。不足爲宗族交遊光寵。寢且不能保其富。蓋中國向有此習俗。故人人爭趨于作官一途也。乃輦金入都。鑽營實缺。謀得一京卿。欽差出使某國大臣。捷報傳來。舉家歡騰。而社會亦嘖嘖稱羨。不意數日之後。霹靂一聲。周某以革職查辦。查鈔備抵聞。此新居中。猿驚鶴怨。柳亂花飛。此何以故。原來周某輦金入京。營謀作宦。專向高輿方面進行。而不知虎瞰其旁者。有粵督岑某在。正如螳螂捕蟬。渾忘黃雀之在後也。緣晚清時代。各省總督。對於政務具有回天之力。而岑某蒞粵。常陸見時。常以澄清吏治。剷除積弊爲己任。清廷信任之。故其權較他督爲偉。觀於長壽寺。其起衅甚微。由於潘伍兩紳爭寓針汁堂而起。岑督對於三方稟詞。均予力行批斥。洎北京有上諭寄到。着各省督撫。保全各寺財產。乃曾不數日。而長壽寺被拆。夷爲民居。其白雲蒼狗變幻之速。與周某將毋同。周某遭此打擊。爲避官中查鈔計。盡將其不動產。委託於狗虱多。多

驟得此鉅額之產業。其喜可知。歲入租項不少。其後周某訟事已妥。乃回粵與多交涉。以全額產業之半給多。而自取還其半。歷年收租不究。多由是成素封家矣。多沒時在該油店。其家人嘗入其帳房寢室。見其紙銀各幣。皮藏頗多。至今其後人亦頗式微。說者謂刻薄成家。理無久享。但百年無不散之筵。廣東富貴無三代。求其如江皖各省之李王等姓。山陝之亢蔚二家。數世相傳勿替者蓋鮮。然則於多又何尤哉。

## 實事 小說 富貴逼人來

(魯直投)

方甲。東莞麻澗村人。年八歲。怙恃已失。祇有祖母陳氏。性慈祥。鄰里和睦。家貧。無以爲活。陳織席。甲爲人牧牛。因是頗堪自給。甲年雖幼稚。舉動宛如成人。事祖母甚孝。與陳相依爲命。會羅浮有一老道。莫悉其年。第見其顏童髮白。鬚長及腹。道貌竊然。時寬袍大袖。手挽草籃。往各處賣藥。與該村塾師方炳光交最厚。一日過訪炳光。立祠外閒談。適甲牽牛而過。老道指甲對炳光說。此子眉清目秀。器宇不凡。異日必富貴。炳光聞言。旋趨左鄰。方勸陳氏遣甲入塾讀書。陳以貧故。未敢應命。炳光遂約甲。日則牧牛。夜則入塾就學。免其束修。甲聰穎甚。讀書僅數載。所作文章。斐然可觀。而信扎珠算尤嫻熟。師念其年已弱冠。株守家園。殊非善策。因修書介紹其赴增城其戚李仁山押店僱工。甲喜甚。於是

摒擋行李。拜辭祖母。乘輪前赴增城。仁山見書。留之押店內當摺貨職。甲爲人勤慎。而文字珠算又優。數年間遂陞充司櫃之職。甲入息漸豐。時將餘蓄寄返家中。以供甘旨。孰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霎時禍福。當民國十二三年間。駐防增城惠州博羅一帶部隊。奉檄移調江浙。鎮壓反動。軍隊開拔。四出拉伏。街市騷然。雞犬莫安。時李仁山適抱病家中。旬日未能返店料理。甲欲前往問病。兼有某事請示。遂放胆開門。從僻路而行。藉避軍隊耳目。詎料剛逢一羣如狼似虎的軍隊。逢人就拿。遇着就拉。可憐文弱的方甲。遂被綁而爲伏役矣。甲負重行遠。雖難勝任。然爲勢所逼。不得不勉爲其難。隨軍行了一日。約八九十里路。其時紅日漸漸西落。百鳥紛紛歸林。軍隊遂就該村落紮營住宿。行裝甫卸。各夫羣助廚房弄飯菜。並分覓禾草供睡宿之用。各伏草草膳畢。遂以草鋪地而睡。時值隆冬。朔風凜烈。甲僅穿夾衣。以血肉之軀。焉能與北風相抗。齒牙互擊。振振有聲。兼之日間所担行李匪輕。肩膊受壓力甚重。頓成瘰癧黑色。而兩足現紅腫。苦不堪言。一面又念及此行不知何日方得脫離苦海。返家與祖母會面。思前想後。百感交集。不禁放聲痛哭。其聲淒楚動人。是晚適錢師長便服巡查。聞聲循往訊問。見甲一表斯文。並悉爲讀書中人。憫其遇。星夜下條字調充師部錄事。各夫聞之。咸爲甲賀。翌晨隨軍起行。因無行李肩負。頗覺全身輕鬆。不比日昨步履維艱。甲自是否極泰來。一帆風順。積十年勞績。經已陞充爲師部經理處長。並積得私財數

萬金。回憶羅浮老道之言。可謂驗而有徵。先是甲之祖母陳氏聞伊孫被拉爲伙。深慮把晤無期。日夕以眼淚洗面。迫過三兩月後。忽接前方快信。始悉甲改調錄事。心乃稍慰。嗣後陸續收到匯款。並伊孫陸遷消息。不勝喜悅。由是置田建屋。婢僕羅列。居然作富貴家老太太矣。去年國曆十二月間。爲陳氏七秩壽辰。方甲事前携其妻妾子女等六七人。及行李十餘担。呈准上峰給假一月。從滬乘輪返粵回鄉。屆時備辦桃筵遍宴親友。爲其祖母稱觴祝嘏。並厚酬塾師方炳光以報大德。從此家庭和樂。安富尊榮。而日後幸福。猶方興未艾。古人有云。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真可爲方甲寫照矣。

奇情  
短篇  
海外萍因

(樵西一老)

鳳城陳生。門祚衰薄。自祖上至生。五世單傳。逮生復早喪父母。幸家尙溫飽。弱冠翩翩。擅壁人譽。娶婦楊氏。美甚。伉儷甚篤。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閨房內事。更甚於畫眉。然楊頗妒。以生貌都。恐拈花惹草。防閑惟謹。生緣是杜門寡出。間與朋遊。通慶弔皆刻期返。無敢淹留信宿。僉以爲異。有知其內容者曰。陳君床頭胭脂虎可畏哉。因述其故。衆大嘩。適同學友遠行。衆公餞之。強拉生往。生固不知爲妓席也。甫至。歌姬數輩躡集生跟踏欲辭去。友嗤以鼻曰。陳君道學乎。抑別有說。或曰。娘子軍雖精明。斷無如此秘密

偵探。君勿憂。衆鬨然一笑。生面赧勉留。友私告妓曰。箇雖兒貌美而家富。得其懷心。一生吃着不盡矣。諸妓曲意承迎。生終漠然。蓋非太上忘情此。特以其於楊也。愛之畏之。誠如卑斯麥所言。一刻離其妻則不樂者。腦根中懷苗愛葉。洋溢充積。如籬自縛。若旁用其情。非惟不敢。抑且不忍。衆目其騷。思愚弄之。故作苛令。行觴政。生意不屬。迭犯令。連罰巨觥。醉伏座上。玉山頹倒。衆飭僕扶置榻榻。潛摘諸妓鬢邊花串。納生懷中。蓋欲使歸受嬌噴。藉博笑譔。初無他意。亦不料演出若許怪劇也。生旋零醒。別衆扶醉而返。街鼓冬冬。已報四下。生婦燈下候生歸來。許久未見。涼風砭肌。婢子盡臥。方寸縈擾萬狀。比生返。醉態不支。解衣酣眠。婦薄怒不語。旋聞一縷幽香。透入鼻觀。大疑。力搜生衾。得素馨花串。嗅之。脂香粉膩。知爲美人所貽。不禁憤篋中燒。嚶嚶啜泣。生夢覺。忽見婦作此態。驚問何故。不答。婦顛聲曰。若所作事。當自知。假猩猩何爲。生茫然。婦擲花串桌上。生始悟友之戲已。力白原委。婦不聽。哭益悲。雙目盡腫。大約婦人駕馭男子。其備有三。始則感之以色。厚結其歡。繼則動以情。陰挫其氣。終則脅制既久。積威所至。乾綱委靡。雖服丈夫再造散。無能爲力。古今來文穆四畏之堂。王導九錫之誚。未必不由於此。婦之待生。第二重關頭也。生不見答於婦者累日。出則爲同人訕笑。悶甚。猛醒曰。好男子而戀兒女情耶。蓄志遠遊。念有感在南洋行賈。欲往依焉。留書別婦。輕裝潛出。附輪往港。直抵



南洋。比至。詢其成。已因年老收庄。日前返粵去。生窘極。暫止旅店。米珠薪桂。居大不易。賴店主人本粵產。念鄉誼。轉薦於某廣幫書筆札事。生性最慧。居未久。能操英語。及巫來由語。衆咸刮目。英商某素來往店中。喜坐樓。輒與談。稍稔。洩生過所居。商無子。有少女名加芝頓。綺齡玉貌。西方美人。丰韻彌勝。睨生若甚屬意。流波送睇。談笑忻洽。無何商卒。生與女過從益密。微露自薦意。坐對麗質。人孰無情。此中不可究詰矣。女艷名夙著。視線成集。羨且妒者。大不乏人。英人某少年。醉心於女。嘗屢求婚。女惡其儂薄。不許。嗣聞與生接洽。波生醋海。潛懷暗殺主義。生偶外出。背後聞鎗聲陡發。彈九穿右袂。亟回首視。一少年西人。駕自行車。風馳去。瞬息已渺。生念無仇。良不可解。爲女道及。女失色。盡情詳告。生自是出入警備。某計不得逞。益大怒。遣書請決鬪。所謂決鬪者。西人挾仇憤。或爭風等事。不願涉訟。相約携刀劍互鬥於野。各邀親友作證。傷斃勿論。如兩人中一不願鬪。則衆以爲無勇。譏笑百出。必避匿他處乃免。風俗如此。女聞耗謂生曰。某約君決鬪。微論君文弱書生。斷非所敵。卽倖獲勝。彼黨羽多衆。亦防不勝防。妾聞瑞士山水。冠絕全歐。今當偕君前往遊歷。避此風潮。何如。生以店務爲慮。女曰迂哉。妾承遺產。雖不甚豐。自問足供君揮霍。請決行。無多慮。生乃摒擋一切。與女潛赴便輪進發。女習聞生語。畧解操華言。如新鶯學啼。嚶嚶可聽。船行數天。風日晴美。竟日晤對。消受艷

福。然風雲不測。狂飈驟作。船主命鼓輪猛進。勢已無及。轟然一聲。誤觸暗礁。全船震動。船主急放舢舨渡客。生携女倉猝登舟。舟小載重。啓掉未幾。奔濤山立。從後送至。怒捲數人下海。女與其列。生亟援手不及。隱約間似聞女號救聲。嗚呼。絕代佳人。竟隨流水去矣。生悲痛無極。怒濤復作。挾舟如飛。直送一荒島前。沙磧闊淺不動。驚定。檢視船中。僅存三人。一英人祈里士。一法人巴覲。其次則生也。三人匍匐抵岸。茂林陰翳。四無人迹。生如癡如醉。二人詢悉原委。互慰之。惟俱徒手至。未携資糧。無所爲計。幸枝頭山菓。黃熟可食。生偶步山林。飛湍激注。聞濺頸上。始不爲意。以手搔之。漸漸癢痛。大驚走返。僮二人馳視。祈愕然曰。是蛇毒也。誤中之萬無生理。奈何。生自女死。益厭世。卽亦無懼。但體如火炙。煩熱不耐。蹣跚出。遙見深澗流泉。清澈可愛。解衣浴其中。少頃。涼透肺腑。無復癢痛。大喜。旋覺晶瑩耀目。俯視有物纒然。類鑽石者。堆置澗旁穴中。隨手掬數枚出。示二人。二人驚喜曰。此鑽石胡爲乎來。生告之偕往。盡力運取。數頗不菲。惜困守絕島。無法他適。日者偶見海邊數人駕舢舨取水。巴覲急繫衣長竿。招展作勢以示之。舢舨上人瞥見。駛近島前。登岸詰問。卻是荷國汽船。名雲丹。前赴香港者。三人畧訴被難情由。忙下船。轉附荷輪返港。抵港後。三人瓜分所得。生僅四分之一。獲善價。隨旋里。初。生婦楊氏聞生負氣遠適。懊悔不已。偵騎四出。渺無音耗。苦思成疾。乍覩生返。喜極。執

手訴說。病體漸愈。惟生眷念西女。前塵如夢。花晨月夕。無非傷心者。自號萍因子。嘗誦昔人詩。無可奈何花濺淚。不如歸去鳥催人二句。以自排遣云。

## 還珠淚

(傳達初投)

讀前人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之句。其描寫嫠婦守節之苦。雖間爲外物所誘。但其宗旨。尙百折不撓。而不爲所動之態度。皆刻畫淨盡。仿若嘔心縷骨而成。故讀之者。亦多爲之酸鼻。而引起哀其遇憫其窮之悱惻心。而不能自己者。雖然。前人多縛於禮教。而以踰牆相從。待月西廂爲可耻。故雖琴挑桃引。尙不爲所動。然人非木石。誰屬無情。孤幃岑寂。枕冷鴛鴦。故蟬曳殘聲過別枝之事。亦屬不鮮。若夫今之末世。更無論矣。朝婚夕棄者有之。數角戀愛者亦有之。夫婦之道。真亦難矣。雖其中亦有矢志柏舟。不波古井者。但亦不過麟角鳳毛。晨星寥落而已。以故僕耳之有聞。目之有見。則又烏可不記以爲世範也哉。民元。有某將軍。叱咤風雲。功勳彪炳。後因傷被俘。繼復瘦死獄中。夫人某。小字曼娥。廈門某巨公掌珠也。明鑑翠羽。儀態萬方。皓齒明眸。豐容盛鬋。且性甚仁慈。深明大義。與將軍結儷纒二載卽賦悼亡。鏡破釵分。花殘月缺。淒涼歲月。煞是堪憐。寢且費千金往贖夫骨歸葬於首邱。并卜居於墳之隣右。以便紙錢麥飯。祭掃所天。故居其隣右者。月冷風淒

燈昏漏永時。輒聞娥之飲泣聲。蓋傷其夫之慘死也。夫人有妹曰曼英。霧鬢雲鬟。眉目如畫。傷乃姊之喪偶。慰藉無人。故乃請於父。願與姊同棲。父以英骨肉情深。乃不欲拂其意。乃允其所請。於是彼可憐之曼娥。得彼多情之妹氏慰藉。愁懷滿腹。哀感盈腔之態度。至此亦爲少殺。暗拋向九霄雲外去矣。然而橫逆之來。猶未盡已。蓋彼蒼蒼者。固不以伶仃弱質。嬰宛薄命爲可憫。更復旋以慘酷之手段。務使彼空門飲恨。雲散風流而後已。豈真紅顏女兒多薄命也歟。緣娥於某夕。銀燈獨對。藥裡自占。於此夜色迷茫。萬籟俱寂中。頓憶亡夫生前之恩愛。及目下慘顯之淒涼。遂爲之絞綃濕透。哀恨無窮。繼且潛易素服。暗背乃妹而出。蓋欲往夫墳一慟爲快。但時值鋒煙四起。刁斗森嚴。過客亦多爲之却步。娥以萬念俱灰。至此乃亦不稍懼。然時已夜闌。新月如弓。花村犬吠。曠野夜色。馬鬣煙迷。逼覓久之。始得乃夫埋玉之所。至此雙淚乃不禁奪眶而出。巫峽猿啼。杜鵑泣血。淒苦處鬢髮似之。正慟哭間。倏有笑聲出背後。大驚。迴眸視之。則有類貴官者。鬢髻如戟。向之局局作鸞鵲笑。後復立數健僕。腰橫秋水。背繫金刀。亦皆向之作虎視。乃大懼。縮瑟欲遁。然屢爲彼輩所阻。娥不獲已。乃忿然厲聲斥之曰。若奚爲。豈誤儂作奸犯科者歟。儂蓋來祭夫墳者也。貴官應之曰。汝余之逃妾也。余覓汝者亦久矣。鐵鞋踏破。走遍風塵。尙不獲汝踪。設今夕非赴夜宴歸者。復何能得遇汝。汝今尙作猩猩假態。欲以欺余哉。如聽余言。盍卽從余歸。余亦決不

罪汝。否然者。汝亦難免膏吾刃。盍去休。毋潤乃公事。言際。拔腰際劍驅娥遂行。娥至此知爲奸人所強奪。乃大怒。杏眼圓睜。柳眉高豎。憤然握拳撲貴官。不中。復爲所擒。悲極暈去。既醒。則業已在梳化床中。流蘇帳裏。而貴官則足恭立其前。慰之曰。汝無恐。余實慕汝色。故不惜蒙夜露。走長途。而與汝俱歸。汝如從余者。綺羅珍寶。任汝取携也。言已。近前向之求歡。娥耳此語。益憤極。持枕向之猛擲。又不中。貴官乃憤憤而出。行時猶微搖首。似怪其倔強也者。娥至是以橫逆之來。出諸意外。恐終爲所污。以至有辱泉壤。思量久之。不禁又失聲而哭。且哭且行。欲思一自殺之門徑。然見窗外樹梢搖曳。鳳尾交加。始憶所居爲樓。於是乃行近窻前。嘆息者再。方奮身一躍。滿擬玉碎珠沉。猶勝蕪顏事賊。豈料爲樹葉所攔。徐徐下於地。其間花木扶疎。樓閣玲瓏。并有池沼之屬。點綴其間。蓋花園也。娥乃木立呆思。繼復潸然淚下。正飲泣間。忽有一美少年。衣服麗都。英姿爽颯。掠面而過。睹娥訝甚。繼見其如梨花帶雨。若有無限深情者。乃拉而問之曰。小園荒蕪。何來倩影。卿豈絳珠神女。而偶謫入寰耶。何憂思之深也。娥至是亦不顧一切。檢衽而答曰。儂實尋死。隕墮名園。有驚公子。冒昧之罪。匪何敢辭。雖然。儂亦出於無可奈何者。言際。淚隨聲下。若不勝情。少年耳其言。知必有隱衷者。乃叩其顛末。娥不獲已。乃詳告之。并悉奪彼者爲某虎紳。而少年亦爲某顯宦裔。業其姓。森其名。舍於其隣者也。於是乃懇其援手。冀

歸己家。少年憐其遇。遂允於月杪送之還鄉。蓋速則恐某虎紳之仇己也。娥出於無奈。亦允森之所請。於是彼可憐之曼娥。於虎口餘生間。亦得一枝之託耳。森父早沒。賴母撫以長。十年窓下。書劍飄零。目睹遍地萑苻。干戈疊起。乃以宦海浮沉爲可懼。是以乃奉母居於此。所幸其父遺資甚豐。菽水之歡。得以無缺。但森夙賦多情。鍾心粉黛。而以庸脂俗艷。媿娃村女爲可鄙。以故弱冠尙屬鏡台未下。今得遇娥。私心竊喜。故得閉卽與娥互談衷曲。各相恨晚。大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概。然森每於娥前求婚。娥卽淚垂雙睫。而不之顧。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及月杪某虎紳適以事走滬江。娥亦欲返家者屢。但均爲森所苦挽。及娥涕泣陳情。並以面父念妹爲請。森不獲已。乃設席爲娥餞別。席間。娥始語森曰。荷蒙大德。得保殘生。復得另眼相看。未亡人當亦銘心縷骨。沒齒難忘。惟是薄命如僕。文君身家。愛情二字。業已意冷心灰。復奚敢以蒲柳之姿。薄命之軀。而損君盛名哉。設儂現尙名花無主。未許東皇。得以侍君巾櫛。固所願也。然今已矣。言次。并低吟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之句。於是乃相對汎汎。久之。娥始續言曰。感君恩義。圖報無期。但儂有妹曰曼英。雖裙布荆釵。亂頭粗服。而天然神韻。亦不粗鄙。待儂歸窠父。多情伉儷。當可諧也。言已始與森握手而別。歸後娥遂將意達老父。果諧。翌年。曼英遂嬪於葉公子矣。而此多情之曼娥。遂遁跡於某庵。繡佛長齋。紅魚青磬。而了此殘生矣。古云。平生多少傷心事。

。不向空門何處消。信然。

短篇小說 異族奇緣

(玲瓏玉投)

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殺人盈野。天地爲愁。歐洲諸國盡被捲入漩渦。戰雲瀰漫。無國倖免。男兒爲祖國爭生存。咸願荷鎗上陣。與敵方拚個死活。吾國當日爲環境所迫。致有參戰之舉。願出征將士。大都担任後方留守。及運輸。蓋列強以吾國軍識幼稚。不克與敵方週旋。故成駐後防。離火線較遠。反得安全而犧牲少也。乃不徒因此竟有人焉。因禍得福。不獨歸來無恙。且儼得異族美人以歸。且彼姝富有。遂得財色兼收。享下半世之安樂。誠倖運兒也。是烏可以弗傳。

王某軼其名。魯省萊陽縣人也。曾習法文。畧諳門徑。弱冠未娶。在段氏(芝泉)部下當連長之職。歐戰既發生。段氏力主參戰。組軍出發。王某轉下一連亦在被調遣之列。僕被登途。征人遠戍。王某乃得脚踏歐洲大陸矣。比抵法境。奉命留守後方。兼運輸之責。異地風光。每多奇趣。初頗以爲苦。久亦漸安之若素矣。時聯軍新敗。警耗頻傳。法國首當其衝。損失獨甚。軍事當局。乃盡徵調全國壯丁。除老弱殘廢不計外。其餘悉赴前線。與德軍誓決雌雄。王某所部亦隨同出發。至離巴黎約五十里外之某村落。奉命暫駐候令進止。而該村男子寥寥可

數。蓋已盡行應徵加入軍伍。所遇者非婦女則孺子。滿目荒涼。純屬戰時光景。忽一次前方爲德軍所襲。法軍全線崩潰。且戰且退。溯返該村。王某聞報大怒。乃召集部衆訓話。謂之曰。吾輩名雖出征。實則未嘗燒一彈放一槍。今強敵壓境。軍情緊急。我輩曷不合力應戰。挫彼兇焰。又可宣揚吾國武威。勿謂秦無人。縱全部戰死。尤勝于無抵抗而束手受縛。諸君以爲如何。衆大呼曰。善。唯連長之命是從。王某于是指揮全連軍士。乘夜色迷濛。趕赴前方應戰。在德軍炮火威力下。死力衝鋒。前仆後繼。王某身先士卒。振臂高呼。德軍爲之勢沮。法軍見形勢轉佳。亦回師反攻。是役也卒驅德軍於數十里外。反敗爲勝。一時咸歸功于王某。法軍司令亦賞賜有加。仍着駐某村休息。由是王某善戰之名喧騰遐邇。且王某平日治軍嚴明。深得附近民衆愛戴。許爲文明軍隊。今又戰勝歸來。真個口碑載道矣。某日天朗氣清。涼風拂面。王某頗覺無聊。乃獨携鳥槍。緩步村前郊野。仰望碧空。見羣鳥翱翔天際。遂提槍射之。一少鳥爲彈所中。飄飄然落於距里許之遙之密林中。王某不捨。跟踪尋覓。迨抵密林。蓦地見林間立一年輕法國女郎。借一龍鍾老嫗。手持小鳥。已爲所彈傷者。該女郎明眸皓齒。婀娜多姿。王某目之不覺神醉。乃輕步行前。向女點首爲禮。且曰。請恕予。老伯母所持之鳥爲予所擊落者。乞見還何如。女無意中驟爲王某向之詢問。梨渦頰赤。囁嚅對曰。君何人。此鳥爲君所彈下者耶。王某曰然。余爲中國參戰軍連長王某是也。女聞言忽色



然喜曰。君卽力抗德寇之王連長耶。王曰是也。余久駐斯土。附近人士多相識。女媢然曰。久仰盛名。末由識荆。今幸相見。何幸如之。此村非君之力早爲德軍鐵蹄蹂躪殆盡矣。然則君實爲吾村之救主也。王遜謝不迭。女卽趨前握手爲禮。并介紹老嫗與王相見。且曰。此儂之家慈也。王禮之。女斯時微睨王。覺其英姿颯颯。神采俊逸。不期而生愛慕之心。王畧一舉首。兩雙目光頓成平射。女覺。亟俛首。梨渦上暈作粉紅色。王亦靦然。乃揭帽道聲再會而逝。自時厥後。暇輒過從。談笑甚歡。或散步於村前。或談心於郊外。王之法語亦日漸通暢而流利。蓋得女之指導不少也。復悉女郎身世爲該村某富翁之女。椿庭早謝。終鮮兄弟。故遺產悉爲女兒獨享。芳年未字。母女相依爲命。自結交王某後。女之精神已得慰藉不少。妾意郎情。相憐相愛。其熱度之高。誠與日而俱進矣。亡何。和議告成。大戰閉幕。王某奉命班師。瀕行謂女曰。蒙卿不棄。以僕爲知己。愛我之忱。如山之中海之深。僕何而得友天上之安琪兒。現僕奉令班師。誠恐天南地北。後會何期。故僕不付冒昧。欲與卿結終身之愛。未審以不才見嫌否耳。女聞語。垂首至臆。嬌羞欲滴。默不作聲。王知旨。亟趨前擁女狂吻。輕將所佩指環套於女之指上。一段大好姻緣。至此全部成功矣。歸國後。在滬舉行婚禮。一時聞者艶羨弗置。王從女之勸。解卻軍職。傲居西子湖濱。度其花辰月夕之甜蜜生活。

## 冤魂隔省復仇記

(延陵季子)

阮瞻作無鬼論。而東坡則喜談鬼。二公所見不同。故世間於有鬼無鬼兩說。聚訟紛紛。然周易載鬼一車。左傳一書。說鬼尤夥。卽吾邑小攬鄉。亦有冤魂隔省復仇一事。至今該鄉人士。均能言之。此乃昔年一段命案事實。與稗官小說之任意杜撰者不同。故作者特筆以紀之。竊比與東坡同好焉。滿清光緒時代。香山小攬何姓某甲。與同族某乙。因爭水灌田。甲恃強。以鋤擊乙身死。甲見釀出人命。倉皇逃至香港。而鄉中同族旅港經商者大不乏人。恐露破綻。急不暇擇。竄入一將出口之輪船。雜於大倉人叢中。意在急於遠離鄉井。至該輪究往何方。不遑及矣。動輪後。詢悉舟中人。始知爲某洋行輪船。載客往福州。祇好聽天由命。一任所之。抵岸後。孑然一身。瀕行時。囊裡雖畧有微資。而途中船費。與及食膳。經已用罄。惘惘前行。絕無定所。忽遇一人。口操故鄉音。認識爲別已數年之同族某丙。彼此大喜。丙邀上茶樓談話。詢甲何事遠來閩垣。甲以困守鄉園。苦無發跡。來此謀生對。丙言現在某處當職。今君遠來此間。可暫屈我處。權作枝棲。當代謀位置。而甲心中懷着鬼胎。深恐命案事暴露。雅不願與同族接近。繼思前路茫茫。卽欲逃走他方。亦苦無資斧。不若暫依丙作居停。福州與鄉間遙隔。丙與乙亦非親房。命案消息。諒未達得如此快捷。擬俟數日後。向

丙借貨多少。再逃往別處。計算已定。遂隨丙去。行行至一大衙署。丙偕甲入傳達室。指甲對號房言。此係制軍同族。今來自鄉間。特到訪謁。甲至是始知係閩浙督署。心中惶恐。深怪丙所爲太突兀。然既已到此。且經傳達。勢不能退出。時閩督爲何璟。字小宋。香山小樓人。居官耿介。對於親族。絕不假以事權。遇同族遠來求事者。必善爲招待。數日後。以微資遣去。今見甲自田間來。接見後。遣子姪輩妥爲招接。擬過數天。開發他去。是夕。漏三下。小宋獨自一人。在籤押房披閱公事。忽覺陰風一陣。毛骨凜然。見窗外一人。自天階走過。認得是同族某乙。訝其胡深夜到此。且覺其面帶血點。心殊駭詭。正想像間。陰風又起。後見乙於窗外。愁容滿面。向小宋叩拜。小宋急呼無庸行禮。倏然滅跡。急出窗外察視。闕寂無人。小宋奇之。因思所見。明認得爲某乙。且面帶苦容而有血點。忽憶及日中所來之某甲。形色倉皇。似非來謀事光景。因囑子弟陪伴而軟禁之。不許其外出。一面通電鄉間。詢問甲乙之近況。甲自入柙署。雖得小宋子姪。善爲招接。然心中有事。徬徨不安。屢欲出外閒行。小宋子姪輩不許。謂家大人正擬擇一職事安置於君。早晚聞一接委任。卽須到差。故於此數日間。不許外出也。甲無法。如坐針氈。無何。柙署接鄉間復電。稱甲與乙因灌田起釁。乙被甲所殺。兇事在逃。小宋閱悉。遂恍然明白。覆電謂罪人斯得。當派員押解回粵。交地方官依法處治。當趨解時。小宋親詢甲。旣殺人逃遁。乃不遠走高飛。竟冒昧奔來本

署。豈非自投羅網。甲遂將肇事後。倉皇走出。誤投赴閩輪船。動輪後始知。原擬俟抵岸。再逃往別處。豈知途遇族人某丙。言在某處常事。可暫依彼枝棲。遂與偕行。不料丙帶吾入督署。斯時吾萬分不願。但身不由己。且已到號房請謁。只得聽之。今果被逮捕。深恨丙之誤我也。小宋聞言大駭。曰。爾所言族人某丙。前時確在本署常職。但已身死數月。其棺柩尙寄山莊。未歸櫬還鄉。則爾之所遇。當係某丙之魂。死後猶能帮忙同族。作臨時之捕快。引導爾來此。洵屬奇怪。說畢。並將晚間乙魂出現之情狀。向甲告之。且云。殺人填命。欠債還錢。天網恢恢。所謂疎而不漏。你亦當無所怨。甲於是瑯瑤就道。引頸待決矣。

## 鎮靜誅姦

(娜吉投)

莫良。惠州淡水人。父母早逝。家貧以耕植餬口。雖讀書不多。少明大義。勞碌數載。積資百餘金。作有室想。託鄰媪執柯已數月。媪妍苦不就。媪哂曰。子家寒苦。得一灶下婢主中饋足矣。何苛乃爾。良曰。子意無他。欲擇一識字女子。稍嫻家政者爲偶耳。婚姻之事。關係一生。故不欲草草。媪爲我留意。無不諧者。媪亦頷之。一日。良自田中歸。遇媪於途。媪喜形於色曰。良乎。吾已爲汝覓得佳偶矣。良聞媪語。急僮之歸。啓戶入。見鷄犬踴躍。糟粕滿地。良俯首浩歎。媪曰。子無人理家務。致各物狼藉。苟不降格以求。早諧匹偶。一

朝患病。不免填溝壑矣。老身昨訪於鄰村。陳家女阿閑。貌頗端好。且讀書識字。父業蠶桑。與子正相登對。子如有意。盍迎娶之。良揣擇既久。多不如愿。姑從媼語。使之以語聘禮。幸陳氏所索非奢。故涓吉成禮。却扇之夕。戚友莫不黠羨。以爲良得佳偶。阿閑風致嫣然。貌頗動人。且富胆畧。機警不類村婦。結褵後。琴瑟頗篤。會歲荒。收穫不豐。良有中表某。業於星洲。見良誠樸。擬爲謀業於星洲。曰。某肆現缺經紀。難得忠厚者附托。君年少老成。欲將以此任求君承乏。第君桑麻鷄黍。樂爾妻孥。未悉肯作遠遊人否。良念耕雨犁雲。饑殍僅給。今若與偕往。遠大可圖。計亦良得。因默然首肯。但念家無至親。室人少艾。且植梨數畝。澆灌無人。不無惆悵。忽憶族叔某。肯任人難。且極誠實。遂將家園細務。託爲照料。決意東裝與某啓行。臨別之夕。夫妻頗爲眷戀。翌日之晨。一聲珍重。良欣然別妻去。從此魚雁往還。費用足給。阿閑慣操作。種莢畜鹿。又善積儲。然而房帷寂寞。室乏同居。暇或誦南香花箋以自遣。然又增益悲嘆。月夕花晨。每倚門瞻盼。露懷惱之狀。鄉中巨族登徒子周三。與阿閑目語眉挑。已非一日。以遊語相戲。閑亦不拒。容易竟成苟且。久之醜聲四播。良叔屢欲發作。料勢力不敵。姑爲啞忍。遂函於良。託言年老不能代理家務。催其速歸。良得信亟返。抵村日暮。道過叔家。叔邀之入。以實情告。良不勝憤怒。治行理於叔處。取叔廢刃。就坑邊霍霍磨濯。曰。今夕必刃其人。洩綠頭巾恨。願叔助我。叔訝曰。子勿

孟浪。彼爲村中巨族。稍一不慎。必爲反噬。宜密謀之。良曰。某到時有計。願勿畏懼。詰畢出市酒肉與叔醉飽。待更籌二點。良緊束其身。懷刃携梯與叔登己屋脊以窺。時情人已至。與阿閑嬉戲爲樂。旣而曰。今日心悸目眩。頗覺不寧。遂登床就寢。良已憤火中燒。幾不可耐。再候時許。聞鼾聲大作。卽逾垣而入。揭帳而刃其人。復登屋脊私覩。聞阿閑乍醒。呢呢作語。喚周三不應。卽起來以火遍照。見三被殺。但極鎮定。取紙烟自吸。默默作想。久之入廁。治水於釜。架薪燃火畢。携刀砧出。卽自解上衣。在床拖三屍於地。先剖其腹。取內臟碎之。繼割全身骨肉。治肉於釜。治骨於灶。煮時許引所畜豚斃數頭。以肉飽啖之。休息後取水洗滌床席厨灶。又自浴訖。後熄燈就寢。如無其事。良一一覩之。毛髮悚然。良曰。非叔早爲言之。貿然回家。此舉將來待我矣。語畢與叔返家。匿叔處數日。挈行李作乍歸狀。繞道抵家。阿閑出迎。笑容可掬。良亦不作他語。祇言別後情景。開篋取物數色。并信一函。閉閑曰。予久未問候丈人。半子之情。殊爲耿耿。今將各物爲壽。子卽携以歸寧。爲子道歡。予明日便親趨謁。阿閑聞語。默然更衣携物前往。良卽閉門遁去。鄰舍亦無知覺。阿閑回家見其父。將物呈上。并言來意。父卽展函細覽。失聲曰。汝何與夫反目。至夫以離書而棄汝。聞聞父語。訝甚。徐曰。婿昨自遠歸。征衫甫脫。何出此舉。父曰。信內有言。如汝不服。問汝前夕夜起飼豕事。汝便會悟云。聞聞此。顏色灰敗。魂魄喪失。牙震震作聲曰。唯唯。

。父見其狀。亦不深究。越日。鄰人有喧傳。縊於梨園。父疑己女。後視之果然。料女必有婦人隱惡。不敢聲張。購棺就殮。使人訪於婿家。而雙扉靜掩。渺無人跡。後有人自星洲歸。言良在外所獲頗豐。已另有梅鶴。周三平素無行。爲成舖所不齒。故存沒無人過問。其事遂寢。

記實  
短篇 姦 殺 疑 案

(黃錫祥投)

紅陽斜啣西山上。放出一種弱而無力的光芒。映在屋角樹梢上。作黃金色。大自然之染工。渲染成一幅豔麗之斜陽晚景圖。深歎天工之巧。詎好景不常。天際陡起墨雲。轉瞬瀾漫全空。斜日無光。天地爲翳。霹靂一聲。狂風驟雨。隨而俱來。楊文方外出遭雨。衣衫盡濕。有如落湯鷄。急奔。過友人張德家。趨入躲雨。張不在。其妻蘭韻。延之入。蘭韻美且艷。妖冶入時。一雙媚目。撩人欲醉。楊與之稔。交情頗篤。楊爲人瀟灑。惟心地光明。絕無綺念。時觀張不在。擬辭。蘭韻曰雨正劇。歸何速。豈儂家有荊棘耶。隨令婢沸湯。使楊薰浴。復具膳治饌飲之。雅意拳拳。却之不忍。楊遂勉留焉。膳後。雨勢加劇。欲歸不得。蘭韻令婢開房展褥。留楊宿焉。孤男寡女。瓜李嫌深。楊雅不欲留也。惟以風師雨伯。故惡作劇。所謂風雨留人。欲歸不得也。是夜宿蘭韻家。閱坐房中。心意惘悵。見案上置離騷經。剔燈

取誦。見其語意悲沉。觸起無窮情緒。反復吟哦。直至三鼓。猶未釋卷歸寢。忽聞房門起剝啄聲。詫甚。啓視之。蘭韻也。翩然入。遽坐床沿。意態猥褻。楊覩狀驚甚。肅容曰。嫂。深夜抵此。人其謂我何。蘭韻媚笑曰。君真柳下惠哉。奚不懂情若是。言時。以身猥於楊懷。楊拂起。厲聲曰。嫂速退。余不幹此禽獸行也。詞容厲絕。毫不假情。蘭韻赧甚。頰泛桃花。抱頭鼠竄。蘭韻去後。楊念居此。嫌疑實深。不如歸去。時大雨已晴。一輪明月照耀長空。雖宵深夜靜。但月華載道。歸也何難。遂不告而歸。歸後。方寸怔忡。默想張兄書香之家。敦禮謙廉。而有此淫蕩婦。殊爲門第羞。終夜不能安寢。直至檮樓更盡。鷄報曉聲。始惺然入夢。安遊華胥。至鷄聲報午。始好夢驚回。浣洗方畢。纔欲就膳。忽數名皂卒。洶洶入室。拘楊以去。楊驚詢何罪。皂卒笑曰。裝癡詐呆。吾無暇答汝。汝到法庭便知。遂匆匆繫楊行。抵法庭。是時張德及其婢女與張村之更練均在庭。訝甚。無何縣官升堂。經縣官宣佈楊之被告事後。乃知張妻昨夜被人刀斬斃命。官謂楊是夜宿張家。顯有強姦害命之嫌。楊極口呼冤。並將已昨夜經過情形詳述一遍。官搖首曰。汝言難信。並指婢曰。此婢曾聞汝向其主母說笑謔語。又指更練曰。此更練在三鼓餘時。見汝匆匆忙忙在張家竄出。根此種種証據。非汝殺人而何。汝殺友妻。當因姦所致。此理實顯而易見。汝當從速報認。勿自取受刑之苦。楊自念確非已殺張妻。何能招認。官見楊不招。喝令施刑。楊雖打至徹痛五中。但不甘



枉認。官無法。收楊於監。嗣後楊屢受苦刑。備嘗嚴酷。都不招認。如是經歷兩官。案懸莫結。後李文山調任吾邑。李浙人。歷任知縣。精明強幹。具折獄才。所至多雪冤案。楊聞其聲。於其下車伊始。備文灑訴其冤。文詞悱惻。令人讀之淚下。李得呈。立將楊案前後文件查閱。有頃。拍案曰。是生冤哉。吾當爲之昭解也。翌日。集原告及証人審訊。畧訊後。隨即扣留証人更練。隨在堂密審更練。李謂更練曰。吾相信汝非殺人。果汝真爲殺人。汝必不自願挺身作証人。但汝雖非兇手。但終賴汝爲破案線索。汝今須從實說出汝見楊匆匆自張家竄出後。是夜有無即將汝所見告人。更練沉吟半晌始曰。有。吾隨歸。遇劉亞北曾將所見告之。李問劉北是何許人。更練喘喘曰。無賴也。李隨將更練拘留。待案結始釋放。遂令捕劉北。逮捕至。嚴審之。乃得始末。蓋劉北是夜聞更練說楊從張家竄出。深疑楊與蘭韻有染。乃存張冠李戴之思。過張門。見門虛掩。潛入。抵蘭韻寢室。銀缸黯淡。置桌未滅。蘭韻芳夢正酣。鼾聲繼續。劉北潛登子反之床。蘭韻驟驚醒。死命抗拒。糾纏許久。劉知難達目的。見蘭韻手中金釧炫目。擬掠之逃。蘭韻悟。急呼賊。劉恐事敗。拔刀刺斃蘭韻。掠其金釧逃。至是。案情大白。釋更練與楊。劉北以之抵罪焉。

## 殺翁冤案

(戴公投)

廢清末葉。刑部尙書趙舒翹。爲鳳陽府尹時。轄縣下。有東西鄉甲乙二姓者。家富百萬。各爲一鄉冠。甲有女許字乙子。年及笄矣。惟甲膝下無兒。僅得此女。視如掌上珠。而素性迷信。屢愆婚期。久不出關。乙憾之。乃自擇一日。謂如再愆者。吾子年長。不能久待若女。當另行別娶。幸勿見尤云云。甲乃懼。始親送女子歸。兩家相距數十里。而時值溽暑。中道已疲乏不勝。天復驟變。雹雨交作。乃休于一古廟而息。會他家亦迎娶。遇雨而入廟暫避者。兩家新嫁娘。各出輿坐憩。驀聽槍聲驟發。識爲盜警。倉猝間。炬火盡熄。昏黑中。乘輿竟去。甲以疾作先返。比甲女至乙家時。乙父正衣冠延客。女突於輿中躍出。大聲詬厲。出利刃刺乙父斃。旋亦自刎。新郎見釀禍。奔縣呈訴。翌晨女尸忽失所在。於是以縱女弑翁。移尸圖賴之罪。甲百口不能自辨。爰書一定。秋決且有日矣。顧兩家須因婚期事。稍齟齬。初無宿怨。致相殘殺理。且移尸之舉。亦疑莫能明。甲有老僕張某。性任俠。多智計。以女平日。品格純良。性甚羞澀。無殺鷄之勇。今門戶登對。子弟溫文。事前已徵知女意。雙方均無異語。斷無有觀面之際。遽出此毒手者。不惟非女所能。且出情理之外。深疑此事。必有蹊蹺。乃微行四訪。到處查詢。竟得女於盜船中。蓋女在古廟憩息時。賊素誕甲富。偵知甲嫁女。而妝奩甚豐。諒必經是道。乃預伏廟傍。志存攔劫。惟甲以時局不寧。滿途荆棘。亦慮及是。故僱鄉勇護送。當賊槍發時。雙方鏖戰頗烈。女因吃驚過鉅。誤登他人輿。詎

娶此婦非他。卽著名之麴胥衛虎也。虎盤踞公門數十年。擁資鉅萬。梟匪盜賊。悉往來其門下。權勢薰天。邑宰亦懼其名。不敢問。顧無子。瞰佃人之婦美。強奪之。歸以伉儷情深。不忍分離。以死自誓。預囑其夫遠颺。免事後禍及。不期與甲女錯登彩輿。入門見衣冠而主人者。卽手及之。初不知其誤殺也。虎見甲女。知爲誤投。以美勝于婦。且屬雲英未嫁身。乃大喜。惟勸之不從。強之不可。協之以刃。不爲動。既審知婦刃乙父事。恐事發不了。乃使其黨羽。深夜移尸滅跡。而扁女於別室。擬載往他處。貨作錢樹子。竟爲甲僕探刺。中道奪回。同奔至縣。爲甲伸冤。且訟虎之橫暴。詎邑令已先入虎言。轉誣女爲行刺私遁。下諸獄。榜掠無算。甲僕忿甚。赴府控告。而令不知也。一日。令強女畫供。女不肯從。將治以一品衣之極刑。一品衣者。以鐵片作衣。熔火成紅色。而加諸囚。痛等凌遲。慘逾炮烙。一困之者。而囚靡不屈供。問官可因是高遷。故名之曰一品。亦虎新發明之利器也。方威迫間。忽報郡守至。驚愕間。守已入。守。卽趙舒翹也。笑顧邑宰曰。老兄大忙。今日姑由兄弟代理案件。何如。宰處於下僚。聞命唯唯。起身讓坐。垂立案隅。趙登堂數語。則釋甲父女。並且愷切勸諭乙子。甲女賢淑。服闋後。則仍娶爲室。旋械繫衛虎返署。明日。而邑令去位。委人代理矣。虎入獄後。堅不署諾。且百計請託。官紳爲說項者。日凡數至。趙預計其數。一度請托。則掠虎若干。一夕。夜半坐堂。管虎脅數十。虎惘然不解所以。則是夜趙

宿寵姬處。姬言及衛虎二字故也。後趙卒以是去鳳陽。而先一日。虎已瘦斃獄中。闔境頌神明焉。

紀實義友誅姦

（青城子投）

許超。粵之潮州人。幼失怙恃。家亦貧。恒累日不舉火。途遊食各方。冀得溫飽。年十九。得友何某之力。受職於廣州某雜貨店。性勤而儉。惟好交遊。以故所得酬值。不敷應酬之用。聞安南各埠。獲利較豐。因約其友何某。結伴而往。海萍雲鳥。隨遇而安。而依人作嫁。終不改阮囊羞澀也。其後復聯袂至安屬之某山。人傑地靈。運程亨通。不數年間。積資巨萬矣。由是各娶妻室。祖國山河。早已置之腦後矣。許娶某氏女。美而淫。而許年已不惑。加以風塵勞瘁。精力消磨。慾壑難填。不滿所愿。會許有夥伴陳某。軀體修偉。資悍異常。但年少力剛。作事有兼人之量。因此許愛之彌篤。遇事輒優待之。以爲遇之者厚。必無他虞也。不謂狼子野心。暗藏歹意。每見某氏。卽眉挑目語。故淫娃浪子。一撮卽合。由是穢聲遠彰。鄰近資爲話柄。時許已覺。然尤參已往事。必無是事發生也。於是留心窺探。每當宵深枕畔。璇閣繡帷之時。微露婦之污行。婦卽嚶嚶飲泣。嬌啼宛轉。以爲女子貞操。舍彼而外。尙有何求。許亦疑信參半。由是已有去陳意。蓋瓜田李下。所以避嫌也。時某氏尙以其夫猶

在五里霧中。故所爲益無忌。尋慮失所歎。間代爲婉請。許愈疑。乃俟隙撞陳。婦雖知之。而亦無可如何也。陳賦閒後。乃寄友而居。花晨月夕。思念不已。乃設計以其友之婦。僞與某氏爲親者。訪於其寓。密示陳之居址。求其過訪。以聯舊歡。某氏謂小安毋噪。何隙卽至。婦遂去。未幾。許以店事他往。某氏遂挾帶所有。奔逃於陳。黃白纒纒。滿陳案上。陳財色兼得。狂躍不已。乃稅屋另居。爲長久計。乃徐圖遠遁。時許家僅一稚婢。見某氏外出數日不歸。心中忐忑。恐惶不已。比許返。卽告其事。許大怒。知陳所爲。遂偵陳所在。旬日渺然。時何某方營謀於別埠。許飛函使至。籌商覓婦之計者。何曰。是不難。先報官而後查之可也。許曰。不可。穢聲旣揚。又未得直。不如姑爲隱忍。以察其跡。何亦然之。後出重資。偵陳所在。有知其下落者報以千金。未幾。果得其跡。許狂喜亟謀於何。欲執而戮之。以除後患。惟懼陳武勇。適何有戚伍某。蕩而好賭。常爲何所擯斥。然好不平。遇事任俠。何思欲殺陳。非伍不可。亟覓之來。與商其事。伍聞之。始有難色。後責以義。勸以利。乃毅然自任。暗懷手槍。氣壯如虹。許復壯之以酒。至夜半。三人乃結隊而往。旣至。許何伏於戶外。伍瞰室而窺。燈光熒然。尙未就榻。於是乃呼門而入。門啓。見陳在坐。伍乃持手槍疾前。指陳而言曰。今日汝死期已至。尤不知覺耶。陳急起撲前抗拒。顯已不及。砰然一聲。陳已創重不起。某氏婦欲叫而驚。嘶不成聲。伍復槍之立斃。許何在外聞聲。方欲入視

。而伍已持槍奔出。相與驚慰。幸鄰居無有知者。欲循途而返。何曰未可也。雖並其跡沒之方可。相與入室。視室中可取者。悉令伍携去。及行乃火其居。以抹其跡。及歸。許德伍甚。賜以金。伍乃謝而去。後伍醉後縷述往事。遂洩于外。

紀實  
短篇善

## 果

(夢蕉投)

曩者譚雲海。世業農。頗足自給。譚爲人慷慨好施。撫卹弱寡。鄉人皆稱之。一日。譚携金五十下鄉買魚種。行抵江畔。見二人以猪籠載一少女。欲沉諸江中。該少女放聲大哭。聲如宰豕。爲狀甚慘。譚不忍。止之。問其故。曰。此我主人女也。主人察其與人有私。從衆議。命我投之濁流耳。譚曰。兒女子何知。偶因不慎。誤爲人誘。今投之急流。亦大可憐。蓋爲我釋之。酬汝廿金。二人齊聲曰。是烏可者。主人命吾等投之海中。今釋之。將何以覆命。譚曰。諱之可矣。益之四十金。乃釋去。女得脫。叩首譚前。願執箕帚。譚曰。我豈愛汝姿容哉。特憐汝芳年。死於曖昧耳。汝今可速往省垣。免爲追者所及。並贈以十金。揮之使去。女感激莫名。流涕而言曰。辱承長者垂憐。永感不既。乞長者留下姓名。待來生圖報。譚不允。曰。區區小惠。何足掛齒。女堅請之。乃曰。余名譚雲海也。說畢。拂袖逕去。久之。此事譚亦已忘懷。閱年。適西潦暴漲。譚鄉地處下游。正當其衝。某圍崩潰數十丈。水勢

如排山倒海。萬馬奔騰而來。譚家人走避不及。全家均罹於難。幸譚少習游泳。僅以身免。事後回家察視。則所有田園財產。均蕩無所存。譚視狀。傷心不已。自思一生心血所經營之產業。已歸於無何有之鄉。子喪妻亡。來日方長。何以爲計。偶憶有一舅父在省垣經商。時通音信。今往依之。諒無不允。意既決。趁舟往省。抵達後。依址往訪。豈料桃花依舊。人面已非。蓋其舅於前月已解職離粵垣去矣。譚是時惶急莫名。而川資用罄。人地生疏。告貸無門。欲歸不得。譚由是流落異地。迫得沿門托鉢。以度殘生。如是者一年矣。一日。譚在市西一渠渠大廈中行乞。忽屋內有一艷裝少婦。自內而出。將欲出街也者。視譚注目不少瞬。繼詢之曰。汝非羅定譚雲海乎。譚異之。以己流落異地。何來相識。姑應之曰。然。婦復問其因何流落至此。譚直告之。婦聞言大喜。謂譚曰。恩人尙識儂否。余卽數年前蒙長者所救之女也。譚細視之。果然。婦亟請譚入內。命僕人導譚往沐浴更衣。譚出。向婦詢別後情況。婦曰。余自蒙恩人救脫後。卽來省在工廠作工度日。閱年。同街有一某軍班長。愛余甚篤。余遂妻之。數年來積功升至旅長。今出發未歸。余之得有今日。悉恩人所賜。余時刻不忘。年前曾命人回鄉接恩人來省居住。使者報稱。該鄉自水災後。恩人全家不知去向。或遭溺斃。余聞之。痛不欲生。豈知今日得與恩人相會。何幸如之。儂得恩人救護。正如重生父母。今欲拜恩人爲義父。以報大德。恩人其許我乎。說畢。便叩首。譚見已無家可歸。感其意。

誠。許之。譚後遂終老婦家。而婦亦待之如父云。

短編  
小說  
蟬曳殘聲

(退伍軍人)

顧邑有王少南者。少年倜儻。卓犖不凡。固某學府之高級生徒也。父爲舊禮教中人。營商於市。長袖善舞。積資疊疊。早歲爲王論婚於隣村陳氏。陳女固小家碧玉。古樸不華。以是不甚爲少南喜。第以父命難違。亦惟安之而已。會校中有楊姑娘者。明眸皓齒。姿態可人。正與王居處比隣。晨夕過從。頗形親密。每於課罷歸來。沿途輒囁囁細語。閱時有日。情感自生。楊女以王丰度翩翩。安可失之交臂。芳心默許。靈犀早通。第不便明言耳。繼知王已娶。使君有婦。轉覺意興索然。陰念閨閣之身。姑無論未甘作妾。卽能之亦恐大婦難容。但個郎貌美多金。私衷不無忐忑。以是居恆鬱鬱。春山眉鎖。粉黛生愁。一日正於花下徘徊。乍覺履聲後至。及回顧乃審爲王。見其喜溢眉宇。詢之曰。得毋君夫人來省探視故快慰若是耶。王訝之。曰。非也。頃有友從海外歸。今夕與某女士舉行婚禮。吾以友誼不免觀光矣。余妻鄉居。與余素乏情感。又何探視之有哉。余實久欲有言矣。不知姑娘亦能恕之否。楊女問何事。王以隱衷告。因謂之曰。吾有寡孀。以無嗣故。父以予兄弟三人。久欲擇一嗣之。吾已籌之熟矣。苟得嗣孀氏。則應延其親而事諸矣。容徐圖之。王歸謀諸孀。果如所愿。未幾已卒所業。



。乃以平妻名義與楊女結婚。一對璧人。見者爲之羨煞。光陰似駛。瞬閱三年。楊女早誕一雄。因取名曰馨兒。適王父以染病死。王兄弟拆產而居。王乃遷其婦及陳氏居省。幸陳女素豁達。尙無醋味發生。王福享齊人。一家子尙稱安樂。詎禍生不測。變起非常。未幾時王竟以殺人下獄聞。緣王有表兄某甲。素無賴。烟賭是耽。因涎王富有。時尙稱貸者已不一次矣。一日又負鉅賚。爲債主追討。糾纏不放。甲無法。祇得乞憐於王。王拒之。甲大悲。手握白刃。以死相要。王意其故作虛態。不之理。甲見王不爲動。知希望告絕。乃毅然向項際刺去。鮮血直冒。王急救之已無及矣。其債主見甲自戕。飛足而遁。王乃急報於官。比翌晨方派員至檢驗。詳甲死狀於屍格中以備查勘。以甲死於王家。恐有別情。遂將王拘案研訊。與王交惡者因慫甲妻出首。控以謀殺。官未能決。王遂蒙不白冤而陷縲紲之中。輾轉多時。累年莫釋。後乃延名律師辯護。將當時屍格研究。見其中填謂甲死時右手向軟一語。律師乃証明此係自殺之確據。與人無尤。蓋被人謀殺者手必動也。案始大白。然已耗其家矣。王出獄後。瘦骨支離。且滿身疥癩。尋又患病。呻吟似死。視前已判若兩人。楊女睹茲情景。早存求去之心。戀此垂木之人明知無益。因與王之友鄧某私通。蓋當王居獄時。鄧時到其家慰藉故也。鄧爲某會委員。頗爲煊赫。遂慫恿楊與之仝離。而王以彼已反心。留亦無益。且自己正喪敗之餘。又在病中。祇得忍而不理。於是楊女遂公然適鄧矣。是時適時局不寧。共亂暴作。燦爛五

羊。頓成恐怖之區。幸援救迅速。瞬即撲滅。事後搜獲文件甚夥。鄧某涉有嫌疑。終乃被逮。越數日竟以伏法聞。楊以燕好方濃。遽遭折翼。不禁大爲懊惱。乃挾鄧遺蓄。漫遊瀟濱。有所遇。不圖竟逢拆白。盡罄其資。至是頓覺塵世險惡。前路茫茫。喪氣歸來。徘徊歧路。其父母以彼孽由自取。於人無尤。拒而弗面。楊大爲愧恨。一日。遇王於途。見其容光煥發。衣履鮮明。手携馨兒。緩步途中。態至暇豫。不敢上前相認。惟有回於寓所。暗自飲泣而已。翌日致書於王。乞其一念舊情。看馨兒面上。覆水重收。今於旅邸相候。苟明晨不至者。彼亦將無面見人而自殺矣。不料爲郵所悞。王於三日後始接函。回念前塵。不無悵惘。急往會晤。而楊早已服毒而自殺矣。

紀實  
短篇  
霍 慧 霞 傳

(蟹塵投)

月暗星稀。愁雲慘淡。遙望小樓一角。燈光如豆。現其黯淡可憐之色。几上藥爐茶鑪。雜陳其間。噫。此何地。非病者所居耶。室之隅。置一榻。一女郎臥其上。面容枯槁。憔悴堪憐。緊蹙雙蛾。髮蓬不整。未幾女郎朱唇啓合。搖首歎噓。微聞彼姝喟然而歎曰。儂真有眼無珠。悞識此王魁薄倖。忘恩負義。拋棄于儂。郎非如叔實無心。奚忍出此也。言未已。則仰首興嗟。淚承眶睫。繼而嬌聲悽惋。復繼續而言。再開彼云。薄倖郎。悞儂甚矣。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從此恨海難填。情天莫補。形單五夜。如居無着之天。影寂三更。夢斷色空之地。靈山悵望。苦劫崎超。郎便忍心。儂誠薄命。正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往事如烟。今生已矣。言下復歎噓流涕。聲悽刮耳。不忍卒聞。五峽猿啼。三更鷓泣。斯時景氣。殆有似之。噫。彼何人斯。胡傷心乃爾。此傷心女郎。固有一傷心史在也。

女郎者。霍其姓。小字慧霞。粵之南海縣人也。其父霍永翔。於遜清時。曾作宦途。官司攝篆。民元後。亦曾任事。嗣以官途修阻。且年華老大。退隱園林。囊空充盈。優悠歲月。惟永翔年登耳順。猶與伯道之悲。其妻晚年始誕一珠。差幸中郎有女。慧霞亦天生秀麗。艷絕塵寰。嫵娜娉婷。梨窩淺笑。不愧芙蓉如面。秋水爲神。更具女子善懷。工愁善病。時永翔以老年得此。不啻掌上明珠。而慧霞亦能解親心。故老懷稍慰矣。會永翔有稔友雲峰者。原閩籍人。作陶朱於百粵。致家焉。與永翔對字而居。望衡相接。且情交莫逆。過訪殊殷。彼此相知以心。怡然樂甚。願雲峰年逾半百。始獲弄璋。取名家承。珍如拱璧。家承亦天真爛漫。頭角崢嶸。丰度翩翩。溫文爾雅。自幼與慧霞共同嬉戲。耍樂家中。兩小無猜。青梅竹馬。時永翔願此一雙小兒女。彼此笑逐顏開。及長則同校讀書。同窓共硯。厮磨耳鬢。倩影雙雙。花下研經。窓前講學。晨昏相礪。朝夕琢磨。兩人友義情深。互相憐愛。然而韶華逝水。歲月難留。曾幾何時。兩人已年華月圓矣。此際雲峰以家承長大。男婚女嫁。欲了向平。

今觀慧霞麗質天成。若偶家承。堪稱璧人一對。佳兒美婦。巧合天成。遂商之永翔。俾赤繩繫定。而永翔亦以家承軒昂器宇。卓爾不凡。選作東床。非常美滿。彼倆亦情投意合。不作異詞。無何而畢業屆期。遂舉行婚禮矣。彼倆結婚後。夫妻感情濃密。相敬如賓。韻事蘭閨。畫眉窓下。彼憐此愛。羨煞鴛鴦。方謂美滿姻緣。百年相聚。海枯石爛。此志不移。天上雙星。人間二艷。時也彼倆正甜度蜜月。夫唱婦隨。詎料世事變遷。白雲蒼狗。悲歡離合。主宰冥中。一殺那間。雲峰所業崩頽。一敗塗地。遂致半生潦倒。困守家園。緣是而百感叢生。因憂成病。尋且塵寰撒手。樂土西歸。時也景象寒酸。家徒四壁。嗣後家承欲再行供贖。苦乏膏火之資。時慧霞以夫婦情殷。豈容坐視。歸而商之老父。懇為資助。冀夫也學有所成。而永翔以僅此掌上明珠。有不言從語聽。家承學費。一力担承。遂負笈扶桑。東洋留學。從此孜孜苦讀。不數載而畢業歸來。具此才華。丁此在環境支配當中。不得不出而問世。旋獲某巨公之介。得掌某校總務教員。月俸之優。計為數百。時慧霞以夫婿不負所期。不勝雀躍。詎家承效王魁薄倖。見異思遷。視慧霞同秋扇之捐。棄如敝屣。緣該校有女生袁女史者。苗條體態。楚楚可人。媚態橫生。天姿風韻。家承覩個嬌容貌。羨慕不勝。藉師生名義而指導有加。慇懃密獻。逢迎備至。曲體入微。而女史亦以家承少掌教師。才高德碩。軒昂器宇。丰度翩翩。故一點靈犀。心心相印。每藉研經問字。曲款常通。繾綣頻加。厮磨朝夕。

漸而花前月下。倩影雙雙。綠水池邊。嗚嗚情話。紅棉北郭。共賞春光。進而緣証三生。山盟海誓。鏡台再下。重題紅葉之詩。從此燕爾新婚。兩情如蜜。風花雪月。樂盡人間。祇聞新人歡喜。不恤舊妻垂涕。纏綿靡。妾意郎心。時慧霞須知。念米已成炊。狂瀾既倒。寒衾獨擁。淚濕枕邊。午夜回思。前塵似夢。緣是因思成病。抱病奄奄。尋且玉殞香消。魂離倩女。白楊衰草。五尺桐棺。青塚一坏。年年飲恨而已。

近事  
短篇  
巧  
合  
奇  
逢

(朝陽投)

月色融融。星光掩映。時也一半新不舊之人家。甲第連橫。洋樓高聳。綠窻半掩。電燈通明。遙見室內陳設雅潔。一雙少年男女于梳化椅上。并肩而坐。嗚嗚細語。時而微笑。四目交投。其一種歡洽甜蜜之狀。雖江管亦難描也。微聞男子曰。貞妹。我倆苟不有前時之險遇。難得今日。彼賊匪者。實不曾窺吾兩人愛之基礎之忠臣也。雖然。當日已吃驚不少。如不得妹。吾此時恐已葬身魚腹矣。尙能有今日之歡樂耶。于此可見禍福不常。行樂及時。我倆亦不可負此春光也。卿其然乎。語畢。以目睨女。若冀其有贊成答覆者。繼聞女曰。誠如君言。我倆更應時加謹惕。又奚可以今日之安適。而遂怠於務。荒於嬉乎。逆耳之言。君其然否。復聞男子曰。余誠昏憤。安於逸樂。今聞卿言。敢不改悔也。言訖相對視笑。春風無情。迅

將綠窓緊閉。此一幕遂如盲仔看戲。聽其聲不見其形矣。噫。彼何人斯。男子余飛仁。女則其妻胡理貞也。初兩人之父。俱商于滬。家小康。世爲通家之好。晚年歸隱。相約營菟裘于比鄰。彼倆少時即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兩老人對此佳兒佳女。早已默許朱陳矣。及長。一則貌如宋玉。軒昂有丈夫氣。一則玉貌婷婷。端莊敏慧。同出省就讀。寓於戚家。每試俱名列前茅。爲師友所重。早出晚歸。必相與俱。見者疑爲兄妹或夫婦也。畢業後。貞仍就讀羊垣。而仁父以兒子長大。爲求高深學問起見。着其隨友至滬升學。從此遂勞燕分飛。驪歌載詠矣。臨歧分手。彼倆互相勸勉。抵滬後。仁努力求學。無時或懈。意冀成績歸報時。一博美人之歡。然而孤燈伴讀。落月停雲。回憶往日之耳鬢廝磨。琅琅共讀。未嘗不想念伊人也。年前暑假。仁曾一度回鄉。歸省父母。貞亦在焉。一見之下。玉立亭亭。彌增嬌艷。與語則俯弄衣角。紅暈其面。時而偷送電波。已不復如兒時之嬉戲矣。惟風晨月夕。晚景宜人之際。樹下花前。恒見彼倆踪影。促膝并肩。細談往事。涼風颯颯。吹動烏絲。仁則爲之整理雲鬢。細意如麻。然而相會不長。轉瞬開學之期已屆。江干分手。時見彼女之眼圈紅紅。心腸欲割矣。返滬畢業後。急買掉回鄉。滿擬貞亦畢業。向彼求婚。定蒙邀准也。歸心似箭。而舟若弄人。緩緩行駛。惟見兩岸青山。一灣綠水。漸漸推移。幾疑置身電影場中。俄而抵岸矣。急步回家。頓聞喧聲嗷嘈。哭聲甚厲。急入內。則理貞被擄。來函催贖。正舉家驚惶。籌商辦

法也。驟聞噩耗。險致驚暈。心亂如麻。顛抖不已。轉念賊匪詐財。苟能如數應承。定可完璧歸趙。思至此。心稍定。轉慰衆人。回視女母。已哭不成聲矣。時日已西沉。忽忽晚膳。卽商量營救。決議明日先至所約地點。與彼磋商。再行定奪。議既定。卽分頭就寢。夜漏沉沉。月光黯淡。仁睡在牀上。輾轉思維。念及彼美玉體益盈。嬌生慣養。賊巢風味。不知如何凄苦矣。思至此。心如刀割。終夜無眠。惱殺鄰雞。怎不早些報曉也。東方甫曙。卽至所約處守候。無何。日上三竿。遠望林中。炊烟四起。漸而緩緩西沉。斜陽反照。烏鴉歸矣。牛羊下矣。而足音寂然。閨無人跡。於是忐忑不甯。已忘飢餓。千愁萬緒。畢集其心。疑成賊誕彼美。迫作壓寨夫人。若是則十餘載深情。付諸流水。回憶往時。不禁悲悽欲絕。竊歎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也。雖然。貞素貞潔。斷不肯受污。或恐犧牲彈下。作烈女矣。又或官軍剿捕。爲流彈所中矣。更或紅羅三尺。畏迫戕身矣。否卽所約之人何不來耶。幻想千重。灰心望絕。不覺咨嗟踴躍。信步前行。歧路紛紜。頓忘歸路。驚念舉家俱待余返。此時不知如何翹首企足。望眼欲穿矣。時也。夜色朦朧。林間暗墨。遠視羣山。盡皆灰黑。慘霧愁雲。峰巒莫辨。俄而月亮東升。虫鳴唧唧。聲聲刺入此愁人心坎中。恍若助其幽咽也者。仁乃藉星月之光。急覓路出。然而心事重重。愈行愈亂。足軟筋疲。至不可舉。遂憩於林間。不覺昏然睡去。迨醒。已月將沉矣。疲倦既去。希望復來。急起覓路。至河干。見綠

水漣漪。金光閃閃。頓想佳人已渺。何樂于生。倒不如置身碧波。較爲爽快。奮然欲躍。忽念父母所靠者。只吾一人耳。果爲情死。則父母何依。豈不更傷心坎。矧貞之生機。非全絕望。倘歸來人渺。彼必以死殉情。是則兩家父母。俱無倚靠。吾之罪過。豈能數耶。思至此徘徊江畔。忽聞啜泣之聲。自林間出。默念彼何人斯。或亦與吾境遇相同。窮途痛哭。抑山間之鬼魅。乘此嚇我耶。遂不寒而慄。復聽則確爲人聲。斷非鬼魅。胆稍壯。循聲往視。則一女子獨坐林間。正如梨花帶雨。月光下驟見之。驚駭欲絕。遽呼曰。噫。汝非貞妹乎。夢耶。真耶。汝何來也。女拭淚執視之。啞然驚曰。汝果仁哥乎。抑鬼魅也。仁曰。妹稍定。我飛仁也。汝非被擄耶。何得至此。胡爲悲泣也。真是時神志已定。曰。嗟乎。仁哥乎。被擄後。自分今生。不及黃泉。無相見耳。豈真夢耶。語訖木然相對。有頃復曰。余初自省回家也。舟次。聞槍聲卜卜。忽趕趕者數人。持鎗指嚇。聲勢洶洶。驅余至一小艇。余此時已知被擄。欲投水死。而守者甚謹。苦無機會。抵賊巢。迫余書函催贖。余此時胸中無主。默念拒之。勢將必死。吾不畏死。但念家中父母。膝下惟我一人。且與仁哥往日之情。總難忘却。至此手動心搖。勉強而寫。去後忽念家中驟聞噩耗。老父慈母與仁哥不知作何情狀。轉悔書函之失。終夜不寐。至曉。官軍剿捕至。賊急奔逃。至他所。捕者窮追。賊四散遁。余亦得乘間逸至此。復恐人覺。故密避林間。披荆斬棘。足體力疲。回念家中。不禁嚶嚶



嘔泣也。語已。仁亦畧述家中狀況。復共謀出路。談次。手適觸地。忽覺泥土輕浮。心知有異。試取老枝撬之。得一布囊。啓視則纍纍者盡珠玉珍飾也。估其價。約值不菲。相與欣幸。頃間之飢餓疲倦。盡忘之矣。無何月落星沉。白雲冉冉。涼風吹入叢林。沙沙作响。乃攢葉扶枝。彎身而出。遙視一派青山。盡隆障蔽。羣峰嵯峨。挺拔雲際。空氣清新。精神倍爽。遂起身行。沿路田野縱橫。鳥聲相和。途次遇一樵夫。懇之帶路。行約三時許。家門在望矣。乃厚遣樵夫去。入門。則舉家徹夜無眠。磋商救法。乍覩二人至。驚喜欲狂。細問之。具道所以。并解囊示衆人。斯時喜氣洋洋。歡聲震屋。貞母則緊摟其女。老淚縱橫。欲言無語。不知是喜是悲也。數日後。衆以女脫險歸。恐爲歹人所算。再生他變。不如來省暫避。乃即日將家產變賣。得金後。來省置業。比鄰而居。橫闢一門。以通來往。部署既定。復以彼倆二人。均已年長。且感情融洽。品性端莊。此次之巧合奇逢。實不啻良緣天締。遂訂秦晉之好焉。今樓前細語之男女者。卽燕爾新婚之一雙璧人也。

偵探小說 親夫兇手

(竹嘯投)

吳溢民。粵之南海人。業紗業。來往省港間。僕僕無暇晷。娶妻任氏。賢淑而慧。勤懇而敏之女子也。台里家中外內。悉井然不紊。其貌窈窕。年紀恰在三十左右。珠圓玉潤。丰韻蕭然。

。雖非國色天香。亦能牽強人意。溢民平素與之和睦。相敬如賓。兩人結綢。且已愈六載矣。詎於某日晨光熹微際。任氏竟被刃身死。厥狀甚慘。身仆臥地上。血色斑斕。其家人睹狀皆大驚。一面往報警察。一面急電告溢民。願溢民方於任氏死前之一日。往港辦理商務。時家內無主宰。一家騷然。正如蛇無頭而不行。舟無舵而不定。無何。警察已借偵探長張雲至。張雲者何。乃一學問淵深。智識廣博之偵探。其平日所破大案。不下百十。凡遇疑難之事。偶到其手者。無不迎刃而解。其名早已膾炙人口矣。比至溢民家。卽入任氏房內巡察。見任氏血肉模糊。下可辨認。惟雙目不瞑。炯炯生光。手向屋之南。似作擺物狀。張雲乃循其手而下。則赫然一巨窻在。張雲不覺點頭。然不能以此爲全案真相。乃再起巡視。見窻之下有一小箱。狀甚堅固。中則空然無物。卽拾之詢其僕。顧皆莫知之者。隨問至一老嫗。嫗見箱淚縱橫下。顛聲言曰。噫。是矣。吾主固自戕而死也。張雲不明所以。急問之。嫗嗚咽良久。始徐徐曰。此吾女主之珍飾箱也。其中珍飾。爲數逾千元。皆爲盜物。爲其父所置。彼平日珍若拱璧。什襲而藏。不肯輕眩人目。所知者惟吾與其夫而已。現再過數日。乃其父八秩壽辰。吾女主乃彼親女。當往拜賀。然珍飾盡耗去。意其恐被責罵。故自殺耳。張雲聞畢。點頭不語。暗思嫗言亦合理。但婦女多貪生畏死。彼非致萬不得已。斷不肯出此下策。至此則知嫗言不是。一時心內頓如萬馬奔馳。小鹿亂撞。正顧亂間。忽壁上之鐘。叮噠數響。張

雲聆聲。心忽若有所觸。急踏跟辭出。乘車往港。路上綺美風景。皆無心瀏覽。惟默坐車廂內。疑思全案不已。久之。車已抵港。張雲急趨至摯友魏士辛處。士辛者乃港上著名紗商也。與張雲乃刎頸交。成爲蘭玉至好。見張雲至。大喜。相與寒暄畢。張雲乃詢之曰。港中有吳溢民其人者。君識之乎。士辛聞言曰。吳溢民乎。其人固本港之紗商。爲人素敦厚。誠樸有文質。頗得各商信用。詎好作狎邪遊。常徵逐花柳場中。近與一妓名笑紅者相稔。旋且量珠十斛。脫孟家蟬於平康里。作金屋藏嬌。自後所業遂一落千丈。奄奄不振。殊昨日竟得巨款。盡償所負千餘元。現仍在港也。張雲聞言大喜。急乘車返省。秘其事而不宣。及明日。溢民亦已乘車返家。張雲聆之。卽傳之至。詰以謀殺經過。溢民初尙狡賴不認。張雲語以佐証。旁抽曲引。口如懸河。滔滔不絕。溢民至是。始俯首無語。蓋溢民自商業冷淡後。經濟遂大爲枯困。而笑紅揮霍成性。仍浪用不已。一巾一履。一飲一食。豪富埒於王侯。溢民益負擔更重。默思已妻任氏。有珍飾千餘元。苟得之。亦可救燃眉之急。然所有皆任氏私物。斷難移動。由是謀殺之心遂生。遂物不可遏止。乃卽於事前一日。佯言往港。而留滯不發。及夜後。潛返家中。乘任氏不覺。乃以刀暗刺之。發其所有珍飾。從南窻而逃。顧時任氏雖重傷。然心仍清覺。溢民欲逃。乃欲起追之。而此時傷勢沉重。氣力不逮。遂至乘此攫物狀。倒地死矣。

奇情  
短篇  
以貌取人

(亞亮投)

李三。寔人子也。以收買廢舊器物爲業。日負兩筐。挾數金爲資本。沿途收取人家殘餘物品。歸而發售於橫塘中。用此爲糊口計。此項事業。從事者至多。多則以競爭故。獲利遂微。李三業此。遂成艱窘。於是更習舂餅之術。假以濟其窮。負筐行。苟遇人家門戶洞開。閱其無人。便挾取其器物置筐中。揚長去。如是者數數矣。市西多富戶。而蓬源多寶之間尤夥。李三行竊於是間者已屢。差幸未有人發其覆。李三胆益豪。以爲技至於此。殆已臻上乘。當不至失手。一日過寶慶某街。見一家戶虛掩。李三以爲機緣又至。潛入戶。看有何物可供竊取。先立屏風外潛窺。祇見幼婢在。近屏風旁有梳化椅。椅上置一女裝外套。作緋桃色。李三遂攫取之行。不意爲幼婢所見。卽起呼賊。李三急置筐中。負而趨。幼婢窮追不舍。且追且呼。恰遇警察。要之於途。不能遁。檢視筐中。賊物固在。百詞莫辯。警挾之返。幼婢之主入爲剪髮少婦。出見李三。愕然。語警察。失物已得回。可赦之。警察不可。謂人賊俱獲。罪有應得。夫人可到警署爲證人並領回失物也。少婦不願行。呼女侍隨警往。瀕去。少婦問李三姓名居址。李三具告之。問尙有親屬否。李三謂尙有老母。年五十餘矣。警察遂拘之去。無何。女侍歸。謂竊賊李三判徒刑六月。發懲教場云。李三被拘。母未之知也。越日。有少

婦作梳篋裝者來訪。以李三犯盜案被拘事告。母哭不可仰。少婦謂不必悲泣。徒刑不過六月。行且歸矣。少婦因問李母家世。及李三生平。李母言夫死後。撫此孤兒。以迄於今。十餘年矣。阿三以收買爲業。我以縫紉佐之。幸不凍餒。三兒生平固謹厚。今若此天也。少婦慰之。袖出金十元。與李母。俾資朝夕。且云。借李母赴南石頭懲教場。母從之。抵場。見李三。母子相持而泣。李三見少婦。甚異。問母。母縷述頃間事。且謝其賙恤。頃之偕去。自是婦及母。間數日必一至。至必有所饋。六月徒刑滿。遂出。母及少婦偕之返。少婦問李三有何能。李三謂在懲教場中。學得製藤器一技。少婦因出資。爲之經營藤器店。且僱工匠二人助之。李三仍未察少婦爲何人。問之。少婦曰。我卽爲汝盜去外套之主人也。憐汝無知犯法。故如是相助。汝其勉爲善人乎。李三感激至泣下。然當日所見之少婦爲剪髮者。今胡爲而笄。又問之。少婦忽去其髻。短髮披離下垂矣。數月後。少婦請於李母。願委身事其子。又自言爲某軍官之妾。某軍官敗死於江西討共之役。故夫面貌與李三幾無殊。感念舊情。乃有是舉。母其許之否。李母及李三咸喜出望外。於是軍來賄遷。成爲一家人矣。

哀情  
短編  
情  
與  
敵

(少微投)

槍聲震耳。砲響頻聞。忽而濃烟密佈。燄光熊熊。邊土慘裂。人馬奔馳。或則追奔逐北。

或則觸彈身仆。此非我邦義軍抗敵於關外之戰況耶。邇鄰戰區。有兩廣院。頂懸紅十字旗。遙聞呻吟之聲與砲響相和。時而寒風砭骨。凜烈冰霜。逼人欲死。忽警院門乍啓。榻具縱橫。傷臥枕藉。斯地爲何。乃戰區後方之救傷院也。俄見人員三五。衣現十字。互用布床扛一少年至。少年面色慘白。血漬滿衿。呻吟頻續。似爲殺敵而負傷者。既入。一人遽前。視察少年傷勢。繼見其倒罇傾藥。裂帛緊繫少年傷處。後復移其臥於木榻。以被蒙蓋。此時少年稍減呻吟聲。約鐘餘。忽聞巨聲呼曰。努力。前進。殺呀殺呀。喧震屋瓦。全院皆驚。是聲發自少年榻中。突有一婦趨前。揭被慰之曰。毋噪。此非戰區矣。汝宜安睡。勿擾他人靜息。繼而坐榻沿。作微聲之慰語。隱約可聞。移時少年頻啓其矇眈之眼。注視該婦不少瞬。旋伸其手握婦。作微聲曰。英妹。英妹。有始無終之艷英妹。汝簡直迫吾於死。汝之良心何忍。汝之音容何變。回憶昔年我倆。何等歡娛。何等親愛。吾心始終愛汝。料汝非屬短情柔物。薄倖者流。猶記前時訂約。汝會婉言相慰。勉吾勤奮。不嫌貧寒。祇願心結。曾幾何時。汝之虛榮心竟奪去汝之音容。變移汝之態度矣。但吾爲國捐軀。勝作情場之鬼。吾何憾焉。語畢。熱淚潛下。似有無限傷感者。婦喚之曰。君視僕誰耶。何出斯言。少頃。少年復啓雙眸。呆視婦。次及其衣。似疑婦衣之有紅十字者。注目良久。又若覺婦非其識。實爲侍己之看護員。少年遂合其如癡如幻之目休息去矣。少年胡爲斯態。蓋亦傷心人別有懷抱也。少年李姓。

名禧元。籍貫南海。是華僑回國負笈之苦學生也。以家貧力於所學。時爲師長贊許。並獲同時學生愛戴。會有陳艷英者。同校女生也。家頗富。美而慧。品學兼優。是故校中向彼逐鹿者不少。惟多遭白眼。適逢元旦。會開聯歡。而禧元被選爲籌備會員。以此良緣。於是二人始得晤談。相見恨晚。論文研學。互相砥礪。寢且愛苗漸生。繾綣不已。艷英初視禧元。早存青盼。惟是禧元自思。家貧艱困。未敢妄念。但情之所發。豈有貧富階級之分。某日公園花底。有影一雙。卽禧元艷英盟約時也。旋聞男作聲曰。蒙卿過愛。銘感奚若。祇以吾家貧寒。徒累嬌卿。非所願也。女繼答曰。儂文書粗讀。義理淺識。願終身付托。豈視金錢爲準決耶。郎勿憂。祇須勤所學業。則他日娛快奚如。旋聞笑聲復啓。而兩人之約定矣。校中有汪某者。市西富子也。與艷英識。視其美。時存覬覦之心。然不表於行。以其友誼關係。過從頗密。饋贈頻加。每於艷英之前。贈元之短。甚或毀其爲拆白者流。從南洋被逐返國。勸英早與元絕。且聯同諸友。力証其實。某日。禧元以事旋鄉。告英以數日便返。已而旬餘。未見元歸。英甚疑之。而汪更從中煽惑。謂元日前曾騙某生銀物。現已逃匿。曷敢再回。至時英詢諸某生。果也。益疑。蓋己亦曾助元經濟不少也。而元別後。屢爲家務羈身。未暇馳書致英。英此時更實汪言。悔交非人。於是昔日愛元之心。轉施於汪。而不知已墮計矣。又週餘。校內絕彼輩踪跡。未見請假。而諸生成謂汪已踢獲嬌妻。雙遊於香島。月餘。禧元從鄉返。甫及

校門。諸生頰向彼嘲。謂汝之愛人。已爲他人婦矣。旋在郵箱。檢獲一函。閱之。乃鮑英絕己之書。懷喪萬分。悲痛之餘。念及窮途知己。捨我他適。多情餘恨。古不我欺。每思及此。殊覺人生乏趣。時存厭世之念。幸而臚元有友何濬非者。擊交也。察元隱痛。極力勸慰。稍去其悲。去歲申戰啓釁。倭賊肆暴。一日。何手報紙視元曰。汝看本日電載。又遭寇掠。汝曷將死情之心。而執槍沙塢爲國犧牲耶。元聆言大悟。始覺愛河之水。歸終於恨海。曷若手刃暴敵。挽國運於將倒。翌日。留書與何辭。並託慰恤其母。隻身赴滬。投入義軍。每次禦敵。身先同伍。今歲輾轉前赴關外。遇戰益劇。以其勇敢搏敵。故爲槍彈所傷。救傷院裏。傷臥榻中。呻吟頻聞之少年。實臚元也。其握護婦手。語出無倫者。蓋元深受痴情之綠刺。故有幻想之現象也。後聞元於某日前方告急。遽負劍起。荷槍而出。沙塢殺敵。某役之戰。不知所終。

## 逃禪耐知己

(禹山二郎)

台城天河寺絮因禪師。經典以外。傍及詩書六藝。靡不博覽精通。曠世無匹。時年八十餘矣。余嘗隨衆一覘丰采。師乃跏趺法座。白毫在眉。蒼髯垂腹。徐質以經典。師隨宜開示。令人滿意。歡喜讚歎。小沙彌言其師。每夜趺坐達旦。脅不至席。真天人也。師去後。寺僧爲



余言師身勢。本末甚悉。始知師蓋由色相菩提。從教紅塵中。踏清淨土者。師本盧氏世家子也。生而聰穎絕世。年九歲。賦白桃花詩二十首。驚其座人。稍長固風流不羈。狂蕩自喜。好鼓琴擊劍。徵歌飲酒。每從小童携酒榼跨馱肯。往來深山窮谷中。與會所至。輒席地幕天。傾壺痛飲。或風清月白時。輒鼓琴一曲。悠揚清婉。聞其聲見其人者。皆擬爲謫仙人也。年十六喪母。十八喪父。哀痛之餘。益鬱鬱不自得。友人陳生。師總角交也。其文材不如師。而心性醇厚。與師爲莫逆。思有以解之。乃勸爲汗漫之游。會有父執官津門招師佐幕事。師遂附海船以行。甫一日遇大風。洪濤插天。迴潮邊氣。飄泊一晝夜。幸至吳淞而舟毀矣。乃挾行李登岸。溯江至揚州。自汴淮陸行抵津門。住津二年餘。復不耐。乃辭歸。順游各省名勝。南至江甯。江甯佳麗地也。時陳生亦以秋闈至甯。復相遇。一日與師偶遊秦淮。有妓春桃者。婉轉如良家兒女。且頗嫻文字。師絕愛憐之。日中無聊。輒往小坐。已而踪跡日密。無日不往還。桃葉渡頭。青溪小女。勻脂粉黛。擁髻看螺。燕婉之情。殆有甚於畫眉者。然而未及亂也。一日復往。侍者辭以疾。欲入問則復以他辭拒。心疑焉。直突以入。則妻兒在庭。爐香陳案。春桃方嫋嫋下拜。且口喃喃微訴。不知作何語。心大異之。春桃見客遽起。低鬟俯首。默默無言。而眉眼青青。猶似垂條籠雨也。師度其有所作。徐而詢之。春桃不答。再詰則淚潄潄下矣。乃徐慰以言。久之。始收淚自言。余祀者非他人。其故主也。春桃本淮

產。年十歲父母以貧故鬻之高氏。高氏亦世家。宦於越。因家焉。高氏有女名珊姑。一見愛之。乃命名曰春桃。以爲侍婢。女溫柔絕世。於婢女惟教以文字女紅。未嘗有疾言厲色也。珊姑年稍長。性好遊。尤愛西湖山水。一歲往還至數次。與會所至。時或題小詩以寄意。由是才名聞一時。聞名者踪至。而父母以溺愛故。亦求才質姿性足與其女匹者乃許。至是議久無成。珊姑年十六。自湖上得詩稿一冊。不知何人所遺。惟上黏美少年小影。姑得詩藏之。每日必閱數十篇。乃至燈前枕畔。信口閉吟。皆稿中詩也。其和作復可數百首。然此冊不許他人見。卽婢子輩亦未得其一觀。未幾遂病矣。病始於春初。而殷然於秋末。百藥不愈。女父視疾。於床頭得詩。察女意。乃召媒媼。使如詩中人訪之。久之云。得其姓氏。然婢輩初不知爲何許人也。已而冰人來。云此君謂近連丁內外憂。無更言婚事理。翁於是少止。荏苒歲餘。女病雖未輕減。亦未加重也。翁度服期已滿。再遣冰人前往通詞。則云其室邇而人遐。海角天涯。不知何往。或云渠往天津。覆舟溺死中途矣。翁命家人秘之。無使女聞。而女病復遽。臨歿伏枕告翁曰。兒昔爲詩中人病。今爲詩中人死矣。身後必以是殉。庶因此一念因緣。或有相見期也。高翁哀而許之。是月主母亦哭女而卒。高翁續娶某氏。亦顯者女。然性悍戾。數相詬詈。翁益無聊。間與婢語前時事。輒流淚不已。主母疑之。一日翁他出。遂鬻儂於北里中。今已年餘矣。適爲故主忌辰。當年恩義。不忍遽忘。故以瓣香敬祝。不圖爲客見之也。

。因以所藏小影示師。儻短有度。纖濃得中。而風格端凝。絕不類夭折人也。師觀之。不覺流淚。乃強忍之。因問春桃曰。冊中詩尙能記憶否。春桃曰。詩須未見。而故主生時熟能吟咏。今猶記數聯。若所謂因緣有相天難問。清淨無聲業執胎。又採蓮曲云。休看妾貌似花紅。須悉迷心同妾苦。皆零詞斷句。其全篇不復識矣。次日師大宴客。招春桃至。問之曰。若願脫風塵否。春桃固求之弗得者。則應曰願之。卽指座中陳生曰。吾爲汝媒此郎君好否。春桃未答。又曰。此君雖寒士。然重厚有福。今尙未娶。汝從之必不虛一生也。立呼鴛母問身價。索二千金。卽探懷出二千金支票置案上。借春桃去。卽夕就逆旅中爲陳生合卷。酒酣。語二人曰。吾生平知己。乃不知不覺中於閨閣得之。而又誤之。今其人死矣。吾尙安歸乎。桃娘子能爲我知己盡力。吾不能不報知己。今日聊以報汝矣。遂起去。顧陳生曰。彌月後訪我於靈隱寺。陳生如期偕春桃至。則已禿爲緇徒矣。師曰。吾誓成佛。以酬宿因。其家人再三托陳生勸返。皆不答。嗣是雲遊天下。朝南海五台峨嵋諸名山殆遍。台之天河寺主持。與師交最厚。年必一往。自担錫杖負經納。步履一如少年時也。

言情  
砭俗  
自由真諦

(超舉投)

中山某名鄉。李氏爲其中舊族。有李三郎者。父納質爲府佐。需次湘南。清例。凡候補人員

。補缺與暑缺良不易。普通難盼得差。李翁賦閒久。子女五六人盡遺歸。僅留老妻作伴。湖行時。暫屬長郎教養諸弟妹。長郎携妻設帳省垣。託辭貧不自給。盡屏諸弟不復顧。三郎中表陳氏。寓城西偏。年與相若。留之。日同出就傅。塾師爲同里富室專聘附學者多。三郎及陳氏。年與學俱長於儕輩。故同學時相過從。中有鄭氏子。居緊隣。三郎就談尤密。鄭姑氏適容姓。生女曰素蘭。母歿不容於後母。恆依外祖家。質穎悟。平居手不釋卷。每問難於其表弟。鄭恆窮於應付。則三郎爲之間接解圍。於是閨中功課。時向三郎質疑就正。而必由鄭爲之介。緣是窓下書聲。簾間春色。三郎未嘗不意惹情牽。雖誼等師生。曾未識春風之面。一日炎暑休課。三郎入鄭客室。方檢書案頭。微聞身後悉率作聲。似有幽香一縷。俄而弟歸何早一語。自肩後傳來。駭愕返顧。則四目交投之下。正兩心相印之時。真個桃花帶笑。杏臉含羞。三郎但覺如醉如夢。而個人兒已深印腦根。從此無從洗刷矣。嗣是靈犀一點。恒託素波于文字之中。一次。出閨中夜月時。洩三郎斧削。乃易原文爲（備恨湘簾低不捲。劇憐色相近難親。）三郎情慧。蘭素窺之。亦付之無可如何。蓋禮教所拘。不能冒昧有所請益也。然相愛之日深。與百年之暗訂。早借來鴻去燕爲通傳。惟個裏春光。祇得借小婢秋紅。仿紅娘之遞柬。鄭雖微窺其隱。佯作不知而已。苒苒二年。富室西席撤帳歸。陳氏子赴試北闈。三郎無再留理。擬省父長沙。就商進止。乃往返函商蘭素。定計乘外祖燒香某寺機緣。

謀生平第二次見面。用代臨歧握別。及期。會於大殿之東廡。惟有心電暗傳。互看其益益淚眼。無論僕乘環伺。固不能言。抑亦滿懷悲哽。亦無可言。既乃躑躅寺門。秋紅乘間出。手小包裹進。三郎急易以紙扇。俟素蘭登輿去遠。始長嘆歸。啓包裹則手帕題贈別詩外。腰以矢死靡他之情書。及金約指兩枚。俾壯行色。後湘中書來。知有京師之遊。將肄業於學國。(卽國子監)繼仍竹報往來。皆預託鄭氏爲之傳遞。翌年。素蘭歸省。聞父將物色東床。繼母且爲其姪說項。乃啜泣不食。問其故。不答。將強行。益以死自誓。父雖憤其抗命。亦姑置之。又數年。三郎早由國學轉送大學。畢業試優等。以師範科舉人。賞內閣中書。旋觀政學部。乃爲書報蘭素。一面洩鄭子向蘭父求婚。以爲揆諸情理。當無不許。詎知容老頑固之性。更受繼室譖潤。謂兩人必先有苟且之行。然後私擅訂婚。蔑禮壞法。爲門戶玷。且挾責而求。將謂我不敢不從其請乎。我偏不爾。若渠微末前程。將如老夫何也。一面痛責蘭素。復怨及鄭氏。從此蘭之行動與書信自由權。皆受無形之監視矣。隨爲背拒三郎。言女已改志適人。私約在例無效。請自便。勿虛勞盼望也。三郎得書。決蘭無負約理。而回書久不至。徵諸鄭。仍杳然。迨接鄭子遠遊之報。始悟爲郵道中絕所至。中心惶惑無主。三郎在部。資望尙淺。明年遇計典。竟獲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旋復膺軍機章京之選(俗所稱小軍機)。連續坐享殊榮。當局且莫名其妙。無何。某鉅公使人風示。願培三郎。初猶以年齡門第懸遠辭

。一再堅請。念從之則負蘭素。不從又負某鉅公。蓋歷次恩榮。全出其力。不情之固却。既非感恩知己所當爾。而前程之可慮尙多。不得已將蘭素與己之關係。直告廢遺。鉅公固豁達。謂他日能同效英皇。則事無不協矣。使者不待三郎之聲諾。遽爲備辦一切。送諸女家。迫婚禮告成。三郎官途風順。燕爾情濃。然閨房譁笑之間。感容時有。新夫人明知故問。三郎以原約具在。負心不祥。乃據實訴所苦。且商善後法。實則蘭素同機。非新人本意所願。姑爲延宕之計。答以茲事非親行不易轉圜。然君從公日淺。例不能請假南旋。亦祇徐徐待之而已。此數年內。三郎得意之時。正蘭素茹痛之日。蘭父以女志難移。懊恨無已。及確得三郎另婚消息。大喜告女。從而更甚其辭。女置不答。而另婚之議。則堅拒如前。然滿腔幽恨。無路可伸。其傷心所至之程度。亦可知矣。初請於父。求祝髮爲尼。既不獲命。亦必長齋繡佛。屏居靜室。以終餘年。父無奈許之。已而父病歿。繼室有女適執袴子。家產蕩盡。遂以東床客。長爲入幕賓。秦水更盡所有。恣其揮霍。中蹇之恥。里人已嘖有煩言。塔習與無賴遊。結死黨。稱十八好漢。羣聚飲博。視若固然。蘭素數諫其母。緣是恨之益深。謀於塔。思設計污之。以箝其口。事先洩。蘭黑夜出走。倉皇抵水濱。追者將及。豈身投水中。浮沉間更受槍擊。閱兩日。屍現上流十里外河灘。兀然不復去。而面色如生。報至。殮以薄材。葬諸藪塚。遠近哀其冤。而噤莫敢發。時三郎在京。會上萬言書。指陳時事。遂以幹才被保。

超擢郎中。方清末庶政維新。朝命親貴巡視粵中。所列奏派隨員。三郎實居首要。抵省接公餘訪舊。知陳鄭兩子方遠客。造陳宅舊廬。則前塵宛在。入鄭氏客室。摩挲几案。覺伊人情影。依然如在目中。至此始開蘭素醜耗。痛一己以身外浮名。致知己紅顏。黃泉齋恨。繼聞容老身後家庭之黑暗。悲憤交深。先是容塔招集亡命。已大不滿於鄉閭。一夕。某處遭盜劫。失賊鉅萬。案發後。鄉人咸詫異。事前容氏宅何忽闕寂。事後又何喧闐如常。且宅內之豪侈。最近迥異平時。焉跡蛛絲。途人皆爲之側目。三郎據以偵查。事盡確。乃授意當道。立飭地方文武。會合防營鄉局。星夜馳往圍捕。務令人賊并獲。一網成擒。如有洩漏脫逃。當惟在事者是問。雷厲風行之下。於是便裝散隊。先期四面潛踪。五鼓。內應之僕。聞號啓宅門。大隊擁入。衆亡命不及拒捕。全體受擒。所謂十八好漢。僅兩人值外出得免。其餘容母及婿。無漏網者。失主列報之貴重物品。檢出尙多。迨解省訊究。容母實有窩盜分肥罪。遂與匪黨服上刑。案定後。三郎厚具衣衾棺槨。擇吉壤。易素服。親詣容氏村。起蘭素屍。奠醢之餘。撫屍大慟。重行殮殮後。憑棺臨穴。莫不痛哭失聲。題其墓曰。未婚妻貞烈女子容蘭素之墓。更爲置祭田。植樹莖而後去。已復羣叙其事。繫以詩歌。庶徵海內有心人同情之作。梓以行世。論者謂所以彰節烈而揚幽光。著者以爲實足警頹風而愧薄俗也。

## 哀情懺記

(周遠公)

雨晴風靜。雲破月來。青岫遠浮。綠波微漾。當此夜闌人靜之時。山中某刹精舍。榻下偃息一少年。蕭罷華嚴。眼倦欲睡。乍聞門外剝啄有聲。若斷若續。意此宵深入寂。誰向方外訪尋。乃高聲呼問。又無有應者。於是啓窓眺望。則見河漢在天。野林蕭瑟。如此清凄境地。不覺感觸無端。潸然淚落。轉身徘徊室中。窓外風雨又復交作。少年曳單衣。寒砭肌骨。伸其柴瘦之手。反扃窓門。歸榻捲伏而臥。已而三竿日上。僧敲寺鐘矣。

少年楊姓。字古雲。粵之曲江縣人也。天姿卓越。器宇軒昂。隨父寓穗西。讀于某中學校。以賦性聰慧。試輒冠同儕。師長咸相器重。會有女子江愛珍者。多情尤物也。秋季適投是校。耳楊生之名。久欲一識廬山。奈無機相接。遲遲未償所願。芳心忐忑。眠食不忘也。殆暴日侵申。將士用命。熱血青年。多欲赴參加戰線者。一時籌款捐助聲浪。高唱入雲。楊生之校。同時亦有斯義舉。由校中選出同學多人。爲沿門籌款援助十九路軍游藝大會。楊與江均被舉爲辦事人。楊爲鑼鼓劇之能手。江善蹈舞。是夕表演各種藝術。博得觀衆欣賞。樂於解囊。楊自此夕場終。會食于膳堂。與江又復邂逅。相遇互談衷曲。兩意纏綿。大有相見恨晚之慨矣。楊謂女曰。今宵爲國効勞。意倦神疲。明日星期休假。稍紓勞頓。相與郊行可乎。女



秋波斜盼。點首示允。楊益爲顛倒。既而相辭返寓。翌晨。女披狸巾。素服淡妝。縞衣縹緲。候楊於所約處。覩楊生。笑臉相迎。楊以女先至。延佇。謝過不遑。且曰。甥務羈纏。至今久候。抱歉奚如。女曰。閑遊無事。何足介懷。我倆可向北郊去。何如。楊曰諾。行行重行行。遠望山腰一寺。青瓦紅牆。巒嶽翠松。葉密濃陰。瀟灑青竹。繞寺四垣。楊顧女曰。此境如畫。今我驚蟄。屢于足間。大可心迹雙清耳。女曰。誠是。路遙微瘁。同入隨喜。正合吾意也。于是入內稍憩。引目瀏覽。覺殿前五百羅漢環立。中堂奉列如來等佛。丈六金身。神威凜然。頗是壯觀。旋睹蒲團坐一老僧。僧鬚眉斑白。斜披袈衣。閉目合什。若入定然。隨有小沙彌自內出。捧茶呼僧曰。普師。茗熟矣。僧張目按過。啖畢。放杯桌上。見楊等在。仍復默靜不語。楊等稍息移時。日落燔燄。炊烟籠罩。知時已將近暮。相偕而返。僧自楊等去後。格格大笑。曰。孽哉斯黎。世說三生如不謬。共疑巢許是前身。天胡使彼種此孽根也。語罷。仍笑不已。楊自與女此日徇遊。情苗怒茁。一點靈犀。早已暗許矣。意謂良緣夙締。佳偶天成。出對入雙。形同夫婦。在楊與女之冀望。擬乘畢業期屆。相與聯婚。則此段美滿良緣。世莫我奪也。安知天妒情種。徧使精衛虛勞。難填恨海者哉。緣女有感。表許印方者。父爲南洋大腹賈。長袖善舞。近以異域羈留。每有思鄉之感。是故擬擴商務。聚家細載而歸。寄寓江南。厦屋渠渠。美奐美輪。見者固羨爲素封家也。許父以其年屆弱冠。欲了向平。

之願。乃物色佳麗。擇配賢媼。一時媒介蜂媒。戶限爲穿。及耳愛珍之名。許父大喜。知其與己爲戚表。正好聯秦晉。親上加親。亟商諸江父。江父亦爲舊禮教中人。庭闈闢範。拘束極嚴。以許屬在戚表。且由海外滿載歸來。慨然允諾。又豈知愛珍已有意中人在也。成婚之日。百輛迎門。愛珍乍聆此耗。欲往訪楊告知此事。奈綵輿在戶久俟。不能掙紮。迫在父前稟白與楊訂婚之經過。誓死事楊。無如言者自言。江父爲勢利所誘。充耳不聞。愛珍不見諒於父。含淚忍辱。嫁抵許家。屢欲輕生見志。以報楊生。而許家防範維謹。且復百般慰藉。女祇暫延殘喘。馳書與楊古雲。詳述原委。並勸其另娶。勿以薄命人爲念。其中夾一律詩。詩云。愁城寂寞夜沉沉。背立銀缸悶不堪。冷露無聲侵病骨。秋風有意感傷心。天邊雁過書隨杳。階下蟲鳴恨轉深。偏倚欄杆眠未得。思君難賦白頭吟。楊接書後。痛哭流涕。至于咯血。立草寸簡覆女。亦附以詩云。撥開翳障見青天。自後相思莫誤牽。我未成名卿已嫁。卿真僥倖我無緣。情絲已斷終難續。恨海無涯不易填。剩得琅琅襟上淚。何堪再讀汝來箋。女覽畢。抑鬱倍加。日夕以眼淚洗面。楊自受此刺激後。輟學謝客。未幾椿萱俱謝。思瀾跡空門。乃往昔日與愛珍同遊之寺。放下琴書。懸住持收爲徒。而僧觀其皮黃骨瘦。料必是情場失意。恨海回航之掉。見其志頗誠懇。願容居停。囑其留下菁絲。無須剃度。俟過災劫。當可歸家。但楊初進禪房。午夜淒涼。風雨驟至之時。心神發歸。至有上述景象耳。噫。

# 女鬼報冤誌異

(贊鄭投)

厲鬼報冤之事。時有所聞。蓋其人已遭慘死。昭雪無由。冤魂不息。尋仇報復。理或有之。然今日科學昌明。謂神鬼之說妄誕無稽。殊難徵信。據余愚見。神鬼之說。雖屬荒謬。惟六合之大。無奇不有。離奇怪誕之事。苟於理之所必無。未始不爲情之所或有。似未可一語抹煞。卽茲篇所紀之女鬼報冤一事。說者言之鑿鑿。余因感其異特濡筆記之。聊供茶餘酒後之談助。閱者諸君姑作妄言妄聽視之。幸毋以導人迷信見誚也。

連日大雨不止。客窻悶損。寂寞殊甚。前夕新霽。乃驅車往訪友人盧君坐談。盧爲某源縣人。詢余近有無投稿。余答云間或有之。但資料難得。無雋永趣味者既不敢投。若羗無實故。嚮壁虛構。欺人自欺。則又非余所願。盧曰。前月有族叔名道貴者來省。述及鄉間數年前曾發生一段女鬼伸冤故事。道貴自云曾躬與其役。想不余欺。茲爲君轉述之。試君可作小品資料否。余曰諾。盧云。彼鄉有訟師黃某。原爲前清某科舉人。煌然當地大紳也。其爲人善逢迎。工諂媚。平居結交當地官僚。包攬詞訟。武斷鄉曲。無所不爲。固劣紳而兼土豪也。近年革命空氣日益澎湃各。地設立黨部。民智日高。此輩七劣。亦漸銷聲匿跡。黃自念所學已成落伍。乃一變而爲訟師。顯此種老奸巨滑。與公門中人聲氣互通。筆鋒又復犀利。訟案一經

黃手。每獲勝訴。故歲入頗豐。惟黃素不修邊幅。烟癖甚深。每日非虎膏益雨不能過癮。且於搓燭之餘。復攻打四方城。然每次赴博。必大敗而返。僅以身免。計黃終歲孽錢所入。耗於此兩事者。實居半數。一次因博負鉅款。又值年關。債主盈門。室人交誦。默計非六七百金不能渡此年關。而各鄉人紛紛籌備過年。卽有訟事。亦須俟明年再行控訴。此宗鉅款。何處張羅。一日正在廳事籌思出神。忽有一年逾知命之鄉下公背負一布囊自外入。黃知財路已至。起立迎迓。問是否做紙(狀紙)翁曰然。曰此非談話之所。黃乃導之入密室。翁入室。附耳對黃曰。請先主爲我作一狀紙。倘獲勝訴。當以千金爲酬。黃詢其所控何人何事。翁面紅過耳。囁嚅而言曰。距今數月前。某一次在深山耕種。會媳送午餐至。因見媳年少貌美。一時之錯。竟不克自持。向媳調戲。媳矢志不從。乃舉鋤恐嚇之。初本無殺媳意。不料一時意緒忙亂。偶爾失手。竟將媳鋤死。當時萬分怨悔。然事已至此。自知不了。念媳家爲強房大族。且鄉間定制。男女防閑甚嚴。偶有不端行動。則豬籠墜水。及種種非法酷刑。人所共知。矧以家翁逼死媳婦。罪當更大。一死猶不足蔽辜。家亡立待。一時情急智生。乃將媳胸部用鋤擊穿。掛於耕牛角上。然後猛力向牛一擊。耕牛負痛拖着媳屍疾奔出山。某隨後厲聲疾呼救命。爾時同鄉族人及媳家均因忙於耕種。竟被某瞞過。其事遂寢。某以爲此後可安然無事矣。詎至前兩月。鄉人於閑坐叙談之餘。乃漸有談及此事。謂吾媳之死。情節離奇。自畜

馴牛。又非瘋癩。安有無端觸家人致死者。此事大有研究之必要。一倡百和。當時即欲向某家質問。後經某之傭工勸止。事暫擱置。及至前月杪。忽有同族無賴子某甲向某借款百元。某不允借。即恨恨然向某作謔笑曰。東家事發矣。死日到頭猶不自知。看爾那副老骨頭尙留存得幾久。言訖。疾馳而去。某知甲此來。分明有挾而求。欲假與百金。則顯然畏罪心虛。中彼狡計。且來日方長。此後時時來假。安能厭其懇懇。諒彼弱房無賴。無如我何。遂亦置之。不料昨聞人言。媳之親族竟聽甲嗾使。已將此事控某于官云。黃聆畢。陰念此老淫虫逼姦媳婦不遂。致失手鋤死。其罪實不容誅。今若與之作狀辯護。以己之筆墨手段。或可倖獲勝訴。但使其媳沉冤莫白。於陰厲上不無損虧。繼念人無橫狀無行。且年關在即。正當無法解決之際。忽有此宗鉅款送來。稍縱即逝。烏可交臂失之。兩念交戰於胸中。結果銀白眼珠黑竟議定一千元狀金。一次過兌足。與之辦理此案。囑於除夕前數日來取狀稿。詎於是夜三鼓。黃之初稿已擬就。斜倚煙榻上。細細推敲。忽見陰風一陣。從室內捲起。四壁紙條隨風飛舞。鬼氣陰森。令人毛骨起慄。回視壁上燈光。火燄條長。搖曳無定。忽又縮小如豆。作慘綠色。黃胆量素壯。觀此情景。心知有異。乃不動聲色。靜觀其變。少選火燄復長。高至數尺。乍長乍縮。卜卜有聲。黃不能復忍。厲聲問曰。何物鬼魅。敢來此作祟。倘有冤抑。趣爲吾言之。常盡吾能力爲若昭雪。如此來與吾昨日所承辦之案情有關。則請速現汝形。毋

徒相擾。俾得從長計議。吾固知汝之冤也。但吾今年累債如蟻。歲聿云暮。索逋者紛至沓來。吾無法應付。故任汝如何恐嚇。此張狀紙不能不做。汝有本領。不妨盡量放出。吾不懼也。言訖。燈影迷離中。榻旁椅上忽現一黑影。赫然女子也。但見其春山鬢蹙。粉頸低垂。雖裙布荆釵。而風致天然。黃叩之曰。吾不得已之苦衷。頃間既爲汝言之矣。事在必行。未審汝有何意見。女愀然曰。妾冤慘彌天。若令此老畜生逍遙法外。九泉之下。心實不甘。今先生既如是云云。則陽世之冤可沉。陰司之冤宜爲妾昭雪也。黃問如何昭雪。女曰請先生代妾擬一狀稿。用黃紙朱筆謄正。俟妾家老畜生來取狀紙赴縣衙呈遞後。卽請先生陰遣人持妾狀紙逕往南郊外三叉路口焚之。則妾冤自可伸雪矣。黃曰此易事耳。卽在煙榻上舉筆擬稿。頃刻而成。以示女。女曰。妾未嘗讀書識字。請先生細誦一過。黃如其言。女含淚致謝。曰卽請先生照辦。幸勿食言而肥。言畢。飄然出門去。翌日清晨。家人入黃室洒掃。見黃手執狀紙呆坐燈榻上。瞠目不發一言。家人覩狀大駭。奔告黃妻。妻趨至黃前。力批其頰。黃乃醒。向妻備述宵來所遇。隨將女鬼狀紙繕正。俟日午。翁來取稿去後。黃如女言。使人覓余（盧自稱）族叔道貴至。令其持女鬼狀紙往南郊外三叉路口焚之。果也。翁將狀紙到縣衙呈遞後。卽赴市購買年糕。詎行至燒狀紙處。因足趾爲石頭所觸。竟頽然而倒。同行者急趨前扶起。則面色慘變。撫之已僵。知其事者。無不咄咄稱異云。余聆畢。默念事須近於妄誕離奇。

然據上述各節。頗含有事實及新聞性質。因紀之以諗閱者。

## 鬼之奇

(秋聲投)

秋聲子嘗於月冷風高之會。與友輩圍坐於荳棚瓜架之間。相與戲言鬼事。其一曰。世烏有鬼。吾固未知或見。若曰有。試狀其貌。聲其色。縷述其行止。以爲告於余。斯際狃於成見者。皆羣起。斥之曰。世而無鬼。焉攔阮瞻之筆者。抑新鬼故鬼。載於傳籍。番鬼黑鬼。見於今世。子寧無所見也哉。辯者尙欲申其辭。余亟止之曰。毋再繞舌。汝輩欲白鬼事。且聆吾言。務窮其奇。以飫諸子。於是衆皆靜默神注以待於子。

子因曰。負廓之南。樹木陰翳。枕山面水。景至幽雅。徒以人樂於軟紅拾丈之居。視此枯寂所在。爲不足依戀。因遂無有卜居者。客歲。僕有皓叟曰張萃。以堪輿爲業。尋龍抵此。目爲游釣佳所。且以其地有靈氣。能福人。爰築小廬以自居。以茅檐爲蔽風雨暴日。又以其所蓄金。市用具需要等物。羅置陳設。鋪排精雅。自爨而食。自汲而飲。間日則趁廛市中。以杖頭青蚨。易美酒及脯肉歸。夜來煖酒於壺。炙肉於鍋。席地廬外。自爲斟酌。時而舉杯邀月。時而鼓腹作歌。意似甚得。蓋張叟能精風鑑術。以此博來阿堵不眇。益以半生勤劬。所屯能終其身衣食。叟又無家室之慮。子然行止。隨遇能安。悠然自居於葛天遺黎之列。暮者

有浪人過其處。目叟狀怡怡。若無所不治於懷。緣是而知叟非貧於資者矣。並未有貧於資而自得至此。又察其居。知必小有所藏。涎溢於頰。思以智獲其所有。又審翁慈而內怯。乃爲謀於三兩輩。將以愚之於股掌。張叟乃尙無所覺也。一夕。月晦而風瑟。茅檐吹動虎虎。叟正引燭以火。坐而披籍。猝聆戶外風扇倍厲。雜以怪响。尋且有嗷嗷作聲者。呻氣嗟怨。莫辨其爲鬼爲人。數乃類二。一則發爲異嘆曰。余乃不幸溺於水。長日匿伏於清波綠澗間。閻王亦未有超赦之命。真不知何日而能脫幽冥。若兄者則行期將近。替位有人。視弟不其優勝萬萬。然敢問何日起昇。又誰代此厄也。能舉以相告乎。於是答之曰。明晨於溪流之東。有衣藍服之少婦。以不堪見虐於厥姑。乃擬舉此殘生。就溺於是。吾於是乎乃得捨此而去矣。語罷忽寂然。張叟備聞其所言。不禁悟曰。是殆鬼也。鬼而溺於水者。沉淪河澤。非得有繼其後者則永永而爲鬼。是所有賴於婦而代其位。第我既稔厥事。斷無令就死者而不得其救。必往拯之。思已乃就寢以待黎明。翌晨。叟果先行窺伺於流溪之東。冀不使若婦遷延難。無何真見有少婦蹣跚而至。狀如鬼所語。無稍差異。既蔽水濱。作勢欲跳。叟亟前加以制止。謂娘子果何不滿於世。而乃賤厥身。竟欲殉死於水乎。少婦見有橫沮其志者。掩袖而泣曰。叟毋爾。妾蓋欲死者久矣。姑虐我甚。夫又遠出。不以我食。了生無趣。是烏可以爲人。叟乃百般勸慰。誠無自甘菲薄乃爾。今之所以飢汝身。苦汝體者。正所以堅汝之志。而福汝之



後矣。予能相人。汝必不長居貧賤。現正如倒啖蔗之漸入佳境。又舉宵來鬼語以告之。謂母令妖魅得志。少婦似悔。稱謝乃去。及夕。風月如前。兩鬼又至。恨恨之聲曰。偷覓乃敗余好事。坐令良機失却。超拔難期。必有以報之。言既沙石紛揚。擊擲廬戶。叟大驚懼。毛髮俱豎。蒙被蜷伏。寂不敢動。聞沙石之聲益厲。似集於床沿。中心惴惴。汗流頰背。濕透重衣。如是久久。直至天明。見無異狀。乃稍稍張目。則室中所有。盡已不翼而飛。於是巽然曰。墮彼宵小之詭計也。然卒無如之何。蓋浪人乃藉鬼以劫之。少婦者。亦其黨也。

近事紀實  
攝青鬼

(老鼎投)

廣州市河南鳳凰崗新民二街。第十八號之新成洋樓。樓高三層。均有住戶。於去月杪。是日午後三時許。哄動坊隣。人聲鼎沸。俱昂首向該樓望去。喧嘩不已。繼聞鬼屋之聲。不絕於耳。翌日各報雖有記載。但該樓住客是誰。其中情節如何。仍無載錄。余閱報後。乃知住該樓之客。是余莫逆交之友也。姓黎名德。妻子幾人皆住此。而黎乃新進人物。今其家被鬼作祟。令余生疑。並爲好奇心所促。特往訪之。俾明究竟。及抵鬼屋。與友相見。慰問一切。出日漫與黎看。曰。有是事乎。黎曰。兄欲明去夕之事。可坐下道其詳。余諾之。黎遂將是日種種說出。余素崇有鬼論者。及聞黎所說。令我毛骨悚然。且身處鬼屋廳中。幻似該鬼。

立於余傍作証者。黎視余有懼色。繼曰。兄無懼。是鬼無損吾分毫。請吸兩口虎膠。以壯兄胆也。余謙讓再三。乃臥下床中。手上雖造搓燭工作。惟腦海思潮不遏。此事在疑信參半間。百思不得其解。今將當日鬼屋之事。及余將在該屋所得各事實錄出。不得不先將余友家世畧述也。

黎德。乃順德縣陳村鎮人也。向執屠業。有妻一。子女各二。向在鄉居。去年德別業。受職於廣州河南鳳崗膠鞋廠。故於今春遷眷居是二樓。內有兩房一廳一廚。德以租值太昂。個人負擔過重。乃分租頭房與廠中同事杜君。兩家眷屬。均在廳中造車鞋面之工作。黎之長子名權。年十五。曾在高小肄業。當日下午三時。與弟妹在樓冷巷玩戲。忽見有一老人。由厠而出。兩手挽油瓶各一。權即大呼曰。亞媽呀。有人偷嘢呀。廳中黎杜兩婦即停工起身。入厠檢查。各物整然。獨失了油瓶兩個。乃出厠往房搜查。不見有人物。隨生恐怖。急將厠門關閉。發見兩油瓶在門角。兩婦即帶同子女。出樓落街。往膠廠報告。黎適不在。祇杜君帶同幾位強壯工人返樓。胆大者竟往開厠門。門甫開。即有碗碟及風爐瓦煲等由厠飛出。各人互相驚恐。逃走下樓。其胆大者。走出廳避匿。約半小時。不見得再有動靜。而街上則哄動許多男女。發出鬼屋鬼屋之聲矣。杜君復偕同工人上樓。將自己的傢俬搬去。另租別處去了。及夜。黎德始返。先安置妻子往工廠宿舍暫居。己則帶幾位朋友。返樓掃除冷巷瓦礫。

入厨檢點。其損失者。皆杜之物。一夜無事。翌日午。余到矣。當余在廳中搓輝虎膠時。忽見冷巷火光衝起。同在廳中坐談之朋友。即將傍置之面盆水。挽之向冷巷走去。余亦起趨前。見濃煙綠火。由上三樓之梯底吐出。持面盆水之友。即將水向梯底灑去。火遂熄。黎上前視之。則曰。梯底一籬碎柴。乃杜君之物。隨命工人挽之下樓棄之。余等復回煙床。互相研究。其中一友曰。據現在情形。似係攝青鬼動作。又一友曰。非也。或係狐仙乎。另一友則曰。皆否。爾等忘記昨日黎子阿權所見乎。他云。是一老人。必係本樓土地也。互相猜疑。是非不定。余則始終不能置一言。祇沉思而已。忽聞街上有人大呼阿黎。黎在窓俯視。見係工廠伙伕。帶同兩友站在街中。答之曰。何事。伙伕曰。請去飲茶。有緊要事商量。黎諾之。與余等一同下樓。反扃樓門而去。及抵洞天茶室。共同茗叙。伙伕則曰。我昨晚得聞黎先生家發生之事。乃往訪吾族兄玉光。隨指同來者。介紹余等相識。繼曰。將情形向玉光兄說明。問他有何法解救。因他是法門人。常替人治病驅鬼等。十分靈驗。約今午相會。故請汝與玉兄面談矣。黎乃起立。與來者稱呼。其一年約五十者。答曰。馬玉光。其少者則曰。李道。是師徒。俱在上西關高某設館授徒云。黎則笑而答之曰。吾家不幸。遭此境遇。今擬遷居避之。毋庸師傅施法也。余見黎如此答他。既知黎意。以爲此類乃藉鬼說詐。故拒之。余乃接曰。馬師傅。聞得此事。有何感觸呢。馬曰。無。繼曰。吾爲伙頭勝所約。故來參觀。現將

該樓四週審察。已知了了。但非有犯黎君。亦毋庸施術禁之驅之。此非鬼也。乃野仙。遷居亦可。汝等不信。可回去設檯安之。用紅柬書「廣法大仙」四字神位。供奉之。檯上置硃砂硯一。新毛筆一。另裁黃紙一摺於檯上。必有靈驗出現。余聽他所言。仍未深信。茗罷。黎馬爭出資。結果。歸馬付數。費二元四角。下樓分袂道別。黎則着一友。往購硃紙黃筆。携回試之。沿途與余所談。皆屬貪念。買舖票。求山票。白鶴票。余諫之弗恤。迨返樓。他幾人乃入廚佈置。余則仍臥烟床。繼聞黎曰。各物經妥。尙欠元寶臘燭線香。促友往購。各人重出廳中。無何購者返。他等復入廚去。則聞黎曰。奇矣。奇怪等語。余即趨去。見檯上有竹籤筒一。內儼是百二枝舖票字者。有十枝。已抽出在檯上。另有舖票吉釘。即空白未圈字者。餘十張在。上面一張。已用硃點。了十個字。與檯上之十枝竹籤之字同。各人歡呼喜躍。化寶燃燭。余則問各位曰。先前曾否將舖票吉丁圈點。均曰。無。各人乃出。在廳中。集資投資。全卷。黎值十分之五。余因不信故決之。黎乃偕一友下樓去總廠投買。及返。順携晚餐肴回。直入廚造飯。又大聲呼曰。又有字寫出。黎將所寫有硃色之黃紙抽出。在廳中共觀。其一張。乃畫一五寸座佛。右手持錫杖。左手合十。眉目歡笑。其二。則書兩短句。文曰。「不得在廚煮食。檯上欠香爐花碟」。黎亦着友往購瓦香爐。及鮮花去。余此時。確係瞠目結舌。心仍以爲有人弄玄虛。以神其事。復入廚細查一週。樓與廚。中間一井口。由樓入廚。經過十

英尺通橋而入。廚內三方無窗。祇向井口處。有一窗已閉。其窗。適與樓中尾房之窗相對。兩窗開之。可在尾房窺見廚內動作。其餘無一可疑之處。是時各友。搬出風爐瓦煲。在樓內冷巷煮食。買花碟者返。由余親手擺妥。乃禱告曰。請問大仙姓名。有靈。則照前書出。俾余等得知。作永遠奉祀也。禱罷乃出。反閉入廚之門。命黎上三樓在入廚通橋守望。余則入本樓尾房窺之。冀得真確。豈料守候炊久。亦無動靜。而晚飯已開。迫得出廳會食。飯罷。余則與一友入廚。奇事復現矣。有一黃紙書出。文曰「香爐太細。要九寸徑口者。姓名不留。看像便知」等字。細視字畫。鮮艷。殊猶未乾。字體老勁。此種事真出人意料也。是晚。余提議將各字像。送往報館製電版。俾衆閱者。得以研究。闡明真義。以助余不逮也。惟黎反對曰。吾不愿招事。倘一刊出。是非必多。誠恐不利。付和者亦衆。余乃中止。不敢行。是晚宿於鬼屋。翌日他等往參觀開舖票。余仍高臥未起。及佢等返。妙蝦拆蟹之聲不絕。故驚醒。見他等懷喪不已。乃問之何故。黎答曰。所投舖票。無隻字得中。全白矣。余笑答之曰。貪反貪。一定道理。苟汝等中得八九個字。全卷皆汝等之財。誠非易也。若確中。余料反爲汝等之禍。非福也。他等默默。黎心仍不息。以爲該鬼專係祐自己而來。其他則無福享受。故雖點得字。而仍白稿。贏輸之理由此着想。黎乃命各工友暫返廠。各工友去後。黎偕余入廚。購告曰。今天舖票輸了。請大仙點條白鴿票投買。黎將吉丁置於樓。加水於硃硯。余即執起

該裁定八寸丁方之黃紙。翻覆檢查。并無疑點。乃出廚。余又潛匿入尾房。由窻窺之。黎與其子女在廳俟候。的半小時。黎約余入廚看。則又點了十個白鴿票字。黎則慶高彩烈。歡喜莫名。余則見有張溪錢紙。經又書出。硃文曰「棧向右移九寸。勿對玻窻」黎依其書。將檯移過右端。遂出。一同去街。余則對黎曰。現暫離。吾有些私事。准明天再到會。提別後。余則過河北。商於硯友。均答。世界之大。無奇莫有。此種不可思議之事。吾輩在報張屢覩也。囑余務追求其竟。余因私事。過了五天。再往訪黎。抵鬼屋。則已易住客。旋往膠廠訊問。乃知黎遷居於新民大街三十八號之二。在廠見黎。問其何以遽然遷居。及余去後情形。黎曰。自兄去後。是日所求之白鴿票。亦無一字中息。連日屢求屢點者。皆盡量投買。合共輸去二百餘金。衣物典當淨盡。今吾悔不遵兄教之致也。說時懊悔不已。余則慰之曰。此皆兄一時貪念之過矣。問現在所住之屋。有奉供「廣法大仙」之神位否。黎嘆聲曰。自輸錢後。吾一時火起。忿將廚中檯上各物拆毀。於昨遷居。現無供奉之。但現同居者三伙。吾住尾房。昨晚頭房李奶。煮熟一瓦鑊飯。臨開飯時。整鑊飯不見了。吾自知該鬼又隨至。不敢聲張而已。余則曰。該鬼乃不准汝與人同居乎。爾何必與佢作對也。黎曰。自問入息無多。焉能自居一所。由他如何作祟罷。及晚黎偕余返其居同膳。抵黎居。則又人聲騰沸。入內。見頭房所有傢俬零亂不堪。五桶櫃面之裝飾玻璃。均被毀爛。而西式大床之蚊帳頂。滿徹了水。

黎即入頭房。以一面盆接之。足滿一盆淨水。而李奶則慌張不已。李奶曰。黎先生。現在交四批頭。及上期租金與汝。請爾遷居罷。余與黎見此情形。良心實在不安。繼由黎答之曰。我自知對汝不著。但猝然搬遷。誠恐不及。儘於明天罷。同居者亦允。余乃巡視該屋一週。亦洋樓式。黎所住係地下層尾房。是晚飯後。與黎出。往談話室吹煙。至深夜而別。過三四。余由電話訊工廠。知黎又遷居鳳落三巷某號。直趨其廬。見係舊式屋。入二進。見黎忙於佈置。相見後。黎曰。此次吾復奉之。余曰。安之何處。黎指後座一小閣。經佈置完竣。用一七級可移動木梯上落。審該閣。乃爲安放行李箱篋者。今黎用之安奉廣法大仙。余曰。君此次安之。用意可言否。黎曰。無他求也。因恐其擾同居。以致已無立足。迫於供奉之。希免如前居之騷擾也。但吾另有一希望。前屢求其點票。均不能贏錢。今欲請他隨吾往賭番攤。冀贏四日前之款而已。余本不贊成黎之思想。但爲究其與初之廚房。有無假僞。故促之進行。黎乃命其子上閣燃燭。由余置白紙數張於神位前。下閣坐於二廳。其實一目了然。如係假僞。目能見之。約十分鐘。其子上閣。携白紙看。已書有四寸大字。文曰。『不准』。一張紙寫一個字。殊尙未幹。誠不可思議也。余則曰。現據兩字之意。乃不准君去賭也。奈何。黎亦作罷。其時黎之小子。因其姊奪其糖菓。哭過不了。余則曰。無妨。何不告之大仙。請大仙與些糖菓。俾汝兄弟勿爭耶。阿權即復燃燭上閣。真奇怪。神前花碟。滿載

糖菓。最奇者。盡皆脫出臘紙錫紙。由櫃携下。視之。皆市上所售者。幾式香糖。在座。余乃對黎要求。欲借一二友到試。及問前程休咎如何。黎均拒絕。殊爲可惜也。余因怪其板性。別之返。過十餘天。接黎乙函云。現病腹痛。醫治罔効。且代籌五十金。俾他入院留醫等語。余悉後。設法將其不動產按款。攜款前赴。已遷第四次之屋。在鳳落大街。此次是自居。不敢與人同住矣。余按址抵其家。見黎臥榻中。面黃骨瘦。與前之氣色不同。故問伊何以致此病狀。黎妻卽答曰。自先生別後。在鳳落三巷又被騷擾同居。將頭廳陳宅之傢私拋擲。日凡幾次。且每常煮熱飯菜。必被其攝去無踪。陳宅亦聞鄰人言。該物由吾家引至。是亦迫吾遷居。寧返吾之批頭及租金。因此又租現在之屋也。吾於一個月內。四易其居。四五次入警局。領出入伙証。以至警員亦知吾家之不幸也。吾以阿黎有病。欲照供奉大仙。惟阿黎性板。不准吾供奉。他自認一生。確無造過冤孽事。何怕之有。自得病以來。中西醫均罔効。且不能食。苟食些少。卽腸腹大痛。言時淚出。余慰之曰。無妨也。想患腸胃病矣。遂趨前與黎商。決定入中山二第病院留醫。隨卽僱艇送之入院醫治。兩星期病稍痊。乃返家靜養。惟該鬼雖無騷擾。而黎則時見其影。余自問智識鄙淺。所見各事心仍不釋。且無以名之。現假習俗以「攝青鬼」之各。記錄刊出。冀供靈魂學者之研究。將來黎君家中。結果如何。容訪續報。如稍有機會。余必約多幾位文友。前往參觀矣。



滑稽  
紀實  
痴情老婦

(耀煊投)

順邑容奇墟頭。有阿嬌者。不知何許人。亦不明其姓氏。年逾花甲。當地人士。素耳其名。蓋一發花癩之老婦也。每於早餐飯罷。日午亭亭之際。恒見一鷄皮鶴髮衣衫襤褸之老媪。手挽竹筐小襖布屑針線之屬。踽踽馬路中。時與鄰近店伴調笑。語無倫次者。卽斯人也。

嬌業補衫。緣五六年前。嬌喪所天。矧家非豐富。漸而貧乏。不足以自存。遂生下堂之想。第年將七十。老氣橫秋。而面貌又復奇醜。多方攢營。人皆掩鼻而過之。畢竟無人問津。婦猶日夕艷裝濃服。裝束無不趨時。窄衣短袖。常購買兒童玩品。若玻璃甌。玻璃珠。化學戒指等。穿於縐紋如藤之臂間。又效摩登女子剪髮作時裝。以鐵線作髮夾。頭髮斑白蓬亂。蕭蕭然如亂麻。如衰草。如椰榆掃。見摩登之有狐裘也。又拾人家之紙花。(係懸掛廳堂之長形紙花)披於頸項。遠望之若送殯者之負花圈然。此外種種舉動。無不令人捧腹。罄竹難以盡書。其怪象亦可想見矣。

月前某日傍晚。阿嬌過墟頭之新街。有好事者數人蓄意弄之。乃戲謂之曰。阿嬌。吾爲汝做媒。說合東社(容奇地名)有白板仔歐某。娶汝爲室。已擇定今日爲吉日。汝晚餐後。當來此地上轎。嬌時神經已昏亂。又信以爲真。喜躍異常。合合大矣。連聲稱謝不已。乃匆匆回家。既

返家。乃火速生火燒飯。狼吞虎嚥。以畢早餐。飯後塗脂抹粉。搔首弄姿。又不知從何覓來一件大紅袍。高厚鞋等。悉扮成一新婦模樣。首裹步搖之冠。珊珊蓮步。以扇遮面。步行至新街。其怪狀殆難以筆墨形容者。沿途觀者如堵。笑聲載道。並有頑童擲石以擊之。則見轎已列於道旁。蓋好事者俟嬌去後。乃陰僱轎夫二人。肩輿而至。購買紅布及燈籠等。佈置悉如真。嬌乃登轎。時觀者更擁塞於道。嘩聲大作。笑不可仰。將行。好事者附轎伏耳曰如此如此。并謂阿嬌曰。汝到男家後。宜俯首不語。以扇遮面。切勿仰首外視。以遵新婦禮也。轎伏遂肩輿起行。直向東社進發。所過平原草綠。古陌桑青。白草黃茅。如一幅天然圖畫。行行重行行。日將暮矣。遠林如織。寒烟漠之。暮雲四起。古道陽斜。人影纒亂。至是始達目的地。乃一曠野之小舊破屋。屋之而外。四無人烟。第見野棘叢生。漫草遍地。嬌如言以扇遮面而入。轎伏遂返身以鎖扃門而去。嬌悚然屏息坐下。月光所觸。僅白紙扇而已。且時暮色黯昏。扇而外。固不知爲何物也。坐約三小時。仍不聞鼓樂之鳴。與賓客歡宴聲。又不見大鈴來臨。頗以爲異。只聞獵獵翻風。撼樹婆娑作响。仍不敢却扇外窺。時夜深矣。澹月一絲。斜懸半天。月光漸從破扉之罅射入。嬌稍外望。見朦朧間。有物如杉形。橫列於室。細視之。咄咄。此何物。乃窺死尸之靈柩也。屋無窓。滿室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四圍丹青剝落。瓦塌垣頹。蛛網塵封。鳥糞盈地。噫。好事者亦惡作劇哉。蓋此等小屋。以備死者未覺得相當

地點以埋葬。則將棺暫置其中。俗名爲棺材間。嬌猛吃一驚。魂已所坐亦一靈柩也。一種腥臭之氣。觸鼻欲嘔。棺之底下。流出黃水一灘。嬌渾身戰慄。冷汗直流。欲啓門奔出。則門固扃也。猛力推之聲訇訇然。如塌屋。如折樹。觸於牆。青苔膠滑如垂涕。仆於地者數次。且哭且狂喊。聲嗚嗚然如鬼哭。室之後。另有一以葵蓬搭成之小房。爲守間者棲息所。嬌來時。守間者適外出。至夜始返。因睡眼朦朧。并無細察門戶。不知被人扁埋也。守間者固迷信之流。午夜不能成寐。猛聽嬌叫聲。又聞敲門聲。疑鬼破棺而出。慄慄危懼。微聲囑曰。大仙。大仙。不可……明日起來。當多買金銀紙焚化。并燒肉白酒奉貢也。第聞夜愈深。聲愈劇。心益恐懼。蜷伏如蝦。屏息不敢作聲。歷一夜之恐怖。天甫放明。時聲亦漸寂。乃急啓門逃出。附耳於牆。細聽究竟。微聞「邊位先生救吓我喇」之聲。溢於耳鼓。蓋嬌已喊至聲嘶力顫。見天將明。亦暫不作聲。候人之來解救也。守間者乃糾集多人。持刀棍闖入。見門被鎖鑰。不知阿誰所爲。已怒髮衝冠。乃破扉而入。見爲阿嬌其人。益大怒。痛吐曰。潑婆娘。昨夜嚇得我終宵不寧。誰教汝入此地者耶。嬌瞠目無語以對。守間者更怒不可遏。舉棍逐之出。嬌亦悻悻然而去。回顧罵曰。誰教汝來救我也。此事遂傳爲笑柄。至今猶膾炙人口。噫。人謂茫茫情海。不知溺盡幾許青年。豈知老婦亦在其列耶。世道澆漓。殊堪浩歎。

紀實  
短篇  
溺子冒官

(蟹塵投)

張治芹。粵之五華縣人也。於遜清時。曾作宦海紅員。利達名成。宦囊臃腫。後以年華老大。退隱家園。歲月優悠。怡然樂甚。惟治芹年逾耳順。猶興伯道之悲。而夫婦間篤愛情殷。不忍小星重納。其妻余氏親夫君情重。日爲佞佛祈神。尙望老蒼諒人。麟兒早降。庶張門一脉。得以留傳。果也心敬神靈。未幾而胎含豈寇。迨至呱呱墮地。居然雙誕一雄。取名晚年。治芹欣悅異常。老懷頓慰矣。

光陰荏苒。歲月增人。晚年濶漫天成。崢嶸頭角。時正呀呀學語。家譽殊常。不料余氏微恙偶沾。溘然長逝。拋却老夫幼子。撒手西遊。時治芹本以故劍情殷。不言再續。然而紛紜家務。中饋奚可乏人。且黃口之兒。事事須人扶助。乃不得已琴絃再續。紅葉重題。遂憑蝶使蜂媒。說合隣鄉吳氏女爲繼妻。俾可支持家務。但吳氏表面上。則異常和藹。實際上。則陰險其中。蛇蝎爲心。豺狼成性。入門後。對於此孩童稚子。並無真誠愛護。不過以夫子之命。不能不假意週旋。此後吳氏嬾張無何。己亦便便腹大。懷胎十月。竟然得變弄璋。取名繼年。治芹更爲欣悅。及長爲之延師。使晚年繼年二人課讀。而晚年則天姿聰穎。過目不忘。繼年愚拙天成。異常庸俗。且冥頑本性。溺愛不靈。一則詞翰精通。一則之無莫辨。韶光不再。

二人忽忽已屆弱冠之年。適是歲逾格開科。年逢大比。治芹遂使兩子至京中應試。博取功名。晚年則不負慈心。名臚榜上。繼年則試場糊混。名落孫山。晚年遂衣錦榮歸。奉旨往某縣攝篆。時治芹以晚年高中。於是盛張筵席。作耀祖光宗。大宴親朋。滿堂欣悅。惟吳氏則以己子名落。悒悒寡歡。羨妒橫生。更視晚年如仇讐。但有治芹在坐。不能不曲意逢迎。此夕治芹於席散筵終。老懷大快。正與家人等顏開笑逐。說短流長。詎勞氣過多。夜寒不耐。致爲風侵露冷。緣是偶沾微恙。延醫診治。奈扁鵲難逢。竟撒手塵寰。逕向西方尋樂。時晚年以家嚴棄養。悲悼不勝。守孝堂中。暫難履任。然吳氏親治芹死後。更加一手遮天。遂與繼年互商。欲置晚年於死地。計商妥協。串同一心腹僕人。俟接任時。舉家同往縣中。吳氏藉名易於照拂。俟舟行海外。將晚年拋却江心。則以繼年冒名履新。桃僵李代。居心叵測。法善智工。未幾晚年已畢父喪。從事治裝。詣衙履任。然而路程遼遠。幾轉舟車。於是與吳氏繼年僕衆等。買掉渡江。首途進發。適其時乃中秋佳節。明月滿空。吳氏等早已成竹在胸。不過待時而發耳。是夕吳氏對晚年謂。萬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幾見月當頭。兒乎。如此良宵。豈庸辜負。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吾等宜舉杯相慶。月賀中秋。昔人有醉酒當歌。吾等亦稍及時行樂。未悉兒等以爲然否。時晚年聞語。以慈親有命。奚敢有違。日也佳節當前。月明如晝。滿江天然景物。如入畫圖。秋水連天。落霞孤鶩。遂命舟子在船頭安排酒宴。賞月江中。母子三人。共同暢叙。時吳氏復

淺斟低酌。勸進有加。晚年仍不知險象橫生。以母也欣喜如斯。遂開懷暢飲。瞬卽不勝酒力。傾倒玉山。吳氏視時機已至。僞命僕衆扶返船艙。俾資安息。僕衆等。以早經受命。登卽動身。立將晚年扶起坐中。步至船傍。推之海內。時吳氏付晚年必被波臣召去。逕赴龍宮。遂冒晚年名字詣縣履新。誰料天相吉人。大違彼愿。晚年墮水後。昏迷不醒。順流而下。載浮載沉。會當時是地有匪首雄飛。與妹雪梅。亦泛掉江心。覽賞良辰美景。時正凝眸四盼。忽視晚年浮墜江中。順流而下。乃卽掉前營救。扶上舟中。此際晚年一息奄奄。差幸心窩微暖。急行扛返山寨。用羌湯灌救。瞬卽復甦。雄飛追問來因。晚年遂痛陳始末。雄飛備聆一切。登時怒髮冲冠。向晚年安慰一番。留之暫在山前居住。然晚年因墜水過久。致微恙忽沾。雄飛又爲之延醫。雪梅復親侍湯藥。如是調醫旬日。病始霍然。時晚年既感彼兄妹再造之恩。復勞雪梅日侍湯藥。且觀彼姝天姿麗質。詞翰精通。後悉彼乃閩閩名家。官門才女。其父被奸臣誣陷。致問斬全家。幸其兄妹逃走外奔。不得已暫行爲寇。遂心存憐愛。羨慕有加。漸而相處日深。與雪梅時或弄月吟風。詞酬詩和。纏綿倍至。纏綿不勝。尋且相印心心。白頭暗訂。時雄飛偵悉兩人心事。亦悉晚年關雎未詠。遂冰人自任。作伐執柯。旋擇吉在山寨成婚。玉成彼兩人好事。結褵後。雄飛又爲之偵查其弟繼年狀況。艱辛歷盡。始悉彼僞冒晚年名字。攝篆衙中。現仍胆大欺君。晏然作官。肆無忌憚。罪惡冠天。晚年得聆近因。以彼母子喪盡良心。情無

骨肉。遂回朝奏旨。面訴原因。立下吳氏驢年二人於獄中。從而定讞。并奉旨卽行履任。原職加升。又奉旨與雪梅正式成親。并保奏雄飛投明棄暗。後功成馬上。亦官運日興云。

## 斬蟒少年

(二郎投)

吾粵之北江。高山峻嶺。甲於全省。近清遠之東偏。有一小村落。農民數十家居之。自洪楊亂後。兵事少定。農民之流徙者咸來復業。春雨一犁。夕陽一笛。亦足以自樂其樂。距村數里有一小廟。兵燹後無復有祀禱者。荒蕪無主。佛火久寒。有巨蟒踞之。而村人不知也。然村中鷄鵝豚犬。時有失亡。積久日甚。農民不解其故。惟昕夕留意而已。夏日有牧童坐牛背。徜徉游戲。而大雨忽至。淋漓遍體。乃急引牛入廟暫避之。甫及門。則見有電其目歧其舌者。天矯盤屈。自棟下垂。粗如量谷之斗。長不知其幾何丈也。大驚。急冒雨驅牛歸。恐怖幾失魂。其父母問之。良久始能言所見。自是村人耕牧。皆不敢近廟。而蟒日益肆。時竟出逐人。犬豕過噓以氣。輒迷悶。乃食之。農人既畏蟒。田爲之荒蕪不治。村落亦漸荒廢。村民乃謀捕之。但懼其悍毒。莫敢近。揭榜於衆。募能祛之者贈千金。月餘忽有少年遇此。手三尺劍。跨怒馬。馬既偉駿。劍亦精采。少年見榜。告衆力能治之。乃先至廟四圍踏視一週曰。此曷舉矣。命村人盡拔東南大道上草。凡十里許。不留一莖。村人莫測其意。卽亦從之。少年

訂約以翌日來。遂策馬去。其行如風。明晨村人之怯者。皆不敢出。其壯者則猛伏樹巔。或操火器。遙向廟頂以伺之。少年至。去廟百步內下馬。趨入廟。蟒方盤兩楹間。少年把劍一揮。卽出騰躍就馬。俄而砰訇一聲。廟盡墮毀。蟒乃直竄而出。疾如風。身中斷。猶可六七丈。少年鞭馬狂馳。瞬息達十里外。蟒追之亦將及。而大道上蔓草盡除。蟒稍失勢。復廿里許。有短垣在前。馬一躍越之。蟒亦隨之而過。垣既古。不勝蟒重而倒。蟒被壓方欲起。少年回刃一擊。腦裂矣。是日村人見蟒被創。追少年急。知其必致死。皆爲少年危。男女老幼。羣集遙望。忽見塵起如霧。一騎疾馳而來。鮮血沾染殆遍。視馬上人。左提蟒首。右握寶劍。衆皆歡呼。爭起迎之。權蟒首重亦十餘斤。少年不受謝。惟索酒肉。既醉飽。繫馬柳陰下。而自眠其旁大石上。村人不敢驚。久之往視。則人馬不知何時去矣。自是其村乃安。

俠義  
短篇  
草澤英雄

(泛泛投)

張友興。光緒末年時開平人也。幼失怙恃。貧乏不能自存。乃爲人牧。及長。隨族叔往舊金山爲礦工。嗣以不堪勞苦。乃轉以打獵爲活。初槍法不準。少有所獲。時有斷炊之虞。心感然憂之。乃用木板。畫圍其上。朝夕遙射。不期年。竟能穿楊百步外。自是走獸飛禽。多喪命槍下。遂漸有積蓄。一日。因賣豹皮。與荷人爭執。荷人謂以野狸欺人。強短值。與不服。



乃動武。荷人弗敵。同居紛紛出而助。與寡衆懸殊。知難引退。心憤外族欺凌。下書比武。友輩阻曰。彼荷人者。地頭虫也。黨羽甚衆。子苟敗。固非身異地。幸而勝。其肯退讓乎。子何不思乃爾。與厲聲曰。未化蠻夷。欺我華胄。我同胞處其鐵蹄下。吞聲飲泣。敢怒不敢言。我久有殺賊雄心。今機不可失也。諸公毋多言。是日當爲我助威。則不勝感激矣。是日也。郊外平原一塊。人頭攢動。喊聲震天。乃比武之時。先由公証人令各立生死狀。格殺勿論。事畢。各携槍實彈。互距六十武而立。號令甫發。槍聲响處。兩人俱仆地。旁觀志忑不寧。以爲兩敗俱傷。同歸于盡。實則與於發槍後。卽佯仆以避彈。而荷人尙屹立如木。故已飲彈死矣。衆遂擁與返。中途遭刺。幸不命中。然已受驚不少。與自知難立足。乃束裝歸國。營木屋以居。躬耕自食。晏如也。時鄉中萑苻遍地。鷄犬不寧。有無賴數人。以爲與從外埠回。必挾有重金。乃乘月白風清。萬籟寂寥。明火打劫。聲勢洶洶。與方華胄酣遊。突聞擊門之聲甚厲。知爲綠林豪客。惠顧光臨。急疾起執戈。匿屋頂上。居高臨下。一目瞭然。匪方破戶入。見闕然無人。乃大怒搜索。不料卜卜連珠響。發於屋上。應聲倒地者相繼。與趨下縛之。重復睡去。翌晨。出告鄉人。知賊爲同鄉某大族子弟。乃押往面父老。求懲以法。數匪恃爲大族。反誣與害傷。父老輩畏其勢。善言縱之。并求息事。匪等乃逃回族中。大興風波。好事少年。乘機滋事。聯名告官。有司遣役捕與。與畏事遁去。欲再涉重洋。又乏

川資。英雄落薄。無可奈何。淪而爲盜。嘯聚兄弟數百。專殺土豪劣紳。官遣兵剿捕。圍之。興單人獨馬。自居山巔。兵勇登山將半。興揚言擊爲首者左手。槍聲起處。果不虛發。以爲偶耳。輕之。進益急。又揚言中右手。果然。始驚其神技。急還師遁。興乘勝追襲。陷開平城。盡殺地方之害物。自爲縣官。甫三日。復入山爲盜。未幾。忽有紅頭餘孽。暗襲開平。放火燒掠。廬舍爲墟。興乃率衆下山。擒其魁。遣散其衆。縣賴以安。威名遂大震。且治下森嚴。饒有紀律。所過處。秋毫無犯。可夜不閉戶。絕無失竊。鄉人敬仰。賦以俠賊美號。興於山中終日巡邏下屬。得暇輒與頭目等練習射擊。其技益神。能拋橙百枚於空際。連中九十餘。衆皆神服。若府庫糧缺。則劫取貪官污吏。爲富不仁者。得財則賑濟年老無告。及貧苦鄉人。餘始以實倉廩。有劫富濟貧風。人益重之。然作惡鄉中者。則恨之刺骨。咸欲得而甘心也。時新任縣官胡偉春。蒞任僅匝月。暮夜苞苴。狗苟蠅營。並設種種苛稅雜捐。抽剝百姓。怨聲載道。民不聊生。興素嫉惡如仇。急欲除之。但爲衆頭目勸止。乃忍耐火性。以待時機。偉春有子向高。執袴之流也。藉乃父勢。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大有他人犯罪有王法。公子犯罪無王法之概。鄉人俱敢怒不敢言。心實恨之也。有王氏婦者。美而賢。早喪所天。矢智柏舟。爲亡夫守節。人敬而呼爲王節婦。一日。浣紗溪畔。向高適乘馬打道過。偶視之。驚其醜。目爲天人。亟下馬摟之。王氏婦大駭。疾呼救命。無敢應者。正千鈞一

髮。人急智生。僞云當街如此。人將笑爲禽獸。不若隨公子歸家。長奉山帶爲愈。向高料其插翼難飛。乃放手。王氏婦疾步溪邊。躡身躍水。自經存節。向高趨救不及。急令人打撈。幸屈大夫護之而去。久無所獲。乃乘馬返衙。比事早爲山中暗探查悉。飛走報興。興暴跳如雷。大罵曰。慶父未除。魯思未已也。我誓誅此獠。拯開平人於水深火熱中。遂速召集人馬。往攻縣衙。頭目某。叩馬諫曰。打草驚蛇。畫虎弗成。將恐類犬耳。不若暗使人刺彼父子。則蛇無頭而不行。爪牙自易剷除也。興然之。某日。偉春父子又鳴鑼打道。叫罵喧天而至。刺客亟放槍擊之。向高飲彈死。春偉則安然無恙。然既遭喪明之痛。復受殺生之憾。遂命大搜刺客。則已鴻飛冥冥。不知所獲。多於查究。知興主使。大怒。立刻召飯桶之團勇數百。令合爲數路。乘夜攻山。務要生獲渠魁。無使漏網。軍情緊急。又爲暗探查悉。亟走報。興乃與衆頭目共商大計。以禦官兵。某頭目獻議。埋伏地雷於山路險隘地。待敵至。則施放地雷。並另出奇兵制勝。衆皆唱和。各兄弟遂均飽餐戰飯。扎束停當。磨拳擦掌。準備應戰。飯桶兵勇。乘夜劫寨。皆銜枚疾走。以爲神不知。鬼不覺。誰料爬至半山。地雷爆發。首當其衝者。皆折臂斷腰。肢體不全。後繼者。亦焦頭爛額。遂不戰而退。興乃率衆攻縣衙。擒春偉。聲其罪狀。置諸法。鄉民均稱快。時適革命軍紛起。闖倒清室。興乃積草屯糧。招軍買馬。謀應焉。豈知其姪阿君。因擄人事。被告發於興。懼不利於己。乃乘某夜月色朦朧。潛

入與臥室。時興正橫床直竹。吞雲吐霧。不知禍在眉睫。阿君在後驟擊之。中其要害。興雖受重創。猶奮身躍起。拔槍還擊。而阿君機警異常。伏床下避之。不得命中。興亦絕命。時年六十三歲。阿君復搜索所有。希圖亡命他方。然槍聲砰砰。早將四鄰驚醒。知有異。破門而入。捕阿君。處以極刑。念興德。皆垂涕泗。葬其骸於興落草處。題其墓曰。俠賊張友興墓道。以紀不忘。從此一塊黃土。長葬英魂。兩尺青碑。祇留憑弔。嗚呼。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誠古今同慨也。其部屬以無人統領。悉爲官兵殲滅。其產則盡遭他人佔霸。妻乞食以終。子不肖。淪爲盜賊。復遭槍決。竟絕後。

## 武士道

(陳麗堂投)

名聞南北。聲著技擊界之羅守仁。其技之精。藝之高。不獨粵人多知之。卽北方各省人士。亦莫不耳其名。羅不但工於武術。尤精於文學。誠不愧爲文武全材也。余與羅爲鄰村。且與其孫羅蔭南君(已故多年)爲稔友。余妻亦與其爲叔伯行。故其祖當日之軼事。畧知梗概。今特泚筆記其一二。其人之品格德行。堪足爲後來習技擊者之箴範也。

羅守仁。南海西樵良鄉人。性謹厚而慈善。和藹可親。而胸懷義俠。值孤寡。濟危獨。以是鄉人愛敬之。其家本小康。父早逝。母矢柏舟。撫以成人。故事母極孝。及長。性好武。復

志於文。日則讀書。夜則習武。專心勤奮。歷十餘年。寒暑無間。可謂堅心苦志。其能成名。不亦宜乎。後得武名師所傳。盡得其秘。尤精內功。而羅藝雖精。然從未以技炫於人前。矍之狀若斯文。儼然儒者。故多不知其身懷絕技。迨壯年亦不出仕。此因其事母孝。雖才兼文武。毫不作功名想。惟以舌耕度日。不忍離母出外也。母卒後。始出遊省佛。設文武館以授徒。從之者如歸市。其名始漸聞於社會。羅出入從未携武器。唯一鐵烟桿。恆不離身。桿長三尺餘。重十餘斤。出入必携。一生未嘗乘轎。雖遠必步行。一日與二三鄉人。徒步赴禪。途經一小涌潭。缺口約五尺餘。羅一躍而過。諸人不能超越。羅乃手握鐵烟桿。伸達對方。着各兩手緊握桿端。羅乃輕輕舉起。若秤之秤物。將諸人悉挑過缺口。此所謂四兩博千斤者也。其腕力之大。亦可驚人矣。又一日。與徒言論武術云。兩足落地。或站立。或頷伏。須如大樹之生根。徒曰立則可。若頷伏。兩足豈能用力。羅曰可。汝輩可試之。羅乃足穿高齒木屐。頷伏於塘礮上。若大便時之狀。使徒衆以棍按其胸。盡力向後推之。盡十八人之力。未動其分毫。若青蜓之據石柱。徒衆拜服。於晚年時。一日因事往禪。行經一叢林。忽遇剪徑者某甲。甲固健者。先伏林中。睹羅至。以爲年老可欺。欲出行劫。迨行近見其步履穩健異常。且手握烟桿。恐不易與。乃急趨前。伏於轉灣處。俟羅行近。舉大竹桿猛向羅擊去。中其脛。唧噥一聲。料必應聲倒地。不意羅仍挺然獨立。甲視手中竹桿。業已碎折。願羅則毫無所

損。不禁大驚失色。舉步欲遁。羅以烟桿阻之。不能逃。甲窘極。知難免。乃跪地哀求告罪。羅曰無須。汝可起。且謂甲曰。老拙與汝無仇怨。何遽出毒手。幸余尙堪汝一根。若在他入。能不筋斷骨折耶。汝心何忍。甲泣曰。小子無知。誤犯長者。實因生活所迫。且家有老母。不禁飢寒苦。不得已挺而走險。作此生涯。望長者憐之。羅乃向其大兜肚。脫青綳二百文予之。并無怒容。且謂之曰。余憐汝遇。汝持此可作小本。販賣什物。亦可謀生。何必爲此犯法事。告戒一頓遣去。羅常遇小竊。爲其所擒。亦出資予之。令勿再犯而釋之。觀此足証羅之忠厚仁慈矣。隣邑有技擊家楊某。亦嘗設館授徒。富於力。技亦甚精。頗負時譽。忌羅名在己上。甚妬之。思有以勝之。以爭一日之名。乃屢約羅比賽。羅均却之。其徒與鄉人。皆憤楊藐視。而認羅此舉爲示弱不武。有失威名。多憤憤不平。羅乃諭其徒曰。汝輩年少。血氣未定。若圖一日之名。貪一時之勝。實爲技擊家所最忌。每因一朝之憤。而不能忍。以致結怨尋仇。殊與習武者之宗旨相違背。夫習技者。必先涵養其氣。故藝逾高。則養氣逾足。品尤謙卑忍讓。若恃其血氣之勇。決一時之勝負。而邀一日之名。則結果必致債事。樹怨于將來。夫武術一道。學無窮盡。無有底極。天下之大。能者甚多。俗所謂背後有能人。一山還有一山高。余非怯者而畏揚之藝。乃免結怨招尤耳。徒衆傾教唯唯。奈楊某不知進退。故頻頻相逼。羅均避之。一日。揚竟登門搗羅較藝。不得已與楊相會。及見。羅仍卑辭謙恭。力

請免較。楊再三求。而羅尤斤斤以爲不可。請之再四。徒衆復從中慫恿。極力撮合。務使二人一較。羅迫不獲已。乃謂楊曰。彼此同道。似不宜較量高下。有傷情誼。今君必使某獻醜。某辭不獲。惟有一言聲明。某殊不欲以生命博其勝負。無論勝敗誰屬。均不得反顏決裂。更不許結怨將來。君如其允也。某當奉教。否則某寧服罪。不敢奉命也。楊諾之。羅曰。久聞君富於力。有千斤膊之號。今先請教君膂力。楊曰。其法若何。羅曰。君使鐵搗（卽俗所謂遮牌。有鐵簾製者。又名籐碟鐵碟是也）背靠石柱。繫紮馬步。余以鐵槍觸之。試看君能受余三槍。然後再較他技。君馬步雖堅實。恐不能任。故使君背靠石柱。以增抵抗之力。而免傾跌也。楊以其言誇。且含諷刺。心憤憤不平。乃答曰。君語未免欺人。某自審己力。尙堪受君三氣。不必以石作靠。若此。余雖勝不武。羅不允。非着其背靠石柱不可。楊求勝心切。姑亦允之。卽以左手套入搗中。力握之。立定馬步。勢若伏虎。狀類鐵塔。雖有千斤之力。恐亦難動其分毫也。時羅手握鐵槍。運其神力於兩臂。卽向鐵搗一點。觸然聲响。視鐵搗已成凹陷。再點時。鐵搗已應聲分裂。視楊已面色陡變。雪雪作聲。急呼止。羅笑謂楊曰。如何。楊曰公之神力。某誠佩服矣。幸恕唐突。勿罪已往。且言且出其手於搗。視其臂及肩膊。業已傷腫痛不能動。急命徒取藥敷之。復謂楊曰。君力雖宏。然余知君決難抵余三槍。故令君以背靠柱。以增君之抵抗力。否則君必後倒。而傾跌於尋丈外矣。弟冒犯。致傷君臂

。心殊不安。望勿罪也。楊聆語滿臉含羞。始服羅藝之高。遂赧然辭別。徒歎以師獲勝。莫不欣欣雀躍。以鳴得意。惟羅則感然不安者數日。可謂老成持重。深能慮後者矣。雖曾設館於省城某街。(似開爲檢粉街)忽一日有客乘馬到訪。客爲山東人。隨身携有槍械。及門。詢羅守仁在否。門者納之。客乃隨之入。羅迎之於客室。客見面。卽謂羅曰。君卽守仁先生乎。羅以客突如其來。睹其狀。知必爲技擊家到訪賽藝。更以其爲外省人。氣宇魁偉。身軀雄健。知非善意。故未敢直認。乃答曰。家兄適外出訪友。余乃守仁之弟。君有何要事。而惠顧家兄。可得聞乎。客曰無他相瀆。惟久聞令兄名。技擊爲貴省冠。某不自揣。欲躬親領教耳。羅答曰。家兄今早外出。不久當返。請君稍候如何。客欣然坐候。羅忖思客不遠千里而來。比較技擊。彼必有過人之技。如不與較。豈非示弱。有失榮譽。若與之較。又恐弗勝。則一生名譽尤爲不堪。思有頃。卽起立。以其常用之鐵烟桿。藉奉烟爲名。一試客之腕力。迨奉烟至客。二人互相推讓。久之。客乃受而吸。度己力尙堪敵之。復於言談間。與論技擊武術。以探其造就之深淺。可謂老成心算矣。至是羅乃決意與較。遂謂客曰。家兄久未歸。寂坐無聊。彼此屬在同道。請君表演一二。使弟得廣眼界。藉領教益可乎。客曰無須。不若吾二人比對。一較技擊。似較有趣。令兄名震南北。想君之藝。當亦不弱也。羅曰。豈敢。家兄雖具薄技。承蒙過獎。愧弗克當。弟不才。不過稍知皮毛。畧悉門徑而已。何堪與君相



招抗。弟誠不敢也。客曰何妨。彼此遊戲耳。豈真決鬥而求勝負乎。羅曰。若此弟可勉從君命。尙祈指點。言畢相將至教場。客取出其携來之械。羅乍見。爲之一驚。緣客所使之械。其名爲虎頭鉤。乃十八般軍器之首。凡使此器者。必勇士。非技藝高超。勇力過人。則不能使用。以此加意戒備。萬分留神。羅本使鐵槍。二人各佔方位。開始交手。約半時許。勝負未分。其門尙未劇。緣客初以羅出言謙恭。又非守仁。自念必勝。故甚輕之。門亦甚緩。迨交鋒乍久。以羅槍法精妙絕倫。無懈可擊。左右前後。密不透風。無絲毫破綻。客始駭駭。付思守仁之弟。從未知名。其技之精已若此。則守仁之技。概可見矣。在守仁簡人之意。則以客遠道來訪求賽。其技必高出於儕輩。觀其所使武器及氣慨。可見一斑。初不想求功。但求不敗。以此步步留神。以探客之技。而伺其破綻以破之。故但作防禦。不爲攻勢。其門故緩而不急。迨交鋒多時。知客之技果精。而不易與。然自審能力。足可保持。不致其爲所敗。乃酣鬥如故。羅始則守勢。久之客似稍懈。羅卽乘機改爲攻勢。槍法一變。趁勢猛進。槍法比前更密。點點梨花。如飄瑞雪。上下翻飛。勢若烏龍出海。猛虎離山。耳邊但聞呼呼風响。有如暴風疾雨。勢不可當。客至是。始駭然失色。羅進迫更急。客更覺眼花撩亂。不但進攻之不暇。招架遮擋。亦感不及。偶一差慢。羅槍一擺。但聞吧達一聲。雙鉤卽脫手飛去。落於尋丈之外。客幸釋手得快。否則兩腕必爲鉤傷。客至是。卽伏地叩首告罪。羅急釋

槍。雙手扶起。曰小弟甫莽。冒犯老兄。罪甚。尙祈恕之。彼此戲耳。幸勿以此介介也。客起。滿臉愧容。默無一語。羅邀返客室。再三告罪。使徒輩拾回雙鈎返之。客接鈎。赧然謂羅曰。君之技可謂超絕羣倫。弟自山東訪友至此。沿途所經十數省。從未得遇敵手。久耳令兄威名。思欲請教。今竟爲君所敗。君技已若斯。則令兄之技。誠非小子之所能望其項背也。言訖起辭。羅曰。請君稍留。某尙有一言奉告。而求君之恕。某非守仁弟。守仁乃余也。客聞語。愕然止步曰。此何故。守仁曰。老兄之來。雖非打盤（踢槍）而弟不能無疑。是以未便直承。余之此舉。似有機心。尙祈恕而原之。客聽罷。爽然若失。意似悻悻。羅察其狀。恐其將來報復茲事。料彼之心。未必卽便甘服。思有以儆之。使知所畏。而戢其報復之念。乃親送至門外。請其登騎。客遂躍登馬背。回首作別。羅手一揚。道聲請。遂返身入內。羅本預囑一徒。立於門外。并囑以言語。迨客登騎。方欲推馬前行。不知何故。馬仍伏地不起。客幾爲傾跌。此際羅徒卽行近。指馬謂客曰。馬傷矣。客曰否。吾騎健甚。何致傷。汝何故云云。羅徒曰。君固一技擊家。何如是之夢夢。吾不但知汝馬傷已也。更知傷之者爲誰。且言且示以馬之傷處。客視之果然。不覺大怒。謂羅徒曰。君不謂知傷吾馬之人乎。徒曰然。客曰誰耶。徒曰其爲羅守仁人先生乎。客始驚。繼則搖首曰必非。羅遂余出。立於階上。距馬甚遠。彼何能及吾馬。徒曰。吾謂君夢夢。今果然。君登騎時。羅先生非向君舉手一揮

乎。彼之揚手。非與君作別。乃傷君之馬耳。羅先生之技藝武術。雖無人不知。但先生之精於內功。則人尙多未曉也。其內功之精深。確已登峰造極。非等閒可比。能於不知不覺中。斃人於數丈外。其殺人不須械。惟一舉手之勞耳。今先生一揮手。而傷君馬於數尺之內。乃小焉者耳。但羅先生爲人。極其謙讓和藹。乃一忠厚長者。與人從無仇怨。今彼乃傷及君之尊騎。想君必有使其難堪之處。然先生尤不忍傷君。而傷君之馬。使君畧知所儆耳。若非先生忠厚。則君必不免矣。客聆畢。氣爲之結。徒曰。汝馬尙可療也。乃出刀圭爲之敷裹。曰。約炊許定可恢復。但非經七日未可坐騎也。客甚感謝。遂別。其後亦未見其復來。羅公可謂善防積怨者矣。今其後人及該鄉人尙多習武事。然其技則無一可觀者。惜哉。其失傳乎。

異術  
短篇

## 陳短辮子

(尙志投)

相傳何健幕中。有詹法師其人。能以異術治病。且謂可駁斷頭。因恐駭俗。故不爲之。此事不知是否。然聞北省多異人。如祝由科等之能以技術治病。及作種種幻戲者。大有其人。惜未嘗目睹之耳。憶遜清光緒中葉。不佞曾就席花縣賬房。居停李君其鶴。號仙史。山東濟南人。以軍功出身。入李傅相鴻章幕十餘年。得補廣州花縣知事。公餘之暇。賓主閒談。李自言其少時。曾在濟南開一製麵店。所顧司理。陳姓。亦濟南人。年未老而髮半禿。人皆以短

辯子呼之。陳爲人頗樸誠。寡言笑。非稔者。不知其身懷異術也。店後有曠院一所。係用以晒麵者。陳嘗於夏夜。挈睡椅在後院納涼。店有二僮。係僱以供雜役者。亦以床板鋪院地露宿。夜半。均入睡鄉。天忽微雨。二僮醒。相戒勿驚陳。潛入內扇門。登樓熄燈共寢。比陳爲雨淋醒。起喚二僮。已不見。知其先入。遂亦入。推門。已下鍵。因叩門。無應者。微聞二僮在樓上竊笑聲。知其有意戲己也。卽亦不叩。二僮在樓上。方傾耳細聞。不覺帳頂雨漏。俄而愈甚。因起。暗相摸索。覺無處不漏。衣髮皆濕。驚極狂呼。旋見陳秉燭啓後門。笑曰。汝等惡作劇。宜薄懲之。二僮錯愕自顧。己身仍在院中。究不知何由至是也。陳常下鄉收賬。歸途。遇有童子。因登樹取雀巢。失足墮地。頭爲樹枝所觸。洞一孔如錢大。血流如注。昏不知人。其母抱之狂呼痛哭。陳命人取水一碗。以二指蘸水。向傷口畫符。隨畫隨沃。血立止。漸生糜。以布裹之。尋愈。鄰右有登瓦脊放風箏者。失足墮。右足插溝渠中。脛骨折焉。痛極暈厥。其家人求陳醫治。陳至見狀。喃喃自語曰。用觀音水足矣。亦命人取水一碗。以二指書符其上。以水向傷處揉擦。數日卽能行。陳有把弟侯某。寓濟南城西門口。一妻一子。家甚貧。子年已弱冠。性頗孝。父子均以苦力餬口。會侯妻病。無力延醫。日漸增劇。城內有醫某乙。頗負時譽。惟診金極昂。每日出城診症。肩輿必過侯門。侯子晨詣乙所。長跪哀求。請其於過門時。下輿入內診其母。乙漫應之。至時不肯下輿。翌日復往跪求。乙

允之。而又不果。如是四日。侯妻遂卒。子憤甚。以其母之死。實由乙不肯爲之醫也。於是  
有死乙之心。偵知乙所寓。係前舖後居。乙每晚皆在賬房住宿。因入廚取菜刀霍霍磨之極利  
。至夜懷刀潛出。適是夜乙家有女眷到探。邀乙入內作葉子戲。乙卽着司機人睡其榻。以資  
守護。比侯子至。聞榻上鼾聲。潛揭帳按其頸力切之。身首殊矣。携刀遁歸。翌早聞道路喧  
傳。某醫店伴。夜被盜戕。心知僕殺。遂詣縣自首。官應得其情。憐之。擬末減。被駁回。  
遂論抵。秋決有日矣。侯惶急。詣陳求救。陳難之。侯苦求不已。陳曰。無已。姑試爲之。  
但須切守秘密。洩則兩俱無益也。侯矢勿洩。陳教以於行刑日。賄劊子手。將屍與首贖回。  
翌夜昇回家中。爲之作法。戒七七四十九日。勿得外出見人。過期晝夜遠遷。以避耳目。翌  
日侯子復醒。徇徬迷離。於前事頗不記憶。侯誠之曰。汝病新瘳。宜在家靜養月餘。不可妄  
動。遂每日反扃其門。加鑰。自往工作。至夜始回。數日後侯子以己病既愈。不忍累父偏勞  
。乘父去後。啓門毀鑰。荷担携篋而出。坊人見之。驚謂彼既伏法。何得尚在。羣議爲鬼。  
侯子聞之。遽仆。而頭復斷矣。里中鳴諸官。捕侯嚴鞠。侯茹刑不過。遂吐實。官飭兵勇捕  
陳。時陳居附城三里許。每日晨起卽如廁。習以爲常。是早開門。覺有旋風一陣。迎面吹來  
。急以手抓風一撮嗅之。卽閉門復入。比兵勇至。圍屋三匝。毀門而入。人物皆空。祇餘粗  
笨傢具數事。遂廢然而返。聞陳後在龍虎山張天師處當法官云。此事頗涉於怪誕。然李君則

謂確有其事。偶談詹法師。因憶錄之。亦等諸妄言妄聽之例可耳。

軼聞  
短篇 陳

## 義

(吳博軒投)

運清時。有陳義者。粵之某縣人。精技擊。善內工。惟其未嘗以技炫人前。故無有知其能者。陳無兄弟。復無妻室。孑然一身。以販菜爲活。日中挑担上市。以謀升斗。怡然無以爲苦也。會斯時邑中來一丐僧。面貌猙獰。終日行乞市上。或各宮戶間。與以粥。或食物。則不受。給以錢。則受之。不給亦不強。惟是時地方上咸有巨竊案發現。而所失亦多爲金珠貴細之屬。他物均不注意。失主均報縣請緝。于是捕役大忙。或東或西。密探賊蹤。然皆捕風捉影。曾未破獲一案。一日。陳義因事偶往鄰村。行近荒郊。適遇天雨。無處藏避。遙見山麓間有古廟一所。乃急奔往暫避。比至。見廟門緊閉。推之不開。意爲司祝者外出。乃立于廟門外。維時風雨極緊。陣陣撲面。衣履幾濕。陳見不能站足。乃逾牆入廟內。見廟殊狹小。惟頭門之雙扉。有一方巨石壓之。陳心甚疑。四週瀏覽。但見蛛絲滿壁。四處積滿塵埃。靜寂無人。惟正殿側角有巨大銅鐘一口。重可數百斤。不懸于鐘架。而置地上。四週地面甚潔。微露履印。陳益疑。細視該鐘。封滿塵污。惟鐘頂則甚光滑。若常有人摩弄者。不覺有所悟。乃奮力將鐘提開。見燦然盡爲黃白物。及婦女釵環之屬。陳亦不動。將鐘蓋回。更留心

別處。時雨已止。但陳欲窮其究竟。不卽出。四圍加意細察。忽聞外便步聲甚急。乃卽躍上神龕。以帳幔遮身。屏息覘之。俄見一人踰牆入。細視之。乃日來行乞市上之僧也。手挾物一包。將鐘搗起。納之入。卽匆匆去。陳暗想近日竊案之多。莫非此賊所爲耶。否則既屬丐僧。何來此物。且彼行踪詭秘。大有可疑。其終日行乞市上。固作掩人耳目。且藉此探索人家貧富耳。而彼藝殊高。雖捕役果知其爲盜。亦無奈他何也。少頃。乃出廟而返。維時縣官以竊案日增。又久未得賊。不禁大怒。嚴飭捕快。務將賊限日歸案辦理。捕役大恐。日夕籌商。莫衷一是。捕中有某甲者。曩固與陳相識。一日。偶共談起竊案之事。陳詢其曾得賊之踪跡否。甲搖首曰。是真棘手。爲捕多年。未逢有如此者。究不知賊是單獨行動。抑爲合夥。詢之失主。均含糊莫辨。且窓櫺門戶。皆無破毀。賊之來去。亦懵然不知。斯真奇矣。陳聞言點首微笑。甲順口問曰。義兄莫非知賊蹤耶。陳謂安得而知。但不過有所疑者。而事無左証。甲更叩之曰。有何所疑。不妨說出參酌。陳乃將廟中所見歷言之。甲沉思曰。是矣。是僧在市上行乞。不過月餘。憶未見其之前。從無竊案發生。但彼能挽如許巨大之鐘。料必藝亦不弱。我當合衆以圖之。乃歸而與同侶謀。翌日俟之于市。果見僧乞于一米肆前。捕衆乃出腰刀戒尺。鋒擁上前。僧殊不戒意。以手左右揮。觸之者。均跌撲尋丈外。復捋笑曰。若輩真不知死。敢來混乃公。本處竊案。是吾一人所爲。汝曹將如何。言訖轉身欲行。有爭札

近前者輒被其踢撲。時適陳義挑担入市。聞僧言。及見捕役不敵。乃從容棄担于地。迎面高呼曰。賊果汝耶。僧聞言。知有異。欲先下手爲強。俟陳稍近。卽飛足蹴之。陳急閃。運力于掌。猛削之。僧呵吓一聲。如滾地葫蘆。捕役一齊奔上。按而網之。欲牽其行。僧臥地不能起。蓋脚骨以被陳砍碎。捕乃用板抬之返縣衙。官立刻升堂提訊。僧不俟其審問。卽一一招承。遂定罪焉。後官知捕僧乃陳之力。因召陳至。大加贊賞。并着陳同往古廟。將鏝下之物搜回。官嘉陳之能。欲畀以捕頭之職。陳固辭不受。強之亦不可。乃厚酬之。自是人皆知陳挾有妙技。或有請陳授藝者。則固謝不敏。奈求之者日衆。陳不勝其擾。潛于夜間遁去。不知所終云。

俠義  
短篇 俠

丐

(神龍投)

順屬容奇。本爲繁盛之區。向者絲麻林立。繭棧羅列。每於旺造之際。男女往來不絕。肩摩轂擊。攘臂接踵。大有張袖成陰。揮汗成雨之慨。然近數年來。絲業迭遭失敗。工廠亦寥寥無幾。不復曩時氣象。言之良可慨也。當道諸公。其有以濟之乎。

容奇當各地蠶桑中心。隣鄉之來買賣者。大不乏人。是爲九流三教之集中點。故強凌弱。衆暴寡。及奸詐之事。日有發見。而能有諸篇所記之俠丐之濟弱扶傾者幾希矣。



詎今五六年前。有趕趕者某甲。(或謂其馬齊人)身碩偉。貌兇險。每造必集鄉人往容奇趁買賣。然性奸險。詐僞百出。以騙愚人。以強凌人。以衆壓人。故人皆不值其所爲。然未嘗有何異動也。某日。有異鄉人某乙。亦來買賣。會與某甲交易。詎竟以衡量相欺。乙不知其素性。立出反對。甲堅執不可。乙以彼強詞奪理。因起口角。遂生衝突。甲以乙爲可欺。竟至用武。詎乙亦不示弱。反拳相向。堅持不下。彼此往來。雄雌未決。旁衆以彼兇險。不敢排解。只作壁上觀。時甲忽逃出圍外。突集鄉里四五人。皆孔武有力。俱持竹槓。飛奔而前。乙以退避不及。恐徒手待斃。迫向人叢中奪得竹槓一。嚴陣以待。甲聲勢火焰。氣昂昂首先搶入。餘紛繼進。竹槓並舉。卜卜然若爆竹響。相持十餘分鐘。竟寡不敵衆。乙連受巨傷。幾將不支。兩旁注目。咸爲乙危。謂必壽終於是。爲異地之鬼矣。然視此彪形大漢。兇神惡煞。孰敢攪其鋒。故皆敢怒不敢言。無願出作魯仲連者。時乙已不支。遂仆在地。竹槓如雨點齊下。幾暈絕。觀衆皆不忍其所爲。咸欲少吐胸中不平氣。出加干涉。忽萬目睽睽中。突現一人。衣百結鶉衣。穿燕尾之鞋。形狀褻褻。貌枯槁且黑。兩目炯炯如電。蕭然若其自得。既出。則厲聲怒目大罵曰。若輩小子。敢於青天白日。目無法律。恃強凌弱。視人命如兒戲。誠惡屬甚。今與若輩小子約。其於本日內。速離此境。賠償藥費於傷者。方保無虞。否則老拳相享。性命難逃。悔恨已晚。勿謂乃公言之不先也。衆聞其聲。意謂現今尙有抱不平者

。俠義之爲。賊不可多得矣。遂東張西顧。咸欲一觀廬山。及定睛細看。始知所謂抱打不半之俠義者。乃一乞丐耳。且纖少無力。不禁大失所望。有謂其爲呆者。癩者。議論紛紜。而此四五條大漢。亦以彼爲可欺。其所以喋喋者。或神經作用耳。遂不之顧。而甲正眼火生烟。突聞此大言不慚。虧己已甚。無名火不禁高三千丈。甲覩出馬爲一乞丐。手無縛雞力。恨不能一口咽下。以洩心頭氣。遂不管三七二十一。突舉竹槓。當頭掃上。丐者不慌不忙。領首微笑。甫舉臂。竹槓橫飛空中。脫離甲之關係矣。觀衆不意丐有此本領。皆大駭。甲以面目全失。知遇勁敵。然猶欲以衆取勝。趨命鄉人前。合力抵禦。冀盡孤軍一戰。丐者態度自如。舉無怯色。俄而竹槓奔下。四面掃來。丐者被圍於中。沉着應戰。左揮右格。聲東擊西。或出或入。或轉或旋。或起或伏。如走馬燈然。旁衆咸服神勇。喝影助威。皆欲滅此社會之蠹賊而甘心。無何。哎呀哎呀之聲遽起。四五大漢中。已倒仆其二。餘輩知不敵。發足狂奔。甲亦待跨足。丐者趕上箭步。左手把其袖。右手執其胸。叱曰。止。否則不汝饒。甲欲動無能。顛聲答曰。願聽尊教。曰。其自今日起。不許再履是境。曰。如命。賠償某藥費若干元。曰。如命。曰。若是則趣納來。饒汝性命。今後如再有此事犯於乃公手內。則休想活命也。甲唯唯。如數取出。乙乃釋之。抱頭鼠竄去。後遂無敢履是地。時乙已爲衆救醒。丐與以資曰。此傷藥費也。汝善爲之調理。想此鼠輩。斷不敢再於太陽頭上動土也。語訖。掉臂欲

行。乙亟止之。堅叩姓名。欲邀還家。不顧。健步而去。後不知所終。

情俠  
短篇  
兒女英雄

(談諧投)

自古燕趙多慷慨之士。夫人皆知。若於五嶺以南。求得如漢之朱家郭解者流。則如鳳毛麟角。亦未始非南方之弱點也。余素慕古之任俠。能於強暴之下。袒護弱者。以解決不平之事。以快人心也。若者。豈不勝於啾啾墮下。老死泉林。奄奄無生氣者歟。故述張俠民事。庶使懦夫有立志。張俠民者。某邑之世家子也。生得珠圓玉潤。卓爾不凡。雙目炯然有靈氣。識者早知爲英物。而性復聰慧異常。少讀書。聞一可以知十。年十五。操筆爲文。已斐然成章。師極器重之。深望蔚具成材。以誇耀閭里。無如俠性疏懶。視經史貼括之學爲畏途。師勵之。不聽。叱之。則憤然曰。吾不欲爲讀書博功名。功名爲自殺殺人之具。師乃戚然曰。孺子不可教也。自是乃持放任主義。不復強之。而俠則竊竊自喜。以爲還我自由。

光陰荏苒。歲月不居。童子試期適屆。父母迫之應試。不允。強之而後行。追揭榜之日。竟列冠軍。里人咸稱譽之。而俠則絕不以此榮也。年十七。遇鄉里癘疫大作。父母相繼而亡。俠孑然一身。常悒悒不樂。從此遂輟讀焉。

俠雖不尙文。而酷好武技。嘗出重資延技師歸。授以拳術。及馳馬試劍諸技。且多招壯士於

門下。幾有食客三千之慨。切磋砥礪。遂盡得其師之秘。挾其技術。益不自羈。於閩里間。見有不平者。輒披髮纓冠而往救之。以是邑人屈於權勢者。咸感羨之。而虎紳土豪之輩。則恨之刺骨。每欲伺機架陷。而置縲絏以死之者。

惟濡其恩惠之人。則戴之如父母。僉密告之。有勸其韜養者。他徙者。而俠不爲之動。旋念小人用計。暗箭難防。明哲保身。古有明訓。然究竟老成持謹之語。不敢少年意氣。忽憶及捨生取義之句。忽又憤然曰。大丈夫生於世上。不作烈烈轟轟一場。何以爲生。於是忽然拍案。忽而按劍。爲狀至激昂。時壯士中有閱歷較深者。備聞權勢之陰險。知久留於此。徒供虎輩噬吻而已。遂低聲托詞謂俠曰。聞北地勇士如鯽。蓋有深得少林之秘者。駐此授徒。君盍往尋而師之。夫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以孔老之聖。猶師老師鄴。雖希性與學技有難易大小之不同。而爲學則一。寧可沾沾自足。以故步自封。致望洋興嘆耶。且北地之人民含冤受屈者。比南尤多。君固自許俠義過人。顧可拘於一隅耶。

俠聞之。適投其所好。竊然喜。與壯士互談北方人武藝之精密。爲之羨慕不置。於是決計北上。遂召集門下之壯士。謂之曰。君等身懷長技。不愁無藏龍之所。杞梓梗楠。到處見移。不必楚材楚用。今吾欲離此北上。不得已欲君等另覓鸞棲。如何。壯士平日感其恩義。至是雖不忍捨。然不能自爲挽留。以致戀棧之嫌。咸亦唯唯而去。不數日。俠遂將其祖業盡售。以

作川資。始得腰纏十萬。挺劍橫磨。千里從師。其求學之心有如此者。

俠北上燕趙。行次韶州之曲江。向逆旅投止焉。見對房有女二人。形如主僕。均美而艷。俠平素非好色。見此亦不禁魂銷。頃之。忽聞女叱婢曰。賤丫頭。還不掩門耶。旋見婢出。喃喃自語曰。個風狂兒。殊輕薄。目灼灼窺人春鬪。至儂受姑娘呵責。言次。則砰然一聲。門深鎖矣。客舍孤單。輾轉難寐。俠坐起窓前玩月自遣。忽聞私語囁囁。來自隔壁。就板帳上之小孔窺之。見一莽男子。與逆旅主人。男子曰。個女兒殊不弱。當以智取。不能以力勝也。須待其睡熟。然後圖之。事必有濟。未審此時已睡否。逆旅主人曰。惟時尙早。即睡矣。當然未熟。汝姑待之。其少安毋躁。至此遂寂然無聲。

俠暗料所謀者。必對房女兒。然女兒何仇於彼。而竟下此毒手。繼而曰。必爲謀財害命無疑矣。但見危不救。殊非丈夫所爲。即挺身而起。拔劍出按。旋念彼所言。則女兒殊非弱者。想未必遽遭不測。且其尙未動手。我逕殺之。則其曲在我。不如告彼女郎。使善自爲防。策尤兩全也。思至此。意堅決。乃踰窓而出。躡步至隔房一窺。則居停主人與莽男子。彷彿拭利刀。乃急走至女房。立窓外以指輕叩。女從內問曰。是誰。俠曰。余爲警告者。今夕汝將有不測。幸君自爲防。言已欲去。女郎遽自窓跳出。攔俠去路曰。汝云何。俠見女柳眉倒豎。俏眼含嗔。乃告以所聞。女郎無語。但曰。來。婢遂應聲而出。手握二刃。光芒奪目。女

只取其一。請俠引導。俠以手指其房。旋乃自歸。拔劍而出。預備作女後盾。

俠出房。見女僮婢。正舉刀破窓。躍入隔房。繼聞格殺。復聞一種異聲如馬嘶。旋見女郎僮婢出。已渾身血跡。知已將二賊撲殺。旋聞一陣呼嘯聲至。有數十人擁來。女毫無懼容。揮刀拒敵。連殺數人。而賊黨之生力軍大。重重將女圍困。相持良久。見女及婢稍疲。似有不能支持之色。俠見茲二女之勇。佩服不置。然所以遲遲不赴者。欲盡觀其技耳。今見彼勢窮力竭。乃拔劍挺身而出。乘賊衆不覺。大嘯一聲。揮刀殺賊衆數十。殺入重圍。救二女而出。

二女感俠民救生之德。遂互通款曲。道達姓氏。知俠民爲世家子。且羨其任俠。佩服其技術超凡。遂與之好結姻緣。卽在此客舍結婚。而互同遊于燕趙。從此英雄兒女。千載一時之會。亦天假之緣。使物逢其耦也。

武技  
短篇 譚達經小史

(李紹彭投)

譚達經。籍順德。容山武師也。先世困乏。父耕母織。年未舞勺。早失怙恃。凋零孤苦。無以爲生。依靠一老祖姑。形影相吊。以度其凄凉生活。而姑亦賴無隔宿者。恃一口神針。代人縫紉。聊支升斗而已。今以驟增一口。覺難維持。不得不日驅經於本村野山斬柴刈草。謀

補助其如珠如桂之薪精焉。咬本啖糲。倏忽三載。至舞象之年。祖姑又不幸染老病卒。於是年僅成童。無能自立之譚遠經。以上無叔伯。終鮮兄弟。遂淪落盧廠雉館。作其硃後的生涯矣。然經天性活潑。爛漫不羈。日博萬錢固不飽。數餐一食亦不飢。潤眼所得。到手輒盡。雖塵生范甌。從未搖尾乞憐於博友。會同鄉武師甲。因經父執輩也。生平以走關東。闖關西。薪武賣藥。濟世施人爲宗旨。以年老力衰。歸休故里。目睹老友之子。年富力強。淪胥至此田地。惕然憂之。欲代謀一噉飯根據地。以慰故人。於是設館授徒。招經爲月字營焉。經本聰慧。兼具勇武。兩餐之暇。授以萬人敵的工夫。一宿以前。教研孫思邈的藝術。浸潤年餘。夜粥食過。便雄赳赳。勇騰騰。居然出山問世。步乃師後塵。鳴鑼賣技於市廛。不復昔日之吳下阿蒙矣。但經血氣方剛。火候未到。以爲有兩度三九七。便可橫行大江南北。人莫余敵。而知弟莫若師。以經大意輕心。誠恐有失。故出山之日。訓以山外有山。強中有強之義。更授以其他絕技。使作傍身。經愈有恃無恐。目空一切。幾不知世界尙有高能者在矣。吳夫調年。在鄰鄉擺當。因地盤問題。權利爭執。不顧地方秩序。與同道者大相齟齬。對方不敵。爲經殺斃。地方人士。以人命關天。羣情洶湧。咸欲得經以卸責。免爲地方累。但見經手持利刃。臂裂髮衝。尤有餘怒。誰敢批其逆鱗。捋其虎鬚者。經亦自知殺人填命。律有常條。若非擺脫漩渦。必受法律裁判。且以羣衆將有不利於己。如待其發作。則受制於人。

勢難逃遁矣。乃人急智生。不動聲色。佯言於衆曰。在下一時魯莽。致誤斃人命。豈不知殺人論抵。律難饒恕。然畏罪潛逃。貽害大衆。非丈夫所爲。但與其爲地方拿解。曷若自己出首。未審各位。有肯同在下一見縣長。作個公道証見否。經此一番作用。其實有一種計劃在內。鄉人不虞其詐。見其能和平就範。且願自首。免却許多週折。安有不色然而喜乎。乃就地選派三幾地保父老。名爲倍伴。暗則監押遠經面縣。經見奇策已售。私心竊喜。一面收拾行囊。一面着侶伴各先返鄉。然後隨同一切人等。起程上縣。但當時未開公路。由鄉達縣。須步行數十里。少壯之輩。尙虞踽蹶。此等老頑的地保父老。怎有不氣嘶力盡。汗流浹背者。經見此情景。以爲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踏開大步。逃脫網羅。一班地保大老爺們。祇有徒呼荷荷。張目結舌。如劉先主之送徐元直。望至人影不見。始跌足懊喪而同。至經幸脫法網。忽忽如喪家之狗。而縣長懸賞緝兇。咨至鄰邑。使其不特故里難歸。卽全省亦無立足地。乃改名易姓。逃亡桂省。仍舊賣藝以餬其口。此後譚遠經。便流連往返於大撫容賀之間。不覺葛萎兩易矣。一日。售技歸晚。錯趕宿程。致迷途徑。觀紅日將已銜山。望四邊空無宿舍。况聞深山大澤。實產龍蛇。處此峭壁巖巖。恐齧狼虎。自悔不應徒恃健步。快趕路程。以至涉歷危險也。俄聞空谷足音。自遠而近。斜望山坳深處。一老嫗蹣跚而來。氣度安閒。若駕輕就熟者。經喜有人踪。知烟戶不遠。急迎前問道。并求指示宿處。嫗觀經英氣蓬勃。



審非歹類。竊念現在時間。已日沉西。趕宿村市。固屬不能。獨處荒陬。更涉危險。如己不一援手。微特良心有所不忍。且乖人類互助之義。乃毅然對經曰。先生異鄉孤客。日暮窮途。困急之情。不言可喻。況此處遠離鄉市。廿里而遙。使非御風而行。勢難奔及。空山無客店。今夜宿誰家乎。可幸蝸廬不遠。尚可容膝。未審先生肯降貴紆尊。不嫌謁蹇。一彈蓬幕否。經聆畢。喜揖謝曰。伯母能如是。免小子膏虎狼吻。生死肉白。甯不成激。但現在時已不早。朱門尙要趕程。既蒙週憐。敢煩領道。媼微笑遙指曰。無須急迫。此處就是了。經視線集其所指。但見林森菁密。蔽日翳天而已。實未覩片瓦半椽也。心竊奇之。然時將入夜。祇得步趨媼後。但覺媼矯健異常。扒山越嶺。如履平陽。經竭蹶追隨。疲憊欲絕。行行復行行。已抵叢林密茂之處。媼止步回顧曰。至矣。經以四望無字。莫明其妙。頗現詫異之色。媼曰。先生無疑。此乃老身用以自衛。并教小女習技之所。因此地山叢林密。虎豹時出傷人。故居室四圍。徧植修竹。以爲自衛。并使小女出入必經。而資練習。誠一物而兼兩用也。先生健者。請先跳躍進內。老身隨後而來了。經視四圍叢竹。高矮參差不一。其最底處。亦逾丈外。况踰墻之術。生平從未經練。安敢謬然獻醜。惟有亟謝不敏而已。巨奈媼頻頻勸促。經無奈。祇得彎身一試。詎足甫離地。忽身輕如燕。一掠而過。若被持挾者然。原來媼陡見經彎身姿勢。知是道外人。故乘機挾而過之也。經觀此情狀。爲之咋舌。方信乃師山外有

山之訓。但以媼無惡意。而身又無長物。諒不虞危險。於是隨媼入室。媼即乘燭焚膏。殺雞爲黍以食經。且見其少女。經視少女頗佳。磊落大方。無世俗女子羞澀態度。食間。媼詢經姓氏里居。及失路之由。經具告之。并詢知母女原是東王府杜教師家眷。爲少林宗派。因北韋之役。教師同殉於難。以避仇家耳目。故逃匿至此。後媼以經年少英敏。且同是天潢淪落人。陰有作婿意。但以經技術幼稚。而未啓齒耳。故挽經留居於此。共同研究技藝。以嗣將來。以後慣江湖飄泊之譚達經。既得名師指導。復有良友切磋。息影安居。不復作賣武售藥的生涯矣。光陰荏苒。倏忽經年。女與達經。感情日臻濃蜜。花間月下。無不有他倆的芳踪焉。經以女天真爛漫。若卽若離。久欲與一談婚約而未敢。一日。媼因事下市。經乘間挑逗之。但見女粉頸低垂。春生紅暈。含情脈脈。不怒亦不言。經愈顛倒。更戲以游詞。女嘖吐曰。止。若得噉飯地。便思無禮耶。母知之。若死無地矣。凜凜詞色。嚴不可犯。經尙不知機。遽前撲之。女無可忍。於是挾經聳身跳上壁窻。扳曲窻間鐵枝。挾經頸項。不顧而去。經被倒懸半空。欲下不能。呼救無應。正在困迫之際。媼適市物回。觀經奇困。深惱兒女捉狹。不應弄此危險。急扶經下。後媼察得其事。知婚約再不可緩矣。遂將婿之之意告經。經喜且感。尤愧從前孟浪。而女反不介意。若無其事者。待經一如平日。未幾。媼染沉疴。命經下市市藥。適經田隴隘道。遇一担猪糞者橫担前阻。經以媼病頗重。購藥心急。欲過其前

。而烏道羊腸。不容並足。而前行者故意慢步緩進。一若與已開玩笑者。於是忍無可忍。立意乘他不備。挾置道左。免爲進行之碍。距一舉手。如落地生根。不特不能搖撼其絲毫。反被其累一轉膊。跌已於尋丈之外。經自知無理。更恐不敵。祇得賠罪市藥而歸。自此經遭幾番挫折。乃知現世大有人在。不敢如前之目空一切。藐視天下英雄。於是潛修苦練。一洗從前豪氣。再後十年。媿已物化。而經亦爐火純青矣。風聞前案已取消。於是挈室歸里。設館授徒於容山雲里焉。會某歲元宵。有中山武師乙。率徒數十。借舞獅爲名。演藝於達經館前曠地。口誇大言。爲經門下托其獅頭而去。乙疑是經主使。造館訪經。名爲拜謁。實尋釁而來也。經知其意。欲息事寧人。而又不肯示弱。故預擬定一策。然後迎乙入館。一面應酬來賓。一面呼童烹茗。而童以無柴應。經卽身躍逾丈之圍牆。手斫尺徑之古樹。復寸寸扭斷之。擗乾樹汁。使作燃料。乙觀此神技。驚慌失措。瞠目結舌。虛與委蛇。不敢言勇而去。自此事發生之後。譚達經的名聲。不脛而徧走全屬。至今鄉人。猶作茶餘酒後之談屑焉。

社會小說  
**美女釣金龜**

(素影投)

鮑江陳某。姑佚其名。豐於財而好色。歌樓舞榭。恒涉足焉。一夕。偕同儕數輩。譙於酒樓。飛觴坐花。調謔備至。忽聞隔座哀絲毫竹。餘韻悠揚。陳窺之。見數客華服。雀戰方酣。

一客瞥見陳。忙起而招呼讓坐。叩陳姓字。因具以告。問客邦族。則曰。榕江李姓也。業商於港。因故來汕。素耳君名。而識荆末由。今夕得瞻芝宇。誠畢生之幸事也。於是談笑風生。津津有味。熟魏生張。相見恨晚。自是不時過從。稱莫逆焉。李曾語陳曰。兄密友也。不妨以腹心相告。弟有弱妹。貌頗不惡。雙十年華。不幸作文君之寡。雖多積金。而婿家既乏翁姑。又鮮伯叔。寡鵠離鸞。徒傷隻影。近思琵琶別抱。苦不得其人。兄久處蛇江。交際必廣。勞敢代爲物色。倘弱妹所得憑藉。弟當感激於沒齒。陳曰。頗遜之。願強自鎮攝。虛聲漫應之而已。陳既聞李言。探知其妹。美而多金。腦海時作幻想。以爲若個好姻緣。安可交臂失之。思作毛遂之自荐。奈差於啓齒。方冥想間。李忽偕一友至。語陳曰。弟近在港。合股營某生意。頃得電。開辦在即。囑弟急返。本擬畢妹之婚事。無如來電火急。未便勾留。兄志素豪。敢以妹子相累。港粟六千。聊助粧奩。倘有未盡之事。俟諸異日。妹雖作妾。不計也。今天吉日。可完夙因。幸勿推諉。陳聞語。正中所懷。詭辭曰。弟將老矣。令妹正在妙齡。恐沒福消受耳。李之友乃從中慫恿。以冰人自任。陳始唯唯。詫爲奇遇。合卺之夕。婦貌傾城。陳自慶人財兩得。極盡綢繆。亡何。忽接李電。以營業新創。需項孔急。某方面應籌之款。猶未匯到。非代籌二萬元。不足以濟燃眉云云。陳猶豫不決。走謀諸婦。婦愕然曰。不可。我兄雖任商業。而日以狎邪爲事。度必床頭金盡。故砌詞誑君。幸毋墮其術。

。致貽後悔。陳聞之。更加倍憐。籌項之事。因置諸度外。一日。復得李電。語意殷切。鑒請答覆。陳復商於婦。婦沉吟良久曰。儂得之矣。未審當君意否。陳急詢之曰。儂素聞香江之勝。欲遊未果。今我兄一再電請。似非無故。君盍挾資偕儂往。倘其事屬實。則爲理應交。否則帶回。且一觀異地風光。寧非兩便。陳鼓掌曰。此舉絕佳。先得我心。因摒擋一切。與婦首途。輪抵香港。訪李於某公司。則前電所陳。固有其事也。因出金交之。是夕。李宴陳於某酒店。暢叙別緒。盡醉而寢。赤日三竿。宿醒方解。呼婦已杳如黃鶴。惟於案上留書一紙。畧云。「得侍枕席。已月餘矣。雅蒙眷愛。寵以專房。耿耿此心。感銘肺腑。然君尙夢夢也。儂本弱質。授意餌君。前云兄妹。特託詞耳。不圖君貪財色。致墮玄中。世情奸詐。斯後幸祈留意。」陳閱畢。如醍醐灌頂。懊喪不已。詢諸主人。則曰。已自午夜去矣。走往覓李。則店門深鎖。惟頰足悻悻而去。聞者嗤之。噫嘻。美人之魔力。亦大矣哉。

社會  
短篇

黑

迷

黨

(泛泛投)

余舊雨梁君。負笈申江。數載於茲。去年因倭寇滬。乃南返廣州。爲予述黑迷黨之事。雖明日黃花。但能警世。故錄於本欄。

黑迷黨者。專誘惑血氣方剛之青年。以爲發財之路。其黨人俱妙齡女子。明眸皓齒。楚楚動

人。故青年輩多墮其彀中。至死不悟。大有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之慨。申江青年被害者。實繁有徒。此黨上海獨多。而廣州絕鮮者。蓋廣州不及上海繁華也。所謂都市愈繁華。則社會愈黑暗。誠不謬也。

馮子坤。屢代書香。世居上海。父德和。母周氏。四旬而舉子坤。幼已天資聰穎。相貌不凡。小學時。試必奪錦。師傅許爲有用材。德和則目爲馮家千里駒。識者亦知其非池中物也。十一歲已卒業小學。繼入中學。智識日增。每出一言。必傾倒四座。中學卒業後。再肄業於某大學。時年已弱冠。恍若玉樹臨風矣。上海繁華。甲乎全國。其中慘綠青年。墜鞭公子。大不乏人。子坤耳濡目染日久。雖柳下惠亦難自持。況際茲情竇初啓。春芽怒長之時耶。春花秋月。誰屬無情。子坤遂當顧影自憐。羨煞鴛鴦比翼。而感單調生活之難度。乃徜徉遊藝場所。及公園名勝地。藉以解悶消愁。并冀艷遇。果也。某日遊天農壇。正鑑賞風景。俯仰徘徊之際。忽有美一人。分花拂柳而來。容城閉月。貌可羞花。子坤視線所觸。驚爲天人。不禁目逆送之。彼美似覺。回眸嫣然。若不勝其羞。笑鬢新月。羞暈朝霞。堪詠之矣。子坤遂如中電。木然良久。而彼美則若驚鴻一瞥。轉瞬已渺。乃悵悵覓路返。金烏西墜。玉兔東升。電炬放光。明如白晝。遊人倍衆。於青天化日下。子坤亦乘時而出。以冀得逢彼美。豈知秋水望穿。伊人不見。乘輿而往。敗興而返。其懷喪狀。豈禿筆所能形容萬一乎。子坤以

未獲如願。乃改換方針。專於遊樂場覓之。一夜。觀劇於某影院。購券入座。銀幕乍開。頓成黑暗世界。忽有艷裝少婦入坐其側。初未知爲誰。及休息時。偶一審視。則赫然朝思夕想之美人兒也。不禁喜極欲狂。乃藉端借火。並與評劇之優劣。遂通款曲。知彼美姓張。芳字霞麗。寓于某家。劇終同出。送之返家。殷殷訂約而別。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子坤夜夜多藉故外出。會其愛人。德和夫婦疑之。然不知其故。某日晨。上課鐘已叮叮作响。而子坤尙遲遲未至。師友輩以爲偶沾微恙。不料數日後。依然不見。當子坤失蹤之耗傳至家中。德和夫婦以年已半百。僅有一子。一旦失去。生死未卜。倘有不測。則伯道荒墳。賴誰憑吊。乃痛極暈倒。家人極力勸慰。悲稍殺。猶以爲被匪綁票。固未知其陷黑迷黨也。初。子坤與霞麗熱度既高。乃背父母。雙宿雙棲于霞麗表戚處。度其甜蜜生活。表戚有女四。俱具天姿國色。婀娜娉婷。而騷冶殊甚。不詳其名。霞麗以表姐呼之。表姐等喜與子坤笑謔。放蕩形骸。不畏人也。久之遂盡與私焉。表戚有婢曰杏嬌。年方二七。侍子坤甚週至。子坤甚愛之。未幾霞麗又與子坤往買人壽保險費。十萬大元。訂期十年。子坤以爲愛人護己。無微不至。更曠之。自是遂週旋五者之間。朝秦暮楚。且旦而伐。漸覺不支。而霞麗則以參茸補藥進。實暗雜媚藥。使子坤性慾易於衝動。且極力媚之。夫人非鐵鑄。誰能久持。數月後。子坤乃無復人形。愛患咯血。咳嗽頻頻。漸成癆病。終日惟臥床不起。與藥爐茶煲爲伍矣。

斯時也。霞麗等。置之不理。而杏嬌即侍奉左右。一刻不離。子坤亦自知死期將至。每念及雙親。潸然淚下。咄咄齊空。長吁短歎。杏嬌慰之。悲弗克殺。一夕。杏嬌忽忽至。語子坤曰。馮先生速逃。遲恐不及。此地非樂土。乃萬惡黑迷黨之機關也。吾念汝年富力強。未始無大作爲。不忍汝暴骨於此。今彼黨人。因汝已奄奄一息。料難逃遁。故俱往觀劇未返。誠百密一疏。亦汝之大幸。不然。插翼高飛。亦難越雷池一步也。快負吾背。毋多疑。子坤聞語。於大喜亟附嬌背。從後門乘汽車而遁。返家後。德和夫婦驚喜交集。醫年餘尋愈。感杏嬌德。遂認之爲女焉。

## 紀實 短篇 仙人 跳

(魯公投)

本市西隅。有少年李炳者父早歿。家惟一母一妹。藉父餘蔭。溫飽有餘。弱冠年華。翩翩丰度。嘗畢業于某中學。不愧濁世佳公子也。其母屢欲爲其定婚。以遂抱孫之志。惟彼則極力反對。謂非自由結合。寧終身不娶。其母固末如之何。祇得囑其當早爲物色。而免誤妹婚期。蓋其妹已定婚于武威氏。待畢業即結婚也。李固久已知之。惟彼雖嘗畢業于中學。實亦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耳。且性情頗暴戾。同學中。異性固亦不小。但咸避之若浼。無與交遊者。李觀同學中每有出雙入對者。未嘗不怦然。於是乃極力進行其蜜運工作。但就之者非無



曠卽孃母。李乃愧甚。思別闢蹊徑。不向同學中尋求。於是每逢暇日。卽浪迹于游樂場所及公園。迨重陽佳節。彼乃獨自一人。端履整襟。遊覽于觀音山上。在博物館前。徘徊瞻眺。若有所俟。蓋其志不在於賞覽山光嵐影。而在於鬢影花香也。一女郎白衣玄裳。狀若女生裝束。方珊珊蓮步。蹣跚獨行。從紀念碑方面。向李立處行來。李從遠已見丰姿卓約。楚楚動人。及至身前。抑覺其雪膚花貌。膩媚天然。不覺神爲之醉。目灼灼如賊。視之不稍瞬。及見該女郎直進博物館。李卽逐步隨之。大有愿化裙邊蝶。一嗅餘香死亦甜之概。女郎偶迴顧。見李尾其後。有依依不捨態。乃秋波送媚。一笑嫣然。李益覺其慳料大浪。竊恐失去機緣。毅然逐步肩行。借端問詢。女郎亦不嫌其冒昧唐突。有問卽答。李更樂不可支。乘機叩以芳名。詢及居址。女郎約舉以告。且微語李曰。此地來往人多。語言宜慎。儂居去此不遠。有暇請屈駕光臨。再作長談。李因詢其家中尙有何人。女郎謂僅一雙母。餘皆遠出未歸。逃聽之餘。以爲天假之緣。乃僞爲不識途徑。請女郎帶之返家。俾登堂謁母。庶他日不致如桃源迷途。請問無既。女郎亦欣然願爲嚮導。二人遂聯袂并肩。拾級而下。一路嗚嗚細語。戴笑載言。轉瞬之間。已抵女郎所云之居址。小樓一角。房舍三間。鋪陳雖非華麗。設置却是井然。女郎乃肅李坐。并請寬衣。李因問何不見卿母。女郎謂彼老且聾。現或在廚中洗滌耳。於是縱聲呼之。一老嫗從廚中出。見李卽點頭作招呼狀。李呼以伯母。老嫗若不聞。

女郎代其轉告。老嫗始哆然自指其耳。若謂彼實重聽者。李頷之。坐下未幾。女郎轉身入房。將外衣卸去。僅衣夜服及短袴。越顯得粉裝玉琢。曲線畢呈。李益覺意蕩心迷。神魂顛倒。女郎更媚目送盼。語言落落大方。毫無羞澀者。繼且出雙毫兩枚。命老嫗速往購買生菓。老嫗接轉。蹣跚而去。女郎見嫗既已下樓。乃起而將門關閉。但未下鍵。李至是。正如大海孤舟。心中已按捺不住。蹶然從座間趨至女側。擁抱求歡。女郎佯作失驚。復假作支拒半推半就狀。李是時已慾火如焚。不顧利害。遽擁女郎于廳間睡椅。即自去下裳。女郎口中連呼做不得做不得三字。忽忽然一聲。樓門開處。衝進趕趕者二人。一西裝。一便服。一入門便見李與女郎形狀。一便連呼吉利。一便斥喝李炳。謂其白晝闖進。強姦閨女。即聲勢洶洶。將李拳打足踢。是時李已嚇至神魂俱喪。呆若木鷄。及被二人毆打。始噉然欲哭。急欲將袴抽回。二人即制止之。繼且將其袴強行除去。而女郎則僞作俯伏畏羞痛哭狀。西裝者乃指李曰。汝確色胆包天。青天白日。闖至我家。將我妹強姦。尙幸我歸早一步。否則余妹尙堪問乎。便衣者即曰。此等色中餓鬼之淫賊。何暇與其多言。將其陽具割去。再議其他。否則不足以致彼淫兒。說罷即覺刀剪。但逼覓不得。若甚豹跳。而老嫗回矣。老嫗回見各人狀態。若已知其然者。乃代李向西裝者求情。命李以金錢贖罪。李始霍然。急跪地自陳知悔。愿盡罄身上所有。以求恕罪。西裝者乃檢其衣袋。得十元港紙一張。五元中央紙一張。一元者七

張。散碎雙毫四元六角。仙士七枚。另金標一個。金鍊一條。金約指一枚。共約值銀一百四十五元。便衣者即曰。此區區之數。汝欲赦汝罪乎。汝誠算得到矣。此後汝可犧牲百數十金。便可任意強姦人家閨女矣。若是。益縱汝耳。是益貽害人家閨女耳。汝此等淫賊。非斷汝淫根不可。說罷又要取刀割其陽具。李大駭。叩頭如搗蒜。西裝者曰。不若呼警拘送公安局治其罪。庶免多生枝節。即取警笛欲鳴。李益急。亟曰。余願多以百金爲壽。乞勿召警。便衣者曰。汝金何在。李曰歸家取來耳。西裝者曰誰信汝。李又曰。如不歸家則往某銀號借轉亦得。便衣者曰。汝與某銀號有何關係。李曰。余家與之素有交易者也。西裝者曰。命其送來可乎。李曰可。西裝者即曰。如能命其送來。則汝即寫一信。命該號即送西紙五百元來。便恕汝無罪。否則即將汝交警帶局。李曰五百元則不能。余家無若是之多款貯彼也。惟百元則勉能如命耳。便衣者曰。汝誠不識好歹。余輩豈與汝議價乎。如不能。即請到公安局再講可也。言時聲色俱厲。若將再毆之者。老嫗又代說情。卒言明寫信命該號即送西紙三百元來。由便衣者帶信往。約二小時前後。該銀號果依址送西紙三百元至。由李自己簽收。轉交與西裝者。西裝者睨視無訛。復誠責其此後勿再若斯胡爲。否則不易得若是輕恕云。李得恢復自由。急抱頭鼠竄。歸家不敢外出者幾半月。事後再經是處。已人面桃花。又另一伙人居矣。

## 短篇小說 賊運亨通

(亮投)

有梁四者。少無賴。早失怙恃。其父遺產頗裕。梁盡情揮霍。不數年家產蕩然。梁無所長。將何以爲活。行乞固以爲恥。備於人亦以爲恥。計不如作賊。以是乃無本之生涯。遂決計學作賊。其鄰有林姓富室。梁乃於黑夜。梯垣而入。是時夜已深。人已熟睡。升堂入室。幸無知者。摸索久之。苦無所得。惟於妝奩中。竊得金釧二。耳環二。急持歸。以火燭之。知非僞金也。大喜。以爲第一次行竊。便大吉利。明日林家婦。失奩中物。大疑。適於日前新買一婢。必以爲婢所竊也。因嚴訊婢。婢堅不承認。主人曰。汝尙欲胡賴耶。且余家婢僕輩。皆甚安份。除汝之外。無人行竊者。速將原物歸還。否則鞭汝至死。婢冤不白。淚下如雨。門前有小溪。將欲投水死。而梁某竊物後。心惴惴不安。欲離家以避耳目。甫出門。適與林家婢相值。見婢以淚洗面。將躍於溪。梁急上前阻之。詢以何故。婢具以告。梁心大悔。自付曰。余不自承。婢命休矣。乃謂婢曰。汝且引余見汝主人。余有法白汝冤。婢喜導梁入。至廳中。見林公子。梁固與之稔熟者。遽跪而告曰。某不肖。貧不能自存。昨夜入貴府竊物。頃見婢因此欲覓死。某心中大不忍。故冒恥自承。原物具在。當原璧歸趙。願勿苦婢。語畢。探懷中出贓物。林公子曰嘻。汝耶。汝亦奇矣。既行竊。復自承。是可嘉也。汝且坐。嘗

賞汝廿金。梁既得金。拜謝而去。不數日。廿金已盡。復起賊念。又行竊於隣鄉吳姓。而吳固有阿芙蓉癖者。夜深尙未睡。伏暗處以待。良久吳始就寢。未幾鼾聲已作。時正月明如晝。梁瞥見一人。自屋簷而下。則大疑。細視之。殆亦賊也。撬窗入屋。約半時許。見其負重物而出。梁是時已忘己亦爲作賊而來者。乃直掩捕之。且大呼曰。賊。快捕賊。賊棄物以抗。乘間一躍脫去。時屋中衆人已醒。羣起捕賊。梁通告曰。賊遁矣。棄物於此。吳家人詫曰。汝乃誰人。胡黑夜來此。梁某不覺亦自失笑。既而不稍隱諱。直言曰。余固賊也。特與彼不同道耳。主人曰。異哉。己亦賊。而呼人曰賊。是非以賊攻賊乎。然汝不呼賊。各物且無復得。卽不被竊於彼。亦被竊於汝。然則汝大聲疾呼。非第發人之隱。抑亦揭己之秘。而我家物乃得無恙。賊如汝。不亦奇乎。因以二十金賞之。梁笑受之。揚長出門而去。此事翌日爲吳所傳播。梁某之賊名於是大著。後其族弟勸之改業。且假以三百金。梁從此乃棄賊生涯焉。

短篇小說  
行險僥倖

(卓躬投)

皓月懸空。萬籟俱寂。世人已擁衾高臥。深入黑甜。綿長馬路。祇聞叮當鐘聲。依時而响。與道中警士之囊囊履聲。破此沉寂之空氣而已。正於此時。有一男子。在瓦面上匍匐行。

至一洋樓天台上。靠耳於簷前玻璃窗以聽。屋內寂無聲响。知屋中人皆已睡矣。色然而喜。卽在月光下取出器具。爲錐鏗鎖匙等物。輕輕弄開天棚門。躡足而入。約炊許。欣欣而出。携一皮篋。雖細小。頗沉重。測料篋內。必爲貴重品及銀物。洋樓之旁。有瓦製之水槽。乃用以瀉洩層樓中之污水者。下爲小巷。僻靜無人跡。男子探首下視。察看情形。認爲脫身之地。卽以牙齒緊咬皮篋之挽手處。懸於唇際。手足并用緣槽而下。矯捷若猿猴。瞬卽及地。了無聲响。其齒牙力大。手足靈便。實非常人所能。旣而挽篋出小巷。至馬路中。大踏步行了。且現從容之色。不露慌張之態。詎至半路。又聞轟轟履聲。警士梭巡至。見彼手挽皮篋。夜深獨行。不無可疑。乃緊隨其後。意欲觀察形色。再加盤問也。閱者諸君。按照上述情形。男子爲暗竊皮篋。可無疑義。此時爲警士察及。隨同監視。得毋代爲危懼。若果看破實情。定必捉將官裏。飽嘗鐵窗風味。爲警士之邀功品。斷難倖免耶。是則男子此時。定必惴惴自危。驚懼萬分。亟謀免脫。若不得善法。惟有發足狂奔。與警士賽跑。冀圖速率高於警士而倖免耳。庸知此種逆料大謬不然。男子見警士跟隨。絕不惶恐。反遲遲其行。取烟仔出。燃自來火吸之。行數步。喃喃自語曰。口乾舌燥。何熱氣若是耶。言訖又取出山檉啖之。若未覺警士之躡足其後者。凡此種種。皆以表示從容自得。心境安閒。警士見之。疑念頓釋。以彼無瑟縮之狀。悚懼之容也。不顧而去。男子乃得安然矣。噫。彼何人斯。乃著名巨竊鬼馬

田也。田本竄人子。不詳其姓氏。因無職業。貧無立錫。挺而走險。淪爲竊匪。屢遇邏者。亦能以巧智詭謀。安然逃脫。人遂錫以鬼馬田徽號。蓋喻其多計也。上述行竊皮篋之情形。隨危鎮定。竟以聲音舉動。釋警疑心。是其狡黠之一例。誠屬難能可貴。特惜其用於軌外耳。田度竊匪生活。不過數年。所獲固不菲。以浪用故。毫無積蓄。偌大金錢。到手輒盡。多數進貢於四方墟。及下乘妓寨。豈真冤枉來冤枉去耶。猶幸終歸覺悟。臨崖勒馬。不致身蹈典刑。後卽遷身某鄉。在墟中爲小商人。獲利頗豐。優遊歲月。人雖不知彼爲竊匪。但彼嗜杯中物。每與二三知己共酌。於酒酣耳熱時。則將身世道出。毫不隱諱。始揭於外。彼最後一次至某富室行竊。乃繩繩從室旁第二窗口入。至一臥室。有夾萬置房隅。牢不能啓。料其中必有珍貴之物。不肯放過。乃冒險揭帳。四圍摸索。欲得其匙。幸床中人好夢正濃。毫未醒覺。卒在放置床上之衣袋內。攫得鎖匙。第恐夾萬有鐘。啓之卽鳴。室中人若聞之。以平日注意之故。定必驚醒。亟思避免之法。旋觀桌上一鬧鐘。心生妙計。卽將之較妥。復轉至夾萬旁。握匙以待。未幾。鐘針相合。叮當亂鳴。乘此嘈雜聲音。急啓夾萬。隨伏身地下。鐘聲良久始歇。室中人果醒作模糊聲。罵僕不關閉鐘上鈴掣。擾其好夢。繼而輾轉反側。鼾聲復起。蓋又睡去矣。夾萬既啓。行竊之易。殆若探囊取物。竊得珍飾數事。估價值數千金。不覺心滿意足。金銀衣物。置而勿取。蓋嫌其費重也。旋將珍飾置囊中。起身出房。大喜過望。匆

忙間候觸門櫃。砰然作响。恐被人驚覺。屏息而行。距於此時。突有狼犬一頭。聞聲登樓。怒聲如虎。撲來欲噬。急奔避之。踰窻而逃。豈料過於驚惶。誤至第三窻口。亦有掛簾之短繩垂下。以爲繩繩。握之從身下。繩遽斷。身遂墜。自念必死。驚極暈去。旋覺週身冰冷。腦受激刺。又復清醒。始知身在蓄水小池中。墜下時爲水力所阻。故得不死不傷。急越池出。四圍視察。知池在富室隔隣之廚房。後有短牆。斯時猶聞富室狼犬狂狺聲。深恐被人察覺。急謀去路。旋在廚中得木椅。以之乘足。視短牆外。爲曲折僻徑。大喜。踰垣而出。自顧遍身皆濕。易啓人疑。卽臥地上。往來反覆如轉地葫蘆。將水壓出。衣服稍乾。不復點滴下。遂循道而行。脫險歸家。自念此行之經過。深覺行竊之危險。若幹下去。定有失手被擒之日。大則喪生。小則羈囚。殆無好果。輾轉思維。決意洗手不幹。遂携各珍飾至遠方變賣。以避邇者耳目。得資隱居某鄉。經營雜貨生意。安度下半世生活。觀其行竊多年。未曾被捕。高墜不死。誠僥倖矣。

記事  
短篇 棄官服賈

(滄桑投)

楊仲子。粵之順德人。聽數湘南。牛刀欲試。卒因違俗。竟以闖關終其身。造物弄人。誠狡矣哉。初仲子幼而孤。行年五齡。慈父見背。賴母氏撫育。至於長成。幼卽奇崑。咸推國器。



年十五。卽畢業於邑之中學。以貧故。無力負笈。遂輟讀謀生。有志求師。無資就學。仲之遇。誠足憫矣。有戚某。經商羊石。仲往依之。權借一枝。願仲就於讀。日雖勤所事。而夜仍攻習如故。每篝燈執卷。竟夕鑽研。素體羸多病。益以日夕勤苦。此身遂如楊柳風前。瘦腰欲折矣。戚每見而生憐。以爲服事太勞。戒勿乃爾。光陰荏苒。瞬息星霜。仲所學益進。會廣雅書院開課試士。一日。仲偶披報及之。爲之技癢。欲試歷年來自修之效。遂盡筆進場。按題發揮。思如泉湧。及榜發。則名列前茅者。仲也。不禁狂喜。旣而轉念己。所以廢讀者。實緣貧故。今雖求學有階。奈贍親無術何。懷喪之色。不免溢於眉宇。戚見而異之。頻問其故。仲不能隱。具以實告。戚頗以作育人材爲美事者。亟嘉許之。勉令肄業。并引贍養之費爲己往。仲不覺頓首稱謝者再。於是以百工居肆之徒。一變爲挾冊呻吟之士矣。刻苦淬勵。務底於成。數年。卒所業。旋執教鞭於某校。臬比坐擁。南而稱尊。意嗣後不復與市井之徒爲伍。時正袁氏項城當國。粉飾承平。欲拔選真才。贊襄吏治。遂有文官考試之典。命令甫下。舉國若狂。四方嚮風。多士奮騰驥之路。萬言對策。寒生希組綬之榮。欲振策於雲衢。率脂車而就道。仲於是與同學結侶北上。旣抵都門。時試期已近。遂報名應考。魚貫進場。題紙一頒。仲殫精構思。文思汨汨。如春蠶食葉。下筆有聲。試罷出場。諸人猶未畢事也。主司者得其卷。驚其才。擬節嘆賞者久之。亟拔置前列。以知事及第。指省三湘。臚唱一聲。

侯封百里。文章有價。吐氣揚眉。仲子此時之樂。無以加茲。既而榮歸故里。畧事撰搆。卽赴省候委。時主持湘政者。適爲武人用事。仕途艱難。吏治不條。大率喜巧宦爲能員。恃苞直爲進見。仲一身之外。祇有琴書。難藉孔方。以爲先路。又以書生本色。不解覲然向人。故旅宦數年。祇獲委瘁缺二任。絕無所得。便浩然作歸計。行抵香島。時其戚已快慰平生。並設讌爲之洗塵。席間。咸詢別來狀況。始知仲固一官如寄。兩袖風清。顧影自憐。仍未脫寒酸本色也。不禁爲之慨然。旋問仲歸作何生計。仲以仍欲執教纒對。並云一般盤首荷。勝於五斗折腰。貧者士之常也。戚終以教職清苦。難供饘粥。曷勿另作良圖。遂畧言頃因商務羈絆。無術分身。欲懇仲於是間坐鎮之。俾釋顧慮。言下大有顧諒之意。仲矧念向者玉成之德。因慨然允之。遂以政海之歸帆。樹商場之特幟。學非所用。亦殊可慨矣。其實仲之所以貿然爲此者。亦自有故。蓋自入宦途之後。畧經教訓。覺此中卑鄙之態。殆比閭閻尤有甚焉。於是亟求擺脫。第既學成自負。安能一事無成。計須別奮他途。以見吾抱。故不惜代爲悉心擘畫。經理不遑。果然不出數年。操奇計贏。獲利絕鉅。意念已足。遂辭職歸里。營別墅於山中佳處。狂歌嘯傲。不減昔時。每當月夕花晨。或燈炮酒闌之候。與朋輩一堂雅集。互瀉遊蹤。未嘗不嘆人生行止何常。殊難逆觀。回首前塵若夢。不禁感慨系之矣。

紀實 短篇 神童異史

(野紅校)

世之奇事異跡。人多妄之。視爲無稽之談。然個中玄妙。實不可思議者。憶昔有父執陳某追述一事。雖近妄誕。惟據言之整整。姑錄之以供茶餘酒後之談柄。閱者幸勿以明日黃花見誚也。在遜清時有關某。粵之南海人也。父業農。已早故。祇有母在。生而貧苦。惟性極聰穎。年纔五歲。卽自鄰近學塾門外竊聽塾師授課。日夕如常。從無間斷。久之塾師稍覺其異。然以其年太幼稚。不以爲意。一日。塾師偶擬一聯。囑各生屬對。均相顧愕然。不知所答。時關卽走進堂中。應聲對之。平仄吻合。用字殊工。塾師于是大奇。命之前。詢以平時所授功課。均能應答如流。不假思索。塾師以其年僅五齡。卽能文如是。認爲得未曾見。他日進取。未可限量。乃借詢其母。勸之使就塾讀。其母以無力供養對。塾師復自願不受脩金。卽一切費用亦允代爲負擔。從此關得償夙願。在塾攻讀益力。而塾師更加意指導。視若己子。不幾年。已盡所學。一時名聞全邑。莫不稱爲神童。及期應試。連捷三元。時年僅十六歲。越二年官遊於蜀。赴任時偕母與俱。一日爲關某謁辰。偶爾興至。微服乘輿出遊。欲察民隱。道經郊外亂塚中。忽倦極欲睡。不覺入夢。見一老嫗似曾相識。手持鷄卵一窩強之食。及醒方知爲夢。然頃間情形。歷歷如在。偶一屬目。卽見一鶴髮老嫗。坐一墳前。號啕痛哭。

狀極悲苦。細辨其貌。則與夢中所見者無稍差異。察其所列祭品。亦僅鷄卵一窩而已。乃大訝。停輿道旁。親往問其所苦。據云此吾子墳墓。余生只此子。渠在抱時其父已物故。及長勤於向學。每至深夜弗輟。惟限於文章性命。屢試弗第。以是心恆不樂。鬱憂成疾。余極力慰之。但彼憤悶之心迄未少煞。繼且精神銳減。延醫診治。均不見效。終乃至於不起。距今已十八週年矣。今天特爲渠與余長決之一日耳。渠生時最嗜鷄卵。故余於每年是日必携卵以祭。自吾子死後。其室中書籍各物不忍稍動。其室門且付諸鐵將軍看守。蓋所以留作紀念也。語竟淚復奪眶而去。嗚咽不已。關亦爲之嘆息者久之。因謂之曰。人生富貴。莫不有定。以文郎之才之藝。非不可進取也。其所以屢試弗第者。實時也命也運也。盍早歸去。幸勿過事傷感。自尋煩惱。嫗至是亦不復如前之悲慟。相與互詢里居。并謂去此不遠。卽其寓所。堅請一葺其家。稍事休止。關察其貌誠。卽亦允諾。隨之行。所經道路。悉類久遊。及至。屋頗宏敞。嫗導之入。指一室以示關曰。此卽爲吾兒攻讀處也。關請啓扉入視。嫗見其溫文爾雅。不類俗子。慨允所請。入門見室中所陳列者。除典籍而外。惟几榻數事而已。及翻閱案上存稿。似均爲己手筆。卽歷次赴試。中選各篇。亦赫然在目。因頓悟前生卽爲嫗子。向之不達殆亦命也。及暮辭歸。將以白母。遣人迎嫗至。奉養以終。蓋關之意。欲以稍報其德也。事亦奇矣。

短篇 砭俗 螟蛉毒 一一則

(戴公投)

螟蛉之害。蠹人皆知。乃四邑人士。尤不以爲意。苟不幸無所出。雖嫡親後昆。願爲之嗣者。亦十九不願。揆其用意。無非婦言蔽聰。心懷妒恨。由恨成惡。故家庭之內。妯娌之間。時生勃谿。兩不相能。早已視同陌路。豈肯尙以猶子爲子哉。至若同鄉共族。又恐嗣子長時。知其本生父母所在。勢必先親其親。於己必無所益。且恐其中途反悔。或生意外之憂。以其需資方得。無寧一心外求。此螟蛉之風。所以屢禁而不改者。實坐此故也。開邑有殷戶張某。性極拘迂。腐氣滿腹。年僅三旬。未育子嗣。常戚戚於中。憂形於色。每念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句。恐已百年之後。家資無人承受。墳墓無人拜祭。屢欲斥資納妾。以冀甘蔗傍生。庶不致若敖鬼餒。獲罪先人。惟以妻性悍妬。設若爲彼得知。必難償己所欲。反惹糾紛猜疑。乃藉詞來省。與友合股營生。陰行物色佳麗。藏之金屋之中。以爲如此詭密。已妻遠處鄉隅。諒難聞知。則可以爲所欲爲。放心樂意矣。詎其妻性機警。見張頻頻來省。心遂疑之。乃着伊弟跟踪前來。窺張動靜。凡張到處。必尾隨之。張尙惘然弗覺。因四邑人士。每有終身不赴戚家。姻婭之間。常覲面不識。故張對於妻弟。初不審其爲何人。而關心預防也。是以張之行止。一一爲妻弟偵知。歸報乃姊。勃然大怒。刻卽隨弟來省覓張。時張因事未

成。尙留逆旅。張見妻至。知事敗露。嗾若寒蟬。妻則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戟指罵曰。好男兒。我以爲汝真個出省。與友經商。豈意欲棄老娘。另圖新款耶。老娘有生一日。亦決不容汝若是也。張素有季常之癖。聞言心驚胆顫。極口呼冤。信誓旦旦。而心則深恨妻弟不已。由是張妻常跬步不離。出入與共。適鄰房住客李某。亦四邑人也。新由美洲歸來。同與伯道之悲。故由鄉到省。欲購螟蛉以作子嗣。張妻聞之。乃謂張曰。鄰居客金山客也。付彼家財。當不下汝。且年亦倍高於汝。若靠之老妻。子嗣當然絕望。今不娶妻。而納螟蛉。可知其情深伉儷。至老靡他。今儂年僅卅許。妾首亦不後人。安知他日不育。乃君蒞伴至此。時思納妾。以客方君。妾誠憾甚。今爲君計。宜先買一螟蛉以作花叢。『按四邑婦女。至中年未有子者。先買一兒。名曰花叢。猶言花已有叢。而不難隨開也。』日後如有生育固佳。否則螟蛉子長時。我輩亦可享翁姑之福也。張心雖不悅。但不敢不從。惟有唯唯而已。隨得媒家之介。購得一子。命名美玉。玉本外江產。性頗聰慧。面韶秀。歸來兩月。卽能操四邑音。張夫妻頗鍾愛之。越年。張妻舉一雄。遞四年。接二連三。與玉共有四子矣。張妻以花叢有福。益珍視之。未嘗薄待也。一日。玉與諸弟嬉戲。誤傷幼弟頭顱。血流披面。時玉年已十七八矣。張見之大怒。扑玉。玉以父相弟。恨恨不已。且口出惡言。逢人並誓。會同鄉有無賴賭徒某甲。聞玉之言。乃德之曰。汝父薄汝。將難立足。今彼有子。汝非

親生。他日分產之時。恐汝絲毫沒望。爲今之計。不如借資赴博。勝則捲之私逃。敗則他人之物。不尤愈於任其宰割。坐向他人獨享哉。五年輕識淺。誤聽其言。以爲得計。由是竊取私借。時叙賭場。數月之間。負債盈萬。深恐張知罪責。乃與無賴陰謀。私市砒霜而歸。暗投肉湯之內。意欲將張全家毒斃。則家財可盡歸於己。任情揮霍矣。幸張是日。適遇隣翁壽誕。邀其往酌。得免於難。而其妻三子。悉攝毒手矣。張審知係玉所爲。痛哭之餘。嚴刑訊鞠。始知爲無賴所唆。商諸父老。將此兩人。立提重懲。以儆兇殘。又台邑有贅婦李氏。自喪所天後。慕夫家之財維。卽矢志栢舟。誓不再適。隨買一螟蛉爲子。年約十齡。以伴岑寂。久而久之。子年漸長。婦以其一表非凡。面如冠玉。不禁春心盪漾。古井興波。媚眼相向。柔詞勾引。子以年壯慾盛之時。如火如茶之候。觀母多情。已猜此着。於是母子之間。閨門之內。不顧廉耻之心。陰行狗彘之事。詎天道禍淫。婦腹日脹。鄉人大譁。羣起攻擊。婦眉頭一皺。暗生毒計。言某日晨早。自赴灌園。爲鄉中某甲強姦。自因畏羞不語。不圖孽種由此竟成。實緣某甲之過。致妾蒙此臭名。何以對先夫於地下。言畢。伏地痛哭。要死要活。鄉人以婦頗能謹守婦道。無事不出閨門。甲則素行不肖。早有無賴之名。遂深信之。置婦不究。縛甲解縣。甲雖百口不承。亦難辭強姦寡婦之罪。可謂無妄之禍矣。而婦利其無賴夙聞。遂施以移禍之計。心殊險毒。噫。嗟甲此次之蒙冤。可知吾人

處世。首重品行。可不慎歟。婦隨私產一女。經鄉乘之見宥。許其携往棄之。乃婦仍不知改。淫慾復萌。母子二人。益形猖獗。鄉人以其行爲突變。有異前時。嘖嘖私議。爲婦聞知。深恐事發罪生。乃席捲家財。潛與螟蛉子遁去。甲始無罪出獄。總之螟蛉之害。書不勝書。茲不過擇其尤者。畧述一二耳。深望吾四邑人士。自茲於後。苟不幸無子。對於審嗣觀念。宜慎之慎之。免貽後悔之憂也。

## 奇情 短篇 球 迷 趣 史

(藏弓投)

沙塵滾滾的球場上。兩隊體育健兒。足球名將。正在你爭我逐。殺得難解難分。表演驚人的技術。脚尖踢去。頭錐頂來。博得震地的掌聲。和喝彩聲鬧成一片。在左邊正中的看台上。有一位穿着學生裝的女子。因爲鑒賞這種罕見的激烈球戰。看得迷了。恰巧甲隊:left翼的左翼。盤球直上。絆倒乙隊攔截的前鋒。衝過中衛。勢如破竹。一直來到後衛線。舉足便射。球疾如矢。向龍門飛來。同時甲隊的前鋒。一齊趕到接應。環立門前。那女子觀此情形。替乙隊的守門着急起來。不知不覺的手扒腳撥。好像欲代守門救出這個險球。怎知掌聲四起。球已入網。女子頻呼可惜。如夢初覺。深責自己露出狂態。恐妨旁人見了。含羞垂首。忽見坐在前級下面的男子。不住的拂拭衣帽。知彼自己的鞋底。踏污了。益覺不安。連忙道歉。猶幸那個



男子。也是球迷。知到此是球迷常會弄出事情。絕不經意的說了一聲有問題。又注目球場裏。毫無愠色。女子才覺安心。及賽至下半場。戰情更覺緊張。精彩百出。男子興高彩烈。因為獨自一人。沒有同侶談論。好似骨硬在喉。不吐不快。絕不客氣的回首向女子扳談。適投所好。很為投機。後此每有名隊賽球。二人必到。見面很多。漸漸稔熟。成為看球的好友。常常併肩而坐。且看且談。旁人見了。莫不以為情侶。怎知二人每次相逢。點頭招呼。便說球經。并無別意。連姓名都未問過呢。請先說明男子的身世。原來是某洋行的買辦。姓朱名洪。在讀書的時候。很好學習體育。尤其是足球一項。覺得趣味濃厚。後來入世謀生。職業羈絆。不能馳聘球場。但仍不肯想置。常作旁觀的球迷。娶妻孫氏。是一個醋浪子。閻令森嚴。不准丈夫涉足遊樂場和戲院。據說這些地方。不啻蜜運大會。易與異姓結識。便生貳心。為杜漸妨微計。祇許往看足球。朱洪以不失所好。也依從了。孫氏有一個表兄。花名白鼻哥。是無賴的登徒。因見孫氏貌美。忘却廉恥。每於孫氏歸寧的時候。諸般獻媚。冀博歡心。無如孫氏不為所動。許久不能入手。一日。白鼻哥偕友數人。到郊外攝影風景。歸途經過球場。入內觀看。忽見朱洪和一女子。同坐台上看。頓觸靈機。想出離間的詭計。即刻搗了影相機。走近看台。把朱洪和女子攝影了。朱洪因為聚精會神。看看球場。全不知覺。後數日適氏歸家。白鼻哥知悉。即來相見。闕無旁人。因作嚴肅的神色。詢問孫氏是否知到丈夫在

外有情人。孫氏搖首。表示不知。白鼻哥即將球場所見的情形。和盤托出。更加形容盡緻。孫氏自念丈夫沒有可疑的舉動。半信半疑。白鼻哥哈哈大笑道。我已恐妨你不相信。經已取得鐵証。免你疑我誣枉你的親愛丈夫呢。說畢。便取出晒好的相片。孫氏仔細觀看。果然是朱洪與一個女子。很親密的併肩而坐。面對面兒。堆下笑容。作談話的樣子。知到所言非誣。不禁酸風陡起。怒氣冲天。即將相片交回白鼻哥。謝了代爲打聽的厚意。即跑回家。適值朱洪放工回來。孫氏大發雌威。大罵起來。說是忘恩負義。別戀敗柳殘花。朱洪矢口不承。便與孫氏發生口角。大鬧一場。孫氏負氣返家。向父母哭訴。白鼻哥從中慫恿。孫氏正在忿怒。不加致慮。言聽計從。竟欲提出離婚。白鼻哥見孫氏中計。果然與丈夫決裂。不禁大喜。認爲千載一時的機會。即代撰狀。向法院請求離婚。檢察官以其証據未足。祇有一頁相片。仍待偵查。先傳朱洪預審。朱洪極口呼冤。檢察官詢悉情形。命朱洪邀那個女子作證。說明是在球場相識的朋友。并非情侶。便可了事。朱洪聞言。才知到自己疏忽。沒有問過女子的姓名住址。無從請作證人。據實向檢察官訴說。須待觀球碰着。始能辦到。檢察官聽了。已明白六七分。即刻遣回。又傳孫氏訊問。白鼻哥同到作證人。檢察官詢問那個女子是何人。居住何處。白鼻哥一一道出。因爲白鼻哥存着壞心。料得必有此問。預先使人偵悉女子的姓名住址。以備回答。並作誣詞證實。檢察官聽了。胸有成竹。即便遣回。派員按址尋着女子

。訊問一過。所說與朱洪相同。且以名譽攸關。願出作証。檢察官已料得八九分了。復傳孫氏詢問。乘機向白鼻哥恐嚇。謂案情將可偵查明白。係有人居中播弄。居心叵測。欲圖漁利。作証人的。應受誣告反坐的罪。須要仔細。白鼻哥聽了。因為作賊心虛。自念離開他人夫妻。又復出爲証人。若果真情洩漏。難免二罪俱發。不禁面色陡變。供詞軟弱起來。模糊支吾。檢察官察言觀色。已十分明白了。用犀利的眼光。注視白鼻哥。白鼻哥萬分惶恐詞。藉卸身去了。孫氏觀狀。心中疑惑。欲想告辭。檢察官囑令稍候。未幾朱洪及那個女子。先後來到。說明結識的實情。又由檢察官說破白鼻哥離間的詭計。孫氏疑心頓釋。檢察官下了不起訴的處分。朱洪向女子道歉一番。才偕孫氏返家和好如初。白鼻哥枉作小人。毫無所得。反不齒于親友。無顏見人。現已遷居他處了。

警世  
小說 亡國之民

(孟材投)

林凍臣。台灣之打九鄉人。年三十。往來台粵。租廣州市油欄門某行內座經營商業。某行爲余戚遺產。時或託余前往收租。林輒出報紙。囑余遍讀北伐軍反攻孫傳芳專電。蓋其時適革命政府自粵遷漢也。余間讀至北伐軍失利電。林鬱鬱不樂。唏噓太息者逾時有奇。余怪而詢之。林搖首曰。予本某國奴隸。每年春間。在台南販運雞毛。來粵批發。貨脫後。以金半購

豬油。半滙回籍。年中寓台者半。寓粵者亦半。余之祖若父以遞子身。咸以是爲業。台灣於未割讓某國前。所入頗足自給。台灣割讓後不及十載。則百凡商業。一律限某星期內。備文報告該管警署。覓就連同本身之十家聯保圖記。聲明資本若干。股東幾人。股東在店者又幾人。僱伴多少。營業品物若干項。文上逾月。警署始派員詣店調查。若發覺不符情弊。沒收報告店費本外。餘九間連署商號。最低限度。亦各處罰日金五六百元。或千餘元不等。視營業程度。爲處罰標準。罰金限三天內清繳。逾期。警署卽懸斗大字之命令於門前。取消其永遠聯保資格。台人初亦密謀應付。終以集衆會議。失却自由。無從聯絡。不得已忍氣吞聲。任其魚肉。某人窺悉其故。更進而創造空前未有之家稅。舉凡家中男女。不論老少。月中各須遵章完納身稅。卽牛。豬。貓。狗。一鷄。一鴨。亦須按律付繳。如遇慶弔。烹去鷄鴨。必俟月之望日。方可僱粗識台文之浪人。釋備理由書。詳報警署。下月始許注銷原數。或有以多報少瞞稟警署者。一經發覺。牲口全數沒收。隨以星鐵製成方平一尺之牌。中書某文永禁畜牲四字。釘於門首。每年更換一次。徵收手續費一元。此項罰則。或遇舉家遠徙鄉落。必須附帶書於遷移証內。張貼門口。使遷入警察。一目了然。無可逃避。因某人注重警政。雖最偏僻百數十人之鄉落。亦派長警察各一人。晝夕梭巡。自由走進民居。陽以檢查違禁品爲由。陰則作其不可告人之舉。苟有起抗者。警察輒張大其辭。指爲抵拒檢閱。任意拔槍擊殺

。事後。警署反以應變得宜。厚賞警察。台民恨之刺骨。屢思脫離專制。還我自由。奈某人一方面特設種種苛稅。陰行制止我營業發展。一方面調查民間槍械。藉點交警署烙印爲由。全沒收。祇打九。打苗。基隆。三富紳。各發還一桿。其餘壞槍廢彈。概不准存貯。自時厥後。台民雖滿腔熱血。亦苦無用武之境。不得已改思其次。希冀中華革命政府。統一南北。完成孫總理聯合世界弱小民族。與滅人家國之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予之所以聞北伐軍勝利而喜者。職是故矣。嗚呼。台民期望我中華民國之心。既深且切。不知我國民見之。作何感想也。

## 老 衲 存 孤

(壁東投)

梁紹鴻。湘人。娶妻吳氏。素抱大志。而家道清貧。常有斷炊之苦。幸吳氏賢淑。能以女紅度活。得免凍餒。時際洪楊起義。由桂省直搗湖南。曾國藩大募鄉團。紹鴻應募。與之談論時事。綽有定識。議論風生。國藩器重之。得以與參帷幄。吳氏與紹鴻別後。誕生一女。未及兩月。而太平軍適路經其鄉。乘機擄劫。鄉人紛紛逃難。吳氏亦極負其女。倉惶奔避。東行十餘里。飢不得食。兩足疲軟難行。聊憩大樹下。適值田婦餉耕。見之而問得其故。遂憫而分食食之。食後再行。奈人地生疏。舉目無親。不知去向何處。思至此。不覺悲從中來。

遂存厭世之想。回視呱呱在抱。割愛殊難。求死之心頓息。轉念此女賴乳以養。己若餓不得食。則身必死。女亦因之而殤。寃不若設法保全。免令同歸于盡。於是裂衣一幅。咬指用血。將女生辰。並爲梁紹鴻妻吳氏所生等書明。束於女身。置女於山麓。轉入深林。投環自縊。適爲獵者兄妹二人所見。急解下之。得以不死。麤後。叩以故。吳氏垂淚具告之。獵者之妹曰。爾夫不過遠適從軍。倘日後榮歸。入宮不見。何以爲情。我家雖貧。第見死不救。於心何安。請從我回家。徐作後圖。如何。吳氏曰。旣蒙垂憐。敢不從命。遂偕歸。時適有老僧入山採藥。甫經下山。乍聞兒啼聲。趨視之。得一嬰女。抱之。見身上有血書。讀之而發慈悲之念。爰抱歸。養以餅餌牛奶等物。歷盡心力。得以長成。至五六歲。認作父女。暇則教以經文。女頗慧。教數遍則能背誦。僧喜愛之。隨聘宿儒教之讀。惟閉之於寺之別院。不令出外。一以避外間嫌疑。二以杜別人冒認。冀訪其生父以歸之也。一日有軍官因清洪楊餘黨。路經此寺。入而憩遊。至寺後進。忽聞女子聲。大疑訝之。卽召老僧盤詰。老僧耳頗聾。聽不了了。間有答非所問。因更疑。卽迫令啓別院門。入內見一女子。年可十一二歲。卽向僧責以清淨之門。而暗匿女子。顯有姦拐情事。遂不由分說。細綁老僧回營嚴訊。女子見之。乃大哭緊隨同去。到營。責問女子從何處得來。僧謂從路上拾來。軍官謂。安有如許嬌小之女。遺落路上。使爾拾得。顯係誘拐。以出家之人。犯誘拐之罪。應須從重懲辦。爰喝

令左右大施鞭撻。此女見之。撫僧大慟。呼爹不已。軍官聞之。更驚訝。因問女。何以喚僧作父。女曰。我自幼穉。卽由他撫育以有今日。但我亦不知所從來。惟蒙他鞠育深恩。雖生父亦無以踰此。故甘以父喚之。且他之待我。亦不曾親生女兒。故亦以女喚我。軍官聞言。暗自稱奇。爰再細審老僧。究以女子所從來。且得之何年。老僧備述以聞。軍官詰以有何證據。老僧曰。祇有血書。此外無有也。爰出血書呈閱。軍官讀竟。大爲驚訝。原來該軍官卽梁紹鴻。以有功故升至提督。平時亦常眷念妻室。祇以軍務勞午。不能回家。但不時修書寄返。以慰別離。而不知妻之如何景況也。今見血書爲吳氏所寫。並謂己爲伊丈夫。且詳述生女之辰。與棄女以圖畢命之故。知此女實爲己女。因此感觸前情。不勝傷悼。乃離位向老僧跪哭。深自痛責。陳明血書所言。乃己之名。吳氏己之妻。女卽己之女也。因頻頻叩首謝過。且親爲老僧療治傷痕。溫存備至。愈後乃送之還寺。仍不時問候。待之如手足。惟自從收回己女。恒以見女不見妻。常對女流淚。且不知妻死在何處。無從尋覓。引爲大憾。惟吳氏自得獵人招待。雖免流離失所。而恆以不知夫婿存亡爲隱憂。常對獵女露愁容。女怪而問之。乃竭情以告。獵女曰。此情此景。局外人亦不爲感傷。但素聞此地某寺。有老僧占卜靈驗。可否與姊同往求卜卦。以斷吉凶。吳氏喜允之。到寺。以此事求僧代卜。僧卜後。將卦審斷。喜形於色曰。此爲上上之卦。尊官人不特未死。且已得高官矣。因問爾夫別自何年。是何

姓名。吳氏具告之。且順道及當時顛沛棄女情形。不禁歎歎長嘆。老僧聞之。驚喜曰。爾夫是梁紹鴻耶。吳曰然。僧曰。他今在此矣。是日紹鴻適到寺問候。乃引與相見。惟是隔別十餘年。彼此容貌。大不同少年時。故初見時。幾不能認識。兩家細審之。且互相質問前事。皆無訛。乃悲喜交集。復慶團圓。吳氏對夫述及蒙獵人兄妹救己厚恩。乃用其兄在署任職。其妹留在家中視同己妹。

藝術  
短編 烟

繪 術

(蘊絮)

夏日無俚。晝永如年。因與摯友數人競以及身所睹之奇事奇人宣講。以資消遣。談鋒揮霍。辭源縱橫。興趣洋溢。譎然乃忘炎威之可畏。爰擇其趣味雋永者錄之。於以知瑰偉振奇之士。肥遯山林。而韜材皮能。弗求見知於世。舉世亦莫能知之者。以爲天下超軼之材。何遂今不古若。又或以爲所謂古俠奇蹤者。第耳食而書存。得未曾見。是迫文人游戲之筆。快意之談耳。於戲。又烏知異能人者固振鏢古昔。而今茲之世。又曷嘗不多有其人。但若輩率皆高風亮節。不能俛仰末流。抱高尚之意志。而不求聞達已耳。烟繪術人其一也。潛德幽光。是弗可以不紀。

歐月波。閩侯人也。現年七十許。軀偉岸。神飽滿。赤面美髯。狀貌似古人。眉壽額豐。天



庭廣濶。又類南極之翁。性和悅。飄然仁者。嗜游談。娓娓不倦。人有譽其能。矚其奏技。或欲師事之者。輒搗謙。狂笑聲格格。談詞亂之。或故逢其怒。將以激其獻身手也。然都歡怡無可忤。則又活潑潑地。涵養純粹之老頭兒矣。然當興之所至。或重違人意。輒一耀其烟繪術以疑人。而人亦但知其能烟繪之術而已。

殊知烟繪術特歐之餘技。欲藉以游戲揜其長耳。歐少年攻括帖業。旋不嗜之。以爲丈夫當足跡縱橫於南北之經緯線。仰嘘名山之巔。俯吸大川之壑。烏能以鉛槧拘其手足。章句埋其性靈者。輒棄去。轉習丹青。意欲以其藝術驅大塊文章於方寸間。移山川形勢於手腕下。以紓寫其廓落之性情也。

歐之居。廣廈也。一日余隨袁君等多人趨謁之。歐肅客於庭。袁爲介紹焉。余等道仰慕意。歐據謙遜謝。狀至和藹而誠懇。然以歐之相貌丰神。初不必露其丹臚。已足先和洽人意矣。

歐健於談。談又至足傾倒人。以其學問淵博。閱歷深遠。又足跡遍寰宇。故其言論輒令人欽佩也。余等幸不猥瑣取憎。慷慨論縱橫。語投機矣。歐欣然。掀髯樂甚。狂笑聲格格。呼辦咄嗟筵。爲倉卒主人。張宴席於花園之榭。余等竟不辭。顧亦弗必辭也。

歐之園。廣於庾蘭成多矣。迨如醉吟先生之居。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丹橋。具體而

微也。於是賓主酬酢甚歡。都亡形跡。興闌珊。不覺晷移於西焉。席撤。主人肅客入廳事。廳事建於園東偏。殊整雅。面花檻。傍池沼。大樹蔭其瓦。至滉爽也。旁二廂。爲歐寢室。歐恆挈孫與俱。孫適赴戚許。是日乃弗之遯。聞孫已甚英英云。

談有間。歐掀髯笑曰。老夫心猶童稚。乃效爲少年圖寫物像以娛客。設有繪人似馬。畫馬如鷄者。客當軒渠大笑。賀我技精耳。言訖格格狂笑。余等亦不覺開堂。意必無是塗抹。迨滑稽博粲語耳。不知其果有是。且果爲技之精者。則畫體變幻。景物活動如電影戲然。是真匪夷所思矣。徵袁君告語。吾儕猶弗喻其妙也。

歐出烟管一。桿短而斗特大。殊製也。容烟絲絕多。歐乃實烟絲斗中。燃之。啣口中吸。顧吸態亦尋常耳。初無狂吸狀。而少焉。斗中多量之烟絲。自熊熊而灰燼矣。更出同樣烟管一。實之。燃之。吸之。如前狀。方其吸時。袁君代更迭拍灰。實烟絲。如吹大烟之更迭打荷者然。可笑也。有頃。二三斤之烟絲盡矣。顧乃始終竟無一絲半縷之白煙灰煙從歐口鼻中出。一若未嘗吸煙也者。滋可怪也。吸煙已。歐忽遲疑曰。繪當以何景物鑿諸君耶。袁笑曰。卽景可乎。歐點首。旋注目我等。笑曰。敬繪雅容。得勿嫌褻尊否。吾儕亦笑曰。仙翁爲我曹寫生。正馨香求之而不可得者也。幸且不暇。更何嫌焉。歐面壁。壁固粉堊者。潔白雪映。余竊意壁白也。煙白也。白附白。何以顯厥像。噫。吾見解淺矣。又烏知歐之妙。施諸丹

漆五色之上無不宜者哉。時。歐似屏息。又似呼吸。則縷縷然白煙繚繞。不啻若自其鼻出。初。壁上爲煙幕。透視之。恍惚也。歐鼻中煙續續出。或噴霧焉。或蛇蜒焉。或繚繞焉。爲龍。爲鳥。爲霧。爲星。爲圈圈。爲點點。爲長形。爲方形。狀不一狀。態不一態。詭異莫可名。顧都次序奔赴。透煙幕而入。無絲縷星點之微散漫不馴者。烟縷映光線。穿空氣。如白。如灰。如晦。如光。如彩虹。如黑龍。采色至可觀也。幕之內。影影然如龍拿。如鳳舞。如微波小漾。如竹篁搖風。西瓜東鱗。一塔一石。依稀景物。若現若隱。頃之。煙截然不復出於鼻。繪事竣耶。儲煙竭耶。都弗可知。第見歐注目幕內。覺龍拿鳳舞皆靜止矣。則笑。顧曰。諸君乎。揭幕矣。余等唯唯。顧不知此煙幕如何揭起之也。歐似微吸其氣。則此白烟幕者。忽颺然如捲簾狀。簾捲處赫然一壁圖書。景物紛呈目前也。余且未暇看圖書。視烟幕作何狀。則簾捲式後。束如軸。兩端若有繩曳之相向內屈爲環狀也者。環狀缺其口。則忽變幻。兩端作二白條。奔入鼻孔。則又恍如二白龍入洞也。煙吸盡。則張其口。烟自其口出。龍蛇飛舞。所謂揮毫落紙如雲烟者。此真雲煙矣。書作窠臼大字。曰歐月波烟繪。字法遒勁。傲鐘繇。書畫二難并矣。畫工細極矣。天衣無縫。鬼斧神工。非復繪事丹青之有渲染痕跡者所能爲矣。圖作頃間飲酒之式。花園也。園之榭也。榭中人也。歐據主人之位。舉觴勸客。掀髯。唇吻翕張。面目生動。幾幾乎欲跳脫而下。彷彿有聲笑格格也。袁君就陪席。潘陳及余

據客位。噫。余乍觀余之像。心中不覺有莫名其妙之神秘感覺。胡胡然不知我之爲像。像之爲我也。恍恍照不知我觀圖中之我。蓋圖中之我。目亦能動。恰與觀圖之我視線相觸。觸我感應。而我遂轟然如被電流。發生神秘不可思議之影像。飄然。儻然。悠然。愜然。置身圖中。處身圖外。都惘惘然不復可辨矣。總之圖中人酬酢動作種種。尤其我之動作情狀。閉目一回憶之。追即完全頃者之動作情態。簡直重影一次而矣。圖中景與真景對照。一花一石。一樹一鳥。余過目注意分晰欲尋絲毫罅隙不同之點。無有也。噫。與其謂之爲繪。不若謂爲影之較愈也。余觀摩一草一木之姿。一水一雪之態。以及圖中人一舉一動之神之意。有貌合而神不傳者乎。無有也。則謂之爲攝影而重演焉。猶未能盡喻其妙諦也。噫。觀止矣。回視他壁陳設軸頭書畫。都黯然無顏色。抑亦異已。余意烟至輕且浮也。以附於壁。其無染着必矣。苟異以風。不葢消散耶。因噓氣吹之。不動。袁笑曰。君見解與文初睹烟繪時同也。試試以手。余果以手抹之。無異拭畫軸之墨痕而欲滅其跡。罔有效也。潘陳皆大奇之。後日者。袁私告潘言。歐謂陳師且能以烟繪重石而透入之。匪獨拭之弗可滅其跡。磨之亦不能去其跡也。惟彼自欲低之。或技相當者欲泯之。一噓吸其氣。跡渺矣。有問。歐笑曰。捲畫軸乎。捲畫軸云者。歐向畫一噓吸其氣。使烟消霞散。復觀白壁之謂也。袁請曰。盍以生動烟繪饗客乎。歐點首示可。因向圖畧吸狀。果烟裊裊然。倏忽成白幔。又捲爲疊者捲簾狀。環狀。白條狀。

而入歐口鼻去矣。歐指粉壁笑曰。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一切皆作如是觀可矣。余以斯語能醒人味也。鬢然若有所悟。歐張口仰空。突有白龍自口中飛出。鬚鬣頭角。騰攫矯天。鱗甲生動。爪牙活潑。直欲凌空飛去。流暉映之。幻爲五采之色。又透明其體。如隱白雲赤霧中。迨一噓氣。則烟雲縷縷。轟轟消散焉。余儕觀烟繪術畢。則相將道打攪。興辭出。歐猶攜謙送及門。訂後會。珍重而別。歐。奇人也。烟繪。奇事也。是可以有一錄之價值乎。且此爲吾身親見之者。奇景奇人。每一道及。輒留連腦際。恍惚當前乎。余唯唯。輒潤辭錄之如上。

## 紀實 鄉曲名醫

(葛溪漁者授)

順德名醫某。漁者因避吹牛誚。諱其名氏里居。但欽其醫理精純。直追扁鵲。特集所見。演爲小說以彰之。事實而人真。非杜撰也。

棉市鉅商李秋涵。爲南邑之沙頭人。先世以經營三江幫商業起家。積貨百萬。今六二三路之穗生源號。卽其家業之發祥店焉。秋涵幼習于紈袴。煙癖極深。居恒出入。不論何時何地。均以二僕追隨。左右燒煙以進。輪流不歇。惟其吸法與人異。由僕嫺烟入斗後。卽以二手分持槍燈。至其前。卽以槍咀送其唇際。秋涵坐而吸食。必如是。始能愉快。故其對於竹戰消

遺。與一切耐應。均無窒碍焉。一日。秋涵中指頂之旋螺紋中。突生紅毛一根。粗如髮。根部環一豆大赤圈。毛堅如鐵。而銳如針。稍觸之。痛徹心髓。百藥罔效。且遍稽古籍。皆不明是症之名。以是羣醫皆束手。相率告辭。危在旦夕。家人遂偕之旋里。意欲得正首邱也。日適某以診症游沙頭。秋涵家人耳其名。于無可奈何中。姑延之診治。以作一線之希望。某察羣醫所處方俱瀉火敗毒之藥。無少效。默念中指屬心。毛乃血之餘。其色赤。赤則屬火。是殆心火與腎水不能濟。君火動而血無所統。致釀此患。然則治當滋腎矣。遂以金匱腎氣老法加減處方藥之。不三日。而毛色遽烏。苦痛頓少。又不三日。而毛色已黃。其痛若失。再三日。毛黃轉白。越日。毛落。根圈結痂。又越日。亦落。疾良瘳矣。此一事也。又絲商劉瑞堂。曩之厚綸絲莊東主也。粥粥羣雌。晚歲舉一子。甚喜。出重資僱乳姆育之。一日。乳姆抱兒戲池畔。偶他顧。被兒掬石上生螺納口中。急以手掏之。已哽喉際。由是啼哭不已。滴乳不食。乳姆懼責。秘其致病之由。莫敢言。舉家皇急。亟延多醫商治。并云。但求兒愈。不吝厚酬。羣醫籌商。立方藥不下咽。束手無策。次第散去。劉急命人回鄉延某赴省。某至。再三審辨兒指紋。則兒實非病。顧沉思黑索。終不悟其啼哭不乳之由。因閒步後園。于荷池畔觀乳姆濯兒衣袴。蓬頭悲泣。因詢何泣之哀。答曰。數口之家皆賴妾在此乳兒。得不凍餒。今兒疾不治。一家斷難溫飽矣。安得不哀。某聞爲乳姆。忽觸動靈機。乃曰。我

醫也。曾再三諦視指紋。兒實無病。但莫悉其啼哭不乳之故。汝若有所知。可盡以告我。我當設法治之。若是。則我固獲厚酬。汝家生活亦安樂矣。未諗汝知之否耳。乳姆聆竟。皇遽投地。稽顙有聲。悄語之曰。先生必秘此事。勿告主人。妾乃敢言。某諾之。乳姆乃以兒擡池邊石上螺吞食事白諸某。并謂此致病之由。惟妾個人知之。幸先生勿多言。未審果能醫治否。某拊掌曰。得之矣。遂以好言慰乳姆。並誓不泄漏。乳姆稱謝而去。某卽入見劉。賀曰。連日爲郎君。幾忘寢食。頃方思得良法。疾可立效矣。但不知郎君愈後。所謂厚酬者若何耳。劉大喜。拈髯笑曰。小兒果愈。請以五百金壽先生可乎。某笑曰。請益之。曰。倍之何如。某點首曰。可矣。迺囑翁速購肥鴨百頭。以繩繫其足而倒懸之。以盥承鴨咀所流之涎。用器類挹注兒口中。未幾。兒啼哭頓止。且以手索乳哺矣。劉顧而喜狂。如約酬之。某得貨回鄉。乃散之於鄉人之貧乏者。人有詢以是方出自何書者。某謂無他。吾蓋知小兒懷螺。而鴨則見螺必嘔。故取其涎以淪之。因立愈。所謂醫者意也耳。觀此。益知醫以意爲之。較執古方爲更可操勝券矣。此又一事也。牧童岑輩。邑之葛岸鄉人。家貧。少失恃。侍父甚孝。一鄉稱之。會父有疾。百藥罔效。以某精醫理。延之返家。某入視。病者臥榻上。藥爐茶鼎。紛置其旁。某諦審良久。遽索磁瓶一具。力擲於地。碎之。乃揀取磁片之尖銳者。以其鋒砭病者兩太陽穴。少頃。血出如珠。其色瘀紫。再砭之。紫色漸變爲赤。旋聞病者呻吟片晌。竟體

已能轉側矣。某喜曰。得之矣。亟索紙書方。服藥調理。疾遂霍然。屢以金酬之。固辭不受。謂咸君孝思純篤。不召且至。敢以小技索謝耶。此又一事也。某嘗謂醫者有三辨。一辨色。二辨舌。三辨脈。凡爲人治疾。首審面色。從色而辨五行。或宜相尅。或宜相生。次審舌。辨其潤涸榮枯。復次審脈之浮沉遲數。辨其虛實表裏。而決其濕熱風寒。三辨既真。則斟酌訂方。百無一失。吾人苟能下死工夫。然後神而明之。醫之能事畢矣等語。會吾邑旅美僑商陳金滿。於暑月捆載而歸。水土乍易。衣重裘尙自惡寒。羣醫僉投以熱劑。不效。其族人因言某之醫術。誇張而游揚。陳亟延診。某視病者兩頰微赤。舌色焦黑。知爲實熱內伏。伐去內熱。外邪自退。急命飽飲瓜汁。少選。泄去惡滯。它然熟睡。既寤。汗如雨下。疾良瘳矣。陳喜。酬以鉅金。某不受。強之至再。某曰。旣蒙厚賜。請足千金暫存君家。施藥濟人。爲吾種福可也。陳再拜受教。未幾。時值中秋。陳以事晉省。往謁其岳丈吳翁。正叙契闊間。翁忽白睛上翻。猝然倒地。手足攣掣。多醫相視。不敢立方。隨因以某荐。謂其醫道甚神。家人遂飛棹延某至省垣。某觀翁面白微青。舌白而潤。意仲秋金氣得令。涼風乘虛而入。引起內風。症屬虛寒。治宜扶火泄金。培土制木。遂以參芪朮桂等藥進。而疾果痊。翁大喜。厚酬而送之還鄉。此又兩事也。以上所述。均漁者所目覩。並非耳食之言。而某獲錢輒市藥以濟窮人。凡求醫者皆立效。某不責人謝。而人亦必量力以酬之。



。年雖六十餘。腰脚仍非常強健。爲人治疾。猶徒步而行。不喜乘輿。人皆稱之。

## 漁隱記

(盧髯)

衆濁從誰語獨醒。扁舟滄海寄餘生。見人不自遠鄉里。斯世何由知姓名。打得長魚先市酒。分將薄膾且和羹。乘流鼓棹醉歌去。肯向人間訴不平。吾村蘆溪湖。距吾家可半里。釣艇四五。茅屋二三。漁人聚處其間。當夕陽西下。皎月東升。恒習聞茲歌唱。蓋宋老人作也。宋老人不知何名。以漁爲業。然其漁。固不以得失爲心。有時恒數日不漁。或漁而得。亦不恒出市於人。夜夜但見其沽酒坐船頭。醉則放歌。衆習而和之。女孫一。垂髻耳。亦曼聲低唱。其歌曰。小溪流水碧於前。簔雨輕簑春復秋。黃山苑。白玉樓。阿儂還愛釣魚舟。又曰。蘆花遠映釣舟行。處處歌聲雜棹聲。中宵靜。皎月明。誰人歌罷一舟橫。歌聲靡靡。若小鳥之鳴於枝頭也。余喜釣。鄉居有暇。必携竿至湖畔。未嘗不與老人遇。顧老人雖老矣。而猶健談。精神亦復矍鑠。見余。恒與語。娓娓不倦。有時老人得魚。且延余飯。三五之夜。月光映水。舟泊榕蔭下。樹影婆娑漾水中。微風起。水鱗鱗然。若爲樹影所拂。景至幽而可玩也。時老人尤有興。雖孫亦持竿立船首。垂絲而釣。或依乃祖膝下。泥其歌。曼聲效之。余識老人久。往來既密。聽老人之歌。知其淵於學矣。然偶詢其身世。則戚然毋亂以他語。其

平生所遭者如何。胡爲而隱於漁。何以僅餘孤雛。而依老人以居。凡此種種。疑莫能釋。猶憶老人之言曰。余與子相往還。宜尋其所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可也。余悅於其言。不欲更絮聒而使其不歡。丙寅春。余以饑驅。就食闕城。與老人別半年矣。當余去之頃。老人頗太息。以謂當茲政局雲幻。勢利偏促。諂諛便辟之世。微官豆小。實非所宜。然以余窘迫。則又不能沮其行。執手歎歎。惟有流涕。嗚呼。而孰知竟不出其所料也。同年秋。余解職返里。行裝甫卸。卽之老人許。時老人病矣。病且殊重。莞莞子立。所與爲伴者。僅彼難孫。余爲凄然。握老人手。而淚盈於睫也。老人曰。自子之別。余日日飲酒。亦足樂。然少子爲伴。未免鬱鬱矣。邇者。余以醉故。臥船頭。襲於涼風。遂病。余不爲意。蓋余病屢矣。恆弗藥而愈。茲病乃纏綿至今。更弗戒於酒。而病日以重。今茲恐不起矣。余曰。是何言。茲小病耳。當爲延醫。可勿藥。老人曰。余風燭之年。非少壯比。殘燈油盡。熄滅立見。子視我病。果何如者。言罷微噫。余曰。否。公六十之年。未爲老。况素健。未必至是。請靜養。余當爲延醫來。醫既至。診脈已。曰。是病固不難治。然祇爲外病言。若鬱結於心。久而爆發。是則爲茲病之源。實非藥石所能奏效。故欲已其病。當舒其心。心病愈。外病不難治也。擬方以示余。余感謝。送之出。醫曰。老人之病深矣。凡憂鬱積於中。發之近者尙易治。蓄之愈久。則其發也愈烈。是非使病者知所覺悟。鮮能治者。老人果何憂鬱而至是耶。余不

能答。念老人平日何遷。而使其中心悵抑。致罹斯病。老人業漁。恆熙熙而樂。未嘗見其抑抑而寬。而乃有是乎。然外樂而內憂。滋可慮也。曩者。余詢其家世。頗不欲道。是豈其中果有傷心之事歟。余自歸里。以老人病。每赴其舟居。彼雖孫視余至。恒欣然。彼雖幼稚。而侍其祖。朝夕乃弗離。有時見其小匣中。蘊淚珠也。一日。老人之病亟矣。視余復至。執余手。似欲有言。而久久不能一語。余不覺淚涔涔下也。既。老人曰。余雖長子以倍。然平生交遊。實以子爲最摯。曩者。子以余身世見詢。余以爲余世之僂民矣。且余所遭。爲至不幸。弗足爲人道。卽爲人道。適足以觸余悲。故弗欲以茲瀆吾子。况斯世於我已矣。復何足道。子豈諒之乎。余曰。余固知君者。初以茲詢。知君戚戚。寧肯更令不歡。雖然。余以爲君平生所遭。縱至不適。在此時宜度外置之。繁念胡爲者。且君獨不爲雛孫念乎。胡忍鬱鬱而自戕其生也。老人聞余言。歎歎者良久。乃言曰。嗟夫。子言良然。然而今茲已無及矣。愁如水。壅而塞之。固若甚安。一旦崩決。則潰冒衝突而不可遏。余病正類是。雖然。咸子之願。垂詢所及。敢於未死前自秘。而弗爲吾子一道者。余聞而悲之。願乃無語可爲之慰藉。默然相對者良久。老人微咳。少息。復曰。余生也晚。弗獲知吾父。蓋余父爲浙產。宦於粵。而產余。無兄弟姊妹。獨余一人而已。余父逝世。余時猶在襁褓。僅二齡耳。母娶於粵。於余父家鄉未一歸。及父故。故亦無從運柩回浙。且余父死後。所遺不及千金。辦理喪事。

已去其半。粵生活程度。較他處爲高。家無恒產。何足支柱。尙幸母以十指支持生活。不至於凍餒。曩者。余父弗少知交。自余父之亡。此輩乃不一存問。陌路視余家矣。此皆後來母氏言之者。嗚呼。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可勝慨哉。老人言至此。氣微喘。既又曰。余七齡始就學。塾師以余家道苦。弗收束修。且訓余特勤。然余好嬉。乃恒不遵其教。一日。余輟學而嬉。爲母所知。嗷泣謂余曰。而無父矣。汝父舊交雖不少。聘達者。然觀余家衰落。亦白眼視。吾茹苦含辛。育汝以長。汝苟無以成。吾何以對而父也。余感而泣。嗣乃不復嬉。晚間放學歸。母則令覆所授書。有一不識。必反覆警示。一燈熒然。常至宵深也。然余以家貧。故十二齡遂復學。儲力於小商店。月中工金。僅一二元耳。盡以歸。猶不足以供母甘旨。幸店事簡。有暇。則補習文學。於余亦未嘗無所益。顧學問之道。非一蹴而可幾。矧無師而自力。其難窳不更甚。然語有之。學無難易。在爲與不爲而已。余刻苦以求。志弗少懈。數年之間。頗覺有得。時余東任日報編輯。特介余任撰述。時也。余家亦稍稍裕矣。不謂余命之蹇。乃隨有生以俱來。余受傭之店。因折閱而歇業。報館亦因余東之故。隨而閉歇。余識人不多。莞莞子立。當茲窮途。孰爲作曹邱者。余遂不能不歸矣。余無業而歸。母雖以母以是戚戚爲慰。然坐食豈易。以是之故。但求弗家食。則無論執業如何。固所願往。久之。乃僅得一墩飯地。勞苦至弗能堪。然以饑驅。則亦無可如何。幸居此者僅一年。翌年復爲舊東薦之。

報界。斯時也。月入視前又豐矣。雖然。而孰知余之衰落。乃基於是耶。老人言久矣。至是氣益喘。余勸之少息。老人曰。吾言亦已也。茲不過十之一耳。余自經營報業。日埋頭故紙堆中。如是者數年。聲名頗雀起。於時慕余名而來訪者日多。中乃有女士焉。伊人也。余弗欲揭其姓氏。茲當以女士代之。女士處舊社會中。固足稱為開通者。如在今日。亦社會交際之花也。頗有文名。嘗投稿本報中。余每為潤飾。久之。竟來謁余。女士豪邁清爽。若男子然。見余時。執手殷殷。相見恨晚。余時年二十矣。與女士年乃相若。惟余向未與異性交。見女士。言訥而羞也。然自時厥後。女士乃數數來顧余。余因知其家世。蓋女士早喪父。無叔伯兄弟。相依為命者。僅一母耳。母以孤孀。撫之成立。幸伊父遺產尙豐。足自給而有餘。故對於其女。視若掌珠。女之所好。無不悉其欲。卒業日本法大學歸。交遊寔廣。凡開會演說場中。女士幾無不身廁其間。一般人士。欲與一握手而親近之者。大不乏人。女士乃傲視之。獨鍾於余。余初入情場。未歷此中況味。對於女士。寧不為之顛倒。以故。余當其時。固一日不見女士不歡也。報館於夜間始工作。居是者。頗煩囂。一日。余偶感冒。胸口泛擾。頭涔涔然重。加以夜來失眠。益覺不適。女士訪余。以手撫余額。謂余病雖易愈。然居此殊非宜。當赴醫院留醫。余本弗欲往。以其時病似加重。且恐遷延不治。病易纏綿。又弗欲為老親告。故卒從之。余初至醫院。醫生謂余當屏除煩惱靜養。並為余注射安神藥針。

。且以藥使余服食。嗣乃稍覺康強。女士時時來顧余。以余之愛鮮花也。益市以贈。有時且覺滑稽談諧之語。以泥余笑。如是一星期。余病已漸愈。可勿藥矣。女士以余病去。甚喜。且謂余。病後身體。宜加調養。仍居報館。殊弗宜。出院後。當遷彼所。較爲安靜。余始不允。繼以難却其意。卒從焉。余既遷居女士家。寓居既久。接近益多。且感於女士往者之殷勤。益生愛戀。以爲女士者。余之第二生命也。每日除進報社辦事外。暇則與女士在家相對。或携手偕行。覺人生之樂。實無逾於此者。余家有母。余以體羸。就食於外。每週必有一書。歸報平安。自識女士。家書固不常寄。卽母有書來。瑣瑣道家事。亦視爲繁厭。閱未終。卽棄之。日以與女士遊樂爲事。母之繫念。家中之窘苦。一不縈於余懷。嗟夫。卽今思之。余罪何道矣。言時老淚乃續續而下。其雛孫見之。淚亦盈然也。少選。老人又曰。余與女士交處既久。彼母氏亦愛余甚至。待余如子。後竟以女士許余。結婚之日。余循例稟命於母。母固愛余者。惟余意之所欲。當然不余沮。但囑婚後宜鄉居。以城市繁華。用費浩大也。然余乃弗以爲然。蓋女士待余至厚。余之所愛。女士無不爲之羅致。雖屬客居。而家中位置井井。弗染纖塵。余報務之暇。歸而與女士晤對。其樂乃至無藝。雖然。樂事非常。愁來無那。余與女士結婚後二年。乃舉一子。余時所入。除寄歸奉母外。所餘幾不足以贍家。不得不設法以思救濟。因復兼任報席。日中乃無一息暇晷矣。矧余平日固喜靜而惡騷者。女士性

乃與余相反。彼初與余交。迨至於結婚有子。尙無若何與余反目。不謂數年之後。彼因不堪家庭之枯寂。乃復其平昔與社會交際之根性。置家事於不顧。嬰兒亦委之婢媪。而一般男友。復時至家訪彼。須知曩日社會男女交際。與今日相去殊遠。卽在今日言之。社交雖公開。戀愛雖自由。然固一循乎軌道。女士已適余。同時固不能有兩個戀人以上。而女士之所爲。乃迭迭喧余耳鼓者。至弗堪聞。余屢以爲勸。而彼終不恤。嗟夫。結婚爲人生之幸福。余之遭乃若斯。悔何及矣。女士與余反目。愛情益淡。如是過凄寂無味之歲月者又數年。余子已七齡矣。彼母乃益放蕩不羈。一日。竟向余提出離婚之議。余念已飽受苦況。與其不離而夫妻陌路。何如離之而兩得其所也。故立允而弗之梗。余與女士既離婚。因携幼子歸。由余母撫養。嗟夫。余與母別十年矣。其始也。無室家。則歲必一二歸。稍盡人子定省之情。自有妻而子道遂缺。母雖不以是爲責。然厥心乃益慚愧無地矣。余衣食於奔走。覺情場之潦倒。滄海曾經。于斯世殊無所戀。惟母氏劬勞。不能不稍盡子職。故苟延殘喘。與環境奮鬥。幸而筆墨所入之資。歲頗有餘蓄。如是久之。此無母之兒。已長而娶矣。娶三年而調是嬰。不謂彼母氏亦染自由惡習。竟忍隨所戀以去。而置是呱呱者不顧。兒復自殺。而余母以悲痛過甚。亦棄余而長逝也。嗟夫。此則余之累歷也。余聞老人言。爲之悲歎。老人曰。斯世惡濁。爲漁亦佳。且爲漁於鄉村間。與城市遠。更不期而得子爲伴。慰茲岑寂。余意以爲再十寒暑

。當爲此焚獨之兒。擇鄉村間誠僕之家。畢茲婚事。悲夫。余乃弗能待也。老人爲余道其身世。不一星期。遂歸道山。余痛茲良友。既爲經理其喪。復挈其孀歸而教養之。嗚呼。余窮於世久。而老人乃納交於余。當風清月白。緩步湖濱。回憶當年老人漁歌之地。因隱隱猶若聞其歌聲也。

愛國  
短篇 國家 重 家 輕

(李少微投)

滬濱有張生國棟者。粵人。天資穎悟。材思橫溢。肄業中學。材冠全校。卒業後。里人多欲妻以女。張不願。友人強勸之。張曰。余豈願終身無偶者。但與其草率。毋寧慎重。況余幼失怙。堂上祇有老母。倘娶一不賢之婦。勃路詬誶。轉足傷老母心。而重不孝罪。余之遲徊審慎者此也。會國運多衰。藩陽事發。生憤國恥重重。外侮頻加。乃振臂起曰。國棟乎。此正汝符名實時也。遂投身入軍校。習兵學。冀他日挽國運之將倒。由是益加勤奮焉。某日曠晨。生早起緩步江干。踽踽獨行。吸鮮空氣。以自曠懷。然張生此遊既無定見。亦無定向。惟注目水鄉。黑黹雀舫之往來。遽忘日之將午。少頃。張轉身欲返。忽覩一舟飛駛而來。舟中坐一老丈一少女。老者精神矍鑠。年可六十餘。少女則丰姿絕世。衣縞衣。曳素裳。背女素娥不啻也。張生矚觀美艷如斯者。不禁目眩心迷矣。張生方注視女郎。目不少瞬。忽背後



有一人呼曰。國棟君。汝在此恭送洛妃耶。張生經此一呼。迴眸視之。乃同學楊生之喚己也。楊與張爲莫逆。居行與共。學問亞於張。而志趣與張亦似。是早起床。弗見張生。乃偏覓校旁。毫無踪迹。遂亦信步至江干。張生方欲與語。而楊生竟往逐來舟。但見舟已抵岸。老者挈女郎登陸。楊生詣老者前行禮。繼復與女郎周旋。恍惚聞有素妹二字。仙骨清芬配小名。張生之心。益傾倒不置。楊生與老者作別。仍還就張生。見張生猶以目送女。因撫其肩曰。目灼灼似賊。胡爲者。張生聞言。有赧色。久之乃曰。君與此老者是否親屬。楊生曰。此余族叔也。張生曰。女郎爲誰。曰。卽余族妹。張生聞之。不禁眉飛色舞。繼又作躊躇狀。問楊曰。彼妹已字人否。楊曰。子與族叔別有年矣。不知其會否字人也。遂携張生手同返校中。飯後。楊生乃與述女郎家世。女郎名素琴。其父名宗維。先世曾出仕。至宗維始棄儒就商。母鄭氏。固大家女。通文翰。解吟咏。僅生子女二人。子亦承父業。設肆于滬。宗維年已老。授商於子。歸養於家。至是女母新喪。宗維因家居無聊。乃挈女來申。藉資消遣。楊生素往來該肆。明知此老擇婿甚嚴。以致女年二九尙未字。前對張生之言。不過以之爲戲。令其焦急耳。鏡臺待聘。終當適人。楊素欽服張生。願爲撮合。聯二姓之好。是時傾談半夕。靡情不吐。張且挽楊速爲月老。楊卽慨然允之。翌日。楊生往晤宗維。白其情。宗維亦諾願。竟諧婚議。但女以母喪未久。不能廢制以成禮也。時光易逝。忽春而冬。張生卒業後歸家。

省母。以女事告。母亦喜。寢且女家服闋。擇日行納幣禮。屆期由冰人爲之傳達。紅葉諧題。良緣已締。并雙方交換攝影。以作證物焉。納幣禮成。繼以納吉。親迎已有日矣。忽張生之母。中寒患病。醫藥罔效。張生謹侍母疾。未嘗廢睡。無如修短有數。非人力可挽回。迫楊生奔至。登堂省視。未幾而張母逝矣。張生哀慟幾絕。賴楊生力慰。乃扶杖而起。料理喪事。有勸其乘喪納婦者。張生曰。此敝俗也。人子居喪。哀泣且不暇。烏有苦塊之間。作交拜之禮者。余雖不孝。背親違禮不爲也。復浼楊生與其族叔約展緩婚期。宗維嘉其孝。允緩愛女婚。及至服闋。再筮婚期。決於吉日成禮。不意瀋陽劫殺未息。淞滬戰事又興。張生嘆曰。命已夫。婚期又恐難如約矣。雖然。男兒當立志報國。寧可戀戀於兒女情耶。遂投袂而起。整裝出發。將投身軍界。以展所學。方欲起程而楊生適至。謂族叔宗維擬避難漢口。因恐婚期愆約。特令君至漢口成婚。張生曰。令叔已去漢否。楊生曰。今日治裝。明日動程。張生曰。可否引余一見。楊曰可。兩人遂買舟之滬。是時滬地戰警急迫。二人踵謁宗維。相見之下。宗維先啓口曰。無端變起。兵禍將及。余擬避難漢口。起程在即。昨遣族姪代達鄙意。諒已知之。張生曰。岳丈高年。理應暫避。若子婿則丁此外侮。似宜負弩前驅。爲國雪恥。現擬投身軍伍。藉展素襟。其濟則丈之庇也。婿之幸也。不濟……宗維不待辭畢。卽阻之曰。此意殊可不必。兵爲兇器。戰爲危機。冒險胡爲者。張生曰。時勢造英雄。能冒

險方能進取。若生而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非婿之志也。宗維屢勸。而張生之志甚決。宗維獨自沉吟。楊生趨宗維前。耳語良久。見宗維有難意。旋乃諾之。返身入室。俄而宗維復出。背後隨一女郎。嫋嫋而來。螓首低垂。蛾眉微蹙。紅泛桃花之頰。淚蘊秋水之眸。脈脈含情。沉沉無語。張生睨之。卽其未婚妻素琴也。宗維引女前。命與張生爲禮。女愈含羞。只俯首無語。張生徐語女曰。素妹自珍四字。楊生乃代述張意曰。張兄欲從軍。妹意如何。女微笑曰。班侯投筆。祖生雙楫。英雄所見。本自不凡。兒女子何敢參議。雖然。語至此。盈盈欲淚。語不成聲。張欲再詰。而女翩然返矣。楊曰。素妹之意。已寓於雖然二字中。請兄三思。張答曰。謹受教。旋對宗維曰。戰地兵禍。岳與素妹俱老弱。毋寧遷避爲宜。子婿現亦覓地趨避。遂拉別而出。天地皆秋。草木成愁。漢口某園有美人斜倚欄杆。手持小影。喃喃自語曰。郎乎。天涯地角。極目無垠。汝今果安在耶。凭窗痴望者久之。繼復自語曰。素琴素琴。汝何命苦乃爾。前喪母。繼復喪姑。好事多磨。良緣中梗。近復爲倭寇所阻絕。蒼蒼者天。曷其有極。時窗外秋風益劇。女更覺悲感矣。既而有賣報者至。女隨取一紙閱之。顏色慘變。幾欲暈仆。幸有一雜僮爲之扶掖。乃返寢於床。女郎胡爲哀慘若此。蓋淞滬戰起。將士多傷。紅十字會報告書。被傷之列有張生在。報中固全載其姓氏者也。千愁萬恨。齊上心頭。人非木石。奚堪長此戚戚者。素琴自見報後。傷心之淚。無日不彈枕邊。念及故

居。懷憶夫婿。心憂成疾。轉綿牀褥。雖經宗維千方勸解。女乃假呈歡顏。以悅親心。然女子善懷。終亦難離病魔。前如花如玉之美人。竟成日昃日瘠之病女矣。一日。有一少年自淞滬至。趨往謁宗維。其人非他。卽楊生也。宗維問故居狀。楊生答以店已徙。家幸無恙。惟張生臨敵負傷。死生難料耳。素琴自牀中聞語卽起。詳詰楊生。楊生僞詞以對曰。張君無恙也。妹勿慮。素琴曰。兄所言。妹已詳聞之矣。大丈夫以馬革裹尸。亦復何恨。所難堪者我矣。無奈喉中作咳聲。唾出則皆桃紅色。事隔數日。素琴病狀畧呈安適。乃負病握管。馳書滬地救傷院。慰候夫婿。詎戰耗日復緊張。而覆音仍杳。素琴日夕飲泣吞聲。未見張生踏來。一寸芳心。怎容如許根觸。至是而病不可爲矣。既而戰事已定。倭寇罷。與女遷同故址。甫抵滬宅。楊生造謁。素琴洩楊生蹤迹。楊生語多支吾。最後出一短簡示素琴。素琴展誦之。則一箋絕命詞也。畧云「曩覲芳容。并聆雅教。欲謀報德。用効戎行。本思救國滅賊。爲卿光寵。乃閱歷未足。槍彈無情。猝受重傷。就醫無效。今生已矣。唱隨之好。期諸來生。余實誤卿。卿無再誤。言盡於此。千萬珍重。」素琴讀畢。淚洒鸞箋。隨問楊生曰。渠尚在否。楊生半响乃言曰。實告妹。張君已爲國捐軀矣。然此死實重於泰山。流芳萬世。妹胡傷悲若是爲。言未畢。素琴驟然起。一縷而絕。宗維聞耗至。急與衆人施救。移時。而素琴復醒。淚下如雨。執父手言曰。阿父。女不孝。負父深恩。願父勿爲念。并謝楊

生曰。兄爲冰上人。不圖顛沛若此。妹實命薄。累兄奔波。此情此德。來世圖報。最後又與胞兄長別。以侍父相託。延至下午。痰喘交作。兩目上翻。第微聞呼張郎張郎四字。而目隨瞑矣。嗚呼。痛哉。後宗維洩楊生往尋張生忠骨。與女柩合墓而葬。豎碑誌其事。以供後人憑吊焉。

哀情  
短篇  
舊恨新愁

(屠狗客)

余自雲妹死後。心如冰冷灰寒。感覺塵世一切之景像。煞是慘淡可憐。已了無人生之意味矣。乃往百粵之西樵山慶雲寺求戒。該寺主持慧禪大師。適因事他往。余乃就該寺小住。候他歸來。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柳瘦於骨。草黃如蠟。古木蕭疏。落葉飄搖。山容慘淡矣。日匿西山。天色黯黯欲暮。如水涼風。騷擾襲人。陣陣秋聲。或斷或續。茫茫藍蔚。渺渺余懷。令余陡生無限之感慨。斯時余之耳畔。隱隱聞雲妹喚余之聲。悽惻莫可與倫。余不覺一陣心酸。愴然淚下。凝眸一望。則雲妹之芳蹤竟渺。惟見稀星明滅於空際。孤雁驚寒之聲。如泣如訴而已。噫。是耶非耶。此豈因余之疑思。而構成此虛幻之響音耶。抑雲妹感予之精誠。憫余之遭逢。目不瞑於九泉之下。而環珮歸來。以解余之透骨相思。而療治余心上之創痕耶。嗟乎雲妹。汝今安在。何不珊珊而來。與余周旋。而徒如隔水雷鷗空好音。令余之肝腸寸寸

斷矣。余此時痴立若木鷄。余之靈魂。已隨風飄蕩。上窮碧落下黃泉。尋覓雲妹去矣。余性林名朝暉。父時清。母伍氏。原籍福建閩侯。迨至余父。宦遊於嶺南。遂家焉。余父爲人。清介自守。宦遊半生。并無粒粟之積。寸布之儲。只贏兩袖清風。一囊秋水。余年纔十齡。而余父已應玉樓之招。身後蕭疏。幸得同僚援助。方能成殮。余母驟遭大故。痛不欲生。但以未亡人之職責未盡。故畧節哀思。茹苦含辛。紡織度日。荻丸教讀。母子相依爲命。余此時年雖穉。已畧解人事。目擊余母之苦衷。亦無敢或懈。日夜孜孜。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每當夜闌人靜。萬籟無聲。惟聞余母之紡織聲。及余之啞唔讀書聲。若相和答而已。螢燈掩映。顧影生寒。余母偶爾前情。感懷身世。每於燈前淚拋紅豆。余亦黯然而泣。如楚囚相對。余此時天真爛漫。愁恨本不能侵余躬。但余之悲歡繫於母。母笑亦笑。母哭亦哭。余母親余之狀態。不欲令余悲。而傷余心。自後傷心之淚。則背灑於無人之處。不爲余所見。不爲余所聞矣。但余母之態度。余已知之有素。余母心如不憚。則余心慈悲。淚不期而奔流。如黃河之水。無法遏止。余母親余狀。必大哭一場。方能稍殺其悲。嗟乎。寡婦孤兒。誠人間之至痛者矣。流年如水。歲月催人。余年已屆十三。余母因埋愁壓恨。竟招病魔。纏綿床第。余亦因而輟讀。此日之光陰。除侍奉湯藥以外。惟將雙淚。送此流年。余母之病不瘳。而余之雙淚已涸矣。余母之病。了無起色。日甚一日。余亦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頓增數年

老態。難與黃花論肥瘦矣。一日。余母執余手。撫余額。喘息而謂予曰。吾可愛之兒乎。余……余母言至此。已嗚咽不能成聲。老眼已涸。欲泣無淚。繼而復斷續曰。死神招我矣。我將永離此黑暗悲苦之世界。向安樂國去。夫以身世如我。生何足戀。死何足悲。但所最難堪者兒也。兒無父。已飽受人間之苦趣。今且無母矣。此後汝之孤苦伶仃。誠爲可憫。我本不忍捨汝而去。但天命難違耳。予如渣朝露。離塵海。兒其節爾哀。殺爾悲。致力前途。向光明之路跑去。繼爾父之遺志。毋墮祖德。則汝母在九原之下。當亦含笑。佑汝以慧福雙修。余此時悲不可仰。血淚交流。含悲帶苦。而語余母曰。母乎。余可愛之母乎。……勿作此不祥語。天必佑吾母以無恙也。少頃。忽聞余母曰。兒乎。爾……其自愛。……餘語模糊。已不可辨認。余大驚。急拭淚而視。則見余母面似桃花。回光反照。繼則渣然長逝矣。余呼天慟地。泣血捶心。而余母已一瞑不視矣。余欲以身殉。鄰人聞聲畢集。向余慰解。并捐助喪資。草草成殮。余自余母死後。恍恍踽踽。如失巢之小燕。不知飛傍誰家。且復爲飢驅寒迫。不得已出而問世。後得鄰人介紹。在某富家充當什役。余因初出茅廬。不識奉承故。屢遭主人夏楚。余不能堪。自思寄人籬下。而淪於地獄之中。太爲不值。乃毅然辭職。束裝歸家。在家逗留數天。左右圖維。但覺人海茫茫。并無駐足之地。正不知何去何從。後乃將余母之衣物質押數元。爲販花之資本。余母之遺澤。余本不忍捨之須臾。但爲環境所迫。不得已忍痛割愛。余母有

知。當能諒余。不責余之無行也。余得此款後。以販花爲業。每日黎明沿街喚賣。以博蠅頭微利。爲餬口之資。噫。前數年之余。固屬一介公子。今爲賣花郎。人事滄桑。能無感慨乎。余業此數月。畧有所積。求學之心。油然而生。但日間肄業。匪我所能。蓋余日間須幹余之工作也。乃入夜學補習。數年如一日。余之學術少進。師友咸目余爲高才生。疑余爲書香傳家者。又誰識余爲無依之賣花郎乎。該校泥水混集。余之鄰座爲一女生。姓何名湘雲。髮初覆額。綽約多姿。她素器重余之品學。與余極爲友好。一日。她詢余之身世。余茫然不答。她知余爲傷心人也。遂不復問。一日。余負花一籃。從一大廈而過。忽聞嚶嚶啾啾買之聲。余舉頭一望。則湘雲也。余趨而去。不之顧。及夜。余照常返學。見湘雲。時覺赧然。正不知是何原故。及放學時。湘雲用摯誠之語。謂余曰。暉哥。汝何故執此賤役。汝家庭之狀況如何。請以語我。其勿以外人視儂也。余乃具述其所以。湘雲曰。英雄莫問出處。以哥之才華。必非久居人下者。願君努力做去。碧翁必導子以光明。君不可再執此賤役。余當資釵押銀爲君助。以成君之志。余曰。謝女士愛我良厚。予心滋感。但予必不敢受女史之賜。她曰。互助爲人生之要素。余此時稍效微勞。君他日……她說至此。忽停聲不語。兩頰酡然如醉。雖丹青妙手。亦難寫其嬌艷。余心頭忐忑。不知所云。相對默然。少頃。余乃語她曰。雲妹乎。子後日如有寸進。必不敢忘知我者之大德。若忘恩負義。有如日。她愁顏忽霽。笑語予曰。



。哥如不以蒲柳弱質而見嫌。許附愛末。則儂滋樂矣。予備細談衷曲。不覺夜已深矣。金風颯颯。玉露零零。寒氣迫人。單衣不耐。予乃語她曰。盍歸乎。乃握手而別。余與她感情日篤。如火如荼。兩情繾綣。大有半刻不見。如隔三秋之感。余備熱度。已達極點。乃訂白頭之約。此後更爲親密。她之父親富榮。炎涼中人。虛榮心重。聞她與賣花人訂婚。大震雷霆之怒。謂其有辱於門楣也。迫她與余絕。她誓死不從。乃禁錮她於家中。欲奪其志。她竟絕粒以死。余聆此噩耗。一慟而絕。良久復甦。喟然而歎曰。余誠人間至感至慘者矣。年未弱冠。乃千苦萬憤。業已備嘗。憔悴餘生。諒不久於塵世矣。雲妹雲妹。汝在九原之下。勿悲岑寂。我倆相會之期。或不遠矣。天乎天乎。余有何辜。而陷余至于此極乎。翌晨。余乃購生花一束。濁酒半盃。嚮往雲妹之墳場。盡情一哭。一抔黃土。盡印淚痕矣。未識雲妹於九原之下。知耶否耶。翌晨余即趁船來此處求戒。回憶前塵。竟似春夢之夢。悲哉。

掌故  
短篇

朱

老

七

(黔江布衣)

清雍正帝未登極時。嘗從師習劍術。與同門兄弟九人結生死盟。以爲異日擢取帝位之助。惟雍正性陰險桀驁。有朱某。結盟時排行第七。遂以老七呼之。粵之肇慶人也。術出其右。而稟資悟穎。深知雍正之爲人。追隨各師兄弟助雍正奪得大位後。即翩然離京師。帝屢詔見不

之應。初尙置之。帝登極後。深慮同門各人劍術滿深。恐爲將來隱患。故結盟之八人中。逐一計誘而戕殺之者凡七人。獨朱老七類索不得。密令各心腹疆吏緝捕之。朱以風聲日緊。乃潛行回粵。匿居粵垣之北白雲山麓。然恐終遭其毒手也。擬赴京刺帝以除後患。爾時交通不便。既無火車。復乏輪船。若僱乘小舟。又易爲邏者所得。乃循北江陸路越嶺北上。朱固健步如飛。日能行千里不息。僅一日已抵韶關。兩宿卽逾南雄。於抵雄時適爲嚴冬氣候。霜雪紛飛。朱猶僅衣夾襖。腰繫短劍。潛於大雪之夜。天色陰晦之時。偷渡梅關。到達贛南。歷九晝夜始過黃河抵京師。卜居北郭。晝伏夜動。於某晚宵深人靜。潛越九重城垣。以達宮闕。因少時常與帝遊。故宮內途徑頗熟識。能趨僻途過殿閣。步履如飛。絕無覺者。亡何。直達寢宮。正擬躍下執帝而刃之。忽見紅光一度。迎面飛來。朱爲之停足錯愕者久之。以爲帝已覺而飛劍相格者。尋又寂然。第心殊不懌。因復離宮出城。暗訪鑿踪。圖截而刺之。居數月不可得。乃去京之津。并貽書於帝。勸勿相煎過急。帝得書知其匿在近畿。索之愈甚。朱無奈。復離津南下。惟以與帝終不兩立。且殘賊在上。良非邦家之福。不去之殊負此一副好身手。遂又決計北上。數抵寢宮。所遇如前。不禁喟然嘆曰。帝之福命正雄。未可與較也。廢然而返。但滿胸塊壘。積鬱難舒。除縱情於杯中物。日唯狂飲烈釀數斗外。暇輒涉足花叢。以寄豪興。與南塘校書少連甚戀。幾無夕不宿校書所。少連亦豪爽。有巾幗鬚眉氣慨。知朱

窘乏。時以夜度資所入濟其急需。朱彌德之。故傾肝吐胆。於不知不覺中。連己之行踪亦流露焉。少蓮知朱非常人。待之益厚。馴至流連忘返。但每於將天明時。不俟門關而遁去。年餘習以爲常。卽同寨各妓亦不知。祇少蓮心中明白矣。至夜候則必來。如見少蓮有客在。不稍逡巡而遁去。雙方皆不以爲忤也。今且述帝自索朱不得。乃派精幹探員四出偵察。務得其踪跡而後已。積年餘。有某員密報朱實回本省。匿處穗垣。嚴令有司捕之。終可得也。帝乃降旨廣東巡撫莫某。限於兩月捕朱解京問擬。或得其首級亦可。倘逾限定從嚴議處勿赦。莫獲旨駭甚。茫然不知朱爲何人。祇按所開年貌。密令心腹弁役遍察之。並暗懸重賞購其首級。經一月仍無端緒。焦思殊苦。因思此等人必放蕩不羈。就娼寮妓院或可見之。乃微服遊北里。數易娼女。密訊之。胥不悉奚爲朱老七其人。瞬而所限將屆。愈憂心如焚。不覺怒容盈臉。一夕召少蓮侑酒。擲以鉅量醞頭。遂留髡焉。抵娼院。坐未定。少蓮遽詢莫曰。以公鬚髮斑白。想已兒孫滿堂。且觀公面貌團團。而向鮮覿晤。當或下陳充滿。何故浪跡章臺。猶通面愁容哉。莫經此一問。筵爾笑曰。卿以余爲何許人耶。豈真尋芳買笑者哉。別具隱衷。難爲卿告也。少蓮曰。姑言之。妾或能爲公分憂未可料。莫曰。他勿談。今先問卿能識朱老七其人否。少蓮曰。識之。又何如。莫曰。真耶。少蓮矢言至再曰。豈給公者。莫乃具以皇旨及己之地位詐告之。并許得朱後賞以重金。少蓮畧事躊躇。然終爲利慾所蔽。乃毅然曰。

此何難。妾當引公捕之。莫喜甚。乘夜回衙。飛足飭南海番禺兩縣官。立刻調集差勇及能幹吏員。於凌晨聽候動調。兩番兩縣率奉令。如墮五里霧中。但不敢稍懈。即傳令衙吏門勇與各班差弁。一齊整裝備械。務於五更造飯。天未明前至撫院候令出發。各差役胥吏以爲搜捕大盜。乃紛摒擋完妥。依時齊集。浩浩蕩蕩。來至撫衙聽候調遣。亡何。見莫巡撫亦戎裝騎馬。另以小轎載一盛裝少婦。傳令出北門直向白雲山進發。抵沙河墟時天已微亮。稍憩半刻。再前進至山麓之百步梯石級下。莫巡撫召兩番兩縣率至前。密談良久。即令領班勇目各率十人或數人。扼守附近各要隘。佈成半圓形。圍得水洩不通。艷裝少婦乃從輿中出。四顧點首曰可矣。少婦爲誰。則南塘校書少蓮也。舉纖手招莫巡撫而嗔呼之曰。欲圖功且隨僕來。莫與兩番兩縣率及數虎役緊隨之。拾級而登。至第七級石。少蓮曰去之。於此可得矣。莫巡撫亦顧謂各差役曰。速去之。不一時鐵筆下。石已翻離尺許。衆望之。不禁嘩然。則有一濃眉大漢遽睡石底。猶鼾聲大作。固赫然朱老七也。爲衆人嘩閱之音所驚醒。以雙手微撻睡眼。蹶然遽起。厲聲叱曰。胡爲者。其聲响若洪鐘。各官員差役幾爲之嚇退。莫巡撫乃足恭而前曰。老兄且原唐突。某與兄素昧生平。夙無仇怨。今茲之來。乃奉上旨。無可如何也。唯兄明而恕之。朱曰。庸何傷。今既相逢。插翅難遁。煩爲我寄語今上。余與之共師習藝多年。所挾之技不相伯仲。諸同師兄弟既結生死之盟。而爲其殘害者已七人。祇余倖脫虎口。見其手段

殘賊。烏足以臨民。本有殺以吊民之心。無如數至京師。三登寢殿。皆不能下手。誠爲皇者之福命也。余因是決捨之。並貽書請其無相咎。從此兩不相干。大丈夫豈食言而肥者。請上放心。勤政修德可也。今公之來。旣爲奉旨。余更何憾焉。言旣。斜睨少蓮。見其旁立。面露慚色。乃指而叱之曰。卿何多事。爾。且言且由口中吐出小劍。鋒芒四射。莫可逼視。朱以手握劍。畧一拂拭。立自刎其項。隆隆一聲。頭觸地而身亦翻跌矣。衆睹狀。又譁噪不已。再望之。則其屍不知去向。而娼婦少蓮已身首異處。衆益駭愕。莫巡撫乃令殮埋少蓮屍體。收隊而回。以實情奏聞於帝。降旨免予置議。朱老七亦不知所終。

紀實  
短篇  
映片奇冤

(李紹彭)

胡俊。字逸生。浙省武康人。法專畢業生也。才堪倚馬。技可雕龍。娶妻鄭氏。貌美才高。亦女學生之佼佼者。故唱隨之樂。更有甚於畫眉。巨奈十載結褵。苦不作繭。美而無子。如衛人所謂賦頌人也。胡爲後嗣計。戚然憂之。乃謀諸婦。欲置側室。免若敖之鬼。終嘆假而幸鄭系出名門。深嫻姆訓。非同黃臉悍婦。擅專床第者比。不特全無妒念。且玉成之。胡於是買妾於同邑李氏。李家縣城。小字可貞。一疇女子也。乳年失恃。賴繼母育以成人。而綺齡玉貌。麗質天姿。僅破瓜之年。父復於名場失意。抑鬱成病。藥爐爲伍。珂坎經秋。

已於民十六年。赴玉樓作賦去矣。以至醫藥死殮之價。債臺高聳。養生喪死之事。籌措無方。寡母孤女。形影相依。飄零弱質。常引以爲憂。故母謂有能量珠十斛者。願以女妾贖之。會胡欲置側室。憑媒介紹。買充下陳。而貞安份守命。達禮知義。善事家婦。克盡妾道。故胡一妻一妾。其樂融融。享盡齊人之福焉。但胡家本小康。衣食僅足自給。今費量珠。復增食指。爲彌補計。不得不思生財之道。以免生寡食衆爲舒用疾之慮。第以書生本色。質遷不慣。莫若硯田無稅。筆耕舌耨。作無本生涯之爲愈也。適鄰邑某小學校。慕名景仰。願年費五百金。聘胡爲一校之長。胡適逢其會。私心竊慰。乃不待龜書。別妻離妾。而作獼猴大王去矣。獨恨路途遙距。不獲朝出暮歸。溫存妻妾。祇得數月一回。習以爲例。所幸兩妻離睦。內顧無憂。胡喜南面王不易了。荏苒光陰。歲聿云暮。胡寒假歸來。以爲擁抱南威西子。優悠度歲。詎忽有書明貞娘愛鑿的西裝美少年映片一幀。發現於可貞錦衾繡枕間。胡驟見之下。怒不可遏。疑其妾不甘寂寞。或嫌已年老。有不端舉動。乃不假思索。憤然問曰。此相何來。隨說隨面擲之。貞以突如其來。如晴天霹靂。驚惶失措。莫知所答。胡靚狀。愈加憤恨。戟指之曰。帷薄不修。尙不檢點。豈知世間有羞恥事耶。吾家清白。爲若掃地淨盡矣。汝早宜自處。速離開此地。免兩作眼中釘也。可貞乍覩相片。正如禍從天降。身蒙不潔。已哭得如淚人兒一般。第見夫婿盛怒之下。寧忍辱含垢。不敢批其逆鱗。意謂待其稍霽。徐圖分辯而已。

不料其決絕至此田地。忍下逐客令焉。祇得痛哭哀懇曰。妾雖忝下陳。粗知禮教。常凜死麕白茅之羞。敢蹈相鼠無死之醜。故兢兢自守。以防穴隙空風。不謂橫逆之來。飛從天外。妾死不足惜。其如君名譽何。尙望仔細思量。毋自揚其醜。致兩敗俱傷也。說罷痛哭失聲。鄭氏聞聲趕來。察知情形。以夫婿闕如虺虎。愛莫能助也。翌日。胡郎着人呼李母來家。不由分說。勒迫其帶女大歸。貞以夫婿如是堅決。絕不爲地。乃長嘆息曰。君真棄妾耶。胡不待說完。胡亟唾之曰。呸。行矣。無作態。此處無汝噉飯地也。貞見無法挽回。心極悲憤。雖不難了此殘生。以明素志。第念被此惡名而出。死蒙不潔。迫得揮淚下堂。暫隨母歸。以待個郎之回心轉意。事實之水落石出而已。詎母寡而無子。亦糧無隔宿者。日恃針蓄度活。時虞不給。如非得楊滔者時爲將伯。則巧婦難爲無米炊。飯甑生塵久矣。今驟增一口。致仰屋常嗟焉。原來此楊滔者。自稱天台縣人。因辦貨至康。在貞未歸之前一月。已携一僕童。僦居于此。與母結識。手段甚豪。能遇急濟貧。而尤以李母受恩獨厚。贈綈裹飯。飽德披仁。今女迫大歸。處此涸轍。如非藉此西江水。其將索於鮑魚之肆矣。母受恩愈深。圖報愈重。恨己一介女流。將何以報。祇有待之犬馬來生而已。嗚呼。閱者至此。試掩卷一想。輒近人心不古。道德淪亡。其果有此真俠義乎。不過造物狡獪。使紅顏薄命的可貞。多一度磨折焉耳。其實此楊滔原名振聲。邑土豪楊龍標之子也。獵豔閨帷。庇賭雉館。年少惡極。過於其

父。某日。過楊氏之門。與貞相值。驚爲天人。大有欲攫而吞之之慨。後偵得其家世。知胡老於法者。恐非其敵。乃思得第二步的計劃。陰買鸞婦。俟其夫歸來之日。私置相片焉。預料胡一介書生。不甘戴綠頭巾。必有破裂舉動。故又預早一月。僞居母鄰。假作購老婢貧的手段。而爲將來吊膀地位。種種佈置。非常週密。不得一喫天鵝。誓不休也。果然胡俊甫。竟中奸謀。楊以第一步計劃告成。趁其母女顛連困苦之際。而實行其踢案運動。乃以金錢解母。母果利慾昏心。陰有將女醮之之意。第貞見楊目動言肆。心竊匪之。一日。母謂貞曰。汝夫棄汝。視同敝屣。雖屢次洩人調解。他竟思斷義絕。無半點香火情。此後衣食問題。綿綿誰恃乎。貞不虞母卒問此。瞠目無言。母續言曰。他既无情。汝枉守義。爲下半生幸福計。何必戀戀於此。今楊君年少俠義。有恩我家。現正物色鸞儷。且觀其舉動。似屬意於汝。何不改節醮之。我倆畢生。不愁無噉飯處矣。貞乍聆斯語。汗流浹背。知母非受人運動。則饑涎銅臭。乃亟慰之曰。婦之所以稱德者。節義而已。儂今雖擯棄。保不異日覺悟。如覲然再醮。甯不予其口實。望母親勿作是想。恐人齒冷也。母愠曰。兩餐且不飽。節義胡乎有。汝真忍老母爲餓學耶。貞見母怒。不敢置答。獨恨山窮水盡。捨此無以棲宿。祇暗自悲傷而已。母復苦苦迫之。求其答允。貞性素孝。迫得垂淚曰。母既欲之。女亦何惜此皮肉乎。母大喜。立即通知楊滔。定期迎娶。原來楊果以重利啗母。許以迎養終身。并送千金爲私己



。老悖何知。既貪且愚。竟中奸詐焉。又孰知真此一行也。竟奇冤得雪者哉。楊得母報。喜目的已達。擇日成婚。詎料天眼昭昭。合卷之夕。楊竟鬼擱後枕似的。自翊神妙。不覺對真誇示曰。自觀芳容。夢魂常繫。不知費幾許精神。用幾許手段。方賦同居。得親香澤。所謂有緣千里能相會。洵不謬也。貞素機警。以楊言中有物。乃飭之曰。良緣斯締。佳偶克成。但不知君費甚麼精神。用甚麼手段。能相告否。楊曰。有何不可。於是將如何覲面思慕。如何賄買羹婦。如何置相繡榻。如何做居芳鄰。及許母迎養等。說個暢快。洋洋自得。貞聆畢。悲喜交集。以大仇斯得。奇冤可雪。則色然喜。致身敗名裂。被罪而出。又不覺柳眉暗蹙。怒眦幾裂。極欲吞之以洩憤。但恐打草驚蛇。於己不利。不敢現於言表。暗暗切齒而已。是夕。善言敷衍。未爲所玷。翌早。逕投縣署。據情面稟。並親自帶警拘楊到案。幸縣長廉明。傳齊案內人等。一訊卽白。依法判決。以楊欺詐畧誘。羹婦受賄架禍。各處以應得之罪。至於胡誣妾不貞。母迫女改嫁。亦罪有應得。歸其向貞道歉。領回完聚。而貞則由縣獎以節孝可風之匾額焉。自此案結後。萬里風傳。浙省人士多有題贈以表貞烈云。

## 髮花倖史

(紹彭投)

髮花何鵠。小字恨禽。籍鳳城。爲某太史公之遺裔。天生麗質。嬌娜多姿。眉不畫而纖。唇

未點而絳。星眸桃臉。丰韻如仙。年僅破瓜。已畢業於中等學校。聰明雋永。學冠羣倫。有不梯進士之號。馳名文譽。遐邇蜚聲。一般公子王孫。顛倒石榴裙下。慕名追求。願結鸞侶者。絡繹不絕。門限幾穿。惟其父沉湎芙蓉。不事生產。關內外事。悉取決於其婦馮氏。馮愛鵠甚。掌珠不啻也。凡到求婚者。非徵得鵠同意。不敢作鏡臺之選。而鵠以終身幸福所在。婚格甚嚴。約法三章。(一)求婚人須享有不動產一萬元以上者。(二)求婚人須答通本人所擬問答題三條者。(三)婚期須在本人高等學業修成以後。如非年貌兼優。品性並美。須有上項資格。願履條約者。亦不入選。於是一般追求者。大都執袴青年。負腹公子。皆望望然去之。多不敢作天鵝想。但鵠雖有是議。炫玉苛求。因此低昂不就。徒失光陰。不特上兩條件在對方已難求全。即第三條件在自己者亦目的莫達。緣乃父嗜煙成癖。家道中落。陸學鉅費。無力籌措也。鵠不怨自己之荒謬絕倫。反怪乃父之守財掣肘。至被青年界冷嘲熱諷。詆為高門。於是易名悵禽。取精衛難填滄海恨之意。一怒而逃亡羊石焉。而陸學之念仍未灰。多方運動。以一瀝高門之辱。卒以經濟壓迫。非財莫達。輾轉而流入女子職業傳習所。學技半載。以心靈手敏。由未來的女大學博士。一躍而為生招牌的髮花焉。光陰如駛。歲月如梳。馬齒徒增。鸞儂莫遂。春花秋月。觸景添愁。綺結隨思。積憤抱恨。誠恐容易人老珠黃。深悔曠昔之恃才傲物也。會有羅超五者。同籍鳳城。固某百貨公司之部長。年少貌美。蘊藉風

流。與鵲忝叨芳鄰。夙耳豔譽。第以資格不符。諒難中目。窮措大不敢作蝦蟆想耳。今喜其移植仙羊。職司理髮。或者其辭尊居卑。已銷除傲氣。不復昔日之聲價自高矣。乃頌以修髮爲名。摩宮蹠蹠。以冀一親芳澤。詎鵲一見恨晚。假以詞色。藉同鄉之誼。時相過從。羅受寵若驚。鞠躬盡瘁。於是公園的如茵綠草中。影院之新展銀幔裏。無日不有他倆的芳踪焉。鵲求鳳之心。得此稍慰枯燥。至求婚之齒。所以躊躇未啓者。祇以羅貌雖宋朝之美。而貧同季路之傷。故尤有所憚然於心耳。第良緣夙締。早訂三生。信如諺所謂赤繩繫足。雖棒亦打不開者。一日。羅因理髮手震。誤遺聯榜票丁於地上。鵲代拾起。羅視之。已被污點。有如雨灑梅花落矣。鵲戲數之。適符十字之數。羅以爲奇。乃與鵲合本投資。及期杯卜。幸中七字首名。獲彩幾及萬數。鵲喜出望外。疑是月老點化。成對良緣。從此有影皆儂。無侶不雙。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焉。後更捐本數千。自創大光理髮室於本市惠愛西路。夫妻合作。營業日上。不特與鵲爲表兄妹行。國慶日邂逅諸風城蠶絲展覽會中。道故扳荆。欣欣爲余說及。非向壁虛構也。

短篇小說  
全家詩禮

(惠普投)

金風颯爽。冷露如珠。蟪蛄專美。又動張翰思鄉之念。節後清閒。十五夕。遂與山荆同旋故

里。波光漾月。汽笛喧天。警眼間。又是鄉關在望。抵步後。與內子携手到家。入門則禽魚無恙。花草依然。此又十年遊子。一旦歸來。差堪自慰者。晚飯後。偶乘酒興。步出村前。此時東方月上。遠信口吟夜月輝蓬島。秋光照眼明之句。方欲續去。忽聞背後有人呼曰。惠兄何時歸來。何不過我一談也。回頭視之。乃舊同學李君。李曰。酒後步月。興復不淺。猶憶總角時中秋玩月。君弄簫我唱曲耶。今夕月色不殊。江山如昨。久別相逢。正可同返寒舍。追踪往日矣。予本無事。遂唯唯應之。彼此細問別後情況。行行不覺到門。李本世家。屋宇華麗。崇樓傑閣。古玩字畫。位置井然。乃呼婢獻茶。方始坐下。忽聞門外剝啄聲。李君開門視之。乃陳君秋塘。亦是舊同學契友。相見之下。彼此歡然道故。李君乃導予二人同上天台。見幽蘭數種。芬芳襲人。心胸爲之一快。正賞玩間。一艷婢手捧朱盆。內盛生菜四碟。及薰蹄鵝掌腎肝數種。于是三人圍桌且飲且談。迨飲至時近五鼓。彼此均畧有醉意。忽聞左鄰有詬諍之聲。若斷若續。隨風吹至。予曰。此何聲也。李君曰。此又是左鄰妻妾爭夕耳。聞之已熟。徒敗人清興。我輩當及時行樂。聽之反亂人心意耳。予好奇心勝。遂與陳君側耳聽之。旋聞一男子聲音曰。汝二人終日如此。家庭之內。有何樂趣哩。旋又聞一婦人厲聲曰。樂趣樂趣。汝不放老娘在眼內。老娘在此。亦有何樂趣。言畢。聲畧細。不甚聽得清楚。俄頃又復聞男子繼續言曰。汝二人不用時時相爭。予今有一法。由我先吟詩一句。汝二人每人

續一句。看是誰佳。如確是佳者。則自今夕始。予惟此人之命是聽。旋聞婦人憤然之聲曰。祇管道來。老娘是女學生出身。吟詩唱曲。乃是慣事。不懼爾也。又旋聞男子聲曰。一竿兩艇實難撐。繼聞婦人又憤然之聲曰。撐得唔好我唔喘。停半晌。似聞少婦低聲曰。好水個邊撐多吓。餘韻未終。忽聞一少女聲音大聲言曰。野渡無人舟自橫。陳君不覺大笑。予亦軒渠不已。繼乃曰。此亦是全家詩禮也。鄭康成不得專美於前矣。陳君又復大笑。再欲聽之。則聲音寂然。李曰。此乃東鄰某君。有一妻一妾。未有兒女。其少女聲音。乃其婢也。貌頗娟好。亦曾讀書。蓋亦女學生也。現年已長。久有懷春之意。今夕聞詩心動。不覺破口衝出耳。予笑曰。此亦是全家詩禮也。鄭康成不得專美于前矣。陳君又復大笑不止。三人且笑且飲。不知東方之既白。

技聲  
軼聞  
意誠和尙

(月舟)

意誠和尙。茶菴寺之主持也。寺在新會之龍溪鄉。爲龍溪八景之一。所謂茶菴甘泉者是也。相傳昔唐時有一行脚僧。種茶於此。後人因此名其寺。寺門有一聯。聯爲該鄉陳莪菴太史所撰書。文曰「無樹悟真詮。證三乘法。種茶遺舊跡。開一洞天」。蓋寫實也。寺前有無葉井。泉水清冽。井之上雖濃蔭蔽天。而井中不着一葉。故又稱龍溪第一泉。泉之右爲洗衲池。池

方及丈。水亦澄清。他如拜佛亭。定慧樓。小朱明洞。諸勝。林壑之美。無一不耐人流連者。寺供六祖。佛像莊嚴。香火甚盛。故一歲所入殊豐。足供數僧之溫飽而有餘。意誠主持是間。甚幽靜也。意誠擅內功。精技擊。尤以梅花棍爲所特長。且又功書善畫。而性則灑脫不羈。食不常素。且能作長鯨之飲。亦無醉容。居恆恂恂若儒者。寺中之書畫。多出其手筆焉。居寺三年。人亦莫知其身懷絕技也。有盜曰黑鬼展者。曾從某僧習技。臂力甚雄。能舉重八百斤。丈餘濶之河。過不藉橋。登屋頂如飛鳥。固自負爲好身手者。平日作惡閭里。人莫敢與較。故展益無所忌。默念該寺入息殊豐。料僧必有所藏。久思有以劫之。一夜寒風刺骨。殘月在天。展習其夜行之術。飛簷越壁。直窺方丈。則聲息毫無。方欲翩然而下。忽覺有聲從後而至。亟側首以避。而物已着顛。血涔涔下矣。正回首間。一黑影已躡其後。展乃轉身迎門。而黑影忽杳。又覺有物射其踝。痛極幾踏。自知不敵。卽行遁去。乃知僧非易與者。然尙欲俟機以圖報復。及創愈。遂藉遊寺爲名。並謁僧以覘動靜。而僧目光殊銳。已識其爲前者之盜矣。亦不動聲色。招客入方丈坐。及進以茶。展極力不能脫僧手中之杯。乃怒而碎之。并舉足蹴僧。僧不動。聲以拳。如着十重皮革。厥聲如擊敗木。展大驚思逃。僧以指按其背。重若千鈞。不勝其力而倒矣。僧曰。君亦健者。然不足爲貧僧敵也。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今子幸遇貧僧。不至若何受苦。果開殺戒。則疇昔之夜已死子矣。且貧僧除破衲之外

無長物。又焉得有藏銀乎。展函行謝過。鼠竄去。然此後亦不見展之踪跡矣。此訊一播。遠近皆知意誠和尙爲異人。爭相交結。而僧獨與陳麗波先生結方外之緣。先生亦精梅花棍。數十人非其敵也。今僧與先生皆歿矣。然苟遊其寺者。猶見僧當日所弄之棍。赫然乘於架上也。

## 實事通編

## 事玉

(禹山)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語也。新學家輒以爲富於倚賴的成語。但歷觀古今名人。其致富且貴也。莫不有數存焉。閑話休提。茲篇所說之主人翁。是今人今事。其微賤也。在十年前。而其致富。祇在十年後。其所作所爲。均若有數。其人姓李。籍台山。談者諱其名。吾文祇說其爲某甲可也。某甲幼失怙恃。家貧如洗。饑寒交迫。時年僅十餘。復以終鮮兄弟。親戚白眼。乃出爲人傭。至轉役於某洋人家。某甲雖未經教育。但舉動頗中禮節。性復聰慧。熟習洋語後。將積資以夜間就讀英文。主人喜之。認孺子爲可教也。自是稍高其職。會某國商集資開辦郵船公司。甲主人佔有大股份。以甲可用也。乃荐之任某船通事。專料理招待傳語等事件。月入約百數十金而已。詎料此後卽爲李一生發跡之機會。甲既就任通事。性復儉儉。其同事輒於船到某埠。卽開筵坐花。或流連烟賭。而甲獨不往。同事鄙之。謂而人之吝。

將終俟葬魚腹然後花費歟。蓋凡航海者。均輕其金錢以尋快樂。若輩輒以航海多險。故有此語以輕甲。甲置之不答。早有成竹。積資及載而逾千元。乃與善販烟者交。盡得其秘。自恃在船上服務。私運爲尤易。遂與友合股營運烟土至新金山呂宋等埠。蓋利該處華僑之染烟癖者。得烟難。雖每金元購烟一分。亦不嫌值昂也。以是先在該埠設私窟。然後由港運往。以每兩烟數十元之值而竟售至每兩數百元之昂貴。合華幣計算每兩烟當溢利四五百元。此時之李甲。已如尋得金穴。如是辦運凡三年。其事始敗露。被逐離船。然已獲利數百萬元矣。後復在某洋行任大班。數年前細載歸來。復長袖善舞。更得香港人之信仰。遂營買賣舖業。凡經其手者。莫不市價驟變。刻已積資千餘萬。前後不及十年。寒微巨富懸殊如此。人皆稱之爲通事王云。

社會短篇  
淫僧窟

(冷殘投)

一日爲寒風凜冽之暮秋。夕陽斜映。慘淡無光。有頑童二人。疊背爲戲。取煖於屯積稻草之場。草高逾人。兩童匿其下。行人亦莫之見。日光漸沒。兩童仍未忍去。忽聞足音窸然。自遠而近。一童搖手示勿聲。來者隱約兩人。一老一少。談話間似有爭執。俄而詬誶聲大起。細審知爲前村寡婦失孤兒。囑二人覓踪跡。久而弗得。耗去其資。少者不敢見。而老者強之



也。二人喧擾良久。悻悻而去。兩童亦隨返其居。猶尾其後。知老者爲周和。少者爲陳老十。皆童之隣人。於是蟬聯而返。返後以告父母。初猶未以爲異。且均以童子何知。遂置其言勿問。事逾匝月。前村黃寡婦闔門自縊。喧傳遠近。寡婦平日素敦品行。無譏之者。有兄商于東門。閒耗奔至。哭之慟。既與婦家謀殮殯事。其叔黃和。出而料理。踞室自居。儼然新主。婦兄疑妹死有故。又覩黃怪狀。頓興疑念。於是走訪村人。偵黃夙行。及兩童家。聞童述黃與人爭執事。遂歸執黃交縣署。控其毒嫂謀產。問官鞠訊後。囚黃於獄。緝陳老十歸訊。時陳已遠遊。案遂懸而莫決。而婦舊居亦鞠爲茂草。久無人居矣。村中有李大。牧豬奴也。家與寡婦鄰。家室既空。荒園頽廢。李遂踞爲己有。爲羣畜闢生殖地。久之屢亡其羊。冥案莫獲。日偵伺莫得其跡。一夜。李放牧後。匿園中樹巔以覘其異。園中有古井。其泉已涸。羣獸游牧其旁。顛頓相逐。有墮井者。厥聲嘩然。倏忽遂止。李大駭。念井中得毋有虎。否則獸何以隨後無聲。遂急奔歸。翌晨鳴於村人。集衆驗視。獸既渺然。以長竿洞井底亦無聲。遂絕有力者下搜其跡。則井旁有穴。以鐵柵關閉。悟爲盜窟。但不知通於何所。李復奔告村董。率衆毀柵入。洞中黑黯如漆。乃燃繩燈先導。入而搜索。行里許。洞口見天。有石級。攀登而上。知爲野外古刹。衆伏叢林。以一人報縣。請兵圍剿。兵至。闖入寺中。有僧十餘。聚古塔下方作暢飲。掩而捕之。搜其室。得婦女首飾服裝無數。繫羣僧解縣。鞠訊之。

下。有二美沙彌。實民間少女爲僧所擄。迫姦後。喬裝困寺。縣令因是疑及黃寡婦案。與是案有關。親詣寡婦室。在牀下搜得血衣猶存。并有僧帽一頂。染血殆遍。樹質頗堅硬。疑其有物。拆而視之。則寡婦絕命書在焉。書中具道爲僧威迫成姦。恐貽笑隣里。不敢自宣。又以失子絕望。憤而自斃。縣令即携血衣遺書返。於是釋黃和。置羣僧於獄。以待秋決。案遂結焉。

## 警世 紀實 淫醫孽報

(第七才子)

汾江有醫生梁某。自詡得靈素秘。數年前。曾以精醫婦科鳴於時。求醫者甚衆。每早過其門。則覺肩輿塞途。診者滿室。其行時可想見也。惟醫生賦性極奇。其面孔能熱能冷。其眼睛或白或青。對待男性病者。則崖岸自高。十問僅一應。三指甫按脈。卽草草擬方。揮之使去。脫或嚙問。屢遭呵斥。惟對待嬰宛。則大反常態。小心軟語。細問病源。切脈亦至再至三。望色尤目不旁瞬。且絮絮求其家世。謂非如是。不足以詳其七情之病。蓋女子善懷。常有因家庭環境不良。以致鬱結成病者。梁某能獨具此種超人之見解。對於女性。復能如此體貼入微。則其以婦科鳴世。非無因也。梁某年屆不惑矣。顧雅擅修飾。終日鮮衣盛服。油頭粉面。不知老之將至。梁嘗語人曰。婦女最忌者。爲不修邊幅。脫身爲醫者。形骸醜穢。衣服

襁褓。微特失衛生之觀瞻。且足令求醫婦女。望而增病也。梁某既以迎合婦女心理而行時。診金所收入極豐。飽暖思淫。廣置姬妾。粉白黛綠。列屋閒居者凡五六人。顧仍未足厭其慾。於是攀花折柳。千金買笑無吝色。因有風流醫生之稱。會柵下有杜翁。家素封。惟老而無子。乃斥金買妾。冀獲石麟。妾名喜蓮。美而艷。翁嬖之甚。惟入門數載。仍未含苞。且多暗病。翁望子心切。引爲隱憂。耳梁名。使妾就醫。梁驚其艷。察其病。悉其隱。違萌染指之心。乃綺語連綿。百般挑逗。喜蓮年華少艾。罔知蠟險。猶以爲醫者父母心。不虞其有他也。連診數日。雙方漸爲洽熟。梁乃謂喜蓮曰。夫人內體受病頗深。欲求弄璋之喜。非旦夕所能圖功。須從根本治療。乃有濟也。午後夫人可再來。我欲細聽夫人之癥結所在也。喜蓮諾之。午後果再來。梁延入內室。飲以藥。復替其細細診脈。逾時。喜蓮覺遍體發奇熱。且春心蕩漾。不克自持。梁則循序漸進。上下其手。喜蓮四肢無力。遂被污。迫藥力過後。喜蓮知被梁給。憤甚。歸而哭訴于翁。請控于官。翁曰。此乃梁某之無行。非汝不貞也。吾能諒汝。惟梁某身爲醫師。竟作禽獸之行。吾必有以懲之。雖控于法。未必得直。且醜事一揚。自損名譽。無益也。乃姑置之。良久。翁訪得一未出面之瘋婦。賄以金。授以計。使瘋婦托病求治于梁。婦濃妝艷服而往。故作搔首姿態。梁覩婦秋波流盼。不禁神爲之奪。呆視良久。婦耳語告以生陰瘡。梁聞而喜。謂須驗患處。癩婦以時來。屆時。婦果來。梁乃引入

密室。卸其裳。玉帛相見。所謂陰窟者無有也。爾時。梁觀此邱壑玲瓏。情不自禁。婦則赧然謂梁曰。妾因夫老無子。且將納新寵。慕先生術。請爲妾謀之。果獲石麟。則感且不朽也。梁爲所惑。遂淫之。事畢。婦謝而去。不料數月後。梁覺肌肉有異。時如虫行蟻走。大駭。潛求馳于別醫。斷爲伯牛疾。梁悔甚。祇得服藥結鑿之。然自此消息傳播後。人咸知其醜行。避之若浼。現已門庭冷落。太有拍蠅雜雀之慨焉。

滑稽  
短篇  
借

妻  
記

(廣南投)

一夕。余與友人聚話。適有客訪。余乃停止談鋒。移眼光於客。客乃中年模樣。面衣一襲。似飽經風塵者。斯蓋本文之主角也。有頃客去。友爲余絮絮談客趣事。余軒渠者久之。不覺有感於中曰。人生不死。趣聞將不停入耳也。因誌之。

客何姓。粵之番禺產也。嚴父見背。終鮮兄弟。撫之養之。以迄成人者。慈母而已。幸而先人產業。遺存甚豐。尙非至苦。奈因終日遊蕩。致不容於母。日中生活。拮据難堪。一日。忽以自立爲詞。飄然之省。以從此不歸嚇乃母。母知其隱。置之而已。抵省月餘。費用斷絕。乃商之於至友。友尋思有頃。問曰。君有妻室乎。曰。無之。曰。母嘗爲君謀之耶。曰。謀之者屢矣。友躍起笑對客曰。得之矣。成功之日將以百元爲余壽如何。客曰。彼百元者。

吾何惜之。第成功之日。且感君多矣。友歸。商於妻。妻以百元可得也。應之。友遂授客以計。並立據爲憑。於其生殖器上書事避嫌疑四字。誠勿抹去。以此立信。客乃揮函於其母曰。兒抵省後。與某女士極爲情投。經定於某日結婚。請帶款並家人來省行禮可也。母接信。以愛子情殷。尤以子嗣爲念。復函應之。並囑回鄉就禮。客乃再向友請示機宜。友曰。是無碍乎大局也。可照行之。毋失信義可也。客乃偕友妻歸。至則母與家人集碼頭相迎。爭看新婦。友妻亦裝模作樣。帶笑含羞。及抵家。羣以新婦眉目端正。身材秀雅。皆樂之。乃擇日爲之行禮。婚後數日。乃向母索數百元回省。臨行母猶送之於碼頭。且以自立發奮勉之。客甫歸省。友乃驗之。則生殖器之信條早已不在。友怒其無信義。且謂將控之於官。客與妻默然相對久之。乃自承其錯誤。願將所得盡以爲壽。友無奈應之。徒呼荷荷而已。

## 梨花壓海棠

(鐵漢)

民元時市西有渠渠大厦。美奐美輪。主婦李氏。年逾不惑。性極和藹。故夫陸翁。固前清仕宦。遺資極豐。足供溫飽。有子女二人。子居長名紹江。已娶張氏女爲妻。女名慧姑。少乃兄數齡。年纔月滿。姿首可人。性復敏慧。猶待字閨中。李氏雖所夫已喪。然對此一雙兒女。朝夕承歡膝下。家庭之樂融融。奈造物弄人。偏不使李氏長無所缺憾。越年癘疫流行。紹江

不幸染疫而亡。李氏不勝悲痛。念陸氏血脈。從茲而斬。使亡夫有若教之歎。其媳張氏則以伉儷情殷。竟悲破鏡。從此青春年少。空守孤幃。想後思前。悲極而慟。姑媳兩人感懷身世。皆泣不成聲。而慧姑亦以情關手足。誼切同胞。一旦雁行折翼。不禁泫然。惟念母親年高體弱。不堪過悲。致傷身體。且既死不能復生。亦非一哭可了。遂勉含悲隱淚。勸母嫂止哀。辦理喪事。葬畢既畢。喪事已完。李氏姑媳心常鬱鬱。幸慧姑時爲勸解。轉瞬經年。慧姑時已長成二九。依然嫁杏無期。每當秋月春花。時背人對鏡自憐。心常鬱鬱。而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惟知不願掌珠離膝下。故遷延復遷延。仍未爲愛女選擇東床坦腹。李氏一門孤寡。家無三尺之童。祇一老蒼頭司戶。亦先夫僱下。服務已逾廿稔。老蒼頭何姓。年將耳順。貌醜面麻。陸翁官浙時帶返。跡居無偶。并無家室之慮。故精神矍鑠。貌若忠誠。性實狡黠。素以陸翁父子精明。不敢越軌。今以男主人老少相繼逝世。全家皆寡婦幼女。遂存非份之想。又以李氏姑媳柏舟自矢。凜若冰霜。不敢稍犯。近睹慧姑標梅已過。少女懷春。月夕花晨。時聞嗟嘆之聲。出諸閨閣。何某遂乘機誘惑。癩蝦蟆竟欲食天鵝。先以餌結交宅中女傭。賄之潛置春意圖於慧姑鏡粧抽屜中。慧姑晨興盥罷理粧。陡見一小本洋畫突現眼簾。拈起展開。第一百映一裸體美人。曲線玲瓏。纖毫畢現。慧姑閱之。不禁兩頰頰赤。心中登時忐忑跳躍。因當時之裸體美藝術。視爲神秘。非若今日可以公開懸掛者。故慧姑睹此。卽養不可仰

。欲窮究竟。不忍毀棄。又恐侍婢窺見。急什襲藏諸貼肉內衣袋中。留待夜深人靜時乃閱。草草粧畢。終日心旌懸懸。早盼太陽西墜。及黃昏已屆。飯罷卽轉闌閨。無何玉兔東升。家人打算休息。老蒼頭探得女傭聲氣。知慧姑已得窺秘圖。心無惡意。且什襲珍藏。付測女兒心事。知計已舊。打算再行第二步計劃。及至夜深人靜。老蒼頭潛伏慧姑閨外。伺機而動。時由窻口偷窺。無何見慧姑伸手向袋中檢出小畫本逐篇翻閱。萃精會神。目不稍瞬。看至動情處雙頰如火。輾轉反側。睡臥不寧。老蒼頭知時機已屆。破門而入。慧姑被嚇一驚。正欲叫喊。老蒼頭趨前急以一手掩其口。一手則奪其秘圖。用以要挾。慧姑畏羞。不敢聲張。被老蒼頭挾持誘惑。竟被所污。自經春風一度。以慧姑如花似玉之千金小姐。竟不嫌貌醜面麻之老僕。時與儉猷。以至人言嘖嘖。李氏微有所聞。遂責其女。慧姑竟不知耻。挾帶細軟隨老蒼頭而逃。雙宿雙棲於海外。演成一齣梨花壓海棠之怪劇。

短篇小說  
**恨海鴛鴦**

(展雄投)

商人黃景祥。幼家貧。三歲。父見背。期歲又喪母。既無叔伯。終鮮兄弟。賴以生長者。惟舅父而已。舅父名芝雲。性甚慈。和藹可親。好施惠。經商美洲。景祥時七歲。隨而之美。以逐什一之利。及後芝雲年老回國。授命景祥。景祥唯命是聽。唯謹唯慎。加之克儉克勤。

隨勉從事。卒成爲富翁。因念不惑之年。中饋猶虛。於是娶鄰街某氏女爲妻。女美且賢。翌年舉一雌。天真活潑。能解人意。至年稍長。益具有傾國傾城之貌。且富有愛國心。當九一八之變。聞之不勝惋惜。憤然而歎曰。不幸生爲女兒身。不能親臨戰線。與敵拒抗。景祥愛之甚。故特名之曰珠兒。二八之年。尙侍字閨中。而景祥東床之選又奇。景祥有友楊東源。其子國發。肄業於某大學。與珠兒同校。每試輒列前茅。是以校中有雙星之號。二人切磋琢磨。課餘之暇。則奏霓裳雨衣之曲。爾唱我隨。其樂可知。人非草木。誰能無情。況珠兒與國發耶。夫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於是暗訂月下之盟。永諧白首之約。以爲比翼之鳥。連理之枝。詎料天不諒人。倏爾分離。不幸是年淞滬戰事發生。美洲華僑。素具熱忱。東源尤爲憤慨。立命國發投筆從戎。整裝歸國。如膠如漆之珠兒國發。其悲苦可知。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不得不枕戈待旦。珠兒亦不敢以私情而廢公義。因勉之曰。哥乎。當茲危急存亡之秋。千鈞一髮之際。不能立功黨國。尙得爲昂昂七尺之男子乎。國發聞之振臂憤呼曰。不滅匈奴誓不還。言時聲色俱厲。珠兒繼曰。他日奏凱榮歸。名流千載。設不幸。馬革裹屍。儂亦當以身殉。於是珠兒親自爲之整行裝。臨別時相對默然。祇情淚洶瀾耳。是以一室之內。頓呈慘淡。亡何。鐘鏑之聲。於焉報曉。珠兒送至江干。既而汽笛之聲。嗚嗚吹別。互道珍重。從此天涯地角。分飛勞燕。珠兒立於碼頭。直至船無見然後回家。國發抵上海後。卽入義軍



爲隊長。每戰輒身先士卒。嘗廟行鎮之役。衝鋒陷陣。追奔逐北。不料飲彈而亡。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未幾。死耗傳來。珠兒聞之。不勝追悼。是以一病不起。病篤時猶呼國發殺敵不已。嗟乎。

短篇小說 客中鬼影

(譚建侯投)

夫視之而弗見。聽之而不弗聞者。非鬼也耶。然子未之信也。時正金風乍拂。樹影蕭蕭。四壁蟲聲。擾人清夢。此歐陽子作秋聲賦之時也。輾轉反側。不能成寐。乃起步庭徐、仰觀秋色。而一輪皓月。穩掛枝頭。微風掀袂。胸次爽然。忽有喚子之聲者。靜聽之。乃出自柳陰下。趨視之。乃隣叟也。叟曰。夜深矣。子何不睡。而流連於月下。豈非欲作宋玉之悲秋耶。子曰否。偶爲秋聲所擾。觸起遐思。故起步庭徐。藉伸胸悃矣。固非作宋玉之悲秋也。叟曰。善。子亦如是也。今夜月色頗佳。子欲剪燭花陰。與子作竟夕談如何。子曰諾。遂各就石几而坐。叟爲述其少年之所遇焉。則確有鬼也。叟少年時。因爲賈於申江者。一夕夜闌投店。店主以客滿見遺對。叟大失所望。因哀之曰。時近隆冬。北風凜冽。又值深夜。捨此則無以藏身。乞假數尺之地。得以蔽風雨足矣。店主徐曰。樓之東。僅有一房。付之鐵將軍者數年矣。因前有官眷斃於此。時惡作劇。人莫之敢住。今以汝求之切。惟此房耳。汝敢住之

乎。叟膽素豪。曰。無妨。店主携燭。導叟往。啓門畢。卽不顧而去。觀其狀。牙關猶顫然動也。於是拂拭几上塵埃。秉燭讀易。以窺其變。漏三下。忽狂風四起。噓聲嗚鳴。几上之燭光。由紅而變爲慘綠色。滅而復明者再。徐有一巨鬼自幃中出。張其血盆之口。伸其驚人舌。固矯然一厲鬼也。驚甚。繼而思之。我生平無惡。何懼爲。遂鼓其正氣。怒目視鬼。取几上所讀之易輕擲之。鬼遂遁去。旋有一美女子。推戶掀簾而入。國色也。啓其鶯聲而語叟曰。客居無聊。夜深人靜。能無寂寞之嗟乎。妾憐子。而欲伴子以破此岑寂如何。叟睹娟娟此秀。眉目動人。思潮起落。萬緒無宗。而疑爲非紅拂女。卽車文君也。否則其山魅狐狸耶。相對久之。欲與狎。正不自持之際。忽猛憶旅舍主人之言。因悟其爲鬼。正色改容而拒之。轉瞬而沒。方欲息燭就寢。而又有少年至。倚壁而立。語叟曰。子因有遠行。而擁多金。前途恐爲賊劫。且此行又不需此。願贈千金於子。子其允乎。叟初欲允之。繼而思之。忽悟曰。噫。是亦鬼也。先示我以勢。次示我以色。今示我以財。吾之正直。始終如一。鬼雖伎倆。吾恐無所施矣。請辭。少年慘然曰。吾誠鬼也。三年前。舉家北上。夜寓於此。爲賊所害。心有所不甘。故爲祟。雖然。吾之所祟者。奸貪淫暴之輩矣。若子者。勢不能屈。色不能動。財不能誘。正氣貫乎天地。則吾又何敢焉。時已月淡星稀。晨鷄三唱。是鬼也。於是乎遁矣。叟言至此。猶有怖色。予驗之。不禁有所感焉。夫以勢而欺人者。非鬼也耶。以色

而迷人者。非鬼也耶。以財而誘人者。非鬼也耶。吾謂其皆鬼也。雖其形未現。然其所行爲。即與鬼無異也。

社會離散之前

(靖波)

暮色迷濛。朔風正勁。公園內的電炬。放出慘淡的微光。繁榮茂盛的園林。到這時祇剩疎林淺影。地上的落葉。被狂風旋轉着。望遠地向空際飛揚。丹楓林下。一少年往來蹣跚。現出一種憂愁的神態。頻翹首向園裏張望。若有所待者。既而徐徐出手中時計察視。露着失意的樣子。啊。現已深夜了。爲什麼還不來呢。然而夜寒露重。她那嬌弱的身軀。又怎能與凜烈的風霜對抗。或許是不來罷。他喃喃的說着。剛欲返身出園。忽的一陣急遽的足音。從東邊花徑而來。他登時怔了一怔。回頭看時那人站在目前了。哦。是你嗎。他駭詫的說。互相凝視。像中了魔般沉默着。結果她開始發聲了。澄哥。你明天便要首途嗎。在這風雪飄搖中。行旅的況味是很苦的。以久病新癒的人。那能受着顛簸勞頓。然而男兒志在四方。我也不敢阻你。況且處在這樣環境。還有什麼可說呢。但是：：她斷斷續續的說着。說到這裏便咽不成聲。那晶瑩的淚珠。簌簌地從蘋果般雙頰流下來。他已死的心房。被其熱的熱情酒透者。不期然而然的流了幾點傷離的紅淚。對於多愁善感了她。不無記注。然欲實現他素所抱持的志

願。便決然忍痛別離。然內心的創痕。不願在她面前表露着。欲待安慰她。可是總找不出話來。隔了許久纔震顛地說。薇。請你不必悲傷。我這次南行。你也許同情罷。不奮鬥是無以自存。什麼困苦艱難。定能從努力中解決。在無可奈何的時候。也能得到真知的。人生的意味我已澈底感覺着。可愛的故鄉。我也不願再留戀了。薇。努力罷。幸福之園在不遠哩。請你向光明的大道前進。不久的將來定會得到相叙的一日。以前的一切我決不會忘記你的。這一些說話。激動着她底心弦。於是她哭了。她簡直倒在他懷中痛哭着。那怒號的風聲。颯着蕭蕭的竹葉聲。彷彿在奏着別離的哀調。

社會  
短篇  
奮鬥

## 奮鬥

(單蹄馬)

概自我國生產落後。舶來經濟侵畧。各盡其極。以致社會上佈滿不景之象。失業民衆日有加增。故有數額處遂囊。黃鐘亦成毀器。達觀者則隨遇而安。有心世道者則惘然憂之。時在秋深之後。金風砭骨。明月當頭。萬籟寂然。遙望小樓一角。燈光如豆。相映之下有一少年。丰度翩翩。方忙於治理行裝。傍一中年婦滔滔誡誨。微聞其語曰。兒乎。吾人生此畸形社會中。環境不良。是意中之事。爲有具沈毅之精神。從極困難境地中努力奮鬥。以求生存。雖擊柝抱關。亦無慚乎職守。縱使良駒已逝。安步亦可當車。立志堅持。當有中興奮物。兒其

勉乎哉。少年唯唯受教。苦強笑容。然少年之心寸斷矣。

少年陳姓。少谷其名。南海人也。父薄有遺產。少谷少年英慧。別學業後出爲人傭。以忠實靈敏見重於東道。由後生而升達司櫃。然少谷以處人離下。難遂飛騰。乃毅然辭職回家。將父遺產變賣。組織一商店于市內。果也新硯初試。屢中奇謀。滿謂從此一帆風順。不負此心矣。詎天不造美。經數年社會之不景。又逢銀根奇絀中。少谷心血晶塊之商店。已宣告壽終矣。少谷經此變後。悲憤莫名。幾欲以身殉此。幸其母深悉世情。諸般勸勉。乃稍殺其悲。後得友人介紹。復傭於藥肆。月薪數元。方其整理行裝。卽就傭之前一夜也。後積得微資。重理故業。卒復舊觀。

## 記實 短篇 循環果報

(和隱投)

有李某者。新會人。本婁人子。親友携之往南洋。得在羅家所設之店傭工。爲人沉默陰狠。善伺人意。不十年獲充內櫃之職。因羅氏付託非人。以執帚子羅某爲司理。性豪於賭。一擲百萬無吝色。致虧空倒閉。羅某挾款欲逃。被李某看破。迫其分潤餘款。羅無奈與之。始得遠颺。在李某趁火打劫。亦擷得五六萬元。乃過返原籍。方謂下半世不憂凍餒矣。更以黃臉婆不足一顧。因與納妾之想。命媒物色。得一小家碧玉名阿蘇。蘇之父母貪得多金。甘以掌珠

作妾。李納蘇後。寵擅專房。但阿蘇性蕩。居母家時已與會城某洋貨店伴吳某結識。祇以其父視甚嚴。未及亂。歸李後行動自由。遂作紅杏出牆。常與吳某幽會。李某不知綠巾高戴。猶以飽福自鳴。而蘇與吳某戀姦情熱。深懼被人發覺。計爲遠遁。以冀好月常圓。因盜李某鉅款。約吳私逃。以遂雙棲之愿。而吳某原籍鶴山。以距新會非遙。恐爲人跡得。乃逃往九江。訪其姨母。時九江在吳三鏡勢力下。遍地萑苻。吳懵然不知。而昂然登岸。且以姨母住址街名。詢之挑夫及帶路人。但此等人中有作綠林耳目者。見吳與其姘婦。衣飾炫目。不禁垂涎。且聆知其不熟路途。可以乘機劫擄。吳不知其奸。借蘇隨之。且姨母一別多年。路途未甚確認。惟有任其帶引而已。行行不覺街市已盡。祇覺樹林在望。此帶路者忽口呼哨聲。吳知有異。欲裹足不前。爲時已遲。卽見有四五黑衣人。在林內衝出。攔截去路。出槍指嚇。驅之入一草屋。搜劫淨盡。斯時阿蘇所挾帶李某之巨款。已悻入悻出矣。而事猶未了。入夜卽將吳等用床板抬至老巢。嚴刑逼贖。艱苦備嘗。吳惟有自悔一念之差。嗟怨不已。不料賊黨審知此係背夫同逃之人。且有殊色。而無款取贖。卽將阿蘇賣與香島娼寮。轉困吳某於地窖中。時值楊劉據粵。漢軍以九江一地入息甚豐。調派大隊逐去吳三鏡。吳之同黨傷亡四散。吳某方得出險。然已病體支離。鶉衣菜色。多方尋覓姨母處。哭訴前情。泣訴知悔。姨母乃薦爲人傭。而吳某亦盡改舊惡。勉作善人。至今所業漸有起色。